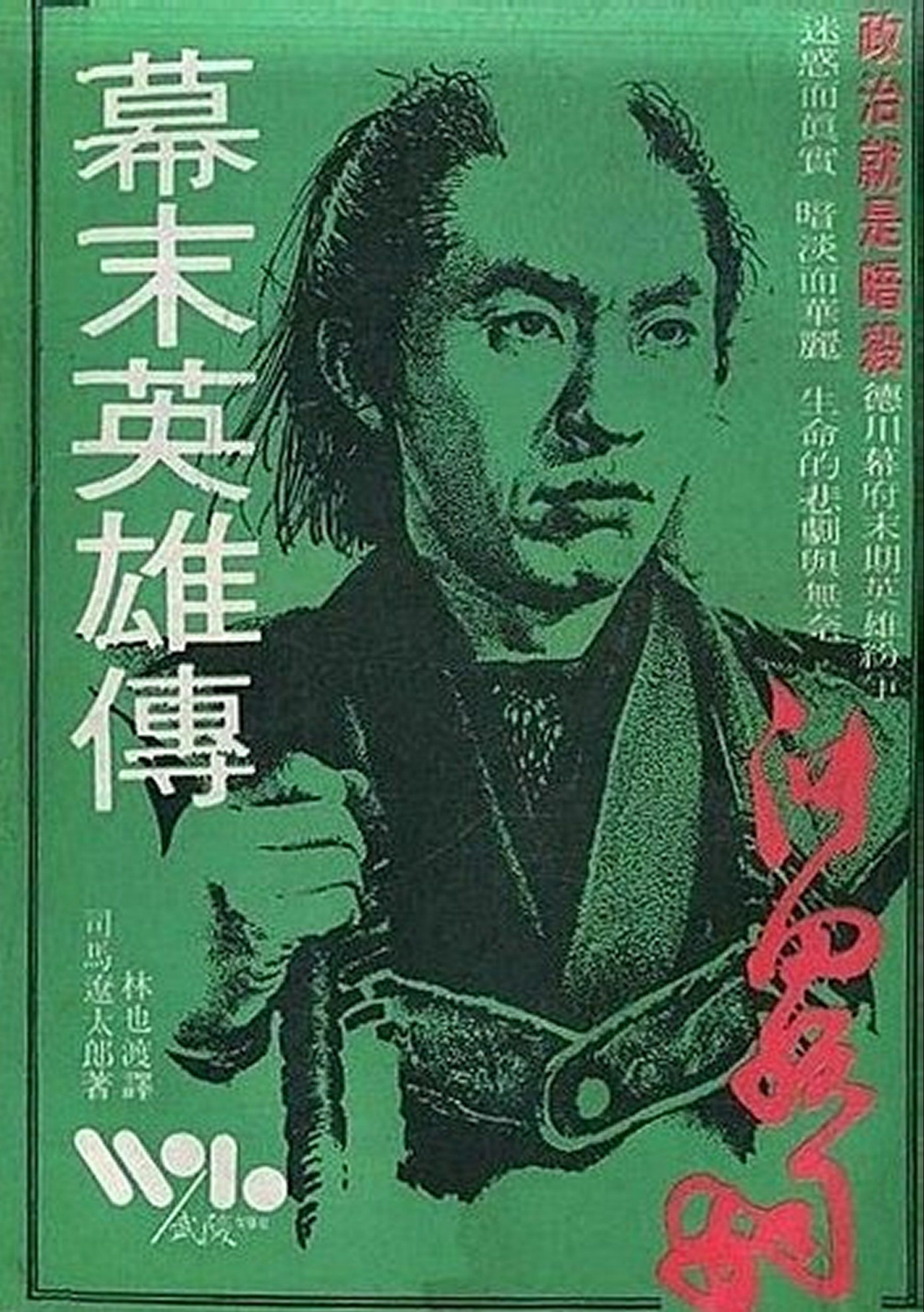
幕末英雄傳

政治就是暗殺 德川幕府末期英雄紛亂

迷惑而真實 暗淡而華麗 生命的悲劇與無奈



司馬遼太郎著
林也淳譯

武陵

SUNNY BOOKS
J-9

德川幕府英雄傳

林也渡・譯
司馬遼太郎・著

武陵出版社

幕府末年的暗殺事件，是官方由於政治情勢的改變而發生的事件。因此，中心人物深具政治思想。作者儘量把嚴肅的氣氛冲淡掉，而將重心放在人物和事件上。因爲這是部歷史小說，如果某一事件有數種傳說的話，作者就採用眞實性較高的說法，悉心滙集而編纂了這篇小說。

櫻田門外的暗殺者，具有崇高的愛國情操，以及完全忘我的犧牲精神。但是其後的佐幕人這一派，却有職業性的傾向，而且似乎以此做爲獲得功名與利祿的手段。暗殺本是被否定的事，但在幕府末期，由於這些暗殺者，把暗殺的事件加上了暗淡的華麗，暗殺也就不被否定了。

ISBN 957-35-0351-4
9 789573 503514

德川幕府英雄傳

政治就是暗殺

迷惑而真實，陰險而華麗，生命的悲劇與無奈

德川幕府末期英雄紛爭

SUNNY BOOKS

德川幕府英雄傳

迷惑而眞實・暗淡而華麗
生命悲劇與無奈

司馬遼太郎著

目錄

序
櫻田門事變 8
土佐夜雨 28
善遁的小五郎 46
七星劍 65
花屋街之戰 85
猿之路口的血鬥 107
斬冷泉 125
祇園舊事 145
大難不死反爲害 164
義彰隊始末 183
火燒浪華城 203
最後的攘夷志士 223

序

司馬遼太郎

「暗殺」，是令人憎惡的。

暗殺的定義是：「事先並無任何的暗示或警告而做突然的襲擊，或是運用計謀來殺害他人的手段。」因此，暗殺的人實在沒有資格算是人。

我所以會有這樣的想法，那是因爲我生在太平之世，從客觀上來說，「爲着天下人的利益，必須要死。」這種理論並不是正確的。

雖然歷史的更迭常由鮮血染成，但這並非好現象，平心而論，暗殺者和被暗殺者都是我們歷史上可貴的遺產！

讀者或許會懷疑，爲甚麼要用小說的題材來探討這幕府末年的暗殺事件呢？

那是因爲幕府末年的暗殺事件，是官方由於政治情勢的改變而發生的事件。因此，中心人物深具政治思想，如果要用寫歷史的文筆來描述的話，政治情勢和思想方面必須用很大的篇幅來闡述，如此一來，那些對歷史沒有興趣的讀者，讀來就如同嚼蠟了。

因此我儘量把嚴肅的氣氛冲淡掉，而將重心放在人物和事件上。因爲這是部歷史小說，如果某一事件有數種傳說的話，我就採用眞實性較高的說法，悉心滙集而編纂了這篇小說。

暗殺是歷史的畸形產物。由此慘烈的流血事件，可知當時政治的變遷極大，並不是護古人士一時所能接受的。

俄國的革命黨爲了要暗殺俄皇亞歷山大二世，前仆後繼，先後改變計劃達十一次之多，從頭到尾花了十五年之久的時間。生活在太平之世的人，是很難想像出那種毅力的。

在發表的這些書中，並沒有提到幕府末期兩位典型暗殺者：岡田以藏與河上彥齋。那是由於井上友一郎氏與海音寺潮五郎氏兩位，曾爲他們的事蹟編寫了一本詳盡的好書之故。

寫完這本書後，我曾仔細的思考過，暗殺者對歷史是否有深遠的影響？

沒有。

只有「櫻田門外之變」，才使歷史有前進的跡象，這在世界史上是個罕見的例子。

其後在幕府末期所盛行的佐幕人對開國主義者的暗殺事件，多多少少都受了櫻田門之變的影響，而另成一派。只是暗殺者的素質，降低了很多。

櫻田門外的暗殺者，具有崇高的愛國情操，以及完全忘我的犧牲精神。但是其後的佐幕人這一派，却有職業性的傾向，而且似乎以此做爲獲得功名與利祿的手段。

暗殺本是被否定的事，但在幕府末期，由於這些暗殺者，把暗殺的事件加上了暗淡的華麗，暗殺也就不被否定了。

櫻田門事變

以櫻田門事變而聞名遐邇的有村治左衞門，在安政六年（一八五九年）秋天，自其屬國薩摩藩調任江戶。這正是事變的前一年，有村當時二十二歲。

「你來到江戶，那件事最高興呢？」有人戲謔地問他時，

「米飯！」治左衞門大聲地回答。

白皙的皮膚，魁偉的身材，誠懇的表情，正顯示出這是一個誠實的年輕人。

在江戶藩邸裏，治左衞門的職位只是一個卑賤的勤役職位。這是他第一次來到江戶，不過，其次兄雄助在此之前就已調任江戶，充任書記之職，對江戶已很熟悉，一切可代爲安排。

在藩邸脫下草鞋的當天，雄助就以低沉的聲音對他說道：「治左衞門！既然來到了江戶，你這條命就等於豁出去了！」

「弟弟知道！」治左衞門正色答道，他已早有心理準備，否則也不會自動請調江戶了。

「二哥要不要看看我作的短歌……？」說着，治左衞門拿出長柄的煙管，雄助接過來一看，只見管上刻着：

石鋼鐵皆應輾碎，　就像
武士爲安國而斷然殺下的大刀。

——這首歌還眞不錯！

雄助對胞弟的文藝才能不禁感到驚訝，心想，這也許是母親的遺傳吧！母親是個短歌的高手。

大哥有村俊齋和雄助自己，似乎都不若治左衞門這麼有詩才。在武藝方面，這位么弟也最高強，在薩摩本國時，曾跟隨示現流高手藥丸半左衞門學劍，師父曾誇獎過治左衞門「有天賦！」

出府後幾天，雄助帶着治左衞門來到距離藩邸不遠的西應寺町的一位寡婦家。

「這是我弟弟，請像對我們一樣，多予照顧！」

雄助的介紹極其鄭重；這位寡婦名叫靜子，年齡在四十歲左右，看來要比實際年齡老一些，可能是經歷了相當程度的苦難吧！

問治左衞門「你來到江戶那件事最高興呢？」的，便是她。她是個很喜歡笑的婦人，講得一口音調優美的水戶地方武家話。談笑風生之際，經常顯出她那漢學的修養，這一點倒很令人吃不消。

日下郭家還有個年輕的姑娘，叫做松子，生得嬌小玲瓏，臉龐上有一對小小的酒窩，配上那明眸皓齒，把剛從日本最南端的薩摩國來的治左衞門，看得目瞪口呆。他這輩子首次談過話的江戶姑娘，便是松子。

當他大聲地回答靜子「米飯！」時，松子把日常的嫻雅都忘得一乾二淨，用手背掩着嘴，噗哧地笑了出來，母親靜子瞪了一眼。後來，那低下頭，強忍住不笑的風情，使得治左衞門覺得又可愛又可笑。

在歸途上，治左衞門問雄助：「哥哥，剛才那位婦人是誰？」

「啊？……你也够傻了！」雄助嘆了一口氣，這個弟弟在人家家中坐了半天，居然連對方是誰都不知道。

「那位婦人就是日下部伊三次前輩的遺族，你這樣迷迷糊糊的，怎麼能成大事？」

「哥哥事先沒有告訴我，我當然不知道。」

「你可以問我，對不對？進門時問還來得及，你這樣粗心大意，眞令人放心不下」

「以後我會問你的！」

治左衞門還是那樣悠悠閒閒的，從任何一個角度看來，都不像是個能作出那麼一首激昂短歌的年輕人。

——算了！可能是不習慣江戶生活吧！

雄助只有這樣暗自忖度着。

他們三兄弟成長於極貧窮的環境之中，父親仁右衞門曾經是薩摩藩國裁許方（註：專管許可證的部門）的下級

官吏，可是，在嘉永二年（一八四九年）時，得罪了某家老（諸侯的丞相，有左右相之分）結果丟了官，一家大小過了好一陣三餐不繼的生活。

老父是個不懂得奉迎的木訥漢，丟了官後，只好自己想辦法，想來想去，想開一爿刀舖。於是，俊齋和雄助順理成章的成了父親的幫手，整天敲敲打打的。

可憐那樣一爿簡陋的打鐵場，沒有多久就給一陣狂風暴雨吹跨了，父親不得不嘆道：「連老天都和我作對！」

後來，一家遷往都城鄉下的尻枝村開墾荒地，勉勉強強地有了一些收穫，使全家免於捱餓。

——不過，這傢伙是個老么，那個時候還小，根本不懂生活有多苦！

雄助這樣想着，的確，治左衞門是有一種么弟才有的純眞與可愛。

他們的大哥俊齋（後來改名爲海江田武次，維新後封子爵）是個世故的人。這位長子從十一歲起就爲了家計到城裏去充任「茶坊主」（官府裏侍候飲茶的光頭小童），每年領四石米的薪奉。十四歲時，升任了一級，後來，在一次機緣中，認識了西鄉吉兵衞（吉之助・隆盛）和太久保一藏（利通），成爲莫逆之交。

這三人備受當時有「天下第一賢侯」之稱的藩主（諸侯）齊彬的賞識，同時也接受了齊彬當時極爲進步的觀念之影響。這也就難怪在那麼多諸侯國中，薩摩藩國能最先踏進時代的潮流之中了！

現在這個時候，他們的長兄俊齋也正在京都的藩邸裏，爲除奸計劃而四處奔走。他的氣量並不大，但，曾經是薩摩藩的志士之一，極有名望。

「治左衞門！下次我跟你介紹水戶藩的志士們，你如果再這樣腦筋轉不過來，遲早會吃虧的！」

「哥哥，說來說去，只要殺掉奸賊井伊（當時幕府的宰相），我別無他念。遠離故鄉來到這裏，我只有這個心念，動腦筋的事，還是拜託你吧！」

——這傢伙！

雄助不禁罵了一聲，因爲治左衞門說得對，這實在是最適合做刺客的性格！

這以後，治左衞門經常到日下部家去。因爲那個地方正是薩摩藩邸志士們的秘談之處。

沒有比那祭在廳內佛堂上的「日下部伊三次」幾個大字更能鼓勵這些志士了！這些堅信「尊王攘夷」的志士們只要一聽到這個名子，就會血液沸騰。

日下部伊三次是幕府末期第一個爲國事捐軀的人。這個人可說是維新史上命運坎坷的人。

日下部身兼薩摩及水戶兩藩的藩士之身份，其父名爲連，原屬薩摩藩，因故逃脫，在水戶藩領地良高荻開私塾，偶然得到水戶藩主齊昭（烈公）的知遇，起用其子伊三次出仕。

日下部連亡後，伊三次請求藩主許他歸復亡父之原籍，經雙方藩主允許之後，有了雙重藩籍。如此一來，伊三次充當水戶、薩摩兩藩之間的橋樑任務。當時的水戶藩有一種尊王攘夷的聖地之風，充滿了光釆的氣氛，天下的志士們都帶着宗教般的狂熱引頭企盼着水戶的義舉。

薩摩藩之所以能够接近水戶志士，除了因前藩主齊彬私淑於水戶藩主齊昭之外，日下部伊三次的連絡之勞，功不可沒。

尤其是西鄉、大乃保以及治左衞門的長兄俊齋等人，早就經伊三次的介紹，認識了水戶名士，這也給他們帶來了很大的影響。當伊三次在安政大獄被捕後，關進江戶傳馬町監牢，經過那慘不忍睹的拷問之後，衰弱死亡，同時遭逮的長子祐之進，也在第二年死於獄中。

日下部家只剩下了女子。

可是，靜子並不是尋常的婦道人家。

「不打倒井伊，國家就會滅亡！」

丈夫生前所說的話，成爲支持着她活下去的目標。對她來說，井伊直弼不止是自己的殺夫、殺子仇人，也是這個國家及天下志士的「公敵」。

有一天，有村雄助對治左衞門說：

「你早一步到日下部家去等着。」

治左衞門如言前往。到這一家去探訪，是治左衞門最愉快的事，靜子待人親切誠懇，松子似乎也對自己懷着好感。

靜子稱呼治左衞門爲「弟弟」。以治左衞門的立場來說，靜子的年齡和長兄俊齋相若，稱呼他么弟，也是極自然的。當他第二次造訪時，靜子就對他說：

「請別客氣，就當做是一家人，想說什麼就說什麼吧！」

無論如何，治左衞門是將要替她一族報仇的重要年輕人。

治左衞門在兄弟中長大，看見了這個全以女人組成的家庭，什麼都覺得希罕。只要坐在房內，就覺得愉快無比。每次他來，都是由松子端茶出來，靜子總是對女兒說：

「我在廚房忙着，你替我招待客人！」

似乎故意讓他們兩個人相處。

可是，這種局面似乎維持不了多久。一旦變成兩個人

，松子也只是低下頭來，彼此都沒有交談的勇氣，事實上，這兩個人也想不出任何話題來。

不過，治左衞門總是在心裏想着：

——這麼美的姑娘，就是鹿兒島城裏也找不到！

（註：鹿兒島是薩摩藩的首邑）

這樣想着想着，治左衞門都要冒出汗來了。不幸的是，治左衞門無法了解自己的感情，也不會承認自己喜歡她。在薩摩國中所接受的武士教訓，總認爲喜歡一個女人是應該羞慚的一種感情。

這天，一來到日下部家，靜子就出來了，笑說：

「眞巧，太好了！」

她那一口水戶口音，實在動聽。原來家裏已有客人先到，且是稀客。

根據事件年譜的記載，這天是治左衞門出府後第四個月，萬延元年（一八六〇）正月廿三日。

靜子爲了讓治左衞門先知道，先在玄關處悄悄告訴他來客的名字。一位是水戶藩小姓（一種官職）俸祿兩百石的佐野竹之助，另一位是馬廻組（武士官職）俸祿兩百石的黑澤忠三郎。

——原來都是同志！

治左衞門早就聽說過他們的名字，目前佐野還是受禁閉中的身份，受到藩主的監視，如今居然跑到江戶來，可見也是費了相當大的本事。

「他們兩個都化粧成農人的模樣！」

「哦？他們是來做什麼的？」

「咦？」靜子的表情有點意外：「他們是來見你的！」

「見我？」

「是的，你和令兄是薩摩藩志士，他們特地代表水戶藩來見你，這回還是冒着生命危險來的！」

「原來如此！」

治左衞門這才知道自己已成爲一個相當重要的人物了，可是，像自己這樣一個鄉巴老，眞的能和他們彼此共商密議嗎？

「請問，他們年齡多大？」

「跟你一樣。」

「哦？」

「都是二十三歲。」

——不是太年輕了嗎？

雖這樣想，却也放下了心，往內屋走入。

佐野和黑澤正坐在那裏，與松子笑談着，彼此之間似乎是舊識，這使得治左衞門感到輕微的不快。

「小弟是有村俊齋，雄助之弟治左衞門，請多賜教！」

治左衞門行着禮，說道。

「這就太多禮了！」

大家分別重新坐好，彼此自我介紹。佐野一抬起頭，立刻說：

「有村君，經過這次見面，大家都不必再多禮了，我們不都是生死與共的人嗎？」

「是的！」治左衞門的聲音大的嚇人：「既然尊意如此，小弟理當尊從！」

治左衞門實在不善社交，尤其對方是由著名的尊王攘夷（尊天皇，攘除西洋人）的大本營——水戶藩來的志士，更使他覺得不自然，拘謹得很。

治左衞門仔細觀察這兩人，發現黑澤正是少有的木訥漢，但佐野竹之助却洒脫無比，彈着三弦琴比拿着劍，似乎更能匹配些。不過，據說佐野是神道無念流的劍術高手。

——眞是允文允武！

治左衞門心中佩服不已，但使他在意的，是佐野對松子的親暱態度，根本不把松子當做是個大小姐「阿松！阿松！」的叫喚着，然後又抓着自己的衣領，說：

「阿松！你看看我這付德性……有沒有令尊或令兄的舊衣服？……」

「啊！對不起！我沒有想到！」

松子說着，輕飄飄地去拿衣服了。

——不管做什麼事，總是趕不上水戶人！

治左衞門有點懊惱。

就是靜子，也同樣的殷勤，似乎已經把治左衞門給忘了，一味地照顧着這兩位遠道的客人。雖然母女二人都落籍薩摩，但却是土生土長的水戶人，免不了會對同鄉的青年偏愛一些。

更使治左衞門不自在的是——聽那二人的口氣，似乎打算在江戶潛住下去，當然，這不是由此二人決定的，且好像是有村雄助的請求。

——可是，殺死國奸井伊之後，幕府要是知道了兇手曾隱匿在此，那這對母女豈不是脫不了干係嗎？

（註：日本古時以武士總攬兵馬大權的中央政府，叫做「幕府」，井伊直弼即爲當時幕府之大老——相當於宰相）

治左衞門不得不如此躭憂着，但，對靜子來說，這是一件決死以赴的大事，並不在意自己是否會受牽連。她面容安詳的拿出了亡夫和亡子的舊衣服給黑澤和佐野，彷彿是自己的兒子回家來了一般，替他們調整了衣服的長短大

小，說着家常話。

——他們比我更像一家人！

治左衞門只有以羨慕的眼光看着。

不久，雄助也來了。

薩摩藩中有許多俗論派，因此這些志士們必須行動小心，以免引起注意。兄弟兩不一起來，也是爲了此種顧慮預做的安排。

這天他們並沒有做仔細的討論，因爲佐野和黑澤說，幾天之後，另有一位水戶同志木村權之衞門會帶來水戶同志的意見。

「一切細節到那時再商量吧！」佐野說。

雄助不知從那兒張羅了點錢，帶了一瓶粗酒來。

「唉！這酒可眞好！」

酒質實在太差，官家子弟的佐野一聞到酒味就皺了一下眉。可是酒過三巡，誰也不管是好酒還壞酒了，佐野開始發表他的高論。這個人出言有力，字字中肯，聽得治左衞門目瞪口呆，

——原來這就是水戶式的議論！

佐野說到大老井伊直弼的各種罪過，直聽得治左衞門熱血沸騰，毛髮豎立，激動不已。

說得也是，自古以來，很少有像井伊直弼如此專橫拔扈的政治家，他行密探政治，上自親王、五攝（皇室的世襲重臣）、親藩、大名、諸大夫、以及各藩的志士、浪人等，讓他害死的至少有一百多人。

（註：「五攝」乃皇室所用的世襲重臣。「親藩」指幕府德川家後裔的藩主，「大名」

「浪人」是沒有主子到處流浪的武士。）

像這次的大獄，井伊的理由並非爲國，也非爲民，只是爲了恢復德川家的威信。井伊是個固陋的讓夷論者，這次大獄可稱爲是對攘夷主義者的一種壓制。他一面壓制攘夷論者，一面也除去了被目爲開國主義者（開放門戶之議者）的幕吏，廢止了洋式的軍事訓練，將軍制回復到「自德川家康以來」的刀槍主義，是個病態的保守主義者。

這樣一個極端的反動家，却受不住美國方面的壓力，沒有得到天皇的允許，就在通商條約上用印。當與他同樣思想的攘夷主義者反對他「開國」時，就以瘋狂的方式迫害他們。

「這個人簡直是個精神有嚴重毛病的人！」

佐野這樣叫着，總之，井伊的高壓陣策是毫無政見可言的，他怎麼猜測就怎麼做，偏偏那些猜測都是些妄想。他最憎恨水戶藩主干涉政治，視齊昭爲覇占幕府的陰謀者，將支持水戶的公卿諸侯、志士皆視爲陰謀者，一概加以

迫害。他將德川家的家政私事，當成國家公事來處理，而引起這麼大的事件。目前，還陸續地從事着別的策謀。

「無知、頑固，一點能耐都沒有，拼命擴展權勢，這不是一個瘋子正飛舞着利刃是什麼？」

佐野鏗鏘有力的說着。

在井伊的獨裁政治之下，任何人都沒有阻止他繼續作惡的力量，唯一的方法，必順將他除去！

「我們水戶藩可以爲此義舉動員一千個人！」

佐野很自毫的說。對水戶人來說，此舉還含有爲他們主公雪恥的意義存在。

「薩摩藩也……」

雄助聽了佐野慷慨激昂的議論，不禁也脫口而出，但才講了兩個字，就沒有聲音了。

當初，有關謀刺井伊這件事，薩摩藩悲憤之餘，也有過大計畫。計畫的領導人有：有村俊齋、大久保一藏、西鄉吉兵衞、高崎猪太郎等薩摩藩中所謂的「精忠組」一夥人。曾和水戶志士舉行過多次密會，決定刺殺井伊的同時，薩摩以兩千名壯士大舉上京（京都），擁立天皇出來當國，迫幕府改革幕政。

大久保等數十人爲此「斬奸計劃」下決心逃離薩摩藩，但是事機不密，此一脫走的消息，傳到藩主之父島津久光的耳朶裏去了。久光乃一明智之人，他沒有壓制這些人（一般史學咸認此時久光所採取的態度，造成了在幕府末期薩摩藩獨特的統制主義之基礎。）

・・・・・・・

「你們的雄志值得嘉勉！但是你們一旦脫離本藩，就成爲浪人了，浪人的微小力量是動不了天下的。再等些時候吧！薩摩藩會充分準備，舉一藩之力，助你們成此大事……」

信的上款爲「諸位精忠之士」，此一高明之招將過去「精忠組」的地下組織化暗爲明，以正式的立場承認了。

連激昂如大久保者，接信之後都鎭定下來，認爲「舉一藩之力來爲天皇效勞才是正途，我們也不必脫走而上不正之道了！」

因而放棄了脫走之議，且以血印爲記，提出了一份忠藩的保證書。

可是，在江戶薩摩藩邸的「精忠組」，却不知道藩內有這等突變，還是繼續進行斬奸計劃。

雖也是精忠組，但藩邸內志士不過六人，除了有村雄助、治左衞門兄弟之外，另有堀仲左衞門、高崎猪太郎、田中直之進、山口三齋等人。

薩摩送藩主的親書來到江戶，先召回來堀和高崎，接

着又召回山口三齋、田中直之進。

剩下的，只是有村兄弟二人了！他們之所以不被召回，只因爲位輕人微，不是非召回不可的大人物。

「薩摩藩也……」

雄助的聲音如此之小，就是因爲這個緣故。

什麼幾千人？才不過兩人罷了！

回到藩邸之後，治左衞門說：

「哥哥！幾天後，水戶志士的代表木村權之衞門大人會來這裏，我們只有兩個人，豈不是不守信義？違了當初的約定？」

不知道藩內情形如何，我只聽說是全藩決定忠於皇室……」

「不是原來決定薩摩擔任的是京都舉兵嗎？」

「搞不懂？……」

兩兄弟在江戶可說是失去了耳目，但他們深信已被召回的堀和高崎一定會寫信時詳細通報過來。但，數一數江戶和鹿兒島之間的路程，似乎趕不上舉事的日子，而且，數天之後水戶志士代表木村權之衞門就要來到，屆時眞不知如何交待才好！

「治左衞門！」雄助的表情十分悲痛：「只有我們兄弟兩人參加了，藩也好，別人也好，都不是能依靠的。我們兩人奮力戰鬪，做一百人份的事，就很對得起水戶了！」

「哥哥！」治左衞門笑了出來，雄助是因爲不被水戶人看在眼裏，所以如此悲憤不平，上次他說自己死腦筋，這回可輪到他了！看來這位次兄也沒有什麼政治手腕。

「你笑什麼？」

「一個人也好，一百個人也好，主要還在於一把劍，本國的計劃或是京都的舉事，都有前輩去奔走，我們只要把井伊給殺了，就算完成了任務！」

「治左衞門！你說得好！」

事實的確如此，那些有能力的人，在政治欲望的矇蔽之下，往往忘了本職。而像治左衞門這種人，遇到了緊急或複雜的事態，反而不會迷亂。

「喂！我們必須保持薩摩志士的榮譽，才能向水戶人、天下人及後世人顯示薩摩人的信義！這件事除了我們兄弟二人之外，再也沒有人可做了！」

「哥哥，你就不要說這些了吧！我們只要把井伊給除去，就天下太平了！」

「正是如此！」雄助看着治左衞門，覺得這位么弟眞是長大了。

又過了幾天，正月廿七日。

木村權之衞門出現在日下部家，派松之丞請薩摩藩邸的有村兄弟來。

木村在水戶藩裏雖只是個俸祿十石三人津貼的小官，却是水戶藩數一數二的有名交際人士。

「什麼！名聞天下的雄藩薩摩，只剩下兄臺等二位志士？」

「不，事情不是這樣的……」雄助冒着冷汗，拼命說明藩裏的實情，但是，木村是不可能了解的，就是雄助自己也無法了解。

「知道了！」木村最後這句話，倒並非了解了薩摩藩的內情，他所了解的，是這兩兄弟想以微薄的力量來擔負整個薩摩藩的豪壯志氣。

在一旁聽着的佐野竹之助，紅着面孔，握住治左衞門的手：「我太感動了！」

雄助用懇求的口氣對木村說：「權之衞門前輩，敝藩有志之士爲了提高斬殺井伊的效果，計劃了京都的義舉，現在進行得如何，尙無詳報。可否將斬奸計劃延後一些，直到有了消息之後才行動？」

「京都的義舉是貴藩的事，如果事情必須按照貴藩的情勢來決定，那我們的期日也許就失去了良機！」

水戶藩的內情也很複雜，如果將日期延後，就無法順利的糾集志士到江戶來。

「照我方的情形來看，斬奸的日期必須在二月二十日前後，只可提前，不可延後。因爲人數一多，就難以潛入江戶，我們只能精選五十人。」

「斬奸之處訂在那裏？」

「櫻田門外！」

彥根藩食邑三十五石的井伊家之府邸，在江戶城的櫻田門。

「再說我們想立關鐵之助君爲盟主，此人也曾經和貴藩的高崎君在京都奔走過，對你們薩摩來說，並非生人。」木村的口氣似乎是說：你們薩摩只有兩人，無論何事，都應依賴水戶藩的指揮。木村是個經常有藩內秘探跟踪的人，說了這些話之後，就匆匆離去。

過了二月中旬，水戶的志士都陸續潛入江戶。他們隱匿在市內各處，志士之間的連絡工作，都由靜子母女去充當。因爲女人在市內走動，較不顯眼。

有一天，靜子對治左衞門說：

「弟弟，你出府不久，對江戶市區還不熟悉吧？我叫松子帶你去參觀一下，好嗎？」

「參觀？」

「櫻田門。」原來這是靜子暗中命令他去觀察舉事的地點。治左衞門一想這也是應該的，就恭敬不如從命，由松子帶着他走出去。

江戶城的櫻田門，是通到比正門御苑之南的霞關府門戶，背後有高高的堤防和石垣。白牆上鑿有射擊用的鎗眼，有一座與本塔大小相仿的塔門。

治左衞門站在門前，天眞無邪地看着：

「很近！連井伊家每棟長屋（中下級武士的整排宿舍）上的瓦片都看得出來！」

那倉邑三十五萬石，炫耀着德川家開國元老地位的井伊府大門，就在這櫻田門一千尺之外。

大門漆着朱紅色。井伊家自祖輩以來，都是替德川家賣命的人物，一說「井伊家的紅色武備」，就會使得關原之戰及大坂冬夏之陣的敵人聞名喪膽。目前國人稱呼大老爲「紅鬼」之原因卽在此。

連大門都塗着刺眼的朱紅色。

「那座府邸是豐後杵築的松平大隅守，那邊則是……」松子一邊說明着。

「你很清楚啊！」

「我已經來過三次了！」松子笑也不笑的說。

這對母女的復仇之心，也許還強過水戶盟士。

觀察好地形後，治左衞門走向附近的河岸，也順路看看路邊的茶肆，一邊牢記在心。

回路上，治左衞門左看右看，似乎想僱一頂轎子。松子善體人意，阻止了他：「我想走路，我們走回去好了……再說，恐怕你身上沒有錢吧？」

當然不會有。

「我也沒有錢，窮得很！」松子毫不修飾的說着。

一路上，松子談着一些她亡父爲國奔走時，家裏生活結据的情形，她將那種自我嘲諷的寒酸話說得很有趣，但是松子的口氣彷彿在談論別人的事似的。治左衞門雖然不太好意思，可也忍不住笑了好幾次。

他看着這位姑娘，愈看愈可愛。

「松子小姐，你眞是個好人，那個佐野竹之助君，也是個難得的好青年，你們倆能配成一對……」

「咦？……」松子的表情很奇怪：「治左衞門兄，請問……家母沒跟你提過嗎？」

「什麼？」

「我們日下部家雖然曾住過水戶，但是四百年來，都是島津家的家臣，我不嫁給薩摩藩以外的人！」

「……你不喜歡水戶人嗎？」

「水戶是我的故鄉，看到水戶人有一種特別的親切感，這也是人之常情，可是，我還是比較喜歡薩摩人！」

「噢！」

治左衞門喜悅地瞧着天空，高興歸高興，但是他還無法發現松子的話另有暗示。

「治左衛門兄也是個好人！」松子把頭低下來，低聲說着。那櫻田城濠水面上霧氣濛濛，泛起了紋紋的水波。

回家後，治左衞門將井伊府附近的地形畫成一張簡圖，爲雄助做了番說明，說着說着，兄弟倆都興奮了起來。

「起義的日子近了，我們寫封信跟鄉下的母親告別吧！」

於是兩人都拿起了筆開始寫信。

第二天，將信交給本藩的信差，託他帶回薩摩。這兩封信是何時到達的，現在無從察考了。他們的母親也寫了回信，回信送到江戶的藩邸時，事變已過。

信上有一首短歌：

「張弓月，也因時雨而陰，
心若朗月，亦無黑影。」

佐野竹之助對治左衞門的印象似乎非常好。

這一天，他拿出了一張稚拙的畫像（現存），對治左衞門說：「這是你我的畫像，是一個刺穿了井伊喉嚨的武士像！」

「只有一個人！」

「這是勇者的像，你看是你，我看是我。這張畫特別畫來送你的！」

「啊太好了！」治左衞門高興的帶回藩邸，附了一封信，請人帶回去母親。這是遺物嗎？不，不如說這是治左衞門天眞的誇耀。

他在心裏暗自下了個決定：這次舉事無論有多少個同志在場，自己務必親自斬殺井伊！

同志間的交通愈來愈頻繁，起事的計劃也越來越具體化了。

水戶方面的人比原來預定的少了許多，因爲幕府方面對水戶偏激份子的監視愈來愈嚴，使他們難以潛入江戶。實到的人數只有二十一人。

日子也延了一些。

盟主關鐵之助帶着最後的決定，搖擺着他那肥胖的身軀，到達了日下部家。這已是過了二月十日後的事了。

「起事的日子定在三月三日。各位都知道，這是上巳之節日，諸侯都有登城祝賀的慣例，而且連登城的時刻都

有明確的規定，必須定在辰時（上午八點），我們不怕等不到人！」接下來的話，有點使人意外：

「有村君！不，雄助君！你和敝藩的金子孫二郎當天不可參加這次的行動，另外有更重要的事要你們去做！」

雄助吃了一驚，關鐵之助阻止他發言，繼續說：

「貴藩原來所定的計劃就這樣放棄未免太可惜了，總之，雄助和金子兩人不可參加這次的行動，必須在一旁看清楚這次行動的結果，然後立刻上京，到京都的薩摩藩邸報告，再趁機擁立天朝當政，逼迫幕府改革幕政。如果無法達到這個目的，我們這次在櫻田門流的血，就失去一半意義了！」

「可是，……這並不一定要由小弟去做吧？」

「你是薩摩藩士，除你之外，沒有更適當的人選了！金子則是我們水戶志士的代表，這樣很恰當！」

「——那麼——」

「對，參加櫻田門行動的薩摩藩士，只有令弟一人了！」

三月一日，志士們以「書畫會」的名義，借用日本橋西岸的山崎屋餐館內屋，召開了最後一次具有決定性作用的討論會。有村兄弟均準時出席。

在會議之前，佐野竹之助說服了先到來的關鐵之助和金子孫二郎：「這次行動，不管是誰先砍倒了井伊，割下首級的工作，應由治左衞門來做！」

佐野的用心的確可佩，他是想——治左衞門以外藩士的身份參加水戶志士的這個行動，這個年輕人是多麼地孤單！原先吹大牛要參加的薩摩藩士，一個個臨陣逃脫了，只剩下他一個人。有一天，治左衞門會對佐野說：「就算只有我一個人參加，後世人也不會懷疑我們薩摩人對這次義舉的誠意！」

而且，治左衞門似乎也有「以一人代替一藩」的想法，說過：「我一定率先殺進井伊的行列中，發揮島津家四百年的英雄精神！」

佐野把這些情形說了，關鐵之助沉思片刻，快語說道：「好！就這麼辦！」

關鐵之助肯讓薩摩藩士治左衞門取下井伊的頭，自有其政治上的目的。因爲斬奸之後，京都的義舉必須全靠薩摩藩的安排。給他們這份光采，便是促使他們奮起！（但這只是關鐵之助一廂情願的想法，從這一年起直到七年後的「薩摩、長州、土佐」三藩王政復古密議之前，薩摩始終沒有任何行動。）

大家到齊之後，關鐵之助提出了這個意見，獲得全體一致贊同。所有的視線都集中在治左衞門身上，每對眼神，都充滿了善意的欽羨！

「我一定好好的幹！」治左衞門噙着眼淚，高興的說道。眼淚不停地流下來，他一次又一次的擦着，還是滿臉的淚水。

「我一定好好的幹！」哭過以後，滿面笑容的看着大家。

第二天，水戶藩士們唯恐事件後他們的行動會拖累主家，每個人都寫了一份辭職書，投入江戶的水戶藩邸意見箱中。然後，大家到品川花街的虎屋餐館痛飲一番，最後，又找了一家青樓，狂歡一夜。

治左衞門沒有參加這一場宴會。

一來他沒有錢——當然，如果他去了，水戶人會替他付帳，但是，這太不好意思了。他在品川和志士們分手之後，和雄助往日下部家去，做最後一次告辭。

——可是，發生了一件奇妙的事。

我們借用大久保利通的日記來敍述此事吧！

當然，此時大久保利通並不在江戶，而是在其故鄉薩摩，這是他聽人說的，因此多少和事實有些出入。

「義舉之前夜，諸同志滙集於日下部家，時三月二日也。詳議既熟，客散。母（靜子）以有事相商於有村兄弟而留之，兄弟再度就席，問其故。」

當時雄助已大致查覺是什麼事了，因爲靜子以前就曾請求過他，「可否讓治左衞門入贅，使他繼承日下部家」雄助不加思索的就拒絕了。招一個難以生存的人入贅，怎麼說都是毫無意義的。

現在，靜子果然提出這件事來，雄助又再度以上述的理由拒絕了，且問治左衞門道：

「治左衞門，你說如何？」

這件事實在太突然了，治左衞門好像聽到了一個神話故事般，一點與自己相關的感覺都沒有。呆了片刻之後，才發現這是自己的事，驚恐不已。

「不，這怎麼可以，明天就沒命了，當什麼女婿？」

在大久保利通的日記是這樣說的：

「母云：妾雖婦人之身，粗然其故，然，此乃其父靈夢之託！」

所謂的「靈夢」，是有一個晚上，日下部伊三次突然在松子的枕邊出現，說道：「招治左衞門爲婿，配於汝」。不論「靈夢」之眞實性爲何，都可推斷此乃松子所願，對治左衞門甚爲愛慕。

此外，日下部家雖失去了一家之主，但在薩摩還留有臣籍，只要招婿入門，即可繼續保留此籍，領有俸祿。在

日下部家來說，跟一個薩摩藩士結親，是一種利益。但是，却也沒有必要選一位明天即將死亡的人！

「既然要招贅，不如就選這種人！」

會產生這種心願，也許是這幾年來，這對母女終日無時無刻不在復仇心念之中所致。

大久保利通之日記所載：「非如此不可！」

靜子的態度非常堅決：「請你不要拒絕，否則不讓你們離座！」

眼眶裏滿是淚水的說着。

治左衞門十分慌亂，不知如何是好。這實在是常人無法想像的場面——要將女兒送給一個即將赴死的人。

「有村治左衞門難却其意。」大久保利通這樣寫着。

「……既然這樣，我只好答應了！」

「母喜悅不已，呼女至，交杯，爲夫妻之契。」

他們舉行了一場簡略的婚禮。目前無從察考這對夫妻當夜是否在一起，不過，大久保利通的日記却說，雖只有半夜的時間，但「據聞已有夫妻之實」。

靜子的確是爲了酬謝這位年輕壯士的義舉，而將女兒許給他。甚至我們可以說，即使只有半個晚上，治左衞門也算是日下部家的人，櫻田門的斬奸之舉，就有了日下部人的功勞——也可說是自己人爲自己人復仇吧！

第二天早上天色未明，治左衞門就穿着草鞋，走出了日下部家的屋簷。

一路上都是白茫茫的一片，在提燈的光線下，只是飄落不斷的白色雪花。

——都已經三月了，還下雪！

治左衞門走了回來，向松子要了斗笠，再度出發。

集合的地點，是愛宕山。事先約定在山上社務所附近會合。當他爬上石階時，白雪已經積了二寸厚。隨着石階登高，回頭可見市區一片雪白，雪花大片大片的洒落下來。

——看樣子雪不會那麼快停。

社務所附近已來了不少同志。撐着油紙唐傘的、穿着羽織短袴的，或戴着斗笠、穿着內褲模樣褲子的，也有穿着雨衣的……一共有十八個人。

就憑這些人，能够殺進彥根這末一個大藩的行列中嗎？每個人的心情，多少都有點不安。

「喂！治左衞門！」佐野撐着一把雨傘過來，黑澤也微笑着走過來。其他的水戶武士跟治左衞門不太熟悉，多少有點隔閡。根據後來海後嵯磯之介、森五六郎的回憶，他們這是首次見到治左衞門，佐野竹之助站在一旁，隨時

替他介紹。

不久，關鐵之助做了最後一次的注意說明，大家分組走下石階。

他們走進櫻田門外的茶肆裏。

已經派有岡部十三郎到井伊府邸充任斥堠之職——一見到行列走出大門，就要送出信號。

打頭陣的是襲擊組，他們先弄亂行列，接着左右各殺進一組，此兩組儘可能衝至井伊的轎邊。治左衞門在左組，佐野竹之助在右組。最後一組爲後襲擊組。

「不要引起別人注意，一個一個出去！」

關鐵之助使着眼神。在一個茶肆中擠了十八個武士，自然會引起別人的疑心。最後留在茶肆裏的有四個人；治左衞門和佐野竹之助也在其中。

每個人走出去後，都像初出府的鄉下武士一樣，擺出一付瀏覽的樣子，手上拿着早已準備好的武鑑（武家年鑑），等着一隊隊的諸侯行列。大家對照着武鑑上的家徽，邊看邊說：「那九曜星是細川侯……這個是眞田侯！」

這是初出府的鄉下武士極普通的情景，不會使人起疑。

「佐野，我一定要打先鋒！」

「必須按步就班，照關前輩的指揮行動。」

一會兒，辰時已至。

城市報時的大鼓咚咚咚地響了起來。

雪却愈下愈大了！

「來了！」

「不，那是尾張侯。」治左衞門冷靜的說。

薩摩幼兒有一種遊戲，就是猜諸侯的家徽。所以治左衞門遠遠一看，憑着外形即可判斷出是那位諸侯。

當細川侯的行列消失在櫻田門中時，井伊家的紅門開了！行列的前頭跨出了大門……。

不久，持長矛的武士一個一個走了出來，每人都戴着斗笠，穿着紅色的雨衣。五六十個人的行列，整齊地、小步地、靜靜地走出大門來。

總指揮關鐵之助撐着一把唐傘，高高地擧着，身上穿着雨衣，脚上套着木屐，像過路人一般，慢慢地靠近井伊府的行列。佐野等人跟在他後面。

佐野正想解開羽織（外衣）的繫繩時，關鐵之助望着天空，小聲說：「還早！還早！」

左邊一組的治左衞門和幾個同志在松平大隅守侯府的長圍牆邊。

行列的前部已走過了治左衞門有二三十步之遠了。

——還不行嗎？

信號（手鎗聲）還沒有傳來。

行列的前頭已來到松平大隅守府邸前的大水溝了，躲在一邊的頭陣襲擊組的森五六郎突然跳了出來！

「冤枉啊！冤枉啊！」

就像一個伸冤者一樣大聲呼叫着！

「什麼事？」

侍衞隊長日下部三郎衞門聞聲走出了行列，侍從官澤村軍六也跟了出來。

就在這一瞬間——

森五六郎把斗笠一甩，外套一脫——他的頭上早就綁有一條白色頭巾，身上纏着交叉的束帶——一躍而起，飛也似的衝了上去，大刀一劈，往侍衞隊長頭上砍下！

「啊！」日下部被砍了一刀，仍伸手抓住了刀柄，可是，拔不出刀來！眼看第二刀又下，「啪！」的一聲，倒在地下。

因爲氣候不良，風雪大作，井伊家的武士們都在刀柄上套着柄袋，刀鞘外面也套着毛呢製或油紙製的鞘套，不解開繫繩就抽不出刀來。

「歹徒！」侍從官澤村軍六大喊，但是森五六郎大刀一揮，已砍中了他的左肩，整個人就這樣裂成兩半躺在雪地裏。

對井伊家來說，更不幸的是——此時起了一陣大風雪，狂雪紛飛，視界只有五六尺之遠。

行列後部還不知道隊前發生了什麼事。

就在此時，手鎗聲響了——

治左衞門像彈過來一般，由左方躍進隊伍，轎子就在十二尺之前！

佐野就在右方！

轎子之側，守護者爲井伊家的著名高手——侍衞官川西忠左衞門。他迅速地去掉了柄套，一拔刀，砍倒了猛撲過來的稻田重藏，又連刀鞘一起抽出了小刀，擋住了廣岡子之次郎的一擊。川西是個善使雙刀的著名劍客，但是，被接着狂撲過來的海後嵯磯之介砍了一刀，又被廣岡砍傷了肩膀；同樣的，廣岡的額頭也給劈了一刀。

就在此時，佐野竹之助適時趕了上來，給了川西致命的一刀，跳過他的屍體，直撲井伊的大轎。

轎子就丟在雪地上。

「奸賊！你死期到了！」大叫着，一刀刺進了轎子。

治左衞門從後方撲了上來，也一刀刺進去。

到底是誰快了一步，不得而知。

也許比這兩個人更早一點的，是已因重傷而倒在地上的稻田重藏，他爬在地上，已往轎內刺進一刀。

有位目擊者——就在咫尺之遠的松平大隅守府邸窗口內看着的松平藩高官興津，曾記載此事在其著作「開國始末所引」中：

「魁梧男子一人（是治左衞門否？）撲上，又一高個大漢撲上，後拖出一穿盛裝之人（直弼），其中一人在其背上連殺三刀，那魁梧男子取下首級，大聲喊叫幾聲，只聽得井伊掃部數字，才知那是井伊侯。」

治左衞門扯下了轎門，一把抓住了井伊的領子，拖了出來，尚未斷氣的井伊支持不住，兩手一撐，就要倒在地上時，治左衞門一刀砍在脖子上！

然後，據說是以「薩摩口音大叫」，總之，他是在通知志士們已取得井伊的頭顱了。

依照原先的決定，大家應在此時分別走散。

格鬪可能持續了十五分鐘。彥根藩士（井伊封彥根藩）遇到了風雪之中的突擊，一個個措手不及的被殺死，雖也有十幾個人拿下了柄套拔刀而戰，但，不是暈倒就是戰死。期間，距現場僅數百尺的彥根藩邸大門，還關得牢牢的，風雪太大，沒有人知道外面正在進行一場生死之戰。

舉事同志中，稻田重藏被二刀流川西忠左衞門所殺，當場死亡。

井伊方面當場死亡的有川西忠左衞門、加田九郎太、澤村軍六、永田太郎兵衞，另三人重傷在幾天後死亡。

志士之中，幾個觀察員之外，全都負了傷，在撤退途中，因精疲力竭自殺而死的也不少。

佐野竹之助在現場說：「治左衞門，我現在必須將斬奸狀送到脇坂閣老府邸去，就此告辭。」

說完就走了，可是走沒幾步却疼痛難捱，方才在亂戰之中沒有發現，脖子、肩、手臂、腿都受了傷，傷口不斷噴出血來，每走一步，就染紅了雪地。他以刀爲杖，勉強走到脇坂府邸，伸手遞出斬奸狀，就倒地氣絕。

治左衞門本身也在撲上轎子的前後，殺了兩個人，但也被幾個人殺傷。他原先以爲是敵人的血濺在自己身上，後來覺得胸前有點痛，伸手去摸，居然插進胸內。此外，左眼上下有三寸長的傷口，幾乎已達面頰。右手臂流血不止，左手食指不知何時已被砍下。

但是，他有運送井伊人頭的任務，他將人頭插在刀尖上，與廣岡子之次郎撤退，通過朱澤藩邸門前，來到日比谷門附近長州藩邸前時，後面已跟來了一位臨死的重傷者。

他們兩人都沒有發現。

追過來的是彥根藩士小河原秀之丞。格鬪時他在轎旁

，受了十幾處創傷後昏倒，醒過來時，敵人正插着主公的頭準備離開之時。

小河原滿身鮮血的從後追趕。

主公被殺，連頭都給提走了，對彥根藩來說，是莫大的恥辱。

終於在長州藩邸前追上了！

雪還是不停地下着，對方似乎沒有發覺。小河原擧起權充拐杖的大刀，以全身的力氣砍了下去——

刀砍上了治左衞門的後頭部，傷口長達四寸，皮一裂，立刻成爲長達七寸寬的傷口，泉湧而出的鮮血一直流滿了治左衞門的後背。

可是，治左衞門並沒有倒下來，皺着眉，說道：

「廣岡君，敵人！」

廣岡君一回身，踢倒了小河原，小河原再度暈死過去，後來甦醒，談到了當時的情景。

治左衞門還繼續往前走着，在和田倉門前，龍之口遠藤但馬守府邸前時，就走不動了，

「廣岡君，我在此切腹！」

廣岡也受了重傷，意識朦朧，聽不清楚，只是一味的往前走。來到了相距不遠的酒井雅樂頭屋府前，有氣無力的說：

「有村君，我要在此切腹！」

他以爲有村治左衞門還在他身邊。提起刀來，在肚子上劃了一首，再用力刺回去，終於倒在地上。

這個時候，治左衞門倒在路上，拔起小刀，用盡所有的力氣，把刀刺進腹部，可是，再也沒有氣力了！

遠藤家有藩士走了出來，在他耳邊問道：

「請問貴藩？……」

治左衞門吐出了幾個字：「島津家修理大夫元家臣……」就再也發不出聲音來了。

德川幕府的崩潰，是從這一次的櫻田門之變後開始的。本編的目的，並不在於其歷史上的意義。本來，「暗殺」這種政治行爲，在歷史上似乎往往無法產生預期的效果，但只有這一次是例外的。如果我們肯定明治維新的話，那便是這次櫻田門事變引起的。井伊直弼因爲被斬，歷史上的任務才得已完成。三百年來公認的幕府精銳彥根藩被十幾個浪人殺盡而敗，這項事實，足以激動倒幕的推動者，因而快速地推動了明治維新。

歷史不會令這個事件中的任何一位死者白死！

大久保利通的日記，還提到了留在世界的靜子和松子：

「治左衞門戰亡，母女悲哀無比，但其爲此殉難非比尋常。松子內心也決定此生不再嫁，母女之志操同不動搖。」

但是第二年——文久元年九月。靜子回到了亡夫的故鄉鹿兒島，該年十二月招治左衞門之長兄俊齋爲婿，讓他和松子結了婚。

集錄了俊齋口述的「維新前後實史傳」（大正二年五月——一九一三年——啓成社刊）上，如此敍述：

「時，文久元年十二月某日，俊齋有緣爲故日下部伊三次養子（婿），稱海江田武次。」

海江田本來爲日下部之原始。

「娶松子入門」

這事的機微，外人無法獲悉，總之，俊齋（海江田武次）在一場大事之後，可平安無事的活下來，維新後還宮拜彈正大忠、元老院議官等職，松子也成爲子爵夫人，靜子也有了安祥的餘生可渡。

治左衞門之次兄雄助，仍爲了薩摩藩的地下工作而四處奔走，當他於三月二十三日到達鹿兒島時，藩廳立以櫻田門事變關係人之名冠之，要他在當夜切復自盡，俾對幕府有個交代。

雨夜佐土

雖然已是櫻花盛放的季節，但是土佐地方，却還飄着綿綿的雪花。

高知城下。

男人們聚在酒舖裏喝着酒，眉目之間絲毫沒有不豫之色，反而浮現着一抹快活的表情。

「喝吧！趁機喝個痛快吧！賞雪喝酒，賞花喝酒，賞雨也得喝酒哪！」

這眞是喝酒的好藉口哪！

這天下午，城下市區裏，幾乎每個酒舖都坐滿了人。只有一個人例外——

腰上插着一把鐵鞘大刀，抱着一個藥箱，大光頭，罩着一件女人的長衣，大紅的顏色分外觸目。身材高大的有點嚇人，衣襬反塞在腰際，一雙眼睛睥睨四處，脚下踢着雪花，踢踢拖拖的在大街上走。雪花洒在他那濃黑的眉毛上，順着發紅的臉淌下來。

「看病看病！賣藥賣藥！一包一分銀子？」

大光頭眉下的眼睛閃閃生輝，認眞的呼叫着。這不是鬧着玩的，如果今天沒有生意，就得餓肚子了。

大光頭往西走過去，經過撤屋橋，一路大搖大擺的從紺屋町路。經過追手路時，雪勢已變大。

轉彎處有個城，那是食邑廿四萬石的山內家。純白的

城塔俯視着這位光頭漢子，似乎正威壓着這位吃不飽的江湖郎中。

這個時刻，正是土佐藩的參政吉田東洋下班出城的時候。

東洋身後跟着三個人，一位是捧着金鏍鈿裝飾公文箱的家僮，一位專門侍候穿鞋的侍履的小僮，另一位則是個佩刀的家臣。

「那人是誰？」東洋看見這位奇裝異服的漢子，非常的吃驚，不過，眞正使他注意的，是這位漢子的眼神及動作，一看就知道不是個等閒人物。

——功夫一定不錯！

東洋的確是個能幹的參政，不止是武藝，就是在學問上，全藩的儒者也沒有趕得上他的。武術方面，東洋先學一刀流，又獲眞影流之眞傳，如今已練至爐火純青之境地。

「是的，小的去問問看！」家臣一邊掀下斗玄，一邊踏過雪地，上前喊着：「聽着，家光有旨，你叫什麼名字？……」

大光頭沒有理會，一轉身就走向了帶屋町。

「今天遇見了一個奇怪的漢子！」

東洋回家之後，對妻子琴子說道。

「什麼地方奇怪？」琴子反問了一聲。

東洋沒有回答，只抱着茶杯沉思。

——眞是一張奇怪的面孔！異相！

一張面孔泛着紅色，彷彿鮮血從那皮膚的毛孔滲出來一般，額骨崢嶸，一雙眼閃着怪異的光芒！

想到這裏，東洋的情緒逐漸轉壞，讓那種怪人在城下出沒，距離城府這末近，身爲一個參政家老（藩的丞相，實在是件很放不下心的事。

——算了吧！別去想了！

可是，這兩個人的緣份並不止於此。

第二天，寺廟管理部送來了報告，上面寫着：城下南郊的眞如寺山，發生了件事情。

有個光頭紅衣的漢子，不聽和尙的勸阻，逕自穿過了寺廟，去到後山，對着山谷碰碰碰地開了好幾鎗。

「是打獵嗎？」但却不是那麼回事。

「大家都給那隻火銃嚇了一跳！」寺廟官說道，那是一把必須加上臺座才能發射的巨大火銃，可是那個光頭裝上火藥之後，毫不費力的托在肩上，站着就開了鎗。只是每開一鎗，身子難免也會震動，可是他沒有後退，後脚跟深深地陷進了泥地裏，怕不有一尺之深！

「我怕這個人跑進城下胡鬧，所以就先來報備。」

「沒問他什麼名字嗎？」東洋再問。

和尙們大驚失色，沒有人敢說一句話。

東洋又挑起了興趣，不過，這個人並沒有犯法，無法派官兵去捉拿。

這一天東洋回家後，悄悄地把他一向寵信的秘探叫了進來。秘探的職位叫「下橫目」，是專門探察下級武士以及鄉士的低職。東洋曾提拔井口村浪人之子彌太郎任此職位，彌太郎知恩圖報，工作十分認眞。

這位岩崎太郎就是後來三菱公司的創業人。

彌太郎眼光高遠，料事如神，又極有風采，故日後在商場上有所成就。

「……行事務必小心！」東洋吩咐道。

「小的知道！」

當夜彌太郎沒有回家，親自到城下各保長家去打聽出來了。

這個光頭住在唐人町後巷長屋，是個半路出家的郎中，是十天前從距離高知城八里左右的佐川鄉來的，他向保長報了個「信甫」的名字。名字倒是很像個郎中，但是身份却是個武士。

「武士？」

「是的！」

「是鄉士嗎？」彌太郎問道。

所謂鄉士，在土佐藩的制度中，是最下級的武士。上級武士身份的人，就是其家人也可撐洋傘；但鄉士却不行，這類差別待遇以後還會提到，土佐的階級差別，對日後的明治維新，也是一項因素。

「不，也不是鄉士！」

「那就是地下浪人了！」

「是的！」

這樣說來，這個人的出身和彌太郎是一樣的了！

所謂地下浪人，並不像那些在江戶等地走來走去的浪人，而是那些因爲貧窮，把鄉士的土籍賣掉的人（及其子孫），這實在是土佐獨有的階級。雖然也稱爲武士，但是却和鄉村的農民差不多。

「把他叫到府裏來！」東洋對彌太郎說。

如果這個人對藩政有所議論，就可以任用他，這是東洋的習慣。水戶藩的大儒藤田東湖是個很少說人好話的人，但是他談到東洋時，却也下了「東洋，略有才，但過於驕激！」的評語。

可是，幾天之後彌太郎帶來的光頭郎中，雖也穿着女人的紅色長衣，但却完全是另外一個人！個子矮矮的，面

孔平凡，根本是個不起眼的小人物！

——這傢伙！

東洋不禁怒從中來，彌太郎沒有見過那個大光頭，難怪會上了那斷的當！豈有此理，居然用個替身來戲弄一藩的參政大爺！

「彌太郎！」

「小的在！」

「他……他……」東洋一手指着那小光頭，氣得混身發抖，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被土佐人稱做「不出世」的名家老吉田東洋，如果說有什麼缺點的話，就是太容易生氣了！

他十九歲的時候，因爲長工沒有照他的意思行事，一火起來就拔刀，當他發覺時，長工的頭已經滾到地下去了，一雙大眼仍不服地瞪着。東洋此時不免有些悔意，花了幾年的時間閉門思過。可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他還是依然故我。

三十九歲時，有一年土佐藩主設宴招待各旗本的親戚，東洋自然必須幫着招待。主客是一位閒職旗本，俸祿兩千石的松下嘉兵衞（「太閣記」中也他現一個同名的人物，是豐臣秀吉年少時出任的今川家之臣，秀吉得天下之後，封其子孫爲侯。其家系一直留到德川初期，後來領地被沒收，改任旗本。嘉兵衞便是其後代。）

這個嘉兵衞平常倒不如何，可是幾杯黃湯一落肚，可就變了一個樣兒，氣概萬千，高談闊論。這天，他捧着酒杯，一個一個摸着土佐藩衆臣們，一邊唱道：

「放眼望去，一片西瓜園，

待我一敲，便知虛實……」

唱着唱着，來到了吉田東洋面前。東洋的頭頂寬，醉漢一看，似乎很好打，揚起手就敲了下去，東洋雙眉一豎，立刻抓住嘉兵衞的手腕，邊叫道：

「你知不知道伸手觸摸藩士的頭，是一件很嚴重的事嗎？」順手一撈，把嘉兵衞摜在地上，像騎馬似的坐在嘉兵衞身上，然後拼命敲他的頭。

嘉兵衞嗚嗚的叫了起來，但是東洋毫無放手之意。藩主豐信（容堂）見狀大吃一驚，他從沒有見過一個家臣居然把主公的客人壓在地上又打又敲的，不禁叫了起來：

「元吉！住手！」（元吉是東洋的通稱）

「主公，我是熟慮之後才下手的……」

邊說着還繼續不停的打。

藩主只好從座位上起身，親自去拉開東洋。

結果東洋因此被判流放，蟄居在高知城外長濱村多年。

現在已經四十七歲了！

脾氣也愈來愈壞。彌太郎在門檻外看到東洋氣成這個樣子，不禁直着膝蓋匍匐着上前，說道：

「請勿動怒，要處罰他也不勞您親自動手，小的立即將他斬掉！」

「喂！彌太郎，你要知道，」東洋大聲的叫着：「這傢伙是假冒的！」

「您說什麼？」彌太郎跪着過來，拍着榻榻米，這回，連他也生氣了。可是，眞正有氣的，是那個莫名其妙的小光頭：

「喂！無緣無故的把我找來，一下說要斬我的頭，一下又說我是假冒的，這太沒有道理了吧？我住在唐人町，是個民醫，我叫大石宗善，宗善就是我，沒有第二個人，這還假得了嗎？我假冒了誰？」

「……」

東洋一時無言以對，正想撇下不管時，那個小光頭却一把拖住了東洋的下袴（日本男人穿的下裳，狀似裙），一邊叫着說：「還我一個公道來！」

「呼！」東洋重重的哈了一口氣，又惱又怒：「無禮的東西！我是誰你知不知道？」

伸脚踢倒了小光頭，小光頭一直被踢到了院子裏，大叫着：「滾出去！」

不用說，小光頭乖乖的走了，可是，東洋自知理虧，心中悶氣也無處發。按照土佐的武家規則，下級武士對上級武士無禮時，上士可隨意殺掉下士。何況，東洋是這個食邑廿四萬石大藩的執法家老！

總之，這件事是因彌太郎調查不够嚴密而引起的，彌太郎難疚其責，這天夜裏，不得不拼命再去訪察。

不久，彌太郎就搞清楚了，唐人町那一排長屋裏，就有兩個慣穿女用長衣的光頭，而且兩人還住在同一個房子裏，這也就不會抓錯人了。

不過，事情知道太遲了，大光頭和小光頭那天夜裏已相偕離去。據說小光類也是個鄉士，名叫大石團藏，和那位大光頭是拜把兄弟。大光頭原是佐川領主深尾家（土佐藩的世襲家老）的管家之子，管家姓濱田，也是鄉士出身。「家老領地的管家」聽起來好像不錯，可是，其薪俸却只有二人半份（每天米量一升二合五勺），却要養幾個家族，可以說是最下級的武士待遇了。

這個大光頭，是濱田的三子，不是長子，就無法繼承家業，結果學了點醫術，當了郎中，但是他的醫術也不精，所他才會去到城下市區叫賣藥品了！」

「他們爲何回鄉下去？」

「好像鄉下有喜事。」保長這樣說着。

於是彌太郎化粧成賣藥販子，到佐川鄉去察看。

彌太郎非改裝不可，這也是別的諸侯國所沒有的情形。在土佐地方，在鄉的鄉士們對上士都抱有激烈的反感，一知道城下有下橫目來，很可能就會在人跡罕至的山野間把來人殺掉，過去也曾經眞的有那種事。

因此在彌太郎來說，下鄉去眞是賣命的工作。

他找到了大光頭的家，在附近走動了一下，這眞是個簡陋的屋子，沒有籬笆，更沒有圍牆。建地雖有三百坪大，但是房屋却只有馬廐般大小。

第三次來到這房子時，走出來一位十八九歲的年輕小子，擋住了彌太郎。看他的穿着，可眞像個乞丐，衣衫襤褸，蓬頭垢面。

「你是誰？」年輕人帶着一把脇差（中型刀），一看就知道是個鄉士之子。當時上級武士的子弟們，學問的負擔過重，練刀方面不甚積極，相反的，鄉士的子弟們因爲家計困難，必須常常到山野去獵殺野猪和野兎，練得身手矯健，眼光敏銳，一點也不含糊。

「小人是個賣藥的。」彌太郎低聲答道。

「哦？」年輕人臉上浮起了一抹異樣的微笑，彌太郎知道這人叫做「顯助」（這便是後來成爲明治維新元勳之一的伯爵田中光頭，當年才廿歲。）正是那大光頭的侄子。

「您是這家的少爺嗎？」

「少拍馬屁！我早就知道這幾天你不知來了幾趟，偷偷的往房子裏看，你不是個賣藥的吧？是個下橫目吧？」

「不，我只來過兩次，這是有原因的！」

「什麼原因？」

「我找醫生有事，醫生大人在高知城下行醫時，小的曾賣藥給他，足有一筆藥錢沒付給我！」

「眞的？」仍然是一臉的不信任，不一會兒，浮請了狡猾的表情，說道：

「太遺憾了，他入贅到檮原鄉士那須家去了！」

「啊？」

「你好走了！」年輕人遣走了彌太郎，立刻換上了行裝，快步趕往距離佐川有兩天行程的檮原村。

那位大光頭就入贅到這個村子的鄉士那須家，改名爲那須信吾（明治後賜從四品）。其岳父家是個世襲兩百年的窮鄉士。那須信吾的新婚妻子名叫爲代，身健體強，性情溫和，已經有孕在身。

「我叔叔在嗎？」顯助問道。

「你沒有聽到那聲音嗎？」新娘子笑道。

眞的，屋後傳來了揮刀的聲音。顯助到屋後一看，那須信吾正揮着四尺長枇把木製的長刀，揮刀練劍。那木刀一上一下的在空中舞動，發出沉重的呼呼聲。

那須信吾自小就喜歡劍術，近年來，受教於高知城下新町田淵汀的鏡心明智流武市半平太之門下，武藝更上一層。在武市的道場中，比劍時沒有人及得上那須信吾的。

「叔叔！」田中顯助打了個招呼。

「啊！是你！」信吾回過頭來。

「叔叔的頭髮長多了！」

「是啊！」信吾丟下了木刀，摸了一下頭髮，似乎很高興又回復了武士的身份。田中顯助笑咪咪的，他非常喜歡這位又回復了武士身份的叔叔。

「秋天的時候就可以結髮髻了！我要留下一大束頭髮，可以梳成現在江戶最流行的講武所式大髻！」

「叔叔！……」顯助把賣藥人的事告訴了他，並且說那人可能是個下橫目。但是信吾聽完之後，只說了一句：「可能是吧！」就再也不提這件事了。

打發顯助回家之後，夜已深了，信吾點上了無紋（沒有家徽）的提燈，走到村裏的大馬路上去。

——如果眞的有下橫目潛到這個村子裝，我就一刀砍死他！

可是，爲什麼會有下橫目找到自己頭上來呢？

信吾百思不得其解，他當然不知道這是東洋不同於凡人的識才作風。

——會不會是自己在城下太過招搖了？

信吾有點莫名其妙。

事實上，東洋並不是個心胸寬闊的人，這個人自從就任參政之後，就一意排斥世襲的家老們，甚或加上莫須有的罪名。沒有幾年，東洋就握住了藩的大權，美其名爲起用人才，事實上所提拔的都是自己的門人。若有了不順眼的對手，就派下橫目去查訪對方的一切，窮追直逼，將對方趕到遭禁閉或切腹自殺的絕境。田中顯助等人的主公——世襲的家老深尾鼎就是其中之一。這位深尾鼎在派駐江戶的時候，生活過於放蕩，被東洋抓到了把柄，結果其俸祿從一萬石削減九千石，且下令其蟄居在一名爲長者村的鄉下。藩裏其他的家老如福岡宮內、深尾弘人、相馬將監、五藤主針等都也在服刑之中。

——現在連我這個乞丐鄉士都不放過！

那須信吾一路想着，慢慢的走了回去，一邊還不甘心地四處探望着，但是，一位下橫目模樣的人都沒有看見。

幾天之後，彌太郎回到了城下。

那須信吾終究無法抓到彌太郎，彌太郎不但隨心所欲

地在檮原村走動，還偷偷地在一旁看着在大路上走來走去的信吾。在彌太郎眼裏，信吾這一類人，只不過是鄉下的大力士罷了。

彌太郎一向東洋報告，東洋居然興高采烈地說：

「嗯！我該見見這個人！」

東洋的個性，一向欣賞混身是勁的人，像彌太郎、後藤象二郎（後來封伯爵），乾退助（後來的陸軍上將板垣退助）等人，都是活力型的人，因此受到他的栽培。

「嗯！這個那須信吾學問如何？」

東洋又興沖沖地問道。

「沒有！」彌太郎說得斬釘絕鐵。

「……原來是個莽夫！」

東洋的表情頓時暗淡下來，毫無疑問的，如果信吾還有點學問的話，東洋一定會叫到身邊來，提拔他。

這件事就此拉倒，但是事情却還沒有完。

十天之後，那須信吾大模大樣的找上門來了！

東洋是個食邑廿四萬石大藩的參政，而且又是藩中無人可及的權勢人物，按照常規，一個草莽鄉士是不可能隨意求見的。

用人（秘書）一面推拖，一面爲了愼重起見，還是向東洋請示，所得到的回答却是意外的。

「見他吧！你讓他在院子裏等着。」

說完這句話後，又看書看了兩個小時左右，揣足了架子，這才慢吞吞的走到板廊上來。院子裏地上已經鋪着草蓆，那須信吾就端坐在草蓆之上，如同罪犯似的。這雖然是土佐的規矩，信吾心中却悻然而怒。

「你是那須信吾？」

東洋注意着信吾，這一看，心中不覺一驚，這個人長得和自己很像！

先前可能是理光頭的關係，沒有發現這一點。

濃黑的眉毛往上挑，額骨分明地往前突出，下額就像土佐犬（日本名犬）一樣的頑健，嘴唇厚厚的……

東洋心中湧起一陣不快！

那須信吾抬頭之後，也發現了自己和東洋的酷似，但是他的反應完全和東洋不同！

原很的不耐與嫌惡已不知何時消失了，反而產生了意外的親近感——這一點，他不知如何表達才好。

「有件事前來請示！」信君以他自己都覺得意外的謙卑態度問着。其實他原來的目的，是冒着犯上的罪名，準備來大鬧一場。

但是，現在他却帶着微笑來表明自己的態度。

不幸，信吾的微笑引起了東洋的誤會。

——這傢伙一臉的諂媚，原來是來求得一官半職的，「我不知道！」東洋的口氣充滿着嫌惡。「再怎麼說，我也是土佐藩的家老，我那有閒功夫派人一家一家的去找你。」

說完，東洋站了起來，打算離去，聽說就在這個時候，東洋股間發出了一陣聲響，信吾立刻呼道：「太污辱了！」

結果東洋頭也不回的在板廊上說了一句，「不是放屁，是糞吼！」

彌太郎後來知道了這件事，對東洋的才能又有了新的看法，東洋眞不愧是東洋，以「糞吼」來掩飾自己的失態，同時暗喻着：「我不用嘴來罵你，糞吼卽可！」

不久——

藩裏卽起了「有人謀刺了東洋」的風聲。

這種風聲到底從何而起？到底是誰要謀刺東洋？完全無從知道。但是彌太郎知道，那須信吾很可能有份。當然，這是彌太郎的直覺，但是東洋在信吾面前放屁的事逐漸傳了開來，信吾自認這是奇恥大辱，很可能產生了謀刺之心。

這種風聲傳開之後，當然有許多下橫目採取了行動，彌太郎自己更是小心翼翼地四出探索。

但是，彌太郎的估計錯誤了！

藩裏打算刺殺東洋的，何止是檮原村的一個鄉士？這個謀刺集團，不是五六個人的小集團，而是兩百個人左右的大集團！這兩百人當中，除了少數幾個人之外，都是鄉士、村長、地下浪人等身份較低的武士階級。密謀的中心設在城下田淵的武市道場中，領導人當然是塾師武市半平太。

——原來是田淵町！

彌太郎恍然大悟。

低身份的武士們聚集在此，討論有關事項。領導者武市半平太也不斷和長州藩的激進志士保持聯繫，爲倒幕（打倒幕府）而努力活動者。

武市半平太是個着名的劍客，在江戶時，還當過鏡心明智流桃井春藏道場的塾頭，他是個孚衆望的人，土佐七郡的每個角落，都有人前來討教，那須信吾就是其中之一。

朱鞘、直刀、長刀

這便是武市門下，以及「土佐勤王黨」的裝束，藩當局看在眼裏，也拿他們沒辦法。

彌太郎雖也身爲低級武士，可是並不喜歡這批人，他

覺得這批人粗魯而無禮，只學到了武市的表面，是一批熱狂盲目的「天皇信徒」。

事實上，除了武市本人之外，他們這些人是否眞正崇拜天皇……彌太郎心中，眞是疑問重重！

這些土佐鄉士心中都有奇怪的感情，他們對藩主山內家都有極度的憎惡。這種憎惡的感情在土佐的每個鄉士家歷代相傳，到目前爲止，已經有兩百多年十幾代了！

這種憎惡，幾乎已經成爲種族仇恨了！他們當中沒有一個人自認爲是山內家的家臣，而都以長曾我部的武士自居！這種情形，在日本再也找不出第二個。

他們的祖先，都是長曾我部的武將，長曾我部戰敗之後，山內家以戰勝者的姿勢，接收了此藩。

因此，山內家可說是入侵者！山內豐在關原大戰中獲勝，從遠州掛川六萬石的小藩一躍而獲得土佐這個大藩。山內接管土佐之後，所用的官員，都是從本藩帶來的武將和家臣。

長曾我部的遺臣們被迫歸農，雖獲得「鄉士」的身份，同樣是藩士，但是鄉士們却備受上級武士的歧視。

山內藩主剛入藩的時候，鄉士還常常發動叛亂，但每次都遭到失敗。最後一次，藩主在浦戶灣海濱設了一個陷阱，進行了一場大屠殺。當時山內家通令全藩的鄉士以一領具足的武裝參加（一種武裝），鄉士們都以爲要舉行摔角比賽。一些對自己體力有自信的人，不遠千里而來，花了兩三天的行程，來到了浦戶海濱。

山內居然在周圍埋伏了鎗隊，命令一下，一起射擊，有的當場死亡，逃進水裏的，也被船上的槍刺死。死於這次事件的，有一千多人。從此以後，鄉士們覺得害怕，只好收斂一些。但是對於藩主憎恨的情感，反而更深了。現在幕府的權勢漸漸動搖，鄉士後裔們更是彼此相傳。

「我等不是山內的家臣，而是天皇之臣」。

這也是很自然的趨勢。

「也不過如此！」彌太郎經過冷靜的觀念之後，這麼想道。

這也難怪，岩崎家雖同樣是鄉士出身，但他們的祖先並不是長曾我部的遺臣。他們的家徽是「三蓋菱」，是戰國時代長曾我部攻滅的安藝氏之遺臣，故與山內家沒有什麼深仇大恨。

不久之後，東洋又召見彌太郎。

東洋的公館位於帶屋町第一條街，因爲不是世襲的家世，房屋的規模並不大，但自從任參政之後，一再改建，現在已極其華美壯觀了。

東洋平日生活也很豪華奢侈，平素懷中都藏着珍貴的麝香，衣服也都是上好的絲綢製品。腰際所配的兩刀，裝飾精緻，戴起來派頭十足，宛如一位諸侯。當時土佐城下的民謠中，還提到了他：

吉田元吉圓大頭
穿紅戴綠多神氣

意思是說，東洋雖是個兇悍的高官，却也很愛漂亮。

「彌太郎！聽說田淵町的那些傻子想殺我，是嗎？」

東洋一見了彌太郎，劈頭就問。

「小的不敢說是事實，因爲田淵町的保密功夫到家，無法做詳細的刺探。」

「那些人能做出什麼事來？眞有那麼大膽的人，敢殺一國的參政嗎？」

「……」彌太郎不敢說話，前年連幕府內閣的大老都在櫻田門外給刺死了，這還有什麼不可能呢？時代的潮流如此，誰也不敢保證。但是一看到東洋那傲慢的表情，就什麼也不敢說了。

他們的談話僅止於此，但是告退時，東洋却給了他一筆錢，彌太郎有點莫名其妙，却又不敢發問。

——這筆錢……？這位大人實在高深莫測！

彌太郎最近才成了家，娶了一位叫喜勢的女子，因爲鄉下還有老母必須奉養，故生活很清苦。東洋或許認爲自己生活太苦了，所以送了這筆錢，彌太郎這樣想着，所以將錢托人送給了鄉下的老母。

但是，十天之後當吉田東洋再度召見彌太郎時，却問道：「怎麼樣，有什麼有趣的消息沒有？」

彌太郎此時才恍然大悟，原來上次給的那筆錢，是讓他加強偵察用的——說不定是要我僱個秘探去行事吧？

「至今還沒有什麼動靜！」

「哦？……」

東洋雖然沒說什麼，但彌太郎有點不安。接着，東洋拿出了一把左行秀鍛造的名刀，舞了一下說：

「這是最近買的，你看如何？」

這把刀直而寬，刀形豪壯，不過以東洋的身高來說，刀身有點長了，足足有兩尺五寸長。

「哼，那些人要是來了，就用這把刀解決他們！」

「是的……不過，我想是否用一個武藝高強的人……」

「你以爲我如此膽怯嗎？」東洋這樣說，着似乎無所謂，但是彌太郎知道他很在意，否則爲何多備這把刀？

不過，東洋生性要強，每天登城下城，仍只帶着一位隨從和一位侍履小童，毫無加強戒備之心。

彌太郎的妻子喜勢有一位叫伊予屋五兵衞的遠親，在田淵汀武市塾附近開了一爿筆墨齋；彌太郎這天來到了這裏，半軟半硬的對店主說道：

「請將貴店樓上的小倉庫借我用幾天……」

然後就搬進去住了將近一個月。在這個小閣樓上，可清清楚楚的看出武市塾每天進進出出的是那些人。

每天來往的人數相當多，約有二、三十人；那位在佐川鄉見到過的年輕人田中顯助，也是其中之一。這個人大概已搬入市區來住了，穿着綉有家徽的衣服和小蒼下袴，較以前整齊。

每隔幾天，那須信吾也會來一次，每次都穿着旅裝，行色匆匆，肩上扛着長槍，臉上手上都戴着護面和護手。聽說那須每次都是花一天的工夫，從檮原村跑來的，這些路程，平常非要兩天不可。

一個月之後，店主人五兵衞可能也猜到了是怎麼回事，對彌太郎說道：「我還要做生意，你也就得太久了，該走了……」

一方面武市塾是這伊予屋的老顧客，再一方面，彌太郎半文錢都不付，使得五兵衞不得不下逐客令。

但是彌太郎也不得不懷疑，五兵衞很可能去告了密，因爲第二天晚上——

彌太郎剛走出伊予屋不久，來到彌名寺的牆角時，背後突然有人叫道：

「喂！」

彌太郎是個幹練的人，但是武藝却不行，他知道這一回是中了埋伏了，立刻想跑，但已有人擋住了面孔，用黑布蒙着面孔，一步一步向他逼近……

眼看着就要完了，彌太郎情急生智，拉開嗓門大吼：

「失火了！」

在日本，一喊「失火了！」就是睡夢中的人也會立刻驚醒奪門而出。果然，已有不少住戶拉開了門戶，圍住彌太郎的黑影立刻一哄而散。

彌太郎總算死裏逃生，但也給嚇壞了。

——這種秘探的工作眞不是人幹的！

彌太郎愈想愈划不來，如果連命都給丟了，那什麼也不用談了，固然東洋對自己提拔有加，自己才能從一個地下浪人變成鄉士，獲得「下橫目」的職位。不過，彌太郎本身對仕宦一途並沒有什麼興趣，他的野心是在商業方面。

「喜勢！我們回井口村吧！」彌太郎一回家，就對妻子這樣說。只要有少許資本，便可做一樣一本萬利的生意

。土佐盛產樹木，但藩裏規定爲藩的專利，不准人民砍伐，但若能在山中盜林，細成木筏，順流而下到土佐洋下游，便可在大阪暗地出售，利益之厚，足可令人稱羨。當然，這是以生命做爲賭注的買賣！但是，同樣是賣命，還是去賺錢比較值得。

——把我的鄉士資格賣掉，就有資本了！

計劃未定，東洋又派人來召他了。

彌太郎來到東洋公館，等東洋下城，一直等到深夜，才聽到「主公回來了」的傳呼。下人照例打開了大門，依照慣例，家中的人都必須排成一列，在門口迎接。

彌太郎在玄關外潮濕的土地上跪坐着，抬起頭來等着。東洋以提燈小僮爲前導，走了進來，一走近彌太郎時，突然跳了開來，這一瞬，刀已出鞘！

「啊！小的是岩崎彌太郎！」

彌太郎趕緊大聲說明。

「我早知道了！」東洋或許想掩飾自己的窘迫，皺着眉頭說道，一面把大刀收進刀鞘裏去。

進屋之後，東洋又恢復了常色，對彌太郎細說藩廳裏所發生的事情。

原來，武市半平太親自求見東洋，且「抱着必死之心而來」。

這位武市半平太可說是土佐藩的地下政黨領袖，至少有兩個蓋白印發誓入盟的盟士。不久之前，曾在江戶與長州藩的久坂義助、薩摩藩的華山資之等人，於麻布長州藩邸密會，訂立了「各自回藩說服藩主，整頓藩論，明年約期進京，爲勤王倒幕而發動義舉」的「三藩密約」。不過，這個密約因爲三藩的情況不一，無法順利推行。

武市歸藩之後，就着手進行說服東洋及其他世襲家老及大目付（監察官）等的工作，力說他們舉藩勤王。

可是，藩中這些上階層人士却嘲笑武市「是個天皇迷」而不予理會。這一次，武市終於抱着死諫的決心，來向東洋進行說服工作。

「啊！原來是瑞山先生，難得！難得！」

東洋一見武市，不覺眉開眼笑，這個人無論是劍術、常識，均爲常人所不及，正是這位家老所愛的有爲之士。同時東洋對詭辯之術特別喜愛，歷來與他辯論過的人，無不俯首稱臣。

在辯論中獲勝，是東洋的生平快事。

辯論立即展開，武市認爲當今之日本，德川幕府已經是毫無用處的冗物了。

「你說這話是爲私，並非爲公」東洋笑着說：「不可以拿讀詩的眼光來看歷史！日本的上古史暫且不說，自從

有了文治之後，沒有一個日本天皇親自治理過國家……」

東洋以他最拿手的日本史爲盾，且不時提出武市最討厭的人物予以刺激。

「也許你會不高興，不過，像利尊氏（足利幕府之租），才眞是個大人物！」

果然，武市聽了這些話大爲激怒，東洋又趁勢說道：

「瑞山先生可知道天皇身邊那些公卿們是何等人物嗎？把政權交給那些人，瑞山先生眞會放心嗎？我想不至於吧！」

武市還未開口，東洋又接着說：

「我們山內家因爲在關原一戰中有功，從遠州掛川的一個小諸侯一躍而成爲大諸侯，由德川手中接受了土佐這一藩。同一關原之戰中打敗而被滅封的長州藩以及雖未敗北，却也受盡屈辱的薩摩藩，對德川家自然滿懷憤恨。已經有兩百多年了，好不容易遇到這樣的潮流，出現了什麼尊王倒幕的口號，企圖報負。我身爲一藩的參政，怎麼可以和這些人同流合污？……」

議論持續了好幾個小時，武市終於踢翻了座墊站起來！不錯，這一場口舌之戰東洋贏了。

「就是這麼回事！」東洋十分得意地添上了最後這一句。

——這個人遲早會給刺死！

彌太郎在燈下望着東洋，忍不住這樣想，東洋的印堂發黑，已浮出了不祥之相，難怪剛才看見玄關前的人影，會被驚的長刀出鞘。這不是一種預兆嗎？

武市鐵青着面孔回到了田淵町，道場內已有二三十個門徒聚在那裏，大家迫不及待的問着：

「結果如何？」

武市將辯論的經過詳細的說了，當他提到最後東洋提到關原之戰時，門徒的臉色都變了！

「這不是公然的污辱我們嗎？」

在關原之戰中吃了敗仗的，豈止是長州藩、薩摩藩？長曾我部也是其中之一啊！兩百多年來吃着粟飯的，豈止是長州、薩摩？土佐鄉士才眞是受害者啊！

「既然東洋這樣污辱我們，看來，這土佐藩才眞正是我們祖先歷代以來的仇人！」

原來武士一直以爲東洋不同於別的家老，因爲別的家老是世襲的，東洋乃是半路出身。沒想到一旦裸裎相見，却是如此這般令人失望。東洋的家系是長曾我部老臣吉田大備之後。山內家入主土佐藩後，所起用的長曾我部遺臣極少，東洋即是這少數家系之一。

事實上，東洋的出身和武市一夥相去不多！

——看錯人了！

也許就因爲東洋出身和這夥人相同，故在東洋拒絕和嘲諷之下，覺得他是一個叛徒，不可原諒！

武市心中充滿了複雜的怒氣。

——如果東洋的家系不是重臣之後，而是一個鄉士，也許會成爲一位傑出的志士！兩百年來，吉田家未免吃得太好、穿得太暖了！

更何況，現在的東洋是藩主前面紅極一時的重臣，榮運之極，無論是藩主本人或已退隱的上代老藩主，都尊稱東洋爲師，叫他「東洋先生」，從不以主公之位自居。受到藩主如此優遇的東洋，那會被鄉士們的「愚見」所動搖呢？

——殺吧！

武市終於下了決心，還是除了他，以免後患。

於是，武市從田淵門徒中，選出了八名刺客，分成三組。第一組是以領心明智流尙未出師的高手岡本豬之助爲主的兩個人。第二組是以同流的出師高手島村衞吉（後來在土佐勤王之役中切腹）爲首的三個人。第三組便是那須信吾、安岡喜助和大石團藏。

每組刺客都很有耐性地調查東洋的動靜。

文久二年（一八六二年）四月八日。

這一天一早就是個陰天，傍晚時分，下起雨來。

「喂！」有個人在家老深尾府邸內長屋的門上敲着，裏面的人趕緊出來應門，來應門的，正是田中顯助。

一開了門，一位全身穿着蓑衣的人走了進來，原來，這是那須信吾。那須信吾的頭髮已經長了，正結成他喜歡的大髻，前面剃成了「土佐勤王式」。

「有什麼急事嗎？」

「今晚要動手！」

那須信吾笑着：「行動之後，我必須離開此藩，到伊予藩去，預備京都起兵之事，所以有事拜託你……你明天拂曉到行事現場去，如果知道事情已成，就立刻到長者村去，向我們歷代的主公深尾鼎大人通報一聲，他一直受東洋的排斥壓擠，聽到這個消息，一定會很高興！」

田中顯助一面聽一面點頭，等他說完，問道：

「那叔叔的岳家呢？他們是否知道你要棄藩而去呢？」

「沒告訴他們！」信吾開朗的說，他和爲代已經生下了孩子了。

「連妻子和兒子都不要了嗎？」

「大丈夫之道！」那須信吾毫不在乎的說着。

後來信吾的岳父那須俊平知道此事之後，非常吃驚，起先很恨信吾，後來自己也丟下了孫子和女兒，逃離了藩界，躲在京都長州藩邸裏。雖是個老年人，也參加了倒幕運動，在蛤御門之役中陣亡。

「埋伏的地點呢？」

「帶屋町……但是，那地方是那個下橫目彌太郎出沒的地方，不可大意！」

那須信吾說完這些話之後，反身走入了雨中，消失了身影，田中顯助也關緊了門。

這一天，岸崎彌太郎不當班，整日都在宿舍裏休息，但是總有惴惴不安之感。

彌太郎知道東洋今天有「日本外史」的進講課程，必須晚一點才能下城。這門課正講到「信長記」中本能寺黨變一事（織田信長在此事變中，被叛臣明智光秀所弒）。東洋曾對彌太郎提過此事。根據東洋的記憶，織田信長被殺時年四十七歲，東洋今臣正好也是四十七歲。

——這種巧合是偶然的！

彌太郎雖在心中這樣安慰着自己，但總是定不下心來。想了想，終於站了起來，

「喜勢，我出去一下！」

「唉呀，你這個人，外面下那麼大的雨，而且你今天又不當班。」

「想起公事來了！」

彌太郎把衣服一件一件的穿在身上，喜勢幫他拿着帶子，一面又說：「你不是說要回井口村嗎？這件事怎麼了？我眞希望回鄉下去！」

「嗯！……」

彌太郎表情很沉重，從喜勢手上接過了脇差，沒有再說，這件事一直掛在心上，但是總沒有機會跟東洋提起，而且實在太難以啓齒了。

「不是我不守妻子的本份，愛管你的事，不過，做個下橫目，實在不適合你！」

喜勢知道彌太郎是個不善奉迎的人，他今年已經二十九歲了，再繼續做個下橫目，也還是個鄉士，毫無前途可言。

——做這種小官，眞沒出息！

彌太郎自己也這樣想，但是他不想參加武市那一黨，去做那種盲目的行事，而且，他們也不會接受曾受東洋栽培的人。

「算了，這個士籍我不要了！」

心念一定，彌太郎立刻有了輕鬆的表情，把剛剛插在

腰際的大小二刀取下來，隨手一丟。

大約過了一個時辰。

雨勢愈來愈大，據傳這個晚上，城裏本堵邊的樹林裏，杜鵑鳥的啼聲不斷，十分淒厲。

殿中的講課結束之後，藩主還賜酒宴，酒宴終了，已是豕時（約十點左右）。

和東洋一起走出城門的，有福岡藤次（雖爲上士，但後來在藩內支援勤王黨，明治後改名爲孝弟，封子爵），後藤兔二郎（後爲參政，明治後封伯爵）、由比猪內、市原人左衞門、大崎卷茂等五人。

在學術上，各個都是東洋的門徒，也是深受東洋提拔就任顯職的年輕武士們。每個都仿效東洋，穿着華服，宛如王公貴族。

「師父，您今天御前的講課，講得眞好！」

福岡藤次這樣說，其他的人也隨聲附和，事實上，當東洋談到織田信長臨終時的一段，眞是淒慘不堪，聽的人彷彿如見其景。

雨仍不停的下，經過小門前，從城塚往南走。後藤象二郎的家先到，接着便是由比、市原的住所。

後藤不安的停住了脚：

「伯父！」後藤與東洋有親戚關係。

「這樣好不好，我們一起送您到府上大門口吧！」

「不必了！」東洋大聲笑着說：「這個城下總不會有明智光秀吧？」

灣進帶屋町的十字路口，五個門徒都已經不在了，跟着東洋的，只有一位侍從和一位提燈小僮。東洋自己撐着雨傘，道路非常泥濘，木屐不時的陷入泥漿之中。

帶屋町第一條街的十字路口有家上士宿舍，大石團藏就躲在這個門邊，那須信吾則緊靠着牆站立着，上半身是赤裸的。對門宿舍的門邊有安岡家助，穿着武服，打着赤脚，彷彿戰國時代的戰士們那般勇猛。

來了！

安岡家助準備拔刀，手握着刀柄，一呼一呼的數着自己的氣息，等東洋的提燈一出現，猛吸一口氣，跳了出去！

一刀砍下了燈籠！

安岡退刀，他的任務只到此爲止。那須信吾此時已舉着大刀飛奔過來，一邊高喊着：

「元吉大人！爲了國家要取你的頭！」

大刀迎面砍了下來。

東洋用撐開的雨傘接刀，用力的將信吾的刀彈開，同時也拔刀來……右肩似乎已受了傷。

那須又往前砍下第二刀，這個人晚間也能看見東西，這可能是鄉下武士的異稟吧！

東洋生長在城下市區之中，夜晚只是一個令人迷糊的黑暗，根本無從知道敵人的刀是從那裏來的。

東洋又爲了無法自在的鬪劍而生起氣，忘了夜間比鬪時不可出聲的禁忌，大聲吼道：

「何方狂徒——？」

聲音一出，那須的刀已撲面而下，發出劈空的聲音。東洋身形一幌，逐漸往下倒，大石團藏及時也補上了一刀。

東洋一伏在地上，安岡立刻刺上他的喉嚨。

那須信吾割下了頭。

大石團藏用自己的丁字帶包起了頭顱，原來是打算買塊白漂布的，但是，却沒有一個人有錢。

割了頭，大家立刻退到預定的會合處——市郊田埂邊的觀音堂去，但是，一路上野狗們跟在身後，想要啃那個頭顱，怎麼趕也趕不走。

「眞是煞費周章！不過總算把頭顱安全帶到了！」

他們將首級交給了等在觀音堂的同志河野萬壽彌（後來的敏鍊，明治中期任商務大臣），然後就連夜翻山越界出。

岩崎彌太郎奉命與另一位下橫目井上左一郎追拿兇手，兩人察明那一羣人正潛入位於大坂長州藩邸，但是彌太郎對井上說道：

「京都和大坂已經是尊王攘夷派的巢穴了，京都所司代（幕府欽差）、大坂城代（同上）的力量都無法制服，我們還是各奔前程吧！」

但是井上不聽，岩崎只好獨自回藩，立刻放棄了士籍。

井上佐一郎單身留了下來。當年八月二十二日晚上，被武市黨人岡田、以茂兩人巧妙地引誘到新齋橋頭，痛飲一番之後，在回途右衞門町河岸時，岡田從背後扼住了井上的脖子，將屍體丟進道頓堀川中。

郎五小的遁善

「昌念寺裏有個奇怪的食客！」

妻子昨天這樣告訴他，當時堀田半左衞門只是抱着：「寺廟嘛，少不了會有食客！」的想法，回了一句之後，一點也沒掛在心裏。

堀田半左衞門是但馬出石藩的槍術教頭，俸祿五十石，在此藩中，以人格高潔著稱。

但馬出石這個地方，是仙石侯（食邑三萬二千石）的城下市區，戶數約有一千。

出石川流過市區，河邊住有許多商家和農家，其餘的，就是一座城，以及但馬一帶到處可見平凡無奇的山，昌念寺位於市區東北。

幾天之後，堀田半左衞門到昌念寺去。

他常去，因爲寺廟住持是他的棋友。

走進禪房，一個男子正與住持聊着，見有人來了，半個頭也不點就走了出去。

「住持，他是？……」堀田在棋盤上放下一顆棋子。

「他嗎？……」

——住持是否有難言之隱？

「是一位寺董介紹來的，暫居在此，看來是個不願意讓官府知道的人，我沒有多問，連他的名字也不知道。」

堀田一看那個人的眼神，就知是個武士；中等身材，肌肉結實，看來機敏異常。

——是個武藝高手！

決不是平常的武術家。因此他感到興趣，否則，堀田決不是一個喜歡探人隱私的人。

過了幾天，很意外的，那個昌念寺的食客，竟在城下市區一個叫做「廣江屋」的商店裏，忙忙碌碌的工作。

——奇怪？

堀田站定下來，他知道這家店的老闆甚助是個天眞的人，堀田跟他很熟。這個人時常到京師去購買布匹，然後挑到附近的武士宿舍處去兜售。

「甚助，天氣很涼了！」

眞的，這個元治元年（一八六四年）的夏天，實在熱得太不像話了。

「是的！」

甚助一說完，便飛也似的在馬路上跪了下來，喃喃的謝着天上的神明。這個人才廿來歲，但是頭頂已經開始禿了，滑稽的面相看起來有點可憐。

「甚助，你請了幫手嗎？」

「不，是個過路人，聽說是個農人——」

「農人？那臉上怎麼會有護面罩的擦痕？」

「不可能，不可能，」甚助連連的搖頭，看他的樣子，眞像一隻想把小貓藏起來的母貓。

——咦？甚助不就是昌念寺的廟董嗎？

這天以後，那個人就在城下市區消失了踪影。

可是，有緣就是有緣，躲也躲不掉的。

出石藩的槍術教頭堀田半左衞門在二十天之後，第三度遇到了那個人！

地點是出石再過去，經豐岡往北走五里的但馬城崎郡湯島村（現以城崎溫泉而知名，當時也算是個繁榮的小鎭，面臨豐岡河口亂石滿佈的河邊，是個溫泉區，約有六十家旅館。）

堀田來到了一家叫松本屋的旅店（現名葛屋），這是座寬十二尺左右的兼營旅店的農家，女主人是個老媼，名爲阿松。

幾年來，堀田每個月最少告五天的假，到此處來泡溫泉，以治療長年不癒的疝氣。

「請開門，是我——」堀田站在暗暗的泥地房裏，旅店的女兒阿瀧迎了出來，在門檻邊跪着行了個禮，說：

「啊！歡迎，堀田大人！」一張臉驚慌得可愛。

「是啊，我是堀田，廂房空着吧……」

「不，不，已有人住了！」

「哦？眞不巧！」

「剛好有個遠來的客人住在那裏！」

表情嚴肅，似乎一點也不肯讓步。

——這個女孩子，是個女人了！

堀田現在突然有了這種感覺，看樣子對方是這個姑娘的重要客人。

堀田被帶到正屋裏的一個房間去。將這邊的紙門打開來，就可以看到院子那頭的廂房。

堀田整整住了兩天，那邊的紙門連一次都沒有打開過。

——這樣不是要給悶死了嗎？

這家旅館裏沒有溫泉設備，要洗溫泉，必須到鎭上去，但是，堀田也沒有在那裏遇見過那位神秘客。

一直到第四天，才打開了紙門。自然地，和堀田的視線相遇了！

「啊！原來是你，我們可眞有緣！」

堀田滿面笑容的打招呼。

神秘客以警戒的眼光不斷地注視着堀田，也許是堀田忠誠老實的笑臉使他解除了一點警戒心，不自然地笑了一下——這實在是連男人都會着迷的表情。

「來下盤棋好嗎？」

「好啊！」

神秘客關上了紙門。

晚餐後，堀田和神秘客圍着棋盤對坐着。下棋時，神密客沒什麼表情，他的棋也太公式化，也太愼重，堀田有生以來，從沒有下過如此乾燥無味的棋。

阿瀧常常進來，不是端茶，就是端糖菓，照顧得很殷勤，但是她和神秘客對視的眼神，決不尋常。

——這對男女，似乎有過……

這兩盤棋，堀田都輸了，輸得乾淨俐落。

這期間，神秘客連一句閒話都不講，也沒有報上姓名。

——好傢伙！

第二天，堀田問阿瀧說：「他是誰？」

阿瀧沒有立卽回答，洗思了半天，才吐出滿懷心事一般的說着：「堀田大人！小女子相信堀田大人是位大好人，才請求你，請你不要告訴任何人他在這裏！」

只聽到他這句話，堀田更肯定了原來的疑雲，

——長州武士！

在這段期間裏，卽使是偏僻的出石藩，都貼有京都來的通告。

這才是一個月之前的事——

約有一千名長州藩在藩家老福原越後、國司信濃、益田越中三人的率領之下，武裝入京，意圖向朝廷強行伸訴，結果跟保衞京都的各藩之兵在伏見地方、御所內外及其他許多地方起了衝突。不用說，長州兵敗走散了，但是，市區八百一十一町却起了大火，光是民家，就燒掉了兩萬七千五百餘戶！

這個大事件之後，幕府嚴令查緝餘黨，會津藩、桑名藩，以及幕府直屬的新選組、京都巡廻組等劍客組成的團體，一見長州人就不由分說的捕殺。甚至京都北野天滿宮廟前的一對石獅子，也因是長州侯捐贈的，差一點就被會津藩士打壞。

在當時的時局之下，長州人等於就是叛徒了。

搜查的範圍自然不限於京都，還擴展到大坂、堺、京都北方的丹波，甚至但馬這邊，就是出石、豐岡、城崎一帶，只要是有旅舍的小鎭，都察的很嚴。

——如果他眞的是長州人，就助他一臂之力吧！

堀田半左衞門心裏這樣想着。

這只是一種單純的，對英勇逃亡的武士的同情，堀田這位槍術教頭，認爲當一個武士，就應該如此。

又過了幾天，堀田還是每天和神秘客下棋，愈仔細看，愈覺得他像個長州人，對方的容貌，正是所謂的「長州臉」，十分秀麗。他的棋風激烈，但是一點漏洞也沒有，這也正是傳聞中的「長人伶俐」之作風吧？

（水戶志士大橋訥庵爲了阻止自己藩中的過激派和長州人來往，曾說過「長州人伶俐，不可信，否則我方會上其當，而陷於苦境！」的話，此話後來傳了開來，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雖然如此，長州人却是頑固的，不知妥協，使人難以對付，這名男子的作風，正是如此！

有一天，堀田到神秘客所居的廂房去下棋，有一著棋正想悔棋，

「這一著請你多包涵！」堀田這麼請求着，可是，神秘客那堅硬的頭左右的搖擺着，堀田不由自主的說：

「不錯！你是長州人！」

說完後，心想不對，一看，對方却早已低下了頭，不讓堀田看到其表情。想像之下，這個人一定臉色發青。

「對不起！」堀田趕緊說：「不過，有一句話我必須告訴你，我堀田半左衞門沒有別的好處，唯一值得誇耀的，就是槍術和口德。再說，蔽人對兄臺一向都抱有好感，不會去告密的！」

「不，」對方又擺了一顆棋子，說：「我不是長州人！」

現在，堀田的善意反而成了多事，不覺湧起一股愠意

——這個人眞沒有意思，一點也不可愛！

後來的棋愈下愈無味。

第二天，堀田就回到了出石。不久，派在京都藩邸的鄰居橋爪善兵衞歸藩而來，到他家來問侯。

橋爪在上次的蛤御門之變中，正跟其他一批出石藩士在下加茂附近警戒，親眼見及激烈的市街戰。

「眞的，那長州軍眞是來勢洶洶，厲害極了，一個個頭也不回的從御所的三個門殺進去，我一時還以爲幕府恐怕要完了！」

「那些長州將領後來都怎麼了？」堀田忍不住要多打聽一些。

「三位家老都敗走回藩去了，英名遠播的來島右兵衞，兇悍地殺進蛤御門，會津藩的守備一時崩潰了下來。可是不管怎麼說，幕府的軍隊太多了，不久，薩摩兵來支援會津藩，他就在槍戰中中彈死了。軍監久坂玄瑞，入江九一，寺島忠三郎等三人均切腹自殺。事變後，在鷹司卿府邸內發現他們的屍體。浪人首領眞木和泉守也在天王山自盡了！」

「其他還有人嗎？」

堀田腦海裏浮起了那個神秘客的影子，從他的氣質儀態看來，決不是個等閒的武士。

「沒有了嗎？」堀田實在不死心。

「有，有個長州藩駐京都的大人物，專職掌藩邸的外交事務，事變後就不見了，會津藩和桑名藩都拼命在找他！」

「叫什麼名字？」

「桂小五郎！」

「哦？」堀田半左衞門不認識。

「市內有他的懸賞畫像，年齡大約三十，中等身材，鼻樑很直，眼睛清澈，我見過他一次，是個英俊的美男子！」

——啊！他就在城崎！

堀田差一點就叫了出來，終於還是忍住了。

橋爪善兵衞調駐京都藩邸雖然才一年，而且是他藩的藩士，但是對桂小五郎很熟，曾說過：

「老桂那傢伙，實在可以靠他的劍吃飯！」

據說，桂小五郎曾在江戶三大道場之一的齋藤彌九郎練兵館中當過教頭。要當該館的教頭並不簡單，若能當上，表示其劍術非比尋常。

桂小五郎離開江戶之後，接他缺的，是叫渡邊昇的人（肥前大村藩士，後封子爵）。他曾將護腰竹筒綁在松樹

幹上，用竹刀去砍破，這是每位教頭的練打方式。

「桂小五郎實在伶俐無比，在江戶時，土佐藩的老公（藩主之父）曾看過老桂的比劍，嘆道：那傢伙是不是一隻蝗蟲？結果全江戶的劍術圈裏，都叫桂小五郎爲蝗蟲」

這位蝗蟲桂小五郎就在京都消失了。

期間的消息，橋爪不得而知，不過，筆者是知道的。

——桂小五郎在事變當天，也就是巷戰開始之前，的確還就在河原町的長州藩邸內。

蛤御門之變可說是反動性的事變，這是長州藩從「禁門政變」以來，首次在京都舉事。三位家老率兵，要以武力說服朝廷，甚至企圖討伐其政敵會津藩主松平容保、薩摩藩的島津久光。但是，身爲長州藩駐京都代表的桂小五郎，個性行事一向愼重，一直反對武裝入京。因此，當長州軍以三方包圍京都時，桂小五郎連脚都沒有跨出門檻一步。

駐軍於嵯峨天龍寺的來島右兵衞甚至派使者到桂小五郎那裏，責罵一番：「桂小五郎，你是長州武士羞與爲伍的膽怯者！」

長州兵終於在京都發動，在這次戰事中，幕府一方動用了三十藩的兵力，對位於河原町的長州藩邸（京都大坂飯店原祉），是由加賀藩來執行包圍任務。

——桂小五郎一定在裏面！

當加賀兵一湧而入時，桂小五郎早就逃走了。他像一條老鼠一般，動作輕快的逃入了對面的對馬藩藩邸（河原町三條，現在的天主堂）了。當時人們還以爲：

——桂小五郎能七十二變嗎？

桂小五郎飛天遁地的逃亡生涯，就這樣開始了！

桂小五郎逃入的對馬藩邸，也被認爲是長州藩的一丘之貉，因此，幕府軍也包圍了對馬藩邸，桂小五郎不得不連夜逃出。

——這傢伙是人還是鬼？

警衞門大驚失色。這也難怪，桂小五郎簡直神出鬼沒。

桂小五郎就如此地逃向他有衆多親友的鳥取藩邸（中立売通堀川）。此時在伏見方面響起了砲聲，這是幕府和長州之間展開了一場激鬪。

當桂小五郎逃入鳥取藩邸時，也正是該藩接到幕府嚴命必須立刻出兵相助時。

「你不是老桂嗎？」

全付武裝的鳥取藩士田島（或者是河田佐久馬）詫異的問。

「是呀，我有話跟你說。」

田島不得已將他請入一間房內，桂小五郎就央求他：

「正當危急存亡之際，希望貴藩和長州藩合力共襄盛舉……」

當然，鳥取這方只能置之一笑。

其實說來可笑，幕府方面的兵力已多至三十藩，而亂軍僅僅一千人而已，連三歲小孩也看得出來何方會敗。

「對不起！老桂！我們藩裏的兵力大都調到上加茂出陣去了，我必須立刻趕去，現在沒時間跟你討論這些，而且你的話太沒頭沒腦了！」

「我知道！」

桂小五郎也知道他的話太唐突，但是，他講那些話的目的並不在此。

「老桂！我要趕時間走了！」

「眞的！貴藩在上加茂布署嗎？既然如此，等你到陣後，希望能在營中和大家商量商量吧！」

「在陣中商量？」

「對，我暫時借貴藩邸等幾天，等你送好消息來。」

「在這裏等？」

「對，暫借光一下！」

不久，鳥取藩邸除了少數看守人之外，都走光了。

對桂小五郎來說，這眞是大好良機。同盟不同盟是另一回事，只要躲在幕府這一方的藩邸中，追察的眼線就不可能察到這裏來。

天亮的時候，有三百名長州軍，往中立売御門方向走去，路過鳥取藩邸，聲響極大。

可是，桂小五郎並沒有出來。這個聰明人非常清楚，只要參加了長州軍，就非戰死不可。

不過，留在鳥取藩藩邸的藩士，實在看不過去了，就說：「桂大人，剛剛你的同志們走過去，你爲何不加入，是害怕了嗎？還是脚痛了？」

這樣的諷刺，桂小五郎自然聽不下去。當然，上加茂的鳥取藩陣中不會有好消息傳來——

——於是，公（桂）逸出。

他的確像被趕出來一般，逃離了鳥取藩邸。

在「松菊木戶公傳」（木戶公傳記編纂所），曾有記載：

——公遂蹶然而去，欲求死所，與衆走向堺町（御門）而去。

剛好此時，

——戰酣，砲聲轟天地，公瞬間躊躇，但仍單身奔向堺町。時，長州兵敗走，火焰大起於鷹司邸。

長州軍終於被粉碎，幕府軍也開始掃蕩長州兵。

桂小五郎在此期間，可能在戰場徘徊了一陣。木戶孝允（桂小五郎）的自傳中有此記載：

——故而回歸朔平門附近……（中略）……觀察闕下情形，曾夜至天王山（長州軍的陣地），及至伏見，聞天王山兵散，悵然若有所失。

（萬不得已。）

於是再次回到充滿着幕軍的京都。

這就是桂大膽的地方，也是其逃逸自如之處。從伏見到大坂之間，幕府佈下了天羅地網，要抓長州兵。於是他逃入市中八百町燃燒不止的京都，比較能混過去。

這時，桂脫光衣服，大小兩刀也丟了，將頭上的「月代」（頭髮上空的地方）遮起，又在臉上塗了黑墨，又在身上塗了馬糞，看起來是個十足的轎夫。

這段插曲沒有記入。當桂小五郎來到墨染附近時，看見一個轎夫，覺得此人甚爲面熟，於是睜眼看去。對方也微微一笑，原來，此人是同藩的廣澤兵助（後來的眞臣，維新後任參議員，四年後遭刺身死，政府封其遺子金次郎爲伯爵）

但是此期間的消息實在眞假難分。

再說——

在京都清水新道，有個叫牢谷的地方。據傳這是——古時候是惡士兵衞景清被關之地，五六百年之後，變成了乞丐的巢穴。

桂小五郎就藏在牢谷，每天站在三條橋下，當做他的地盤。

這條街上有五六萬災民，非常混亂。在他藏身的五六天中，桂小五郎留下了好些傳奇。可是，在「幕末防長勤王史談會」中，得當太郎氏的「史談」中，却提到了「本案最近史實」的一件事：

在此故事中，出現了一位叫千鳥的女子。

當桂小五郎還在當教頭時，江戶的齋藤彌九郎道場旁有位叫高橋盛的，聽說千鳥卽爲高橋之女。千鳥這位姑娘天天到道場去看桂小五郎教練，不知不覺的產生了感情。當桂小五郎到京都去後，她才發現自己已經懷孕了。這種事不能鬧大，只好偷偷地到奶媽家去分娩，得一男，取名爲彌太。千鳥爲了要讓小彌太和桂小郎見面，特地到京都去。但是事有湊巧，當天剛好是蛤御門事變之日，千鳥到處躲躲藏藏，變得和乞丐一樣。結果混進三條橋附近的難民中，像乞丐般過活。

這個時候，桂小五郎也在附近。

但是說也奇怪，他們兩人從來沒遇見過。

一天，千鳥靠在橋上，會津藩兵爲了掃蕩長州餘黨，

來到了這裏，其中有位叫小野田勇的，踢到了千鳥，千鳥不甘心，回撥了一下。小野一看是個姿色不惡的女人，動了淫念，欲強暴之。當時正是巷戰的次日，會津兵每個都有點異狀，這種事到處都發生過。

在附近的巡邏隊長秋月悌二郎，維新後在箱根塔之澤遇到木戶孝允（桂小五郎），曾向他提及此事。

千鳥向秋月表明她的身份，並說明她到京都的目的後，就氣絕身亡。（被遺下的小彌太，由秋月撫養）。

秋月向木戶提起此事，是明治七年的事了。但是當時只是由幾位側近人士記了下來，木戶本人並未對此事表示任何意見。

另外還有一個人在烽火中找尋桂小五郎。

也是名女子。

她就是三本木的幾松，是京都紅得發紫的名藝妓。也就是後來木戶公爵夫人松子。

幾松是若狹小濱藩士木唉的長女，本名叫松，幼年喪父，母親再嫁給御幸町松原的燈籠店老闆。

松子年才九歲，就到藝妓館當助手。她在當舞妓的時候就已才色兼備，不同凡響。十四歲時，繼承其師姊之名，成爲第二代的幾松。

她和桂小五郎認識，是在文久元年七月左右。這兩人的交情，已有四年之久，可說儼然一對夫妻。他們的家設在三本木，靠近長州藩邸。

元治元年七月十九日，破曉時分。幾松眼見對馬藩藩邸發出轟然巨響，接着熊熊大火燃燒了起來。幾松立刻跑到對馬藩邸去，找到了桂小五郎的親戚，管事大島友之助，向他打聽桂小五郎的消息。

「小五郎很有一套，我想他不會出事的。」大島友之助如此安慰幾松。

可是，事變後兩天，幕府找到了一個盔甲，上面有「桂小五郎」字樣。

「也許他早已死了！」大島這樣猜測着。

「不錯！這是他的盔甲！」

幾松冷靜地想了想。小五郎的軍用裝束都在大坂藩邸，並未放在京都，這可能是小五郎故佈疑陣，所以特地在盔甲上寫了名字，表示他已經死了。

不錯，桂小五郎很可能這樣做。

——他一定還活着！

曾經有一次，桂小五郎向幾松誇耀着說：

「我的劍就是士大夫之劍。」

「什麼叫士大夫之劍？」

「三十六計走爲上策！」

當桂小五郎做敎頭時，彌九郎的道場牆上，貼有六條通告，其中一條就是：

「兵（武器）爲兇器」

——一生不用武器，才是大幸！

彌九郎敎他的門徒：危急之際，儘可能逃走，因爲他是個徹底反對殺人的人。身爲彌九郎愛徒的桂小五郎，已經將他所學得的一切技術，都化做了「逃術」了！

他多方走避幕府的白刃林中，就像魔術師一般，在池甲屋三變時，此人即以他獨特的直覺，察覺出危險，而能適時的避難。在當天會集的志士中，桂小五郎是唯一的生存人物。

「我雖然一無是處，不過，逃是我的特技！」

如果「逃」也是一種技術的話，桂小五郎就可封祖師爺了！他實在有天份，無論那一個刺客，都無法佔他的便宜。因此，幾松向對馬藩的友之助說道：

「老桂一定還活着！」

「你怎麼知道？」

「我跟老桂那麼久了，這點還不曉得？」

於是，幾松在京都拼命找桂小五郎，一連找了好幾天，都沒有消息。但是幾松絲毫不放鬆，這天，她聽說京都的難民都集中在大津，心想：

「也許……？」

於是她來到了大津，狂找了一陣，但是，並沒有桂小五郎的影子，幾松非常失望，於是想找頂轎子回京都去。來到了郊外，一旁有整排矮小的破房子，住着一些貧民。

幾松看了一眼，有位乞丐端坐在草蓆上，一邊抽着煙，一邊往這兒瞧。幾松定了定神，幾乎無法呼吸——

這不是桂小五郎嗎？

又驚又喜，幾松口不擇言的問了句：

「請問，這附近有轎子嗎？」

這句話的確有點莫名其妙，荒郊野外，那來的轎子？

桂小五郎却面不改色，朗朗回答：

「我們這兒沒有轎子！」

「……」幾松都想衝上去了，但是，桂小五郎果然有他的一套，他用煙斗在地上猛一敲，幾松嚇了一跳，定在原處。

果然是一個不講交情的人！

桂小五郎打了個哈欠，把面孔別了過去，來個相應不理，但也似乎是說：不要過來！

幾松終於在大津找到了桂小五郎，但是附近閒人太多，無法靠近小五郎。

於是，幾松用她明媚的眼光瞄了瞄京都方向，再把視線抽回來——這是跳舞特有的姿勢和表情，表示不久之後，她會派人來接他。但是桂小五郎老是把臉別過去，不予理會。後來幾松回憶此事，說道：

「當時一方面覺得很高興，一方面又覺得那傢伙眞是可恨！」

幾松只好快快離開那個地方，找了頂轎子，趕回京都。在三條地方找到一個要回大津的老太婆，塞了點錢給她，請她帶封信過去——

「今晚，我在大神宮邊等你，有話跟妳說。」

當天晚上，小五郎來了，他的表情一如平常，絲毫沒有久別後重逢的喜悅，也沒有說一些懷念的話。

「你來得很早！」幾松說了一句：「快，換上這套衣服！」

那是一套粗棉破衣，還有一頂帽子。

桂小五郎搖身一變，成了一位明眼的按摩師了！

「我像按摩師吧？」

眞是一個奇男子！現在，這個人無論是姿態，走路的方式，講話的樣子……無一不像按摩師。可是，桂小五郎正經得很，笑都不笑。

「你非扮成這個樣子不可，否則就走不出去了！」

幾松強忍着不笑，這樣說。

當晚，小五郎就住在幾松家。他們原來商量好：第二天夜裏趁着人少離開京都到大坂去，然後搭船回長州去。可是，幕吏也沒有那麼簡單。這幾天來，幾松家附近，經常有人監視着。

「什麼？按摩師？」

起疑心的，是派駐在京都的政務委員佐佐木維三郎。這個佐佐木在這陣日子以來，不知砍死多少人。

「是的！剛剛進門去的，但是一直不出來！」

「這個按摩師以前看過嗎？」

「不，小的從來沒見過！」

「好，你們還是仔細守着吧！」

第二天下午，對面理髮店的老闆見一位按摩師從幾松家走出來，他一身旅行打扮，走得很快。外面的秘探也發現了，跟在身後。這個按摩師身手輕快，在巷子裏穿來穿去，沒有多久，就找不到他了！

佐佐木心想，這傢伙一定想由大坂回到長州，於是立刻通知各關卡，要他們留意此人。幾天後，

「眞奇怪！」那個秘探向佐佐木報告說：「那個按摩師還在幾松家裏！」

——原來他還在京都，害我們白忙了一場！

「我們剛剛看到他進吉田屋餐館去了，對面那個對馬藩的大島友之助好像也一起去了！」

又有人來報告。

「就去！」於是，佐佐木維三郎率領着巡邏隊馬上出動。

此時，桂小五郎和大島友之助，以及一些對馬武士正在吉田屋開懷痛飲。

「將來這個天下大勢會如何？」

大島這樣問。桂小五郎態度從容的回答：

「不久，幕府會向朝廷要一張討伐長州的聖旨，那時，我們長州就變成亂賊了！」

「亂賊？不至於吧？」

「你看着好了！其實我知道有很多公卿諸侯都有同情長州之意，希望你能請對馬藩多派些人打聽京都當局的去向，請你務必幫忙！」

不久，幾松和幾個女侍也進了屋子，開始了表演。

桂小五郎不是個善於交際的人，他的酒量沒有松下村塾出身的高杉晉作的一半，也不能像晉作一般唱歌、彈三弦琴。他也不能像久坂立端那般吟詩，又不能像品川彌二郎那樣圓滑高明。

他只是默默的喝着酒——他喝酒的表情甚爲沉重。其實桂小五郎並沒有什麼表情，他唯一的表情，是那會動的眉毛。桂小五郎的眉毛又黑又長，以男子來說，那樣的眉毛未免太長了。

也許幾松就是愛他這點。

「哦——小鳥多可愛！」

大島喝得有點醉了，來到了面臨鴨河的陽臺上。加茂河的三本木，自古以來就是聽鳥鳴的好地方！

「老桂！你聽！你聽！鳥兒在叫哩！」

「嗯！」

桂好像不怎麼起勁，可能想起了千鳥吧！

就在這個時候——

京都巡廻警探佐佐木拍噠一聲推開了吉田屋的大門，然後將紙門一扇扇地踢開，這一路一直踢到內屋去！

佐佐木抽出了三尺四寸長的大刀，大喝一聲：

「辦公事來了！」

手下的人也爭先恐後的踢開紙門，當他們踢開最後一扇時——

「唷？」

那不是幾松嗎？

幾松手上持着一把閃閃發光的扇子，正在房內翩翩起舞！大家面面相覷，說不出話來。

幾松隨口哼出了歌詞，美妙地載歌載舞，一面頻頻向佐佐木大姿秋波。

「你不是幾松嗎？」

佐佐木好不容易從喉嚨裏擠出了這幾個字。

幾松一邊舞着，一邊點了點頭。

「桂、桂小五郎那裏去了！」

——我怎麼曉得？

幾松也並沒有說出這些字來，只是搖搖頭表示她不知道，而這些動作巧妙地和舞蹈打成一片。

「你不知道？」

幾松收了收下巴，好像又肯定了一次。

「不要再跳了——」

佐佐木大叫了一聲，幾松沒有理他，繼續跳下去。

在幾松身後，還有幾個客人，佐佐木知道那些都是對馬藩士，難免有點顧忌，只好走了。

桂小五郎呢？

他翻過洋臺，跳往一丈多高的河下去了！

就這樣，桂小五郎再也沒有回過京都了。

據說他先到大坂去，有人說他在此時是打扮成賣藝人，邊唱歌邊逃亡，至於他在何處化粧，誰也不曉得。

第二天，幾松也結束了她在三本木的藝妓生涯，在大島友之助妻子的相送之下，到伏見、壽田屋之濱等地去找桂小五郎去了。

幾松也曾去過大坂，但沒有找到小五郎。事實上小五郎當時是在大坂沒錯，聽說他在今橋附近看到過幾松，但是沒有叫住她。

幾松本身不知道，有幾位密探老是跟着她。

同一個時候，新選組的主力軍也已到了大坂，一看見長州人就殺，連女人、小孩都遭殃。大坂市內處處都是幕吏，實在不是久留之地。

於是，桂小五郎來到了但馬出石。

幾松不知道，以爲小五郎回故鄉去了，於是從大坂去到了長州。

對藏在但馬出石城下廣江屋甚助屋裏的郎小五郎來說，但馬藩的槍術教頭堀田半左衞門，可說是最清楚不過的了！

堀田心想：「甚助好像常常到京都去，也經常出入對州藩邸。桂小五郎藏在他家，可能與這點有關！」

他的推論相當正確，甚助和大島友之助的妻子有些故交，她很照顧他。大島之妻曾對桂小五郎提起過：

「萬一不對，可以到出石去找甚助，甚助雖然是個賭徒，但却是一個俠義之人，很可信賴！」

所以桂小五郎想起了他的話，來找甚助。

甚助有個弟弟叫直藏，也是個講義氣的人。這對兄弟對小五郎敬愛有加，事事爲其效勞。

（明治維新後，木戶一有機會，就向這兩兄弟謝恩，兄弟兩在明治二年到大坂開了一家旅館，木戶每次到大坂，無論權貴們如何爭相力邀，都一概謝絕，一定住在兄弟倆開的店裏。）

堀田半左衞門後來得知松平屋的阿瀧已有孕，但桂小五郎已經不在城崎了。

不久之後，又聽說阿瀧流產了。

使堀田吃驚的是，小五郎不知何時又回到出石，在城下宵田町開了一家小五金行，改名爲孝助。城內人一直當他是甚助、直藏在京都帶回來的難民。

更有趣的是，甚助和直藏的父親喜七，比任何人都更喜愛小五郎，他曾說——

「你也知道我有兩個兒子；甚助和直藏，可是這兩個都嗜賭如命，不做正事。我老了後，那對寶貝還不知道能不能養我，如果你願意入贅，娶我的小女兒須美（後改名爲八重），將來我會出資讓你們開一家店，我老後，就全靠你們了！」

當桂小五郎告訴兩兄弟此事時，兩人都很高興，甚助還說：「你別看須美今年才十三歲，却很早熟，已經是個大姑娘了！」

桂小五郎就這樣輕而易舉地娶到了須美，因爲他娶的是廣江屋的女兒，開店時必須有新名字去登記，所以改了個名字。

須美百般的體貼桂小五郎，好像知道她的丈夫身份特殊，不久後就會離她而去似的。

慶應六年。

桂小五郎還在出石。

長州的情勢愈來愈糟糕，一向主張攘夷主義的長州藩在下關海峽和英、美、法、荷的艦艇交戰，動員了全藩的力量，連女子、農夫都出動了。可是洋人船堅砲利，下關的砲臺被炸毀，整個藩一敗塗地。

悲劇尚不止此，藩主毛利敬親（慶親），被剝奪了官位，幕府的大小二十一藩發出征伐長州的軍令，長州藩懾於聲勢，砍下了三位家老的頭，向幕府謝罪。

這時，小五郎還在出石。

從前長州藩的名人，各藩聞名無不如雷貫耳的桂小五郎，如今在但馬出石開了個五金行，又娶了老婆，已經沒有人知道他的底細了！

眞沒有人嗎？不！

——那個傢伙到底怎麼搞的？

堀田半左衞門實在覺得懷疑，無法了解。自己的藩裏鬧得氣息奄奄，他却一個人躲在這裏，他眞是個懦弱的人嗎？

舉藩上下和外國人打仗，又和幕府交戰，正處於存亡危急之秋。只要是血性男子，都應爭先回藩效一己之勞，那還有心情顧慮自己生命的安危呢？

——這樣還算是一個武士嗎？

愛惜自己的生命固然沒有錯，但也不能太過份！

——眞的是太過份了！

事實上，桂小五郎也有這種感受。他長年累月的逃命，終於將逃亡的目的忘了，逃亡的壯志也磨消殆盡。

當時的小五郎非常氣餒，夜深人靜時，也覺得心痛如絞，不能自已。他曾給甚助寫信。甚助兄弟就住在附近，實在沒有寫信的必要，但是當時小五郎寫信的目的，似乎並不在意收信人是誰，只是想將滿腔的積鬱發洩出來。

那封書信筆跡潦亂，眞是睡不着覺之下寫的字，那連綿交纏的字跡，一點也看不出在一年之前還是個英雄人物。

昨天太打擾你了，這個世界是多麼地乏味，我現在連覺都睡不着，我一直想到將來，愈想愈難過。在寒夜裏，眼淚汩汩地流下來。寫這些事，實在太乏味了。千萬要把我昨天寫給甚助的信撕了，但請務必回信。

那封信是我前天晚上，和你們分別後，難以入眠而寫下來的。眼前我實在無話可說了，就讓我立刻倒在荒野死去我也絲毫不覺得遺憾。當我看到殘雪，眞是羨慕異常，如果我也能像那雪花一樣消失在地上，該有多好……（後略）

慶應元年正月中，忽然傳來了「桂小五郎在出石」的消息，京都的守護司令就下令出石藩派駐京都藩邸的使節們，應該在領地內徹底搜索。另一方面，又從京都警局派出三名劍客到出石去。

出石仙石家雖是個食邑三萬二千石的小藩，却是不隸於幕府的外藩。他們對長州藩非常同情，因此搜索工作不太熱心。

不久，藩裏的重臣森本儀兵衞召見堀田半左衞門，他向堀田仔細說明仔細搜索城下的事，並說：

「那個廣江屋的女婿孝助，無論是經歷還是面相，都很令人生疑。聽說你經常和他下棋，似乎很熟。這樣好了，你替我打聽一下，如何？」

儀兵衞停了一下，又說：

「據說京都方面派了警探來，可能的話，在他們到達以前，你最好先有個着落。」

到底他的意思是放他一馬呢？還是要把他抓起來？堀田半左衞門想了一下，來到了冒念寺，向住持說，能否幫我請廣江屋的女婿來一趟，「我想下個棋！」於是住持答應了下來，派個小沙彌去叫人去了。

不久，桂小五郎來了！

雙方都無心下棋，很快的下了兩三局。

回家時，天色已很晚了，他們向冒念寺借了燈籠，走到城下去。

桂小五郎提着燈籠，慢慢的走着。

「桂小五郎！」

堀田半左衞門出奇不意的叫了一聲。

誰知小五郎像着了火一般，把燈籠一丟，往旁邊一閃。他萬萬沒想到，堀田會知道他的身份。

「不，我沒有惡意，我有話要跟你說，你過來一點，太遠了，我說話的聲音不能太大。」

雖然在黑夜裏看不清楚，但是堀田知道桂小五郎一下子跳到路旁的葱田裏去了！堀田透過層層的暗影，笑着對桂小五郎說：

「如果你不信任我，我可以把大小兩刀解下來，你站在那麼遠的葱田裏，我怎麼跟你講話？」

「……」

桂小五郎就像一隻陷阱旁的野獸一般，又機警又疑心，聽到這話，又退了兩三步。

這個時候，生性厚道的堀田也忍不住了，大喝道：

「你居然不相信一個武士的話嗎？聽說你原來還是轟動京都的風雲人物！」

「……」

「幕府已經派人來刺殺你了，我是特地來通知你這個消息的，所以今晚才請你來下棋。其實這些都是小事，主要是貴藩的局勢內外受敵，正是存亡之際，你怎麼能在此過安逸偷生的日子……？」

「我要回去！」

桂小五郎聲震夜空，大大的吼叫了一聲。他並沒有說要回那裏，一叫完，轉身就走開了。

這個一向愼重行事的人，在堀田的暴喝之下，那久經逃亡的惰氣已一掃而光，又回復了往日的盛氣。

當他回到廣江屋時，臉色十分怕人，他凝重的對甚助

說：「甚助，這是我最愼重的請求，請你現在馬上到長州去，打聽一下藩裏的情況，還有，來回途上幕府佈署的情形，我也必須知道。」

到底是桂小五郎，雖然處在如此興奮的時刻，但仍絲毫不減愼重之心，一點也不輕率。

「好吧！」

甚助是個伶俐的人，當夜就弄到了一紙旅行證，隔天一早就出發了。

幾天之後，堀田半左衞門來到了桂小五郎的五金行前，問其妻道：「孝助在不在？」

桂小五郎很快出來，面色一如往常，十分冷漠。

堀田低聲向他說道：

「我們藩裏派駐京都的官都是些懦夫，可是在本藩的官，倒很有骨氣，他們拒絕讓幕吏進入城下。」

桂小五郎就在慶應元年四月八日，打扮成老百姓模樣，在甚助、直藏的陪伴之下，出發回往長州。

在這一行人當中，有幾松。

幾松到長州後，在萩城下地方受到小五郎同志的照顧，後來甚助來連絡，她就和他一起到出石。當她出萩城時，野村靖之助對她說：「你是個女兒身，實在不必千里迢迢的去迎接小五郎。」

但是幾松回答說：「我必須向甚助的父親道謝，他在這段期間內如此照顧小五郎，同時，我也必須向我妹妹須美道謝一聲！」

這些話聽來，似乎有點做作，但幾松的確有幾分一品夫人的大量，說起這些話來，並不令人覺得虛僞。

須美離開小五郎後再婚，幾松曾以各種方式報答之。對那位松平屋的阿瀧，也是同樣的厚待。

（當然，在桂小五郎逃亡期間，這幾位女子都曾救助過他，她們心中做何想法，外人就不得而知了。）

明治維新在三年後就來到了！在這段期間內，革命志士巔沛流離，吃了不少苦頭，犧牲性命的，更不計其數，可是，桂小五郎活了下來，而且他在維新後被尊爲開國元勳，受到禮遇——這並非玩笑話，所謂的「元勳」，就是活下來之意——在明治維新後，這位政治家並沒有一點政治上的才能。不過，他多方走避，能活到維新之後，也算是一種才能了！

維新後的桂小五郎（木戶孝允）把他大部份的精力用在維持長州閥勢力以便對抗薩摩藩的大久保利通。

明治三年七月八日，日記曾記載：

「八日晴，大久保參議來談。」

此事桂小五郎僅以一行的文字輕描淡寫，但是，他却用五六行文字記載另一件事：

「堀田反爾（半左衞門）來訪。但州出石藩人。余七年前，京都戰爭後，潛伏於出石。與其相識於最善寺」

對桂小五郎來說，與堀田的會談要比與大久保會議的印象深刻多了。

桂小五郎改名爲木戶孝允後，有篇日記記載：

「大政一新，實是天意，多年來，志士仁人殺身報國，吾友爲天下事捐軀者凡數十人，而余輩遭遇今天，豈有言盡？」

木戶在維新後一片傷感，夜夜無法入眠。

木戶就在這個時候死去。

明治十年五月廿六日，當時不過四十五歲。這位善遁的小五郎，却無法逃脫死神的追逐。

自從出石時代，桂小五郎就患有結核病。

其遺體遵其遺志，葬於衆同志的墳塚之處——京都東山靈山之山腹。九年後，夫人松子（幾松）也進了那個墓中，年四十四歲。

七星劍

自古以來，即有一種叫做「劍相」的看相術。手相和骨相同屬一類，這一類看相術在幕府末年的武士中流行著。例如長州高杉晉作看中了土佐藩田中顯助（後來改名光顯，受封爲伯爵）所擁有之寶劍，劍名安藝國友安。高杉覺得此劍的劍相很好，所以硬將此劍納爲己有，同時爲了補償田中顯助的損失，所以收顯助爲徒弟，顯助也因爲有高杉的照顧，因此在武士中得以一鳴驚人享有盛名。可以說顯助的幸運完全是由友安劍帶來的。所以大凡在風雲際會中討生活的人，對於自己所配戴寶劍的吉凶，沒有不關心的。

在所有武士中被人稱爲怪傑的出羽浪人清河八郎的寶劍，就是一種相州出產而且沒有刻上打造者姓名的好劍。此劍一旦出鞘，就會閃爍出耀眼的光芒，如果在微暗的燈光下審視劍身，即可發現有七處地方發出如星光閃爍般的亮光，以劍相來說，這種帶有瑞氣之劍，稱爲「七星劍」。

據說擁有此種祥瑞之劍的人，將君臨天下，成爲一個偉大人物，事實上在幾百萬把劍中，確實難得發現一把七星劍，其珍貴可想而知。也難怪人們對持有七星劍的人，特別仰慕。

擁有這把罕見七星劍的主人清河八郎，最初並非武士

出身，他是羽前國東田川郡清川村富農齋藤治兵衞的兒子，少年時就有「神童」之稱，十八歲時下定決心離開故鄉去闖天下。

齋藤家在戰國時代，是地方上有錢有勢的豪族，在他家藏劍的庫房中，隨時可以找到存放了二、三十年未曾使用過而且早已經生了銹的劍。

清河離開家鄉時，他從劍堆中找出一把長劍一把短劍，做爲配戴之用，他的父親治兵衞從別的地方拿來一把已經生了銹的劍，他說：

「雖然此劍沒有刻上鑄造者的姓名，但也可能是把好劍，你到江戶後請人好好磨一磨吧！」

然後把劍交給清河。

「帶着這把劍眞是累贅！」

清河八郎不太願意拿這把銹劍，但是他的父親執意要他帶走，他祇好勉強聽從。

清河到了江戶首先進入學堂，在東條琴臺分別拜佐藤一齋、安積良齋兩人爲師，最後入昌平黌學堂讀書。劍術方面則拜千葉周作爲師，他的天資聰穎，無論文武都很出色，特別在劍術方面更是優秀。在他拜師學藝的數年之中，就因爲領悟力高，再加上苦練，深受老師的賞識，而傾囊相授，因此得到眞傳，劍術突飛猛進。他的動作輕快靈活並且果斷勇敢，所以劍術界流傳一種說法：凡是被清河擊到身體的人，沒有一個人能死裏逃生的，由此可知他的劍術之高明。安政元年二月，他已能自立門戶了。因此在神田三河街開了一所北辰一刀流的武術館，文武兼授。當時的志士如果想得到權勢的話，往往以開辦武術館來吸收人才，以助長聲勢。

這時的清河，年僅二十五歲，錢財已經多得無法計數，成爲一個大富翁。他非常漂亮，不管服裝、器具方面都很講究，外出時一定帶着一個佣人和幾名學生，好像官門子弟出遊一般，所以很快就名滿江戶不可一世。祇要人們一談起三河街的清河，大家都會豎起大姆指，足見他在江戶武士中已經是可以獨當一面的大人物了。

就在這時候，他突然想到那把銹劍，於是他把銹劍拿到芝愛宕下請研芳先生磨掉鐵銹。假如清河當時沒有將這把劍送去打磨的，那麼他的命運將會大爲改觀。

研芳先生一看到那劍，就瞪直了眼睛說：

「這是古備前劍嗎？」

「看起來好像是初代兼光所打造的，這種好劍在諸侯各國中是少有的。」研芳又說。

「難道說浪人就不能持有這種劍嗎？」清河不悅的說。

「不！我不是這個意思！」

「你以後講話要小心些！」

凡事傲慢不恭是清河最大缺點，對他來說，世界上除了自己以外，其他的人看起來都是愚蠢不堪的。

因此他把劍放在研芳那裏，一點也不在意似的，過了兩個多月才去取回，這時劍已被研芳先生磨得煥然一新了。

「哇！」他發出驚歎之聲，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拔出劍來，豎起劍身仔細觀看，劍身縱橫着很好看的花紋，閃爍着青色的光芒，劍長二尺四寸，彎度很大，一碰東西就會發出龍吟鳳鳴般的聲音。

（這把劍一定犀利無比！）

清河看得傻住了。研芳先生撐着兩手跪在地上，看着這把劍說：

「這把劍看起來非常稀罕，而且帶有瑞氣，請原諒我多嘴，你知道劍身上有七處如星光般的光芒嗎？」

「噢！」清河仔細看了一下劍身，果然發現有七處光芒。

「這到底是什麼緣故？」清河問。

「劍相裏有七星劍這一名詞，你這把劍正是七星劍！」

「你會看劍相嗎？」

「不！我不會。只是前些日子有一位叫松平主稅介的人來到我這裏，看到這把劍時說：『這是七星劍。根據劍相秘辛上說，世上只有一把七星劍，我作夢也沒想到能親眼看見它。如果此劍的主人願意的話，希望到我家來聊聊。』如果您願意的話，在下可以給您帶路。」

「沒有這個必要！」清河當時一口回絕了。

回家後他查看有關劍相的書籍，據說七星劍以前是聖德太子的佩劍，凡是持有這把劍的主人，一定會南面爲王，或者稱覇天下。

（我眞的會成爲將軍嗎？）

清河很認眞的想着。清河對於自己的才能引以爲傲。又因爲去年發生美國海軍派遣四艘軍艦壓迫幕府當局，逼迫幕府答應通商政策的事件，幕府內閣的意見參差不一，一般社會輿論排外的氣氛也非常激烈，已呈現出混亂的前兆。

（不可能吧！現在也不是元龜天正天下分裂的戰國時代，大概沒有辦法取得天下，但是我也應該發揮自己的才華才是。但我現在只是一個小小武術館的館主，在風雲際會來臨時是沒有立足之地的，所以今後我應該多接近權門

貴勢，才能有一展壯志的機會。）

於是清河立刻決定到藥研坂拜訪松平。

這一段因緣完全是七星劍所帶來的。

松平主稅介這一家系，在德川家的血緣中，受到比較特殊的禮遇。由於三代將軍的謀反，松平家也受到牽連，被認爲是共謀者，是被沒收家財的駿河大納言家族的唯一後代。在歷代幕府中，松平家都因爲連襟的關係，享受到三百石的俸祿，但是有祿無職彷彿被打入冷宮一樣，永遠沒有參預朝政的機會。

松平家目前的主人主稅介是柳剛流劍術名家，他的劍術在幕府中僅次於男谷精一郎，以清河對主稅介家系和武藝的認識來說，他認爲主稅介仍然存在有反叛的思想，並且是以前曾威脅家光將軍的謀反人的子孫。

但是清河和主稅介見面後，却大失所望。雖然主稅介的體格魁武，但爲人謙恭有禮，是個名符其實的貴公子。他並不注意清河這個人，祇關心他所帶來的七星劍，仔細觀察大約半小時之後，說：

「今天我眞是大飽眼福。」

他的臉上帶着嗜茶者嚐到好茶一樣滿足的表情。雖然主稅介和清河想像中的不一樣，但是清河以後仍常去主稅介家，以便結識聚集在他家的門人。

這些人中包括後來改名爲鐵舟・山岡鐵太郎；泥舟・伊勢守的高橋精一和松岡萬等人。他們都以愛好武術而出名，後來清河進行對抗幕府的行動時，就利用這些人爲他工作。他的七星劍很快的使他一步步接近豪門貴勢，並且造成不可抗拒的勢力。

不過這把七星劍也曾使清河牽涉到一件意外的大災禍裏。那是發生在文久元年五月的事件。

當時，三河街的武術館因爲毀於火災，所以清河在神田玉池重新創辦一所武術館，當時他供養着幾名食客。凡是到江戶來而又稍有名望的排外思想家，差不多都曾拜訪過清河。他在武術館門口掛着一面門牌，寫道：

「文武教授，清河八郎」

武術館內分設練劍場、主房、客房及下人房，內部陳設非常講究。

這一段時間裏清河遇到了一個女人，她給他的感覺：

「可愛得令人不勝憐惜的女人。」

清河替她取名爲蓮子，對她寵愛倍加。

蓮子和清河本是同鄉，是出羽熊井出村一個醫生的女兒。十八時被賣身至鶴岡妓院，後來清河爲她贖身。蓮子的身材嬌小玲瓏，虔誠信佛，幾乎把清河當做偶像一般的

崇拜着。

她是個多愁善感的女孩子，所以在事件發生的那一年，不斷有着奇異的預感。她說：

「不知道爲什麼，從黃昏時我的身體就一直覺得非常寒冷。」

「是不是身體不舒服？」

清河摟抱着蓮子，覺得她全身發熱，就問她是否受了風寒，她回答沒有。清河心裏想，是不是想睡覺了？於是一邊收拾書本準備安眠，一邊告訴蓮子

「你先到客房等我，我馬上就來！」

那時清河並不住在主房，反而住在客房。他和武士們的秘密會議也是利用客房舉行，以防隨時都有幕府官員侵入主房的危險。

蓮子打開客房的門，很快的準備好燈火，上床安歇。

「今晚很熱啊！」

清河將那把隨身不離的七星劍放在枕頭邊，鬆開腰帶，脫光了衣服。這是出羽的風俗，睡覺時一定要赤身裸體才覺得舒服。

這時在清河的床下躲有幕府的密探，想要打探消息，但是清河却沒有發覺。

由於清河的屋子和一個叫湊川的大力士的家前後屋相連，所以幕府官員早在一個月前從湊川家挖了一條地道，直通清河客房的床下，以便偷聽消息。因此幕僚秘密會議的內容經常外洩，這件事直到明治維新後，才由知情的老前輩嘴裏說出來的。

當時清河作夢也沒想到他的床下藏奸細。

由於幕府大老井伊在去年春天被殺，因此暗殺老中安藤的風聲甚爲緊張，其中之一的策源地就是清河的客房。擔任警衞廳長的渡邊源藏派出手下接二連三的偷聽之後，就寫了一份浪人的名册，準備不久要將這些人一網打盡。

就在蓮子訴說身體不舒服的這天晚上，渡邊源藏親自出馬來到湊川的家裏，根據得到的情報，日落後江戶反動派的數名浪人，將集合在清河的客房裏開會。

由於清河是劍術高手，所以源藏請來小普請組七百石的佐佐木唯三郎前來幫忙，在湊川家伺機而動。佐佐木唯三郎就是後來擔任京都見廻組組長，和新選組一起在京都流過血汗效過力的一名劍客。同時在風心流派以使用短劍出名，在居合劍術以夢想心流派出名。他是個又瘦又黑的矮小子，但具有一種令人畏懼的眼神。

他也認識清河。

佐佐木以前也常到主稅介家聚會。去年秋天，在松平家裏曾舉行一次「白日觀月會」

在這次聚會中佐佐木第一次見到清河。清河給他的印象是：皮膚白皙，鼻子高挺，聲音低沉，眼光銳利；身著黑絹織成的禮服，深顏色的外衣，他那兩把長短劍的劍鞘呈紅色，劍環半透明，上面鑲有葡萄般的珠玉，一見之下還以爲他是旗本寄合席年薪五千石的大官員呢！

（哼！什麼東西！）

佐佐木對清河太華麗的外表頗爲反感，但是內心裏却又被他的超人氣質所攝服。

清河在人羣中儼然是中心人物，他笑大家也笑，唯他是從。但是清河却無視於佐佐木的存在，在清河看來，佐佐木只是一個沒有多少敎養，對天下事也茫然不知的愣小子而已，根本不把他放在眼裏。

（哼！山岡、松岡這些人也眞是的，身爲將軍的近臣，居然和這種浪人在一起。）

由於不受清河重視，佐佐木起了酸葡萄心理。尤其最令他無法忍受的，每次和清河說話時，都必須很謙卑的說

「對不起！打擾了！清河先生。」

他發覺自己也和別人一樣，露出一種諂媚的假笑。

「你這把劍就是有名的七星劍嗎？」

佐佐木問。

清河以一種很傲慢的眼光看着他，過了一會才回答：

「是的！」

清河這時的表情和大英雄的表情一模一樣。

「可不可以讓我開開眼界呢？」

「不！」清河斷然拒絕。「劍相所說的並不可靠，如果要在這個世界上有所成就，並非全都仰賴所佩戴之劍的吉凶，而是要靠男子漢的器量。如果堅持劍相的說法，那麼如今諸侯在城中已存有幾百把名劍，却連一個切實施行尊王攘夷氣魄的人都沒有。」

「我不是想談這些理論，祇是因爲好奇才隨口說出來的。」

佐佐木碰了釘子，覺得很尷尬。

「爲了一時的好奇，就可以查看別人的佩劍嗎？」

這是清河一向的傲慢作風。一旦和別人辯論起來，必定要使對方啞口無言俯首認輸才甘心。如果以戰場上敵對的立場來說，就是要把敵方置於死地不可。當然，清河並沒有察覺到自己的態度，但是，凡是第一次見到他的人，不是極端的厭惡他，就是屈服於他而成爲他的忠實信徒，總是兩者之一。佐佐木屬於前者，山岡等人屬於後者。

座上的氣氛因爲清河的傲慢，而變得很不融洽，但是山岡機警的周旋在人羣中打圓場，因此大家才繼續說笑，但是佐佐木再也提不起興緻來，一直沉默到散會爲止。

他把這次的屈辱一直牢記在心，有一天他對松平主稅介說：

「你以將軍連襟之尊，爲什麼還要接近清河那種人呢？聽清河說話時那種狂放的口氣和驕傲的舉止，他將來也許會建立一個新的清河幕府也說不定。」

「建立清河幕府？」

主稅介認爲佐佐木的話簡直荒謬絕倫，因而一笑置之，不以爲意。

現在再回述當初——

佐佐木唯三郎和渡邊源藏此刻正躲在大力士凌川家的廁所裏，廁所的牆壁上已經挖了一個洞，渡邊手下一個叫嘉吉的從洞裏爬出來，說：

「唉！運氣眞不好！」

「怎麼回事？」

「我進去調查過了，今晚根本沒有聚會。」

「確實嗎？」

佐佐木重覆問了一次。嘉吉師帶着不悅的表情說：

「我潛入別人家裏打探消息，並不是什麼光彩的事。如果你懷疑我的話，不如你自己親自進去仔細查看一番。」

「嘉吉！你未免說得太多了吧！」

渡邊斥責他時，佐佐木已經走進洞裏。

佐佐木一向是這種個性，他因爲在京都逮捕抗義志士立有功勞，因此升任爲千石見廻組組長。爲人固執絕不輕易相信別人的話，任何事情如果不親眼看見就不能放心。

（是這樣嗎？——）

佐佐木侵入客房的床下，小心的趴着，並且把耳朵靠近床板仔細聽着，發現有奇怪的聲音從上面傳下來。

（呀！他們正在——）

佐佐木分辨聲音，發覺其中一人是女的。當他想到一男一女在做什麼的時候，他的臉馬上紅起來，覺得非常難爲情。

（沒想到清河竟是這樣的人。）

佐佐木心裏想。在他的腦海裏出現了道貌岸然的男人，和女人在床上廝混的滑稽相。看來清河也不過是一個平凡的人而已，並不比我高尚多少，佐佐木想到這裏，對清河往日高高在上的形像，有了三百六十度的大轉變。

在床上的蓮子雖然被清河摟着，仍然感到忐忑不安，好像一點氣力都沒有，她想：

（怎麼我一點氣力都沒有？）

總覺得心裏發冷，老覺得壓在她身上的清河，好像一下子就會消失得無影無踪，儘管清河熱情如火，她却提不

起興緻來。

第二天早上，一位佩服清河從彥根來的石坂周造來訪，就教於清河。石坂周造是心形劍流的傳人，他經常對蓮子說：「老師不久就會得到天下，那時你就是將軍夫人了。」

有時又說：

「老師爲了尊王攘夷之事，一定要有始有終的做下去，不要半途而廢。」

石坂周造經常把清河所喜愛的詩歌，用怪腔怪調的聲音，大聲地朗誦出來，然後放聲大哭，蓮子對他這種作法總覺得不明所以。

「蓮子！」

清河外出前叫她。

「我在傍晚時就會回來，我要去西國的萬八樓參加書畫聚會。」

清河把他要去的地方告訴蓮子，眞是少有的事。

這天，萬八樓的聚會表面上是談書論畫，實際上是水戶藩的七八個同志，爲了要討論暗殺老中安藤對馬守而召開的秘密會議。

回家途中，清河把斗笠拉下來遮住臉，以免敗露形跡，其他如山岡鐵太郎、石坂周造等人也如法泡製。當他們走到日本橋甚右衞門街時，正好碰到渡邊的手下嘉吉，迎面而來。

（這不是清河嗎？）

嘉吉一時心慌想逃走，但是念頭一轉，心想自己雖然認識清河，但是清河未必認識他——而且嘉吉以前當小偸時，身手一向輕快靈活。因此他心裏自忖，對方雖是劍術高手，他自信一旦事情發生時，也有能力逃脫的。

（我有這個自信。我要來個出奇不意，從斗笠下看清河的眞面目。）

於是，嘉吉很快的把兩手放在胸前，將衣服的下擺拉起，由於嘉吉出身小偸，所以膽子很大，準備裝着喝醉酒的樣子來接近他們。

甚右衞門街在江戶來說，是一條比較狹窄的街道，兩個人並排而走的話，彼此的肩膀就會碰觸到。這時，清河走在最前面，旁邊是山岡，石坂周造和藝州的池田德太郎以及薩州的伊牟田尙平等人，則跟在後面。

「這位先生！」

嘉吉離他們十幾步的地方擋住路說：

「你們是什麼意思？在這麼窄的街上，又不是在玩遊戲，爲什麼要兩個人走在一起呢？」

「對不起！對不起！」

山岡苦笑着走到清河的背後，清河把手放在胸前，仍然沒有放慢脚步。

嘉吉下決心想看斗笠下的臉孔，所以一直站着不動。清河走到嘉吉的面前時，突然停下來，說：

「嘉吉！」

清河已知道對方是誰。

「嗄！」嘉吉大吃一驚。

「是不是想看看斗笠下的臉孔啊？」

立刻就有很多路人圍上來看熱鬧，嘉吉注意到從窗戶裏偸看的那些人，因此虛張聲勢，壯着膽瞪着清河說：

「我是有這個意思——」

嘉吉的話尙未說完，祇見清河那把七星劍微微一閃，嘉吉的頸部就噴出一道鮮血，他馬上跳到屋頂，還沒站穩，整個頭就落在相隔三個窗戶的一間五金行前面的水溝板上，發出了驚人的聲響。

（這把劍的確非常銳利。）

清河心裏想。他一面走，一面擦拭劍上的血，然後插回劍套。砍下嘉吉的頭，眞是不費吹灰之力。

——這是七星劍帶給他第二次命運的改變。

「不過是一個老百姓的頭而已。」

清河當時並沒有把這件事放在心上，但是幕府却利用這件事做藉口，確立了逮捕清河一干人等的決議。這個情報傳到清河耳裏，他很快的關閉武術館，離開江戶，借宿於武州川越奧富村的一個農家裏。

「我不是逃亡，我是自我放逐，給官員們節省些捕捉我們的手續而已。」

清河淪落到這種地步仍說些冠冕堂皇的話。

事實上，他並不寂寞，在他的身邊有蓮子、伊牟田尙平、石坂周造、村上俊五郎，以及清河的親弟弟齋藤熊三郎等人。他們對各方的志士公開通報曰：「清河目前住在川越！」

川越是武藏平原的中心地，德川家在江戶建立幕府以前，和府中均爲武州的政治中心。

石坂等人也曾自嘲着說：

「我們是否也建立一個川越幕府？」

玩笑歸玩笑，事實上現在的幕府不是好對付的。

有一天夜裏，清河潛入江戶小石川的高橋伊勢守（也就是泥舟）的家中，和山岡鐵太郎等人會合時，石坂周造匆忙闖進來說：

「不好了！清河先生！川越那邊已經被捕快查獲了。

清河馬上派人去調查詳情，知道蓮子和弟弟熊三郎已被官兵抓去，並且立即被解送到江戶。

「怎麼辦？」

石坂問，

清河突然拔出劍來，大家緊張得不敢喘氣，長劍受到燈光照射而閃閃發光，劍身上清楚的顯出七顆星的光芒。

清河又把劍收回鞘裏，說：

「沒關係，男人還有許多事情可做！」

山岡用欽佩的眼光看着清河說：

「不過，蓮子很可憐啊！」

「蓮子大概會死吧！蓮子是很願意爲我犧牲的女人，但是想到她被拷打的殘酷景象，我心裏就像被殺一樣，眞是於心不忍啊！」

「清河先生！」

山岡和高橋異口同聲說：

「你應該利用這個機會，離開江戶，到各諸侯國去走動，這樣對你是非常有利的。我們會放出風聲，說清河已經淹死了。」

清河起初還不太願意，但是經不住大家一再懇求，於是他決定離開江戶。出發的當天晚上，他在高橋的家裏整理行裝。

是山岡出的主意，要清河半夜走到永代橋，將兩把長短劍和衣服以及簡單的遺書留在橋邊，裝成跳水自殺的場面。然後清河經過喬裝改扮，雇用小舟到行德，開始流亡的生涯。

但是，幕府的官員並不是那麼容易受騙的。

渡邊源藏拿着清河所遺留下來的大小兩把劍，請松平上總介（主稅介後來改的名字，當時已經擔任講武所教授）鑑定是否爲清河的遺物。

「沒錯吧！」

上總介回答說：

「沒錯！但是清河另外還有一把譽滿天下的七星劍。如果他沒有將這把劍留下，就表示清河仍在人世，也許他此時正帶着這把七星劍隱居在山野中呢！」

從上總介的話來判斷，他關心的似乎不是清河，而是清河的七星劍。

於是渡邊馬上通令全國，緝捕清河八郎。

通緝令上寫着：

「年約三十歲，中等身材，略顯肥胖，原居江戶玉池。皮膚白皙，鼻子高挺，眼光銳利。」等語。

被稱爲眼光銳利的清河，此時正經由水戶、會津、庄內、越後、仙臺、甲州、伊勢等地，輾轉入京。

在京都他認識了以激動派志士出名的浪人田中河內介，兩人經常徹夜長談，最後達成了一個意外的結論。

這個結論是：

「在京都起兵！」

田中是公卿武士出身，但不是京都人，乃但馬出石的人，中山大納言家部下田中家的養子，他以激烈的尊王攘夷論成爲京都的名人。

他倆所策劃出來的大陰謀，就是要挾持在京都相國寺隱居的獅子王院宮，擁戴他爲首領，以與江戶的幕府相對抗，並且以京都征夷大將軍的名義，召集天下志士到京都，共謀起事，再一舉發動推翻幕府的行動。從清河和田中河內介所決定的結論開始，這是幕末史上，一次最偉大並且最富想像力的大行動。

「很有趣啊！」

清河說着，突然拔出劍來。

河內介大吃一驚說：

「你要做什麼？」

「看！這是七星劍！祇要劍還在，天下大事沒有不成功的。」

「噢！原來如此！」

劍相學是寬永時代，京都的神官和佐伊勢手以信所創，河內介對這方面的知識也頗有涉獵。

河內介也把自己的佩劍拿給清河看。說：

「這是我的佩劍，你猜猜看鑄造者是誰？」

清河拿起劍來看，劍身上閃耀着銀光，微帶陰森之氣，使得這把劍看起來充滿了邪氣的感覺。

「這把劍充滿邪氣，應該是村正所鑄造的吧！」

「對！正是他！」

村正是德川將軍的始祖，德川家族在家康前後幾代中，歷次發生不幸事故，因此諸侯對德川家多少都有些顧慮，都不願收藏德川家的村正劍。

但是和德川爲仇的人，都故意佩帶村正所鑄造之劍，據說曾有過這種傳說，在大阪之戰，豐臣秀吉的軍師眞田幸村就是佩戴村正的劍；此外木村重成在冬天之戰，出任和談代表時，也是故意佩戴村正的劍。

自從河內介佩戴村正的劍以後，志士們也爭先恐後去購買。西鄉隆盛所佩戴的短劍，就是眞正的村正鑄造的短劍。

「清河先生！這眞是巧合啊！我用村正的劍去討伐德川家，而你用七星劍來恢復王權，這不是好預兆嗎？」

「眞是好預兆！」

清河繼續凝視村正的劍，發覺在劍尖大約一寸的地方

，有一個缺口，依照劍相學來說，這種缺口乃是大凶之兆，甚至會丟掉性命。

「這……這……」

清河結巴的說。

河內介也留意到了。

不過清河並沒有放在心上，繼續說：

「這不是什麼大了不起的事。如果我能打倒德川奸賊的話，就算我遭到不幸，也是男子漢應該做的事。」

「你眞是豪氣萬丈啊！不像京都大阪人那麼懦弱。」

「並不是祇有阪東地區才有男子漢啊！」

兩人各將劍入鞘，開始爲起義而準備，河內介在京都進行，清河在西國方面進行，從此到處奔走。

清河在九州進行的工作成功了，這件事連他自己也感到意外。他一到九州就對那裏的志士們說：

「諸位住在離京都遙遠的地方，一向不清楚京都的動向，現在，攘夷倒幕的時機已經成熟，請各位和我一起響應這項壯舉吧！」

九州的志士們本來就唯恐自己趕不上時代，現在又聽到清河的吹噓，就想：

（時勢已經進展到這種局面，我們不能再保持緘默了！）又想：

（如果在京都重建新幕府的話，就必須要有禁衞軍，那時我們就可以實現壯志了。）

由於清河的說服，他們一一抵達京都，爲攘夷倒幕的行動奔走。由清河八郎到九州遊說開始，從此展開了幕末時期的風雲。

清河在文久二年八月，潛回江戶。

一走進小石川傳通院裏山岡鐵太郎的家，就說：

「我要好好睡一覺！請不要打擾我！」

於是在房間的一角立起屏風，和衣而睡。第二天早上仍未起床，一直睡到晚上才起來。

「西國的志士們不足以擔當大任！」

清河睥睨山岡的視線，不管山岡怎麼問他却不回答。

清河到底在大阪和西國做了什麼事？山岡直到明治以後才獲得答案，原來當時的清河，已經把事情發展到起兵的前一步了。

九州的志士們蜂擁而集中到大阪，住進大阪土佐藩的薩摩官邸。當時薩摩藩從島津久藏以及各重要幹部，都是忠實的幕府官員，曾把反對派西鄉隆盛等人判了流放之罪。因此薩摩官邸對於這些不速之客大爲迷惑，不過仍不動聲色，先把他們安置在無人居住的二十八番長屋，表面上殷勤款待，實際上是軟禁他們。

但是志士們並不認爲被軟禁，因爲他們在期待清河所謂的「薩摩大軍」的來臨。他所謂的薩摩大軍，其實就是島津久光爲了守護京都而舉兵北上的義軍，這些志士們打算在中途參加，一起舉兵到京都，事實上久光根本不知「薩摩大軍」之事，完全是清河的吹噓所造成。

久光帶領清河所說的「薩摩大軍」，在文久二年四月十日，侵入大坂薩摩藩官邸，聽到志士們的計劃後，禁止官兵和志士們接觸，同時扼殺了志士們的計劃。

志士們一直不知道清河的起義計劃，祇是一個空中樓閣而已。因爲清河自身也是陶醉在自己的幻想中，他曾寫了一封遺書寄給家鄉的老父，說明他爲國犧牲的決心，所以這些志士們信任他也是有原因的。

清河在信裏寫着：

「天運終於來臨。」

「我若爲國而死，是爲忠義之鬼，將名垂千古，也是我們全家全族的至高榮譽，關於這次的起義，請你期待我的消息吧！」

並且清河有一位朋友，和京都反對派的公卿三條實愛相識，因此清河透過實愛的關係，上書給天皇。

「陛下！請把握這次機會，剷除異己，則王權之恢復，指日可待矣！」

敢以一個無官無位的老百姓身份，而請求天皇奮起，在天下所有志士中，大概祇有清河八郎有這份膽量了。

但是這個起兵計劃，尚未發動前就遭到瓦解了。

因爲在起義之前，身爲總指揮的清河，遭受住在二十八番長屋的志士們的放逐。並沒有特殊理由，祇由於清河傲慢不遜的態度，被充滿殺氣的志士們所厭惡，連最初和清河一起發動此事件的田中河內介，也在背後說清河的壞話：

「清河先生不是大將之材。爲了義軍內部的協調，我們不得不放逐他。」

清河在衆叛親離的情形之下，祇好一個人離開大阪。

（連七星劍也不能帶給我好運嗎？）

清河覺得很懊惱。不過命運之神並沒有拋棄他，在他離開大阪後，發生了寺田屋之變。馬新七等一部分志士們的首領，在伏見寺田屋做起兵前的計劃時，被奉島津久光命令的八名劍客所殺。接任清河職位的田中河內介也被逮捕，由薩摩兵解送海上的途中，連他的兒子也一起被殺，屍體拋入海中，漂流到小豆島。至今在小豆島海邊，仍盛傳着河內介鬼魂出沒的故事。

這時，佐佐木唯三郎已經升官，被任命爲講武所教授，對江戶的劍客來說，這是最高榮譽的職位。

有一天，他在小川街講武所裏的休息室歇息時，突見人影一閃越過舖着小白碎石子的小徑，迅速的站在門外。

這個人竟是清河八郎。

佐佐木大吃一驚。他不是幕府捉拿的要犯嗎？居然敢出現在江戶。

清河穿着龜甲花樣的外衣，可以看到雪白的領子，和往昔一樣穿着既整潔又乾淨的衣服，一點也沒有流亡的狼狽像。

「好久不見了！」

清河說。他還是那樣傲慢，對於將軍的近臣而且又是講武所教授的佐佐木，一點也不尊敬。

「回江戶後無聊得快悶出病來，所以想活動活動流些汗，請教天下第一講武所的劍法。」

（好極了！）

佐佐木想。如果能打倒他甚至殺掉他，最好不過了。

「正好道場空着沒人練習。我還沒看過清河先生的劍法，正想領教一下，更希望你能教我一手，但是——」

「什麼事？」

「我的劍法屬於古典派，所以不像清河先生的北辰一劍流必須在比賽時戴上防身用的面具。我的意思，兩人都不戴面具，意下如何？」

「好啊！比賽時是否採用劍身包布的竹劍？」

「就用目前一般通用的竹劍就好了。」

於是，二人在道場換上練習衣，選擇武器，清河選了一把份量很輕，長三尺九寸的竹劍，佐佐木則選了一把十公斤重用山城眞竹做成的竹劍。

比賽依照古式方式，只在一回合就要分出勝負。

兩人站起身來，立刻分別往後躍，中間相距一丈多遠的距離，清河以左手在上右手在下的姿勢高舉竹劍，佐佐木則把竹劍對着清河的眼睛，劍尖稍爲降低。

（很高明）

佐佐木想。他沒想到清河有如此精湛的劍術，表面看來，清河的身體整個暴露在佐佐木的劍尖下，隨時可能被刺傷，但是佐佐木覺得清河的身體越看越像一座高山般雄偉，而且清河的胸部毫無起伏狀態，顯然是閉住呼吸了。

（這個人倒底有沒有呼吸？）

佐佐木懷疑的想。

「呀！」

佐佐木發出聲音，想要引誘清河採取行動，但是清河不爲所誘，仍然停止氣息一步步的邁向佐佐木，其間佐佐木曾引誘他好幾次，但是清河一點反應也沒有，祇是逐漸的走向佐佐木，最後佐佐木被逼退到道場的一角，這時佐佐木發覺清河已有些呼吸了，身體看起來也稍微縮小些。

（現在是好機會了。——）

佐佐木朝着清河的手腕，像滾球似的跳過去，看到清河的竹劍受到窗戶透過來的光線反射了一下，這時清河的竹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度，用力的砍入佐佐木的左邊肋骨。

「輸了！」

佐佐木說。清河冷眼看着佐佐木搖幌不穩的身體，再一次拿起竹劍，高舉頭上。

「上次打得太輕了，再來一次。」

如此硬性要求。

佐佐木跳起來把劍用力刺向對方喉嚨，清河則很輕易的就把他的劍打掉，同時攻擊對方的面部。

「輸了！」

佐佐木倒下，頭昏眼花站不起來。

（清河是猫——）

佐佐木把自己看成老鼠。他倒在地上，害怕清河會像猫捉老鼠般窮追不捨，心裏覺得很恐怖。

有一天。

佐佐木唯三郎聽說清河曾透過松平上總介的關係，向老中坂倉周防守提出建議，請求組成一個由幕府所主持的浪人集團。這件事經由上總介親口證實，佐佐木大感意外。

「儘管清河表面上利用花言巧語來掩飾自己，事實上還是一個倒幕論者，這種人怎麼會擁護幕府，甚至替幕府招募劍客，眞不知他到底是何居心？」

「我也不太清楚。」

上總介以溫和的口氣說：

「清河這隻狡猾狐狸，我也不知他在搞什麼花樣。京都被他從九州、長州、土州招募來的浪人，再加上近鄰的浮游浪人日夜不停的騷動、衝突，攪得一團糟。這些浪人如果碰到和自己意思、思想不同的人，就自稱替天行道而加以殘忍的殺害。

一向對幕府有好感的九條關白家諸大夫島田左近也被浪人斬首，屍體拋棄在先斗街的河邊；宇鄉玄藩的頭也被拋棄在宮川街的河邊；有時候一天有好幾人被殺。這些人都是被清河欺騙而來到京都的，因爲沒有工作經常挨餓，所以火氣旺盛，又因爲無法回故鄉，幾乎瀕臨發瘋的邊緣

，因此祇好以武力來鎭壓他們。」

「不過我還是覺得不明所以。」

在京都飛揚拔扈的那些浪人們，原是清河用魔術般的手段連說帶騙招募來的，但是現在清河又以劍來制壓他們，其中的原因到底是什麼？難怪佐佐木百思不得其解。

「清河至今還是通緝犯，這件事幕府怎麼處理？」

「完全因爲這個緣故。清河要求以這個妙計做爲交換條件，請求大赦。如果獲得大赦的話，那麼清河就能恢復自由之身了，連關在牢中的蓮子以及其他同志們，也可以恢復自由。」

「清河眞是會使用手段的男人。」

這時的清河正住在小石通傳通院山岡的家裏，他請人幫忙到傳馬街的牢裏，查詢蓮子的消息，才知道蓮子早已在月前病死牢中。

「她的死和被殺並無兩樣。」

清河想。身體瘦弱的人在牢中渡過一年時間，十之八九都活不成的。

得知蓮子死在牢中的當天晚上，清河向山岡的太太要了些燈油，借用厨房的一角，寫了封長信給住在出羽庄內清川村的母親。這時，山岡的太太看到清河的影子映在地上，像小孩一樣純眞深摯。

清河用很工整的字在信上寫着：

「——關於蓮子的事情，眞是可悲（……中間省略……）非常遺憾。請您把她當做我的元配早晚燒香膜拜，這件事千萬拜託您了。」

想不到清河也有如此溫柔感人的一面，他把筆尖含在嘴裏，心想如何給蓮子取個名諱，最後他決定追諡蓮子爲——清河院貞榮香花信女。

然後把信寄出。

文久三年二月八日某一個夜晚，清河率領了幕府江戶所徵集來的二百三十四人浪人羣，離開中山道板橋宿向京師出發。

浪人羣的總領隊是鵜殿鳩翁，領隊則爲山岡鐵太郎和松岡萬。

這是歷代幕臣的頭銜，按照幕府的官制而定，雖名爲領隊，事實上並不是戰鬪指揮官，而屬於事務官性質，相當於管理之職。

浪人羣共編成七隊，每隊以三十人爲限，遴選其一名爲「伍長」，這是一種非官式的名稱，直接承受浪人隊長的指揮。這些伍長可能都是清河所指派，因爲後來派系分爭時，有一個名叫近藤勇者首創新選組，組員有土方歲三、沖田總司、原田左之助、藤堂平助、山南敬助、井上源三郎、永倉新八等近藤派的劍客，清河對他們並不熟悉，因此這些劍客和士兵們地位相當，並無特殊禮遇。

只有清河本人不隸屬於該隊伍。

清河本身並沒有什麼正式職稱，照理來說，招募浪人羣的腹案原是清河所構想出來的，他是衆所週知的創始人，本應擔任總隊長之職。而且事實上也是透過清河才能把這些劍客集合起來的。所以這個總元帥職位非他莫屬，但是德川幕府爲了防備他可能會謀反，不給他名正言順的職稱，祇讓他擁有一個虛名而已。然而清河本人也不喜歡和這些劍客或浪人混在一起，他樂得站在超然的地位獨自生存。

經過十六天的跋涉，一行人終於抵達京都，宿於洛西壬生鄉士紳的大房子裏。

清河在隊伍抵達的那天晚上，在衆浪人面前表演他驚人的劍術特技。

然後他將兩百多名浪人集合在壬生新德寺，背向着本尊阿彌陀如來佛像，說：

「我現在將組成浪人羣的本意告訴各位。」

「本來由於幕府的徵召，我們才來到京都，但是浪人到底是浪人，並沒有領受幕府的薪俸，當然不能干涉幕府的政策。然而事實上，我們並不是受幕府的徵召，而是爲了尊王攘夷的大義才組成浪人羣的。」

聽了清河這些話，全體浪人大吃一驚。他們原以爲是爲了保護最近上京的家茂將軍和鎭壓浮游浪人才被召募來的。但是清河又說：

「如果有人敢阻擾皇命，即使是幕府的官員也必須剷除。」

凡是違反皇命的人，儘管官位高如守護職或所司代，都得斬首示衆。換句話說，清河想在這裏建立一個比幕府還高一級的新機構，這時的他已經成爲實際上的新將軍。

自古即有藉浪人羣名義擁戴天皇，事實上聚兵稱霸一方的人，這些人包括木曾義仲、織田信長、豐臣秀吉等。

「大家有沒有意見？」

他把七星劍抓緊，防備有人衝殺過來，他的心腹石坂周造、池田德太郎分立左右護衞他。

大家一句話也不敢吭。

「沒有意見的話最好。明天早上，我會進謁天皇請求准許成立新單位。」

第二天，清河仍然把七星劍帶在身邊，他端坐在新德寺大殿，交待下去如有部下謀反，一律予以格殺。

他的心腹石坂、池田等人，把寫上要點的奏表拿去向學習院的公卿們激烈遊說，很意外的從天皇的近衞關白得

到通知說：

「已經將奏表呈給天皇，天皇非常高興。」

不久，清河接到正式的聖旨。

那時發生了英國人在武藏生麥被薩摩兵士殺死之事件，謠言傳說這件事的後遺症，也許會引起英國艦隊在關東開火，所以關白等朝臣非常害怕，聖旨上寫着：

「浪人羣即刻東下，爲國粉身碎骨，爲天皇盡忠。」

於是清河的浪人羣成爲唯一不受幕府指揮的組織。

「接受皇命，移軍關東。」

清河對住在京都僅二十天的隊士們下了出發關東的命令，但是其中有以芹澤鴨、近藤勇爲首的十幾人反對東下，繼續留在京都。這些人以壬生屋爲本部，組成由會津守護職指揮的新選組。

當浪人羣即將從京都開拓前往關東時，奉江戶幕府之令，到浪人羣任職的六名隊長，包括佐佐木唯三郎、速見又四郎、高久保二郎、永井寅之助、廣瀨六兵衞、依田哲二郎等，都是講武所的教授，並且是親衞隊的一流劍客。

這些人抵達京都時，剛巧浪人羣移軍關東，佐佐木等人連喝酒的時間都沒有，立刻隨軍轉回江戶。

途中宿於中山道馬龍驛站時，房子裏只有佐佐木和山岡鐵太郎，山岡獨自打坐，佐佐木靠近山岡說：

「山岡先生，我有話說。」

「什麼事？」

「我先去看看隔壁有沒有人。」

「沒有這個必要，隔壁沒人。你要和我商量的，是不是謀殺清河的事？」

「你已經知道這件事了？」

「不！我不知道。但是由你突然成爲浪人羣隊長這件事來看，我可以推想到。指示謀殺清河的大概是板倉吧！」

「隨你怎麼想。反正有要員說八郎變了，如果由他繼續指揮隊伍到江戶去，因爲他是一個聰明絕頂的謀士，手上又有聖旨，不知會做出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來。也許在江戶、神奈川一帶發起攘夷運動，如果可能的話，他還有奪取天下的打算。」

「不過……」

山岡欲言又止，遲疑了一下說：

「你殺得了八郎嗎？」

「能！」

「一個人？」

山岡露出嚴肅的表情。

「關於策略上的問題，我不會告訴你。不過我把你當

成顧問，所以才向你說明此事。你千萬不能露出一點口風給清河喲！」

「你放心，守口如瓶是我的優點。不過我要提醒你，我會庇護清河的。他是百世難尋的大英雄，祇可惜沒有政治背景。我們有幕府做背景，政客們也有他們的背景，清河祇是孤軍作戰，一個人要做天下大事，祇好四處詐騙，才能有所收獲，這實在不能怪他。你是不是可以再多給他一點時間，讓他能做得更像一個英雄？」

「這是上級的意思，我無權做決定！」

「你是板倉的部下還是將軍的部下？我們身爲將軍近臣，提到上級命令，應該指將軍的命令才是，而不是受板倉的命令。」

文久三年四月十三日，清河一早就覺得頭痛不已。

這幾天，清河住在和山岡家親如家人的高橋泥舟家裏，泥舟太太關心的說：

「你大概感冒了，今天不要外出吧！」

「不！我早已和別人有約，對方誠心的備酒等我去喝哩！」

說完話就出去了。目的地是麻布上之山官邸的下人房，會見一位過去和清河在安積良齋同學的儒官金子與三郎。

金子早在數日前就獲知清河來訪的消息，所以事先備好酒等他來，清河比約定的時間稍遲抵達。

見面的目的彼此都已心照不宣，主要是在尊王攘夷聯名册上蓋上手印。在清河口袋裏的名册，已有五百人的簽名，決定擇期舉兵襲擊橫濱的外交設施。舉兵之時，這個軍團就變成理所當然復興王權的倒幕軍了。

「老朋友，不必再說什麼了。你應該了解我的來意。」

「我知道，請讓我也參加。」

金子很快的在名册上蓋好手印，然後拿出酒，親自斟酒請清河喝。酒瓶口和茶杯發出相互碰擊的聲音，金子顯得有些心慌意亂，但是清河並沒有警覺到。

這時，官邸的後門附近有幾名武士在徘徊。

後門處有一條路直通赤羽橋，橋頭有一間茶店，幾名武士在裏面喝茶，每一個人似乎都是領有二、三百石的親衞隊。首腦佐佐木唯三郎戴着斗笠以避人目，其餘的人依次是講武所教授速見又四郎、高久保二郎、窪田千太郎、中山周助。

下午四點，清河離開藩邸。

清河也和佐佐木一樣，戴着黑羅紗斗笠

他雖然醉得相當厲害，但步伐還是很穩，祇是慢了一些，經過麻布一橋時，突然聽到佐佐木唯三郎的聲音：

「清河先生！」

「嗯？」

「我是佐佐木！」

他很快的裝出向清河點頭的樣子，而把斗笠脫下來，這是唯三郎設計用來對付清河的妙計。

清河顯出無可奈何的樣子，祇好右手握着鐵扇，左手抓着斗笠的邊緣，做出答禮的姿勢。

就在這一瞬間，清河的背後被速見又四郎橫掃一劍，砍到左邊骨頭，然後向前倒下，踏出一步，想要拔出七星劍，但是掛在右手腕的鐵扇帶子妨礙他無法拔劍。

「清河！認命吧！」

他的致命傷是佐佐木從正面砍下的一刀，右頸被砍裂一半，由於刀勢太猛，清河的身體向左邊跳了幾跳，才倒在地上，已經斷了一半的頭部碰到地面。

頭部周圍的泥土上，沾滿了濃濃的酒味。

佐佐木唯三郎因爲立下這次大功，升爲見廻組組長，加領千石。

清河如此輕易的落入陷阱喪失性命，完全仗恃自己是個謀士而沒有防備之故。

一輩子桀傲不馴的清河，做夢也沒想到會上了別人的圈套，枉死九泉。

戰之街屋花

京都的新年即將來臨。

這一天，一早就落下纖細的雪花，到了下午又變成了細雨。

河原街一間原本經營木材生意的釀酒屋，此刻正有一個浪人偷偷的來訪，他頭上戴着宗十郎頭巾，身穿黑色上衣，個子很高。

這位不速之客就是海援隊的陸奧陽之助（維新後封爲伯爵，改名陸奧宗光）。

「桂子在家嗎？」

他經過厨房穿過庭院，來到桂子所住的下人房，站在門外拍手招呼說：

「是我！我是海援隊的陸奧。」

「……」

不速之客令桂子大吃一驚。

桂子站起來請他進來，客人還是沒把面罩拿下，逕自走到火爐邊蹲下來，烤烤已經凍僵的身體，這才取下頭巾。

「有重大任務。你願意做嗎？」

他把頭抬起來。

聲音有些發抖。臉色蒼白，鬍子剃得光光的，有點發青。桂子認爲陸奧稱得上是個美男子。

「什麼事？」

她嘴裏這麼問，心裏已預感是那件事了。陸奧的長官坂本龍馬前些天在河原街三條近江屋新助的二樓，遭受身分不明的刺客的突襲，被殺身亡。陸奧從口袋裏取出坂本的遺物，一個印有桔梗花紋的黑色小竹籠。

「這件事，我們決定報仇。」

陸奧神情有些激動，因此臉色發青。

「加害坂本的兇手到底是誰？」

「我正要告訴你。」

陸奧把頭低下，撫弄着小竹籠，從他微抖的雙手可以看出懷念故人的眞情。「坂本不該死的，錯在沒有防備。」陸奧說。

正如陸奧所說的，小竹籠的原主人曾擔任過千葉道場的教練，不應該那麼輕易被殺死。這件慘案發生在慶應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就在大約十天前的二樓住屋上，坂本當時沒有帶刀。

那時坂本正悠閒的躺在塌塌米上，和同志中岡愼太郎（陸援隊長，駐營在洛北白川村浪士團的頭目，土州藩士）愉快的閒話家常，突然被旋風般跑上來的幾名刺客所殺。刺客的來歷不明，僅知必然是劍術高手。

當時的坂本對幕府來說，是第一號的危險人物，幾年來一直以長崎爲基地，招募陸奧等各藩脫藩的浪人，組成一個名叫海援隊的反對派浪人團組織。這個海援隊不是普通的浪人團，坂本教他們操縱軍艦的方法，利用從各藩借來的軍艦，當做運輸工具往來各地。一旦發生倒幕戰爭時，這些軍艦就會變成私人軍隊，實際上去年就曾經和攻打長州的幕府艦隊，在馬關（下關）海上打過一場激烈的海戰。海援隊的首腦人物坂本偶而會上京來玩。和土州派浪人團的陸援隊長中岡愼太郎，二人同住在京都的二樓寓所裏。數日前新選組和見廻組的人一再追踪他，終於在十五日下午九點多，有如暗殺一般的把他殺死在二樓寓所裏。

跟隨坂本一起上京的海援隊副隊長陸奧陽之助和六各隊員，一聽到凶訊，立刻潛回白川村陸援隊本部，大家一致發誓說：

「我們一定要報仇！」

但是，成功的機會並不大。

因爲海援隊的基地遠在長崎，坂本死亡的消息已交由岩崎彌太郎傳遞到基地，此時他正搭乘海援隊所屬的空蟬艦，從神戶出發前往長崎。但是陸奧等人已等不及海援隊的救兵來到。

陸援隊的基地在京都，由於浪人團的隊長中岡慘遭橫死，所以副隊長田中顯助、齋原治一郎（土州藩士，後來改名大江卓，明治時的政客，部落解放運動家）也計劃爲中岡復仇。

——分頭報復是沒結果的，我們應該同心協力一起行動。

齋原向陸奧提出這個建議。於是在洛北白川村成立了以陸奧爲中心的六人刺探委員會。首先尋找兇手，刺探的事情交給菊屋的峰吉去進行。

峰吉是十六歲的少年。

他是河原街三條專賣古書的菊屋書店的兒子，像哥哥一樣的尊敬坂本；每次坂本入京時，峰吉都在旁邊侍候他。發生兇案的那天晚上，他外出爲坂本買鷄肉，回來後才知道這個變故，就想當場自殺，被聞訊趕來的坂坦退助所攔阻。坂本大概是很能吸引別的男子漢吧！

話又說回來。——

十一月十五日的慘案現場，留下兩件可能是刺客的東西。

一件是木屐。表面刻有葫蘆，葫蘆裏還有一個「亭」字，由於這個刻印，可以追查到這是先斗街一間名菜館瓢亭的木屐。於是峰吉潛入瓢亭去查看，結果查出新選組的劍客經常在瓢亭吃喝玩樂。

另一個證據是蠟黃色的劍鞘。關於這個劍鞘，御陵衞士伊東甲子太郎（原新選組的參謀，坂本、中岡慘死的第三天在油山路被刺殺）肯定的說：

「——沒錯，這是新選組副組長的助手，原田左之助的佩劍。」

現在已獲得證明，刺客是新選組的人。

峰吉馬上改扮成賣蔬薯的商人。他雖然年紀尚輕，却很聰明。他改裝商人的目的，是爲了要刺探新選組營地的內部情形。

當時，新選組從西本願寺基地遷移到不動堂村，住進新蓋的房子裏。房子的周圍有一里地之寬，相當於一個小藩主所住的房子。

峰吉將一個值五毛錢的蔬薯，以兩毛錢廉價出售，因而買通了看門人，能够自由的進出新選組營地。

「——所以。」

陸奧告訴桂子。

「營地裏的位置大致都已弄清楚了。」

「那麼，下一步該怎麼做？」

「下一步？」

陸奧的眼神顯得空洞有些茫然。

「你打算怎麼辦？」

桂子的身體輕微顫抖着，因爲要攻擊新選組基地這件

事，尊王攘夷的浪人們曾計劃過好幾次，可是沒有一次成功過。

「下一步——。」

陸奧在一剎那間顯得精神煥發，說：

「殺光他們！」

「人數呢？」

「從海援隊和陸援隊的餘黨中，選出數名勇敢善戰的劍客。」

「是些什麼人？」

「人選還未決定，不過……」

陸奧清晰有力的說：

「其中一人已決定！」

「是誰？」

「就是我！我是指揮者。」

「你陸奧先生？」

桂子知道陸奧一向擔任海援隊的文職工作。

這個廿四歲的年輕人，是紀州藩上士伊達宗廣的幼子。少年時曾在江戶讀書，後來脫藩到京都，和各藩志士們來往密切。由於得到坂本的賞識，所以海援隊成立時，奉命擔任測量官兼隊長秘書的任務。從他的經歷可以知道，他的劍術並不會太高明。

「祇好走一步算一步了。」

陸奧自言自語的說。這個血氣方剛的秀才，爲了報答坂本的知遇之恩，決定不顧生死地爲他報仇。

「所以有件事情要麻煩你。」

「就是你剛才說的大任務嗎？」

「是的，你可不可以不問內容而答應我的請求？」

「我答應！」

桂子說。她回答時，自己也覺得矛盾，因爲她和坂本從未交談過。唯一使她答應的理由，就是桂子曾向那個死去的土州人坂本借過二十兩銀子。

桂子本來是洛東妙法院寺下人的女兒，數年前由於雙親相繼去世，無法維持生計，才來到有一點親戚關係的釀酒屋工作，並且教附近的兒童讀書認字，一個人孤獨的過日子。

她早已過了適婚期。

最近有人把桂子介紹給一位住在柳馬場的醫生做續絃夫人，這是一個經常出入官府，既英俊而又有地位的男人。

於是桂子開始準備嫁粧。

但是桂子平日並無積蓄，依照京都人的風格，女孩子出嫁時如果沒有陪嫁的話，是一件很丟人的事情，簡直比死還難過。

大概坂本聽說了這個消息。

因爲這間釀酒屋和土州藩邸有生意往來，所以坂本到京都來時，不是住在近江屋的寓所，就是住在河原街的釀酒屋，因此這兩個地方成爲海援隊的聯絡站。

由於桂子住在下人房，所以和坂本等並未接觸過。在桂子的印象裏，坂本是個不善修飾的大男人，衣衫不整，頭髮散亂，穿一雙靴子。桂子祇對坂本的靴子有印象，至於臉孔的模樣則模糊不清。

幾個月前，坂本爲了聯合薩摩藩和長州藩的秘密工作而來到京都，在釀酒屋祇住了一天，這時他聽到有關桂子的事情。

坂本把二十兩銀子交給釀酒屋的老板說：

「把這些錢送給下人房的那位女孩子。」

桂子知道這事後驚訝異常，因爲全京都再也找不到這麼親切的人。但是她沒有理由接受素不相識的坂本的厚儀，由於這個緣故，她不但不高興反而覺得頗受屈辱，想馬上把錢退還給坂本，但是苦於無法得知坂本的行踪，祇好和初來釀酒屋的陸奧陽之助商量，那時坂本還活在人世。

陸奧的心裏不知在想什麼，突然臉紅起來，很不自然的說：

「收起來吧！」

大概他以爲桂子是坂本的情婦，至少也曾和坂本發生過關係，所以坂本才會慷慨的送她廿兩銀子。

陸奧心裏這麼想，所以才認爲復仇的責任也應該由桂子承擔才是。

桂子明知陸奧誤會她，但也沒有爲自己辯白。

「什麼任務？」

爲了坂本曾借給她廿兩銀子，現在已無法還給死去的人，唯有參加報復行動表示對過分親切的土佐人的一點報答心意。桂子是那種可以爲義理人情而犧牲的女人，也許因爲這個緣故，個性上總是比較主動積極。

陸奧拜託桂子的事，就是要打聽一名劍客的下落，他是伊予宇和島脫藩浪人居合劍術的高手。

「聽說這個人曾受過坂本的恩惠。至於他是怎樣的一個人，我也不清楚。祇知道坂本生前曾提起過他，名字好像叫做後家鞘彥六。」

「後家鞘？」

好奇怪的稱呼。

「大概是別名吧！本名我不知道，聽說住在大阪。」

「在大阪什麼地方？」

「我不知道，坂本也不知道，所以才請你幫忙找到他，並且說服他來參加復仇工作。本來應該由我們的同志去找他，但是最近在伏見碼頭和大阪八軒家碼頭，都有新選組的人到處巡邏，只要一遇到浪人，就盤根問底，祇有女人不被查問，因此祇好拜託你了。」

桂子當天晚上就乘船離開了伏見。

於是，慶應三年十二月七日的天滿屋事件，可說是從此開端。

留在京都的陸奧在海援隊和陸援隊的四十一名餘黨中，再三精選，終於選出十六名劍術高明但又籍籍無名的劍客，成立了一個敢死隊，並且需要兩名劍術特別高明的殺手擔任前鋒打前陣。

「有這個人！」

說這句話的，就是水戶脫藩最近投靠陸援隊的香川敬三（後來東山道鎮撫總督府軍監，封爲伯爵。）

「什麼人？」

「明天我帶他來見你。」

這個人就是十津川的鄉士中井庄五郎。

他在京都的尊王攘夷志士中非常有名，但是住在長崎的陸奧却連他的名字都沒聽過。「殺手庄五郎」是他的別號。去年曾受長州藩品川彌二郎的聘雇，去謀殺從長州藩跑到新選組的村岡伊介，他只揮出一劍就把村岡置於死地，因而名震天下。

在京都的時候他曾和新選組衝突過幾次，但每次都能僥倖不死。

陸奧把他請入白川屋的書房。

深深一鞠躬，然後說：

「千萬拜託！」

庄五郎此時祇有廿一歲，一向不善於和人交談，祇見他微低着頭，說了一句話：

「我答應！」

聽香川說，庄五郎和死去的坂本曾有一面之緣。他在伏見船宿寺田屋伊助的家裏過夜時，正好坂本也在那裏留宿。坂本請他到房間內喝酒，相談甚歡。

中井是個單純且坦率的粗人，別的同志都很瞧不起他，而坂本這樣的名士，竟然肯折節和自己同座討論世事，心裏自然很受感激，所以到處宣揚此事。

（如果眞是這樣的話，報仇之事就有希望了。）

因爲這杯酒的緣故，這個人大概願意爲坂本犧牲生命吧！陸奧想到這裏就感到安心不少了。坂本具有不可抗拒的魅力這事，陸奧比誰都清楚。

（以後的事，就是尋找後家鞘了。）

陸奧耐心的在京都等待桂子的消息。

一天晚上，陸奧在白川屋正在吃拌有鷄肉的素麵時，陸援隊的白井金太郎走進來，突然問他說：

「陸奧先生，你殺過人嗎？」

「沒有。」

白井聽到陸奧的回答，露出頗爲關心的語氣說：

「那不行！你沒殺過人就無法進攻新選組。今天晚上我教你如何殺人。」

聽說白井是江戶脫藩神道無念流的高手，去年夏天在清水寺內和桑名藩士發生衝突時，曾殺了兩名藩士。這事他一直引以爲傲，並且理所當然的被選爲敢死隊員之一。

「怎麼教法？」

「今晚我教你如何眞正的去殺人。請你跟我來。」

兩人隨即走出白川屋。

他們要殺的對象是江戶藩京都聯絡官，最近在京都很出風頭的酒泉彥太郎。他是極端的擁護幕府者，早就被尊王攘夷的浪人們，列爲天誅的對象。

「酒泉現在什麼地方？」

「黃昏時香川先生看到他走進祇園花見小路的一力店裏。我先攻下第一刀，陸奧先生再行跟進。你看過一次流血事件的話，就不會再害怕，而自然產生信心了。」

在祇園的石階下，香川和一名江戶的浪人已經等在那裏。

一行人走進花見小路，把燈籠吹熄，然後隱藏在一力店附近的陰暗處。路上還堆積着下午所下的雪。

不久，穿着黑絹外衣配戴兩把白色劍柄長短劍，很有派頭的一名武士走出一力店，他的前面還有個提燈的佣人，從所提燈籠的花紋來看，這人正是酒泉。

白井從暗處走出來。

他大膽的走近酒泉說：

「請問您是江戶的酒泉先生嗎？」

「不！」

對方邊走邊說：

「我是薩摩的中馬。」

他的話裏帶有薩摩的口音，當然，這是酒泉僞裝出來的，但是白井居然被矇騙過去。

白井以爲認錯人，於是擦身而過，這時酒泉突然轉過身來。迅速的拔出劍來，砍在白井的頭上。

白井還來不及拔劍，立刻倒在雪地上。

陸奧一看情形不妙，馬上拔出劍來走向前去，但是被

白井的身體絆住，跌在酒泉的脚旁。

酒泉反而大吃一驚，以爲敵人採用特殊劍法殺進他的身邊，所以大叫一聲跳開了。

陸奧抱起白井的身體，還有呼吸，被砍的地方鮮血直流。

「沒關係，可以縫起來。」

陸奧以前學過醫術，所以把白井抬回隊部後，讓他平躺在油紙上，用酒洗滌傷口，然後用木綿針縫合傷口，但是創口太大了，血和腦漿大量湧出來，白井微笑著說：

「你現在明白劍術是什麼了嗎？陸奧先生？」

說完閉目斷氣。陸奧經白井這麼一指點，似乎能體會其中奧妙了。此事發生在十一月二十六日。

在大阪的桂子，開始打聽後家鞘的消息，這天京都正下著大雪，大阪却下著大雨，非常寒冷。

要打聽後家鞘的消息，就必須住在公事宿。公事宿的主人一般都被稱爲公事師，有關公事方面的事情他必須了解清楚。

桂子經由八軒家船家的介紹，認識了肥後橋北方公宿事釘屋十兵衞的公事師。

從肥後橋到筑前橋之間有很多四國各藩在大阪的藩邸，當然宇和島伊達的官邸也在其中，釘屋的主人對宇和島的官員很熟悉。

「關於脫藩人，別名叫後家鞘彥六的……」

公事師去宇和島的藩邸查問，得到的回音證明確有此人。但是，官邸的官員又說：

「現在已不知去向。」

當然這完全是應付的話，他們即使知道也不肯說的。

雖然是在亂世，脫藩對武士來說仍屬重罪，以宇和島藩邸的立場而言，如果知道後家鞘在大阪的話，就必須正式去逮捕他。

「沒有關係！」公事師告訴桂子「這件事讓我來辦好了。有位官員已偷偷的告訴我有關彥六的線索。他叫我到佐野屋橋附近，後家鞘的伯父處去打探消息即可。」

公事師從藩邸打聽到的消息，這個後家鞘彥六，的確是藩中居合劍術第一高手。

年齡大約二十六、七歲。

但是他的眞名實姓，藩中無人知曉。

這個說法並不奇怪，因爲彥六從五歲開始，就經常改變他的姓名。

最初，他是住在城下元結掛街宿舍的大塚南平祐紀的第六個兒子，名叫萬之助。

後來輾轉被人收養，直到被同藩的松村彥六衞收爲養子，取名保太郎時，才是他進修練武最顚峯的階段，此時不論武藝、學問、數學等各方面都很優秀。

後來他因故離開松村家，最後成爲同藩御船手組中村茂兵衞的養子，中村有個女兒，所以彥六等於入贅中村家。但是始終沒有子嗣，所以在他那家財萬貫的夫人不久去世之後，他又被養父母趕出了家門。彥六被認爲是命中帶凶又不能生根的男人。

他的脫藩是在此事件之後，藩邸的記錄是慶應元年七月十八日。以後大概又流浪到大阪，這期間差不多有三年的時間。

「他眞是個不幸的人。」

桂子這麼說，也有些失望，她覺得彥六才氣過盛，沒有一般刺客所有的病態性格，看起來像是非常正常的「好孩子」，恐怕不適合當刺客。

「不過，劍術方面非常高明。」

公事師說。

有一年，舉行大拜拜，宇和島城下和靈神社舉行分送麻薯的典禮。那時有一種傳說：

——一百個麻薯裏，就有一個放有銀子。

後家鞘和同藩的年輕武士們一起前去膜拜，一個年輕武士說：

——我們來猜那個麻薯裏藏有銀子。

這時廟的兩邊欄杆地方，站著化過裝的巫女，一次抓三個麻薯丟給信徒們。

武士又接著說：

「——不能拿手摸，試試看能不能猜出裏面有無銀兩？」

「能！」

說這話的正是後家鞘，他叫信徒們走開，自己站在巫女面前等待著。

三個麻薯在空中飛舞然後落下來。

祇見長劍一閃，麻薯平空裂成兩半，後家鞘再連續揮砍，三個麻薯在落地前都被切開成兩半。

「眞是神乎其技！」

公事師讚嘆的說。彥六的高超劍術，至今仍記錄在和靈社的社家日記上。

「那麼，後家鞘是什麼意思？」

按照桂子的想法，「後家鞘」的背後一定有個淒艷動人的故事，或許彥六有好色的毛病！

「不是的，不是關於女人的。」

公事師搖頭否認，好像明白桂子的想法。

據說因爲彥六太窮，別人替他取了這個別名。後家鞘就是刀身和劍鞘不相合的意思，而彥六正佩戴這種劍。

劍上刻有土佐鍛冶久國的名字，雖然鑄造時間不久，但也稱得上是上乘之作，這件事舉國皆知，所以大阪的宇和島官員不會不知道的。

彥六在他生父家的抽屜中找出一把沒有鞘的劍，又在最後的養父中村家找到一個已經剝落不堪的古鞘於是他把鞘的裏面削了一削，才能勉強把刀身放入。

把不同的鞘和劍合爲一，在劍術界來說，就叫做後家鞘。

彥六的劍不容易拔出來。

彥六用這把難拔的劍，而能表現出高超的居合劍術，難怪令人讚嘆。因此別人叫他：

——後家鞘——。

另外一種說法，後家鞘表示不和諧的意思。

以彥六自身的經歷來說，他把養父家看成鞘，把自己看成劍身，他不能容於養父家，就如同劍身不符合劍鞘一樣，所以叫做後家鞘彥六。

（眞有道理）

桂子起了想見見他的念頭。公事師大概把桂子想見後家鞘的事誤解爲男女關係，所以笑著說：

「那位彥六先生，至今仍是獨身哩！」

晚上，用人回報消息。

住在佐野屋橋附近的彥六的伯父已找到了。

「是個老百姓。」

他做木炭生意，店名叫伊予屋，名字是爲藏，是彥六生父的二哥。因爲不想做同藩武士家的養子，所以很早就離家到大阪做生意。

後家鞘彥六脫藩後，就居住在伊予屋爲藏家裏。

但是爲藏是個膽小的人，深怕藏匿脫藩者會受到牽連，所以把彥六介紹給住在心齋橋飭的高池屋三郎兵衞，目前在大阪南組很出風頭的平民。

彥六現在擔任高池屋的店員。

「那個高池屋是做什麼的？」

「你是京都人，所以你不明白內情。他是個專放高利貸的人。」

「高利貸？」

桂子頓時陷入深思，這個甘願替放高利貸的人做店員的男人，怎能擔任殺盡新選組的重大任務呢？

外面，大雨仍下個不停。

京都，仍舊大雪紛飛。

攻打新選組的計劃，正由陸奧陽之助縝密計劃中。

但是武器很缺乏，不能每一個人都持有武器，槍則由郊外的鐵匠所打造，是一種依靠信管才能打出去的單發手槍。子彈祇有一顆，槍也祇有一把。

二十七日晚上，突然有一個化裝成商人模樣的神秘人物，潛入白川村陸奧家中。

這個神秘人物正是和紀州藩素有往來的苗字木材商加納喜兵衞的兒子宗七。

他雖是平民，却和勤王運動有牽連，由於他和陸奧有同鄉關係，因此交情很深。

「沒想到我會來吧！透過守護職來唆使新選組，巡邏組謀殺坂本先生的元兇，現在已查明了。眞是個意想不到的人物。」

「是誰？」

「紀州藩的三浦休太郎。」

（啊！）

陸奧想。絕對錯不了。

三浦一向對坂本含有恨意。

那年春天，坂本獨自搭乘從長崎往神戶的海援隊所屬的蒸汽船伊洛哈號（一百六十噸），在四月廿三日夜晚十一時，到達讚岐箱崎的近海時，海援隊的值星官佐柳高次突然發現，在黑暗中出現了白色的桅燈和青色的右舷燈，因而判斷是一條巨大如山的汽船，正朝伊洛哈號前進。他當機立斷將船左轉廻避，但是巨船的舵手技術太差，因此船在一面右轉之下，一面猛向前衝，終於攔腰撞上伊洛哈號，該船頓時裂成兩半，但是因爲是木造船，所以沒有馬上沉下去。

此時，坂本的腦筋裏祇有一個念頭：

——跳上去——

他敏捷的攀上巨船的甲板，進入船長室，扣壓了航海日誌，原來這條船正是紀州藩藩船明光號（八百八十七噸）。

當然兩船互撞錯在紀州藩，於是坂本按照英國海事判例，向紀州藩要求鉅額賠償金，紀州藩和海援隊的結怨自此而起。最後的判決結果將在長崎宣佈，這時坂本的態度是：

——如果紀州藩不賠償的話，我就攻佔紀州藩和德川藩，進而占領全國。

有心人把此事編成小調，吟詠於長崎的大街小巷，藉歌聲來壓迫紀州藩，終於迫使紀州藩償付了八萬三千兩銀子。坂本緊接著從長崎直往京都，在判決成立的一個月後，就被刺身亡。

（三浦，一定是幕後指揮者。）

陸奧這樣想。提起紀州藩三浦休太郎這個人，他是京都政界擁幕派的拔尖人物。和新選組組長近藤勇、巡邏組組長佐佐木唯三郎交情頗深。

「殺掉三浦！」

目標既定，但是三浦的身邊經常有新選組的數名隊員護衛着，因此，若想殺掉三浦，必須先解決那些護衛。

並且，據說三浦不久將要大舉藩兵進軍京都，和大垣藩聯手燒毀市區三軒的薩摩藩房舍，一舉粉碎反幕府勢力。

「三浦經常在那？」

「正如你所知道的，紀州的京部藩邸因爲是在聖護院森林的東邊，離市區較遠，所以三浦在祇園留連太晚的話，一定會留宿在下京油小路花屋街南邊的天滿屋旅館，這是他的習慣。」

「好！」

於是，街頭巷戰展開了序幕。

陸奧把復仇的命令下達給陸援隊的代隊田中顯助時，沒想到最初懷著要報仇的田中顯助，就在這個晚上，在態度上有了很大的轉變。

「請多保重！」

田中顯助說。

陸奧冷冷一笑，認爲和田中顯助如此膽小的人去實行復仇重任，起不了什麼大作用。

「假使你沒有意思的話，我也不想勸你，但是請你也不要攔阻我。同時你的部下之中有志參加復仇行動的，請你也不要加以攔阻。」

「……」

顯助什麼都不說。顯助後來改名田中光顯，受封爲伯爵。當時的他爲什麼突然聞提倡自重論呢？他在昭和十一年四月所出版的自傳裏曾如此敍述：

「當我年青時，曾是暴動組的一員，那時的我可以說經常胡作非爲。後來由於前途（倒幕事件）逐漸嶄露曙光，並且身負帶隊的重責，所以對血氣方剛輕舉妄動的行爲大不以爲然，訓誡他們要爲國捐軀，而不能輕易赴死，以此曉以大義勸導他們謹愼行事。（顯助當時二十五歲，比陸奧大一歲。）

陸奧太沉不住氣了，時機尚來成熟，就急著發動攻勢，簡直輕舉妄動。這個大號令（大政奉還維新大號令）是最高機密，僅有少數人知道。」

根據田中光顯的自傳，正當陸奧一心一意的籌備進攻新選組的計劃時，京都政界的要員們（激進派公卿和薩摩藩、長州藩中有謀略的大將）正在秘密進行一項會議，這個會議的結果是，將在十二月九日出其不意的發出一道恢復王權的大號令。

「像陸奧這等無知之輩，當然無從知道這個消息的。祇有我自己知道——所以我才制止他不要輕舉妄動。」

雖然田中光顯在他的自傳裏如此記載，但是事實上田中自己也不可能知道這個消息。因爲恢復王權的號令和討幕的密謀僅有薩，長兩藩的首腦在秘密進行，根本沒有把消息洩露給土州藩知道。其主要目的是爲了土州藩仍有強烈的擁幕傾向，兩藩深恐土州藩會敗露機密。所以田中顯助的自重論，或許只是他個人出爾反爾的性格所使然。

從這一觀點看來，陸奧是個比較講求義氣的。

「我一定要替坂本復仇。」這是身爲海援隊部屬的陸奧自認爲該負的責任。後來陸奧擔任中日戰爭的外相時，曾以綽號「剃刀」因而成爲名噪一時的理論家，他經過冷靜思考，認爲復仇之事並無違悖天意之處，所以就放心大膽的去做。

十一月二十九日下午，大阪肥後橋的公事宿釘屋十兵衞家中，桂子正在等候後家鞘彥六的來臨。

後家鞘透過釘屋的使者傳來消息：

——我會去拜訪她。

和桂子約定半小時之內到達。

（到底是怎樣的一個男孩子？）

桂子盼望著，一心想目睹他的廬山眞面目。

據釘屋十兵衞的手下，從心齋橋筋放高利貸的高池屋一帶所搜集到的消息，證實了彥六在那一帶是個很有名望的男人。

同時也是個非常能幹的計數專家（桂子對這點，感到失望），他甚獲老板三郎兵衞的信任，從記帳到複雜的本利計算，或是有關貸款的業務，全都一手處理。

——大阪高利貸業務中最能幹的掌櫃。

老板三郎兵衞以擁有如此出色的手下而引以爲傲。

同行或街坊鄰居都知道彥六以前曾是武士，但是大家尊敬他的，並不因爲他以前是武士，主是因爲他是伊予宇和島的數學家不川顯賢先生的得意門生。

——高池屋的本利計算，並不是一個初出茅廬的人打算盤就能勝任的，這是需要能寫能算並且頭腦靈活，能夠獨當一面的人才能勝任的工作。

不過，對桂子來說這種本利計算的才能，她是一點也不重視，因爲祇憑數學頭腦是無法進攻新選組的。

但是後來改名士居通夫的彥六對南組來說，曾經有過一個小插曲。

提起高池屋三郎兵衞，由於職業的關係，所以人緣很不好，頗遭人怨恨。他的生意不是以街上平民爲對象，而是以碼頭上一些批發商爲主要對象。其中有一個批發商無法還債，就糾集打手經過常安橋，圍住三郎兵衞。

威脅他把借條毀掉。

三郎兵衞背後有一盞十字路燈。

但是，已被這些打手破壞了。雖然柳川藩的房舍就近在眼前，然而在門口站崗的衞兵却視若無睹。

對方共有五人，有角力士、浪人、無賴漢等，分列兩旁。

後家鞘彥六站在主人背後，一開始就裝出嚇得臉色發青的害怕樣子，以便暗中打量對方。不久，他看準了角力士是五個人中的首腦人物，所以向他靠近一步。說時遲那時快，只見彥六的肩膀幌了一下。

——唔！

就在這一剎那間，角力士的鼻樑被打碎了，兩手掩住臉發出一聲慘叫，倒了下去，好像是被彥六用腰間的箭筒打到的。

其餘四個人嚇呆了。

彥六將角力士所配戴在腰間的長刀拔出，以極快的速度擊碎了四個人右肩的鎖骨，一起解決了他們。

這件事鬧到刑事警察局，不過，由於三郎兵衞到處打通關節，所以彥六終以無罪釋放。

但是彥六却因此惹起了一件麻煩事。

當時，新選組的谷萬太郎率領部下，半夜裏突襲潛伏在大阪松屋街的長州系浪人志士們，引起了松屋街騷擾事件。（當時，田中顯助也是被暗殺的對象之一，另外一個被殺的土佐藩士大利鼎吉是無念流的高手，劍術如此精湛的人也被殺，更何況是田中顯助？但是剛好田中有事去道頓堀，不在家，因而躲過一劫，撿回一條命。）

爲了處理松屋街事件的善後，所以新選組的數名高級幹部到大阪警察局做了個交待，這時才從警察局人員的嘴裏，聽到有關彥六的小插曲。

——想辦法拉攏他人新選組。

就這樣決定，於是從警察局發出公函，邀請彥六前往東街警察局（現在的國際飯店附近）一談。

「怎麼樣？願不願意加入新選組？」

他們耐著性子勸導他，但是由於彥六另有打算，所以極力找藉口來加以推辭。

這些新選組隊員裏面，有一個年齡和彥六差不多，兩眼炯炯有神，說話態度溫和文雅，和他嚴肅的外貌不相配的年輕人，說：

「——你看起來和我年紀差不多，既然新選組那麼迫切希望你加入，請你無論如何答應了罷！讓我們一起爲國事效犬馬之勞。」

他以柔和的武州腔來說服彥六，彥六後來才知道他是新選組組長近藤勇的外甥宮川信吉。

言歸正傳——。

見面的時間快到了，樓下傳來了脚步聲，十兵衞的部下跑到桂子所等待的房間傳報：

「他來了！」

在他的背後，跟著一個男人。

出乎桂子的預料，彥六竟是個五短身材的男人，從他那寬而薄的嘴唇來看，他是一位會吃而又健談的人，儼然是經濟專家似的。雖然年紀很輕，但是前額微禿，眉毛稀薄，不管從任何角度了觀察，一眼就可斷定他是放高利貸人的手下。

但是，他一直保持緘默。

桂子遣退了釘屋的手下，降低聲音敍述陸奧等人的密謀，說完後就從懷裏拔出一把短劍。

假使後家鞘不答應這項工作的話，她就當場自殺。如果她不以死表示決心，就不能感動對方去做一件有危及生命的事情。桂子憑著她的高度智慧，知道如何處理這件事。

「你意下如何？」

「我接受！」

後家鞘回答。

桂子把短劍收回鞘內，出乎意料之外的，對方如此輕易就答應她，反而令她不安起來，他眞的願意爲坂本而死嗎？

「請問您和坂本先生的交情如何？」

「祇有一面之緣。」

桂子聽了這話差點驚叫起來，原來他也和自己一樣，和坂本的交情都很淺。

「那是四年前的事了。」

這是坂本從土佐脫藩以前的事，他向藩廳報告，爲了考察劍術前往長州的途中，在宇和島城下旅館過夜。

大概坂本想把隣藩的同志也吸收過來，所以才留宿在宇和島藩。

坂本的名聲傳遍宇和島不是因爲國士的名氣，而是因爲他在江戶的千葉道場擔任教頭的原因。

宇和島藩的年輕劍術修練者聽到消息，紛紛爭先恐後地去拜訪他，田宮流居合術高手後家鞘彥六也是其中之一。

坂本好像對彥六很感興趣的樣子。

「請把你的配劍給我看看好嗎？」

坂本想把宇和島藩以切麻薯技術高明而大出風頭的後家鞘佩劍拔出來，但是很不容易拔出，最後費了好大工夫才拔出來。

「呵呵！」

坂本笑了出來，「你看吧！」坂本把自己的配劍也拿出給彥六看，兩人把劍並排一起，這時彥六才了解坂本發笑的原因何在。

原來兩把劍都是土佐藩的久國先生所鑄造的。

「這麼一來，這兩把劍等於是兄弟劍了。可以說你和我前世有緣啊！」

坂本說。

後家鞘聽了這句話很受感動，所以隔天夜裏再度前去旅館拜訪坂本。

坂本滔滔不絕的討論天下大事，後家鞘一面回答坂本的話，一面敍述他在養父家的情形，以及和養父之間的不愉快。彥六從來不在人前人後訴苦，但是坂本是一個不可思議的男人，他有一種特殊的氣質，使別人願意親近他，並且願意向這個單純、無邪、豪爽，而且又善於謀略的土佐人傾吐心事。

「把重的包袱拋掉吧！」

坂本說着，又說：

「連藩也要拋掉。不久將會成立一個以京都爲中心的新武權政體。那時，天下所有棄藩的浪人就會來參加武權了。」

他對彥六說了這些煽動的話，第二天就離開宇和島，以後兩人就沒再見面。

或許是老天有意安排，彥六和坂本見面後不久，彥六的太太安子突然去世，所以彥六祇好回到元結掛街的生父家裏。因爲他當時年紀已不小，所以不能再做別人的養子，再加上從隣藩傳來坂本脫藩的消息，所以彥六也急着要脫藩，到大阪投靠坂本。

不過，坂本當時已是天下知名之士，和薩、長兩藩的志士也有來往，所以這個世界才是他活躍的舞臺，但是彥六對這些尊王攘夷的志士們一個也不認識。

他祇認識坂本一人，所以想跟隨坂本，但是坂本神出鬼沒，不知行踪何處。他無可奈何祇有依賴做木炭生意的伯父，後來又成爲放高利貸者的手下。

「桂子小姐！我有事要麻煩你！」

他恢復一種很平凡的臉孔。

「我要把頭髮梳成武士髮式，現在請你幫我綁一下好嗎？」

「好！」

「但願藉妳的手，讓一個男人再重生！」

他說了這些富有感情的話。

桂子從樓下借來梳髮用具，把彥六的頭髮梳好，這時桂子的心裏產生一種對男人從未有過的好感，心裏微微激動着。

「彥六先生，我也替你刮鬍子，使你變成一個美男子好嗎？」

「好啊！」

男女之間是微妙的，互相吸引的，桂子和彥六之間產生了一種微妙的情愫。

打扮妥當的彥六回到高池屋整頓行李後，又回到釘屋。因爲再過一天就要出發上京，所以那天晚上就留宿在釘屋。自然而然的，桂子和彥六發生了關係。

「桂子。——」

彥六在床上低聲說。

「我第一次有了個好劍鞘。」

雖延誤了婚期，但對桂子來說這還是頭一次和男人發生關係。

「我覺得很高興。」

她用京都的方言回答。

「我也非常高興。以前當養子的鞘，對我都不適合，現在由於陸奧先生的關係，所以我已有了海援隊的鞘了。」

「……」

桂子對男人始終不解。

有一天。

陸奧方面收到確實的情報。

這是慶應三年十二月七日，也就是後家鞘彥六抵達洛北白川村第八天的事。

被加納宗七在紀州藩邸所收買的一名奸細報告說，今天晚上三浦會到他常去的天滿屋旅館參加晚宴。

「確實嗎？」

陸奧嚴肅的問。

「是的。」

不久，在新選組營地賣麻薯的峰吉跑回來說，第三隊隊長齋藤一率領大石鍬次郎、蟻道勘吾、中條常八郎，梅戶勝之進、前野吾郎、市村第三郎、中村小次郎、宮川信吉、船津謙太郎等十多人已離開營地。

「是爲了和三浦會面或者去保護三浦的嗎？」

「沒錯！」

陸奧立即恢復帶隊時的冷靜，下了一道命令：

「各位同志，想必大家都已知道分配的工作了，我們按照原定計劃行動吧！」

總共動員了十六人。

同志之一香川敬三和田中顯助一樣，找個理由離隊，不參加復仇行動，平民出身的加納宗七志願補上缺額。

「那麼，開始吧！」

陸奧站了起來。

隊員不直接到天滿屋，因爲白川村離下京太遠，所以就利用下京西洞院御前通料亭「河龜」做前哨站。他們從白川村三三五五的分別出發，免得惹人注意。

陸奧陽之助、中井庄五郎、後家鞘彥六三人是第一批抵達「河龜」的。彥六這時已改名「宮地彥六」。

他抱着二尺五寸長的後家鞘長劍倚牆而坐，想到馬上就要發生一場浴血戰，難免有點緊張，因此，牙齒格格作響。

不過他的臉孔還是微笑着。牙齒雖然顫抖但是臉上却帶着笑容，這種表情是最難看的，但是彥六却打從心眼裏高興起來。因爲他想到以前由於沒人提拔，而在大阪平民家中虛渡兩年光陰，現在却擠身爲天下志士之一，可以說第一次嚐到獲得好鞘的喜悅。

和他相比之下，十津川鄉士中井庄五郎顯得十分穩重，在此緊張時刻，他仍正襟危坐喝着酒。他雖然年輕，但因爲他是職業殺手，所以才有這種穩如泰山的氣慨。

不久，十六個人陸續抵達河龜，沒有一人脫隊。

陸奧開始忙碌起來。

他配給每個人一條白頭巾，做爲記號，再給每人四兩銀子。這是加納宗七樂捐出來，作爲攻擊之後流亡他鄉的旅費。

「突襲時一定要分組進行。」

陸奧一再叮嚀。這是學習新選組的作戰法，二、三人成爲一組，各組之間保持聯繫。

於是，大家安靜的喝酒，養精蓄銳。

從「河龜」到天滿屋不到半哩路程。

街道不太寬敞，這一帶是民房密集區。

晚上九點正，興正寺和本願寺的鐘聲，遙相呼應。

路上已經沒有人影。

出去刺探消息的峰吉回來報告：

——他已經在喝酒了，對方大約二十四、五個人左右，有人在唱歌，從聲音判斷，唱歌者可能是新選組的齋藤。

（但有人說是齋藤故意假裝酒醉，以歌聲作爲誘敵的手段。新選組方面從京都市內士州浪人的動靜來判斷，大概今夜會出事，所以事先已有準備。）

「出發！」

陸奧的命令一下，全體隊員站了起來。

人員的分配方式：

從大門衝殺進去的以陸奧爲首，後面跟着中井庄五郎、後家鞘彥六、本川安太郎、松島和助、竹野虎太、山崎喜都馬等七人。

在前門把風的是岩村精一郎等六人。

在後門把風的是齋原治一郎等三人。

一行人在路上快步行走。

天上沒有月亮，道路兩邊堆積了大約三尺高的白雪，但是並不影響脚步。

陸奧帶了一把手槍。

（能射得出嗎？）

他對槍的功能有些懷疑，又有些不安，子彈祇有一發，所以無論如何也不能失手，而且此槍一旦發射一定相當有威力。槍身用薄鋼做成，口徑很大，如果打中手腕的話，可能從肩部以下整條手臂都會被炸掉。

他們迅速的把天滿屋正門圍起來，這時擔任先鋒的兩名劍客走出隊來。他們是：

後家鞘彥六

中井庄五郎

陸奧因爲是總指揮，所以站在隊員後面的雪地上，以便察看整個局面。

後家鞘走到門前兩三步時，突然停住脚步，回頭看看陸奧。

（大概有點怯場吧！）

陸奧想。不過後家鞘好像要隱瞞心中的動搖之意，說：

「怎麼樣？我們也學坂本先生被殺時敵人所採用的手段，先遞出假名片然後來個出其不意。」

陸奧事後回想，後家鞘當時的舉動，大概是知識份子的軟弱個性所使然。

但是綽號「熊」，十津川山地出身的殺手庄五郎的態度却截然不同。

庄五郎有力的踏進一步，說：

「對不起，我先動手！」

祇說了一句話，就突然踢開大門向裏面攻進。

非常迅速的就到了大廳口。

後家鞘不由自主的跟在後面。

宴會的場地在二樓，中井和後家鞘兩人放輕脚步，儘量不發出聲音，敏捷的把裏面房間的紙門拉開。

敵方人數大約二十多人，驚訝的看着這兩位不速之客。

中井昂然濶步的從新選組隊員所坐的兩排位子中間走過去，凝視着倚床而坐身穿黑絹衣服的武士，說：

「你是三浦嗎？」

被他豪壯氣魄所攝服的三浦說：

「我是。」

當他要站起來時，中井把右膝蓋放在三浦前面的小桌子上說了一聲：

「看劍！」

立刻拔出劍來砍他，這些動作祇在一瞬之間就完成了。據說是極爲漂亮俐落的居合劍術。

但是，中井沒把距離算準。

「哇！」

並沒有砍到慘叫一聲站起來的三浦頭上，祇傷到他眼下的皮肉而已。

就在這一剎那間，中井的末日來臨。在三浦旁邊的新選組第三隊隊長齋藤一差不多同時向中井砍了一劍，從左頸砍到胸部。

「失算！」

中井的身體向前倒下去，這時使人發生一種錯覺，以爲中井又站了起來，揮出快得令人來不及眨眼的一劍，砍在齋藤一的身上。

這是後家倚彥六所揮出的一劍。

齋藤的右手腕被砍斷，劍掉了下來，但是沒有流血，因爲他穿着一種特別的防護衣。

然而這個打擊却影響他的武藝。

因此當天晚上第一流高手的齋藤，就無法充分發揮劍術，所以陸奧這方面的人佔了上風，輕易的贏得了勝利。

後家鞘左方一個新選組隊員，對着右膝着地的後家鞘砍下。

這時，後家鞘及時的舉刀向上一揮，正好砍在那個隊員的下額。

哇——

當這個人叫着倒下去時，後家鞘把左膝迅速向前伸出，然後刺中他的胸部。

這個人把酒杯盤子撞翻了一地，自己也隨之倒下。他正是在東街警察局以武州腔對後家鞘說：

——我倆年紀差不多——

如此說服他入隊的宮川信吉，但是後家鞘在混亂的現

場中並沒有認出他來。

突然，紙門倒下，海援隊員關雄之助（後來改名澤村惣之丞）、小野淳輔（坂本龍馬的外甥）、竹野虎太等人衝殺進來。

這時後家鞘已殺傷三浦的佣人平野藤左衞門，又把新選組隊員梅戶勝之進的左腿砍傷，露出骨頭。

但是新選組的人對戰鬪方面較有經驗，所以很快的把燈火吹熄。

有一隊員大叫說：

「三浦已被殺。」

海援隊員一時不察，以爲任務已達成，立刻喊到：

「退出！」大家迅速從樓上退下來。新選組的船津謙太郎率先的追趕下去，但是當他從樓梯跳下時，看到高個子陸奧站在大廳。

陸奧馬上扣動板機。

轟然一聲巨響，好像房屋塌下一般。陸奧因爲受到手槍的反彈作用而倒在門口。

被槍打中肩膀的船津，也倒在陸奧的身邊痛苦的翻滾。

「快退！」

陸奧跳起來跑到門外大聲叫着，大家立刻奔向下雪的路上，依照自己的計劃四下分散向各方逃亡。

這次天滿屋事件兩方面的死傷，一直沒有明確的數字，至今仍各有說法。

不過死者方面，新選組有宮川信吉，海陸兩援隊則是中井庄五郎。

兩方各死亡一人這是獲得證實的事。

三浦休太郎雖受重傷，僥倖能挽回一命。

事件發生後，陸奧利用夜色掩護向北方逃走，來到相國寺前的薩摩藩邸，叫門說：

「請開門，我是海援隊的陸奧陽之助。剛才和新選組發生戰鬪，爲隊長坂本報仇。」

這個屋裏的人和陸奧素不相識，但是聽了陸奧這幾句話，意外的開門讓他進來。可能薩摩藩裏有很多人同情坂本慘死的原因吧！

陸奧走過邊門，稍事休息時，意外的發現後家鞘站在他的後面。

「你跟着我來？」

「是的。我不像別人有投靠之處，所以祇好跟着你，請多照顧。」

對後家鞘來說，以前因爲無法找到坂本，所以到處流浪，因此這一次無論如何也要跟定陸奧了。

從此，後家鞘開始有了好運道。

天滿屋事件發生的兩日後，也就是慶應三年十二月九日，維新的大號令發出，一個月後爆發了鳥羽伏見之戰。

由於鳥羽伏見戰爭爆發，後家鞘趕到江州大津，爲了確保車糧而設法取得米商的合作，因此立下了大功。他的功績傳回故鄉後，不但被藩主赦免脫藩重罪，還召見他道：「你爲了維新運動勞苦奔波了這麼多年，表現得非常出色，應該獲得獎勵。我們藩裏祇出了你這麼一個大人物，這眞是無上的光榮。」

祇因爲短短一日的奮鬪，維新運動就獲得了成功。

後家鞘後來改名爲士居通夫，歷任新政府的外國事務局局長、大阪府知事、兵庫裁判所長等職。後來又進入財政界，明治二十六年擔任大阪工商會議所會長。

在他擔任大阪府知事，偶而坐馬車經過放高利貸的高池屋時，附近的人就會說：

「他很像後家鞘！」

總是因此而引起人羣的騷動。後來獲得證實，幾年前高池屋的店員，就是現在的大阪府知事時，人們對他的成名更是大爲驚訝！

人的命運，實在難以預料。後家鞘彥六以前迭遭不幸，被人戲稱「後家鞘」，孰知十年風水輪流轉，他也有成爲政府顯要的一天，受到別人的尊敬，而「後家鞘」的別名也就從此消失，不再被大家聽見了。

猿之路口的血鬥

「說不定今天就會到。」

從早上開始就一直這麼唸着。這一家爲了迎接客人一大早就忙着灑水，掃地打掃庭院，中院裏的大屋子還薰上了香。

這是廚師藤兵衞的家。

地點是京都的大佛裏，——住宅內的中院裏種了一棵公孫樹，聽說這種樹可以避火，樹葉還沒有發黃。

文久二年，

京都城裏，每天都會發生一些尊王派浪人殺人的事件，然而由於所司代的警力不足，因此已經無法鎭壓這些暴亂。（新選組的創設就在第二年，也就是說殺人暴亂事件發生的同時，京都的治安達到最混亂的時期。）

這一日從下午開始下起毛毛雨，過一會又歇了。傍晚六時左右一個穿着旅行裝束的大漢，身佩一把長得嚇人的大刀，一邊細心留意周遭一邊跨了進來。

「我是從會津來的。」

武士只說了這麼句話，就被主人藤兵衞迎進了屋內。

他，正是這家人一直熱切期待的客人。

「我已經接到了德川幕府家老的來信。」

藤兵衞半跪着，恭敬地說道：

「您交代的事情我都清楚了，目前這屋子裏沒有其他

人，請您儘管放心使用。」

武士微微點着頭。

藤兵衞的阿姨小里在隔房和武士打過招呼後，端出茶來招待客人，心裏覺得非常恐懼。雖然說是藤兵衞的阿姨，但實際上小里比他還小了十歲。

（難道這就是會津先生『松平容保』派來京都的密探嗎？）

這位叫做大庭恭平的會津藩士看起來並不像一位密探，他的年紀大約三十歲左右，桃色的皮膚，眉毛粗濃從臉頰到下顎蓄滿了鬍鬚。

從他不平凡的相貌上看來眞可以稱得上是位豪傑。但是他那與衆不同特出的相貌實在不適合做密探而且他還操着一口無法除去的會津口音，像這麼一位有着引人注意特徵的人怎麼會是一位密探呢？

「我叫小里。」

小里說道：

「主人藤兵衞和家人經常住在二條高倉那邊的房子，這裏的事都是由我負責，您有什麼需要，請不要客氣儘管吩咐我就是了。」

「說實在的我是個鄉下人，對京都並不太熟悉。」

大庭只說了這麼句話。

談起對京都生疏，就連今年年底，從江戶調來擔任京都治安官職大庭的主人松平容保和所有的會津藩兵士們都是如此。

這個會津武士團將在今年年底來到京都。

——事情是這樣的。

年初以來，從各國流入京都的浪人數目顯著增加，他們以薩摩、長州、土州三藩駐京的官邸爲根據地在京城出沒，以天誅爲藉口任意誅殺親幕派的官吏、武士、學者和政客，因此原來的所司代警力不足以對付。

於是德州幕府終於決定設置一個叫做「京都守護職」的強大軍警組織，並決定任命親藩的會津藩藩主松平容保總司其事。經過幾次交涉，最初容保堅辭不受。因爲他擔心如此一來會在青史留下逆賊的污名。

但是說客是幕府的政事總裁松平慶永，這個人在京都裏極有人緣，與前任將軍井伊直弼截然不同。

松平慶永專程拜訪容保江戶的官邸並親自遊說道：

——在天子所在地維持治安，對一個軍人而言是最大的榮譽。

這使得容保不得不遵從。

然而接受這道命令的會津藩士們開始面對他們悲慘的命運。他們主要的任務是鎭壓尊王派，但是在萬不得已的時

候不僅將和天下的有志浪人爲敵，甚至還要與薩摩、土佐和長州三藩在京都展開血戰。容保曾經面告三位家老道：

——事情到了這步田地，會津的所有家臣勢必以京都爲葬身之所。

然而會津人並不了解京都，容保甚至這樣說「我們會津藩地處僻偏的東北，我們會津的家臣均未通曉京都的風俗習慣。」（從京城方面看來，從東北引進大量的軍隊入京的先例，只有南北朝時代鎭守府將軍北田顯家曾經有過。此外別無他例。）

於是容保派遣田中土佐爲京都偵察團的指揮，命他與野村左兵衞、小室金吾、外島機兵衞、柴太一郎、柿澤勇記、宗像直太郎、大庭恭等人組織先鋒部隊，並對大庭恭平特別交待道：——你僞裝成激進派，化名一色鮎藏主動與浪人們打交道，伺機偵探他們的活動。

於是大庭便先進京。駐屯京都的會津兵就在這樣周密的計劃中進行着。甚至連這間住所，也不例外，廚師藤兵衞的家立刻被選爲大庭的秘密住所，乃是因爲藤兵衞的亡父是在會津藩出生的，現在仍和會津藩保持密切的連繫。

「一切……。」

大庭對小里交待道：

「千萬不能告訴他人我是會津藩士，如果有人問起就說我是德川幕府裏的浪士名叫一色鮎藏。」

「那麼，是不是也跟別人說你是江戶人呢？」

「對，所幸我曾經在江戶學習劍術，所以我沒有會津的口音。」

（嗯……）

眞是不知天高地厚，明明一口會津腔，居然還認爲自己會說道地的江戶口音。

（他還是個好人啊！）

小里逐漸對這個大男孩發生好感。

從那夜起，大庭開始了他的京都生活。

大庭看起來好像十分忙碌的樣子。

他每天都進京城，回來時總是三更半夜了，有時甚至經常數日不歸。

有天晚上小里爲大庭摺衣服時，發現衣服上沾染着血跡。

小里驚嚇地抬頭道：

「這！是血！」

「啊！是血嗎？」

大庭佯裝不知地問道。想不到他還具備了這種臨機應變的機智。

「在木屋街有隻狗朝我猛吼，我把它殺了。京都裏什

麼都不難辦，就是狗太兇了點，不好對付，當然也不是只有狗啦！」

「你說不只是狗，那麼是不是還有西國的浪人？」

「嗯！」

大庭恨恨地說。

「小里小姐你對他們的印象如何？有好感嗎？」

「這……」

小里沉吟着，

說實在的這些天誅浪人的所作所爲實在令人心痛。但是京都人的感情非常複雜，也有人表示說不定由於這些浪人的功勞才使京都變成江戶，而令各國的大諸侯遷徙來京都，使京都成爲一個繁榮的城市也說不定。

「我不知道。」

大庭凝視着頸兒低垂的小里道。

「小里小姐也是京都人。雖然現在會津人甚至連鄙藩藩主都住在京都裏，可是我們和你們必定如同水和火一般無法融和。」

「不，聽到會津中將先生將擔任守護京都職務的這個消息，城裏的居民莫不歡欣振奮。」

這倒是事實，而且會津中將到來的這個傳聲，極令京都浪人們戰慄不安。

不管怎麼說，會津是東北方的雄藩。他們的藩兵經過長沼派軍學的訓練，將士個個勇武強悍、嚴格的軍紀更獲得一致好評。

——像這樣一個強大的軍隊將屯駐京都，會是個怎樣的情形呢？

也有些派系以此爲由，向德川幕府提出反對的意見。

到了十月的秋天。

一色鮎藏已經逐漸在京都的浪士間獲得好評和信任。

——被譽爲劍術高超而且是一個雄辯家（當然是僞裝的）。再加上他一到京就斬殺了高唱軟引論的數位浪人，帶下河原一個三本木一個、四條的鴨川一個，這些都變成了他的光榮史。最近他開始在長州官邸和土州官邸中走動。」

「一色鮎藏？從來沒聽說過這個名字，他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物？」

田中新兵衛對他極感興趣，田中是薩摩官邸在錦小路做根據地的同藩激進派。這個人與土佐的岡田以藏和肥後的河上彥齊並稱爲殺手，在幕府末期是個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人物。

或許他的確對一色鮎藏非常有興趣，因而有一天特地

來到河原街土州官邸拜訪老友島村衞吉（此人乃是鏡心明智派的名人，於文久三年因鎭壓土佐藩的勤王黨事件被捕入獄而死）。

「雖然不太清楚，但是據我所知在小藩的脫藩浪人間很得人緣。」

接着島村便開始敍述這個謎一樣的東北人當初參加浪士組織時所發生的軼事。

這些軼聞是

在佛光寺的後面有一家名叫掛鐘的旅館。

某一日，這家旅館的牆上掛了一塊這樣的招牌：

——會津藩臨時住所。

這是以家老田中土佐爲首的京都偵察團一行人的住所，他們比大庭稍後到，因爲身負任務不同，所以能光明正大地把住所公開出來。

這時有幾個浪人剛好經過旅館前面，看到這個牌子便駐足唸道：「クワイシ藩」

（當時各地的浪士們絕大多數都沒受過教育，所以這種缺乏教養的浪人爲數極多。）

「クワイシ藩到底是什麼地方的諸侯，我怎麼從未聽說過。

旁邊幾個老百姓聽了便指正他們說：「是アイシ不是クワイシ。」浪人們一聽到是會津藩，臉色突然大變。

「噢，這就是來擔任守護職的會津藩嗎？既然這樣我們今天非得讓他表明會津藩的立場。」

於是這些浪人馬上召集了數十位同志，氣勢兇兇的要求會面。

對家老田中而言，爲了想探悉會攘浪士的情況，當然也希望和他們一會，於是便延請他們入內。

浪士們坐定後立刻紛紛提出質問，企圖探出會津藩的立場和態度，究竟是站在開國佐幕那邊呢？還是還是會王攘夷這邊？而會津方面的人却一直像牡蠣般的緘口不言，因爲松平容保曾經交代他們切勿輕率發表政論。

當然他們也不能一直這樣閉口不答，所以田中佐木只好故意用濃重的會津腔說：

「敝藩地處偏遠，因此不清楚目前國內輿論的大勢。我們願意聆聽各位的高見，而且更希望向各位學習。」

這樣反覆地避開話題，以致使雙方無法開誠布公地溝通意見。

「你們到底打算怎麼樣？」

終於一個叫野呂久左衞門的備前浪人手握刀柄以威脅的口吻問道。

「你這不是太無禮了嗎？」

暴躁衝動的會津藩士小室金吾抗議道。

這句話不幸成爲雙方爭執的導火線。

野呂一德立刻拿地大刀起身叫道：

「有種到外面來！」

「沒問題！」

金吾說着站起身來，同時所有在場的會津藩士全都離座，浪士們也都拔出佩刀！

在這緊張對峙的時刻，突然有人開門而入。

「請諸位冷靜下來。」

來者正是手執大刀的大庭恭平，當然這只是會津安排的一個把戲。

「敵人是奧州白河藩的脫藩一色鮎藏，現正住在這家旅館裏，請諸位賣個面子，就讓我來做個和事佬吧！」

浪士們被大庭的氣魄所驚懾，不禁倒退幾步道：

「你是不是會津藩的人？」

「我剛才說過我是奧州白河的浪人。」

大庭鎭靜地說：

「我跟諸位一樣是位愛國愛民的浪士，爲了完成討幕的素志，離鄉背景的來到京都，現在讓我們平心靜氣的坐下來共商天下大事吧！」

大庭這一番話鎭服了所有的浪士，大家對他都深感敬佩，因此接納了他的意見展開一場合情合理的激辯。其間談到皇女和宮下嫁事件的時候，大庭神情激動的擊着榻榻米說道：

「三奸該殺，兩嬪屠也該殺！」

不僅如此他還提出德川是歷史上大賊臣的論調，並高唱實行攘夷打倒幕府。雖然明知是做戲，但是效忠德川幕府的會津藩士們聽了莫不臉色變白。

「他就是這麼一個人。」

事後島田衛吉這麼說。

「那樣的人實在沒話說。」

田中新兵衛聽了島田的敍述不禁雀躍道：田中爲人十分單純，同必對他的評語是「他是個個性淡泊極重感情的人。」

文久二年十月中旬，田中新兵衛透過島村的介紹，在河原街的土佐官邸與化名「一色鮎藏」大庭恭平會晤。

「你的氣魄我新兵衛早已耳聞，我與你志同道合，讓我們携手共同合作吧！」

所謂連袂工作是指天誅而言，新兵衛認爲只要二人合作必定能把京都的奸賊掃蕩盡靖，這就是新兵衛所主張的對天皇陛下的忠魂。

那一天兩人從土州藩邸出來，便在木屋町三條通的「丹虎」痛飲，當他們離開時天色已暗並且飄起雨來。

「現在我們應話去找個女人。」

新兵衛說着，臉上露出卑猥的神色，

「你抱過京都的女孩子嗎？」

「什麼？」

大庭不明白新兵衛的意思，於是新兵衛又重覆一遍。

「噢！我明白了，你說的是京都的女孩子啊！」

大庭腦海裏突然浮起小里的臉龐，她是個非常有教養的女孩子，每天都打扮得整整齊齊的，清雅的衣衫時時刻刻都散發着懷中香袋的芳香，坐在大佛屋中等待着晚歸的大庭。

「但是我……。」

大庭猶豫地說道：

「我從來不抱女孩子。」

「那不行！」

新兵衛認眞地說：

「我們要了解王城的環境，最好的法子就是和京都的女人睡覺，睡覺和了解這是一碼子事，甚至可以掌握官吏的企圖和行踪。何況你是奧州人我是薩州人，我們都難免因爲對京都陌生而感到微許的恐懼，只要和京都的女人睡過覺，以後這種恐懼便會消除。」

「是這樣的嗎？」

大庭心不在焉地回答着，雨勢開始加大，他們二人已來到先斗街的花巷內，燈紅酒綠的燈光把整條巷子照得通明。

「要知道玩女人……」

新兵衛爲了避雨像隻蝴蝶般，從一個走廊敏捷地奔到另一個走廊，一邊跑一邊大叫道：

「就和殺人一般，只有殺人的時候你才能知道自己的劍利不利。」

大庭突然駐足注視前方。前面一家綠燈戶的大門突然開了，門口出現一位四十歲左右，名叫諸大夫髻的彪形大漢，他上穿黑色外衣下着先平臺裙子。由於當時天色昏暗，看的不太眞切，但隱約可看出他腰上佩着黑色刀鞘銀色刀柄的大小雙刀。從此人的服裝判斷，他也是個身手不凡的武士。

當田中新兵衛一邊奔躍一邊鬼叫着「殺了人才能明白劍的利鈍。」時，剛好與迎面而來的諸大夫髻撞了個滿懷。

武士像是被嚇了一跳，怒聲道：

「兇漢——。」

田中新兵衛奇妙的命運從這個時刻便開始了。

這個武士武藝彷彿十分高強，當新兵衞身軀飛奔過來的那一剎那，他已抽出刀柄衝着新兵衞的心窩兒撞過去，新兵衞受到反彈力的衝擊差點站不住脚，接連在雨中打了好幾滾。

「可惡！」

諸大夫醬說着兇狠地一刀砍下，這殺氣騰騰欲致人於死的一刀使新兵衞無力反擊，只有繼續地翻轉閃躲一面解說道：

「你誤會了，對不起我實在不是故意的，我承認是我太莽撞了！」

新兵衞雖然這樣解釋着，但他的薩摩口音却令對方難解。

緊接着又是一刀，這個武士像索命似的揮刀猛砍新兵衞，不過仍然被新兵衞一個翻滾巧妙的躲過。

「等一下，我們還沒有互報姓名，我是薩摩藩的田中新兵衞。」

「少嚕嗦！納命來，」

又是凌厲的一刀。新兵衞抽出由薩摩有名的鐵匠和泉守忠重爲他打造的一把二尺三寸長的佩劍抵住。對方畢竟太過兇猛，新兵衞的肩膀被砍了一寸左右的傷口，這是他從未有過的失手。

當武士準備刺殺新兵衞時，大庭恭平突然抽出閃亮的利劍，他一手拿刀抵住武士的刀尖，用濃重的會津腔說：

「等等！」

「原來你們是一伙的！」

「那是你判斷錯誤，快收回你的刀！」

大庭簡潔的把事情原委說明清楚後，不知武士是因爲瞭解原因了呢，還是心中畏懼以後將會發生災難，轉身便消逝在黑暗的雨中。

事後大庭由「吉野」妓戶探知武士的來歷，原來此人是少將姉小路最近請來的丹波人名叫吉村右京，他是一刀派的劍客。

（姉小路少將？）

大庭和新兵衞都大吃一驚。

提起姉小路，他和三條中納言實美並稱爲激進派公卿中的雙璧，在他周圍聚集了很多尊攘派的浪士，他雖然只有二十八歲，却是執掌當時朝政第一號人物。吉村右京正是這位公卿的保鏢，相信今天發生的這件事必定會引起軒然大波。

「田中，事態嚴重了！」

大庭說道。新兵衞默默地跌坐在雨中一動也不動。

「事情既然已經發生，那就算了，讓我們回到木屋町

再痛飲一番吧！你這傷口還需要治療。」

「沒關係！」

突然新兵衞倒握劍柄，預備刺進自己的腹部。大庭立刻抓住他的手道：

「別衝動！」

「你別管我，想我堂堂薩摩劍客，今天居然受辱於一個無名的武士，這場羞恥的打鬪，從來不曾發生於薩摩藩裏，我還有什麼顏面再回到薩摩官邸呢？」

正當他們拉扯爭執的當兒，恰巧來了頂空轎子，大庭不管三七二十一將新兵衞塞入轎內，然後吩咐轎夫將他送回薩摩官邸。以後新兵衞的生死對大庭來說絲毫不感興趣了。

第二天晚上，大庭恭平秘密拜訪位於佛光寺後的會津藩住所，向田中土佐報告事情發生的經過。

「噢！那實在太好了！」

田中土佐雙眼發光道：

「假使因此引起了一場大風波的話，那眞有助於我們剷除薩摩藩在宮庭的勢力，你說，不是嗎？」

「的確如此！」

大庭也這麼認爲。目前薩摩、長州、土佐三藩均各有公卿做爲靠山，他們甚至在京都也逐漸形成了一個「僞政權」，如果大庭放手不管的話，這三藩將會形成江戶幕府的致命癌症。不過對肩負偵探重任的大庭而言這將是件棘手的工作。

「大庭，你的功勞不小！姉小路家明天可能會向薩摩官邸提出嚴重抗議。而且姉小路少將是長州藩的傀儡，因此長州和沙州之間的裂痕將會擴大。」

「這個有價值的情報，我得儘快地向江戶將軍報告！」田中土佐說着。

「今後我應該怎麼做比較好呢？」

「我會向德川請示，徵詢他的意見。」

而後，大庭恭平回到大佛裏的住所。

過了幾天，他打聽了一下街上的狀況，但是結果並沒有像田中土佐預言般地有任何嚴重的事態發生，可能吉村右京並未向他的主人姉小路稟告這件事情。

「到底是——。」

大庭向小里打聽道：

「姉小路少將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

「你是說那位黑豆先生吧？」

與姉小路同屬激進派的公卿三條中納言實美被稱爲白豆，而姉小路少將則由於膚色較黑所以有黑豆的綽號。

——在這次廟議中就是以黑豆和白豆做爲二人的代號

。

「少將不像其他的公卿，他從小就喜歡自吹自擂，不過劍術很不錯，但是沒有人知道他的劍術究竟高明怎樣的地步。」

「姊小路的屬下吉村又是怎樣的一個人呢？」

「吉村先生？」

小里對這個人也不清楚。但是過了幾天，他由在公卿官邸工作的下人口中獲得：

「他是個管家。」

這個地位在武士人家，等於是個傭人。

最近公卿的經濟逐漸好轉，於是就經常以管家的名目僱用劍客做爲貼身的保鏢。聽說吉村是丹波出生的鄉士，他平時除了與主人少將說話之外與其他的人不交一言，更不與人來往。至於他的劍術是屬於那一派的呢？

「那就不得而知了。」

（但是這個人一是是個武林高手）

大庭心裏這麼認爲。依先斗町之夜，他擊敗新兵衛時所使用的凌厲劍法來看，此人絕對不是一個泛泛的武士。

「他的劍法似乎相當高明。」

「雖然如此，但是有人說那個替他揹刀的人比他更強。」

「揹刀的？」

「對，就是金輪勇先生。」

「他們也雇用這種人嗎？」

由於薩摩、長州、土佐熱烈地捐款，公卿們的經濟大大好轉起來。在數年前，公卿們居住的整條街都做着紙牌的副業，如此才能勉強維持生活。和那時比起來公卿們目前就猶如生活在天堂裏一樣。

威武勇猛的金輪勇有個武神「仁王」的別稱，他是在吉村右京之後被僱用的護衛，姊小路不管走到那裏都帶着他們二人。

不久江戶方面送來了一封京都田中土佐的手下江戶家老橫山主稅的親筆信。

——有關姊小路先生的事件，大庭處理得當，應該好好獎賞。

信上只這麼寫着幾句話，大庭想了一個晚上仍然不太明白，因此翌日又去會見田中土佐道：

「我有一個建議，請閣下屏退兩旁的人。」

「噢！」

田中土佐馬上示意下人離去。

「有什麼事情嗎？」

「是這樣的，」

如眞能完成這件事情，不僅會在京都政界裡引起驚天動地的大混亂，還能一舉消滅薩摩、長州兩藩在宮廷裏的勢力，有利於會津藩入京後的政治立場。

——那就是暗殺姊小路。

若能殺掉姊小路（同時殺掉三條中納言）則將使依恃他們二人的長州藩失去憑仗。如果再動一點腦筋，可以假借薩摩藩之手殺掉長州派的公卿，使本來關係就不太好的薩、長三藩形成更大的裂隙，同時也可使公卿們對薩摩藩產生惡感，如此他們的勢力必定一落千丈。

「這眞是個一石二鳥的妙計。」

「嗯，我馬上向江戶稟報這個計劃」

快信發出後，不日便接到了回音，「恭候將軍親自上京。」如此指示着，於是大庭開始靜靜等待。

——文久二年十二月九日松平容保率領着會津藩兵從江戶和田倉門內的官邸出發，同月二十四號已時進入京都，排列整齊的隊伍前後綿延了一里。

大庭夾在羣衆裏，暗地歡迎他們，京都的市民們非常興奮能夠由這個幕府親藩中最強大的會津藩來維持京都的治安。

當天晚上大庭請小里備酒，獨自痛飲。

「現在一切事情都能夠順利地解決！」

支持會津的小里誠心誠意地說道。但是恭平沒有回答他似乎正在想着其他事。

「您怎麼了？」

「沒什麼！」

大庭乾盡了杯中的酒，又令小里斟滿酒杯，這個平常喝兩杯就會臉紅的人，今天已經喝了七、八杯，但是却沒有一點醉意。

「猿之路口！」

大庭自言自語着，突然他緊張的盯着小里道：

「我適才說了什麼嗎？」

小里拿起酒壺心裏暗忖：

（猿之路口，到底是什麼事？）

任何一個京都人都知道這個地方是在皇宮的朔平門外，附近住着一些下階層的公卿，即使白天也很少人跡。

「你說猿之路口。」

「我說過了嗎？」

「是的！」

小里默默地注視着他，大庭避開了她的眼光。

「我只是因爲今天在蹴上街觀看容保先生率領軍隊進京後，轉到皇宮時，剛好在猿之路口看到從皇宮裏出來的

姉小路少將先生。」

「姉小路少將的公館離這路口很近，是個很清淨的地方。」

「嗯！我知道了！」

大庭恭平思考着，在猿之路口沿着皇宮的城牆有一條護城溝。這條護城溝的發現給大庭帶來了靈感。

當初連大庭自己都覺得暗殺姉小路是件不可能的事。但是現在猿之路口有條護城溝，他如果埋伏在城溝裏便可任意地伏擊經過朔平門的姉小路公卿。這條溝就是決定會津藩在京城政治地位的重要關鍵。

襲擊工作需要許多人手。

好在每天都有大量的尊王浪士流入京裏，他們大多數是小領主鄉士出身，在京都裏無事可做，在薩、長、土三藩中也沒有熟人，因此成爲流浪之徒。

大庭透過備前浪人野呂久左衛門把他們組織起來。

「爲什麼要集合這些人呢？」

「當然需要。」

大庭說。

「如果薩、長、土三藩舉兵起義的話，我們這些小藩出身的浪人總不能零零散散地加入他們，所以必須事先把這些小藩組成隊伍，平常加強連繫，那麼一旦薩、長、土三藩起義時，我們一起去加入他們，就比較方便。」

「誠然如此，你眞是先知先覺。」

文久三年二月，這些浪人在木屋町三條通的「丹虎」正式結盟。

其中較有名氣的只有江戶的浪人國學者諸岡節齋等，其他人都微不足道。（如果要把這些人名列出來的話有伊予的三輪田綱一郎、下總的宮和和田勇太郎、信州的高松趙之助，因州的仙石佐多男、同石川一、陸奧的長澤眞古登、下總的青柳健之助、京都町人長尾郁三郎、同小室利喜藏、江州的中島永吉等，這些人幾乎都遭到了自殺、斬殺獄死等悲慘的命運，直到大正年間才追贈謚號。）

大庭恭平非常順利的集結了這些小藩的浪人，但是在會席上意外地發生了一件這樣的事。信州人高松趙之助說：

「我們在此結盟，不等於在準備做天誅的事嗎？」

高松的想法非常特出，他認爲他們不是要殺人而是毀掉高於浴北等持院內足利後將軍三代（尊氏、義詮、義滿）的木偶像，把他們當作逆賊三條河原加以聲伐。

大家聽了都鼓掌贊成，大庭也很興奮地想着：

（這才是個對手。）

第三天也就是二十三號，大庭先指揮「斬奸」的隊伍，率領十幾個藩士襲擊洛北等持院，取下木偶的頭拿到三條河原，然後偷偷地離開市中來到會津藩黑谷的本營，報告一切經過。

家老橫山主稅、田中土佐均被這件重大的事情給嚇住了。雖然他們斬殺的只是木偶，但是揭示在三條大橋的制札場由高松趙之助起草的斬奸文，却暗示着德川將軍與木偶同罪。

「我們不能放走他。」

松平容保斷然下令檢舉高松趙之助等人，二十六日，會津藩的兵士大量湧進市中心，捕抓他們（因州浪士仙石佐多男在被捕之前就自殺了）。這是京都守護最早鎭壓浪人的行動。數月後，更設置了守護職御預新選組，從此之後，京都竟變成了專門殺戮浪士們的屠場。

松平容保大大獎勵了臥底的大庭恭平。

「你立了大功！」

但是對大庭而言，這個密告却產生了意外的結果，爲了要在他日暗殺姉小路所組織的武士團，就這樣一舉被殲滅了。容保甚至說：

「如果你同情他們，就與他們同樣有罪。」

如果只有一色鮎藏就是大庭恭平沒有被官吏捕抓起來，必定會洩漏密告的秘密。

因此，大庭與諸岡節齋一同離開了京都，寄在在信州的上田松平家中。但是不久他便潛回京都大佛裏的廚師藤兵衛的住所。當然容保也知道這件事。

——暗殺姉小路公卿。

這個執着的念頭只是爲了要報答主人松平。如果工作是一個男人生存的全部意義，那麼沒有比暗殺一個朝廷裏最有勢力的人，而在京都政界引起大波瀾這種事更讓人感到痛快地吧！

因此姉小路必死無疑。

大庭回到京都，不久便在木屋町三條的「丹虎」遇見一個倖免被捕的浪人正在喝酒，他對一色鮎的脫逃顯得激動興奮。

「在鮎藏的腰上還可以看見斷裂繩子的痕跡。」

這些浪人大肆渲染大庭恭平的神勇。

那天，大庭還從他們口中聽到了一些有關姉小路的傳聞，聽說少將似乎已經背叛了「公武合體」。

「是嗎？是眞的嗎？」

「現在，我已經派人詳查消息的眞僞，大概是中了勝（當時攝津神戶村幕府海軍操練所的長官）的計。

姉小路在大庭回京前，在文久三年四月，因公來到攝

津的時候，勝曾親自迎接他到幕府軍艦順動號上。

勝是個有心機的人，他不斷利用實物教育慫恿這個年輕的公卿贊成「反對開國，討伐夷人」等固陋的論調。

姉小路登上了順動號，但是駛過紀淡海峽時，忽然起了大風浪，姉小路由於暈船不適無法參觀實地艦砲操作過程。

——閣下，那些夷人却不會暈船，而且他們有很多這樣的軍艦。

勝技巧圓滑地恐嚇他，然後送他一幅作戰地圖和一本叫做撤兵答知機的兵書。

姉小路回京後，每天就像做惡夢囈語般在朝廷裏談論外國軍艦的可怕威力。

所以謠傳出他主張開國論。當時主張開國論的是佐幕派，主張鎖國論的是尊王派（孝明帝像是得了精神病般地恐懼外國）。

大庭恭平立刻拜訪了住在東洞院的田中新兵衛，告訴他這個消息。

大庭手握劍柄說：

「田中兄，這件事能袖手旁觀嗎？」

如果是平常，新兵衛一定會說：

——幹掉他！

並馬上激動地抓劍站起來，但是這次不知是怎麼回事，他竟然志氣消沈得不得要領。

這情形過去從來沒有發生過。聽說是爲了一個祇園的女人，也有人說是在正月二十八日那天，新兵衛和同志一起去下立売千本伏擊賀川肇（親幕派的公卿千種有文的管家）時，在賀川獨子弁之丞（十一歲）哭叫聲中，砍下他父親的首級，從此以後，就一直鬱鬱不樂。可能這兩個都是原因吧！

「一色君，你如果是武士的話，就不要再追問了！」

大庭強把滿心不願的新兵衛帶到木屋町的「丹虎」，對他說道：

「心情不好的時候，飲酒最能解悶。」

並且叫「丹虎」的女兒小尤（土佐脫藩浪人吉村寅大郎的戀人）勸他喝下大量的酒。

然後又將他帶到三條繩手邊的鴨川有個叫「小川亭」的酒店繼續喝酒，回程中當他們越過大橋，新兵衛說：

「一色君！」

「你不用說，我知道了！」

「你知道什麼？」

「你膽怯了，去年秋天你在先斗町妓院前敗在姉小路卿的管家吉村右京的手下，所以你怕他！」

「什麼話！」

新兵衛馬上脫下木屐，拔出他那把二尺三寸長的「和泉守忠重」劍。

大庭向後退了一步，擧出二尺七寸的大刀。他一點也沒有醉。

新兵衛該是爛醉如泥的，但是他仍然擺出薩摩風的「八雙」架式，兩腿分開站立，劍尖朝天，一步步逼近而來，但是他的呼吸十分急促。

（我一定能够殺了他！）

大庭計算着新兵衛沈重的呼吸節奏。在新兵衛屏住呼吸的同時隨即展開了攻勢，大庭輕易地擋開了他的攻擊，並且用刀背擊落新兵衛手中的劍。

新兵衛的劍飛出去之後，黑暗中掉落在地上。當時大庭恭平彎下身子，然後頭也不回的朝東走去。

大庭手上多了一把新兵衛心愛的寶劍！

第二天，大庭在大佛裏集合了木偶事件的六個餘黨。

「你們可知道黑豆（姉小路卿）已經開始軟化了，黑豆軟化的話，他的莫逆之交白豆（三條卿）必定會受到影響，爲了替朝廷清除污烟瘴氣，非殺掉此二人不可！」

「對！」

這些人徒具血氣之勇，缺乏深思熟慮，於是很快地便聽命於大庭，開始分頭收集資料和官廷的情報，他們打探到五月二十日有朝議，由最近的幾次會議看來會期會很長。

朝議的前一天，大庭在官廷的圍牆外集合了與事的六人實地觀察形勢。

「這些公卿們……」

大庭邊走邊指導他們。

「三條卿向南走，回到梨木町的公館，姉小路會朝北回家。」

回利大佛裏，他便開始將人手分配成兩組，對付三條卿的一組要埋伏在清和院門旁，對付姉小路這組的人須在猿之街口的護城河內待命。

「千萬不可有一點疏忽！」

大庭一再囑咐他們，然後令藩士們各自離去、藩士們走後，大庭命小里備酒，心裏想到：

（明天寧可犧牲至死。）

武士們爲主人盡忠效死，他們從小就灌輸這種觀念，不過在起事的前一天，大庭奇怪自己一點也不感到恐懼。不過心中總難免會興起一絲悵惘，他所遺憾的是，自己不能够留名後世，因爲從事偵探工作的大庭，已經被會津藩除名。

爲了明天晚上的計劃，他來到黑谷的會津藩官邸向家老橫山主稅簡單報告，主稅聽了這個消息，不免大爲震驚，立刻上報容保松平。不久他回來說道：

「我已經稟告過了。」

容保大概沒有說什麼，也許他認爲武士爲主人效死本就是理所當然，毫無疑義的事，但是他仍然了拿五十兩銀錢，令橫山轉交給大庭，大庭把這些錢分給那些召來的武士，輕描淡寫的解釋道：

——是某一個藩邸送來的。

浪人們以爲這些錢是薩、長、土，三藩之一送來的，所以並沒有多問，因爲在天誅前後通常均是由此三藩之一出錢裏贊。

這個晚上大庭喝了不少酒。

小里覺得這個男人今晚有些反常，但是她不敢多問。小里無法形容出大庭的神色，不過他的臉龐好像浮現出所有的三百年來的武士道精神。

即使是閱歷並不怎麼豐富的小里，也曾經在薩摩武士的臉上看過這種表情。薩摩和會津都位居日本的邊遠地方，也只有在這兩處右殘留有濃厚的古老武士道精神。

第二天傍晚，除了大庭，其他六個藩人都在皇宮附近相國寺門前的茶店裏落脚，日落西山時便三三兩兩地消失在黑暗中，各自來到預定的伏擊地點。

有一組是在清和院門旁。

大庭親自帶領着三個人埋伏在猿之路口的護城河中，一切都按計劃進行着。

這個夜晚無星無月。

身後是宮殿的城牆，前面是伸手不見五指的一片黑幕。

——準備好了嗎？

大庭問道。

——你們三人對付金輪勇和吉村右京，姊小路就交給我。

（來了。……）

前方的黑幕中傳來一陣脚步聲，提燈的燈光隱隱約約逐漸亮了起來，姊小路走在最前面。

少將的右邊是吉村右京左邊跟着金輪勇，背後還有個雜役，一行共有五人。

少將們逐漸挨近，吉村右京似乎覺察到什麼。止步叫道：

「殿下——」

但是，就在這一眨眼的功夫，大庭早已跳出來朝着少將的前額砍下。

（糟糕，用力不够傷太淺。）

大庭馬上感到手中的劍無法得心應手，於是丟下新兵衛的「和泉守忠重」，拔出自己的大刀。

少將跳起來打算逃走，但是脚被纏住，只好叫道：

「大刀！金輪！拿大刀來！」

但是金輪當時帶着劍四處躲竄，不久掌燈的人因驚恐而逃走，金輪也跟着逃命去了。（後來金輪躲藏在市中，很快便被町奉行逮捕，經容保下令在六角獄內斬首。）

而吉村右京與金輪迥異，他雖然被三個刺客包圍，但是却仍以凌厲的刀法反擊，刺客們幸虧身着甲冑，才能幸免受傷（事情過去之後，朝廷曾經賞賜他們，但是以後就下落不明了）。

在漆黑裏，大庭一刀砍在少將的腰部，少將跌倒在地上，然後又爬了起來，如果這時他逃走的話可能還有活命的機會，但是少將不知是怎麼想的，他一邊哭叫一邊空手捶打大庭。於是大庭屏息舉刀從容地殺了少將，只聽到一聲呻吟！

——啊！

「退！」

大庭下令。

吉村抬着少將回到五丁前的家中。喊道：

「枕頭！枕頭！」

但是少將被抬入屋內後，已經氣絕了。

（至於襲擊三條中納言這一方面，由於中納言人數太多，以至於不戰而逃）。

根據與田中新兵衛同住的仁禮源之丞做證，新兵衛這天晚上確實是在東洞院的家中睡覺。

但是，出事的現場却留有新兵衛的東西。

新兵衛的刀是「和泉守忠重」的名刀，長二尺三寸，寬一寸一分，鮫皮刀把，黑刀鞘、鐵刀柄，並浮刻有「藤原」的字樣，刀面有「英」字，反面有「鎭」字。

黎明時跑到現場的土州藩士那須信吾，（伯爵田中光顯的叔父，後來因爲參加天誅組而遇難）看了這把刀一眼就說：

「啊！是田中的刀！」

後來也有人指證道：「千眞萬確，這是田中新兵衛的用劍」，因此松平容保下令逮捕田中。

不過爲了避免和薩摩正面衝突起見，他請朝廷直接下拘捕令，然後在新兵衛住處逮到了他。

新兵衛眞是個奇怪的人。

他對奉行官永井主水正的審問，最初是堅決否認。

「這個東西你還記得嗎？」

新兵衞一看到自己的佩劍，就放棄了辯白。

「怎麼樣？」

永井在大臣當中，是個有名的能吏，但是畢竟他還不了解薩摩人的性情，當一個薩摩人受到自己的用劍被他人奪去，並且展示在衆人面前這種恥辱時，他只有一條路可走。

「怎麼樣？你還有什麼話可說？」

當永井再度激問時，新兵衞突然直跪而起，拿出暗藏的小刀刺進腹部。

「這……」

永井吃了一驚由座位站起。說時遲那時快，新兵衞又再度舉起鋒利的小刀，緊接着，

「呀……」

砍下了自己的頭顱。地點是西町奉行所。事情就這樣永遠成了謎。

其後大庭恭平也行踪不明。但是聽說在廚師藤兵衞的菩提寺，也就是鳥邊山的蓮正寺邊，有個他的墓碑，到現在仍然殘留着。

碑文寫着：文久三年五月二十一日歿。所以如果這眞是大庭的話，那麼他應該是在事情發生的第二天自殺的。但是他爲什麼要自殺呢？以當時大庭的處境而言，也只有會津人才能知道吧！

泉冷斬

元治元年正月，長州的浪人間騎馬之助潛伏在京都鞍馬口一家蔬薯店的二樓。是日夜裏，川手源內和握原甚助一同來訪。

主要是爲了一件重要的事而來——殺一個叫做冷泉爲恭的畫家。

「什麼樣的人？」

「是個畫家。」

「爲什麼連畫家也要殺？」

間騎並不關心這些，只是關心他們帶來的酒燙熱了沒有，然後舉起酒杯一飲而盡。間騎雖然性情溫和，却嗜酒如命，久坂玄瑞曾形容：「間騎一拿起酒杯，就沒命似的往下灌，似乎不把胃給溶化掉，就不過癮。」也許是擔心酒會傷害他吧。

在許多所謂的勤王之士中，間騎的話最少，每當秘密集會的場合，經常在後面躺着，很少開口，但是在同志之間他還是十分受尊重。可能也是因爲他身爲長州夢想派劍術的繼承人吧。只要一劍在手，京都城內各地來的浪人，聽說還沒有人是他的對手。

事實上也發生過這麼一件事。

去年，也樣是文久三年的年底，正當間騎和三位土州浪人在相國寺前一家客棧的二樓會面的時候，在屋外把風

的人，投進了一個石子，警告有官家來搜查了。

間騎馬之助沈着地將燈吹熄，輕步走到窗邊，往下探視，屋外一片漆黑，什麼也看不清楚。趁着黑暗，不知何時，門外已佈滿了大約三十多人，看他們燈籠上寫着的字，似乎是京都巡邏隊的隊士，不久便聽到悄悄拾級而上的脚步聲。

「請你們先走。」

間騎不慌不忙地說。土州的人覺得很困惑，退路只有那兩個樓梯，樓梯下一定有對方的人守着，總不能從窗口跳下去，這豈不是自投羅網——送死嗎？

「這不難，走廊的盡頭有個天窗，踢破這個天窗就直通後面的屋頂，你們順着屋頂走過去，找個適當的地方跳進寺廟。」

「那你呢？」

土州的人邊逃邊問。

「我嘛……。」

間騎微笑，揮手示意他們儘速離開。間騎暗自打算從窗戶跳到路上，因爲他擔心如果不把敵人的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身上的話，恐怕土州的人就無法安全地從後面逃出去。

敵人終於登上二樓，一共四個人，好像都沒帶着蠟燭。間騎一個人屏息站在暗處。

「大概逃了！」

走在前頭的人說道。

「太暗了，拿燈來！」

這個人話還沒說完，只聽到咔嚓地一聲鋼刀切斷頭骨的聲音。

「啊！」

其餘三人一聲驚叫，這才發現有人近在身旁，更奇怪地是，被殺的伙伴仍直挺挺地站着。

這只是間騎馬之助的妙計。下手的同時，趁屍體尚未倒地前，一把撐住屍體，再用背背着，拖到窗口旁邊。

「看，快看！他要逃走了。」

敵人步步逼進，間騎把背着的屍體從窗口丟下去，屍體像活人一樣，飛逝於黑暗中。樓上和路上的隊士都誤認是間騎。這也難怪，屍體朝下墮落，就像是人往下跳的樣子。門口的一羣巡邏隊的人，蜂湧而上，當他們對屍體胡亂砍了二、三刀後，才發現那人竟是自己的同伴——身手十分不弱的平野詮十郎。

這時頭上又掉了一個人下來。「難道又是屍體嗎？」衆人正在納悶，紛紛把劍收回的一瞬間，掉下來的人突然縱身躍起，順勢一刀，砍死了其中一人，就在屍體倒的下同時，這個人已飛快地消失在黑暗中。好機敏的身手！

後來這件事在同志間傳了開來。「馬之助表面看起來沒什麼大用處，但是在緊要關頭倒很能出主意。」這是同志們給他的評語。

訪問鞍馬口麻薯店二樓的兩位同志，對馬之助連冷泉爲恭的名字都不知道這件事覺得很不應該。

「在京都提起他可是大大有名的，想請他畫幅紙門上的畫，也非得千金不可；目前他在宮廷服務，官拜正六位下式部丞相。」

「爲何要殺他？」

「他是個奸人。」

根據川手源內所說，冷泉爲恭由於畫師的身份，經常有機會接近達官貴人，而他是個沒有定見，但却偏偏喜歡高談國家大事的人，爲恭把在席間聽到的機密消息，賣給幕府，由此獲得優厚的酬金。

「那不等於是幕府的間諜？」

「是的，這個畫師經常出入京都的所司代，極受前所司代酒井若狹守的寵愛。而且和所司代的刑警叫做加納伴三郎的人過往極爲密切，風聞加納伴三郎根本就是在利用他呢！」

「什麼，風聞嗎？」

馬之助表情不耐地。

「把酒放下！」

「啊！」

馬之助依言擱下了酒碗。

「並不完全是流言，你還記得前些日子朝廷的機密一再地洩漏到幕府，鬧得很厲害這件事吧？當時，有人懷疑，三條美公是漏洩消息最可疑的人，因爲所司代的人都知道，只有三條美公知道這些機密，因爲機密被洩漏而遭幕府抓捕的同志不只兩、三人，爲了此事也有人主張殺掉三條公，你忘了嗎？」

「我還記得，不過聽說不久三條公的嫌疑就洗清了。」

「並沒洗清，雖然事情沒有以前那麼嚴重，但是機密仍然繼續洩漏出去，而調查的結果，照三條公的說法，他身邊因爲出現了冷泉爲恭，本來爲恭很早就在三條的官邸進進出出與他的屬下極爲熟稔。機密的事情只有告訴爲恭後，才發生洩漏的事。這就是證據，而且三條公知道這件事，並且在疏遠冷泉以後，洩漏機密的情形就比較少了。」

「原來如此。那怎麼辦？」

「殺了他！」

「不是太可憐了嗎？」

「爲什麼？」

「他不過是個小小的畫師。」

「不錯，但他還是正位六下的朝臣，而且極力高唱攘夷論，他並不是那種讓他拿一枝畫筆，就能够滿足的畫師。」

間騎馬之助不再說話，雖然沒有說出口，但他認爲，這幾年在各藩的浪人間流行的「天誅」是否做得太過火，京都裏現在變得一片血腥。前年的文久二年七月二十日，九條家的部屬島田左近在木屋街的九條通妾家被殺。兩個月後，島田的同僚宇鄉玄蕃，在家中和妻子閒談時，被侵入的刺客砍下頭來。過了一個月，密探文吉被殺，去年的五月二十日，國事科的公卿姉小路少將公卿由宮殿返家的路上遭狙擊身亡，再有千種的管事賀川肇在自己家中也被刺殺了。

尊攘派的刺客在晚上衝進賀川家時，名叫竹子的女傭出來應門，屋裏的賀川注意到門口的情況，馬上警覺地逃進早已預備好的客廳後面雙層牆壁中的暗室內。刺客在屋內外大肆搜索，不見賀川的踪影，於是轉向女傭人，把竹子拖到屋內加以毆打恐嚇。

「你敢不說！剛才你家主人明明在這！」

竹子閉口不答，浪人中的一人拔刀向竹子大腿砍去，竹子不堪痛楚呼叫道：

「殺了我吧！」「不論如何，你們如要殺他，我絕不會告訴你們主人在那裏！」

「主人那麼重要嗎？好吧！我自有道理！」

刺客把賀川十一歲的獨子弁之丞帶了過來。

「這是賀川的嗣子？」

「是。」

「你要是不說，我們就讓這孩子做賀川的替身，怎麼樣?!」

這句話使躲在雙重壁內的賀川驚慌失色地衝了出來，大聲叫嚷並緊抓刺客的衣襟：

「等一下！」「孩子是無辜的，事到如今，我也不再躲藏，就把我給殺了吧！」

「雖然是個奸人，但總算還明白事理，說的好！」

說完便一刀砍下賀川的頭顱。當時並不知道刺客是什麼人，事後才曉得有播州姬路的脫藩浪人荻原虎六、江坂元之助、薩摩藩士田中新兵衛等五人。間騎馬之助與其中的播州浪人松木鐵馬極爲熟稔，他記得鐵馬追述道：「砍下賀川首級時，孩子就像被火焚燒般地戰慄着，直到現在都無法忘記那深刻印象。」

「非殺冷泉爲恭不可？不殺不行嗎？」

「我們不殺他，其他的浪人也會殺。現在江戶脫藩的福良十次郎和土佐的神谷新兵衛都等着取他的性命，間騎先生，你是不是隱瞞了什麼事？」

「我?!」

間騎迷惑地說：

「沒有啊！」

「是不是不願幹？」

很想回答：「是！」但是面對近來殺氣騰騰的同伴，他實在沒有說出來的勇氣。

馬之助明白這兩人的想法，不願讓別藩的浪人捷足先殺了爲恭。浪人們競相追殺此人，到最後這個叫冷泉爲恭的可憐畫家，終究難逃一死，馬之助心裏想着。

「你不願幹，我們兩人還是要做，現在只是好意來此邀你參加而已。不過冷泉最近身邊有所司代的人保護，幕府方面也有新選組的人護衛，其他的藩人對新選組甚爲畏懼，間騎先生不參加的原因是否就是這個？」

「試試看吧！」

馬之助抬起頭來。

「不過暫時我得先探查一下冷泉的住處。」

「就在這！」

川手源內攤開京都的地圖指着皇宮堺街御門附近。

次日清晨，馬之助走到堺街御門附近，很快地找到爲恭家。按昨夜源內的話，如果爲恭從所司代拿了巨額的酬金一定會躲在家裏。他的家出人意料地是簡單的籬笆圍着的小房屋，隔壁雅樂寮的樂人多備前守的家，相形之下就寬大多了。

大門緊閉着。

第三天，馬之助又來到這裏，大門仍然關着，沒有一點動靜。

間騎馬之助從去年春天開始就在鞍馬口麻薯店太衛兵家中住下，佯充店員，裝扮成普通的老百姓。太兵衛是長州鄉士出身，和馬之助有親戚關係，當幕府開始對長州浪人施壓力時，便勸馬之助來鞍馬口家中住下。

馬之助回到鞍馬口，向太兵衛問道：

「你可知道冷泉爲恭這個畫師？」

意外地他答覆說：

「他是店裏的主顧。」

太兵衛自己也到爲恭家親自送過年節用麻薯。

「他是個怎麼樣的人？」

太兵衛想了一會道：「有個叫田中納言的畫師很了不起，出生於尾張，到京都後名氣漸高，晚年被朝廷擢升爲

法橋善長宮廷畫和宮廷人物畫家。田中法橋常說：『眼睛等於我的生命，總不致於發生瞎眼的事，不然我就死掉。』但是到了晚年，法橋眞的患了眼疾而失明，因爲不願平常常說的話成爲謊言，從失明那天起開始絕食，但過了十多天仍然活着，就自己咬斷舌頭命斃黃泉了。」

按太兵衞的說法，爲恭是一個如此有氣節人的弟子，他似乎太過輕薄了。

「一般對爲恭的評語如何？」

「不怎麼壞，但也不好，外面流言冷泉之有今天，完全是由於他夫人的關係。」

根據太兵衞的話，爲恭的妻子叫綾子，是男八幡宮祉家新善法寺家的女兒，京城裏公認的美人，不論皇宮後宮中或公卿貴族的女兒，都找不出第二人如綾子般美麗的女子。誠如太兵衞之言，綾子的姿容爲人言及的當兒，爲恭也就以綾子之夫的名義被人提起：

「個子矮小，溫和寡言，不喜外出的人。」

過了幾天，爲恭家又定購了一些過節用的麻薯，馬之助親自送去。

馬之助只進到了厨房，下女出來收下麻薯。

那天的情形就只這樣，沒能見到爲恭，馬之助毫不灰心，很快地把屋內的構造細看了一遍，注意到庭院西邊和隔鄰的多家毗連處，有道低矮的籬牆，從這裏潛進去是最容易地。

次日，他又來到冷泉家門前，爲恭恰好出門來。

（就是這人嗎？）

來人大約四十來歲，相貌平凡，馬之助感覺一陣失望。爲恭穿着時下流行的素面黑色外衣，佩着一柄細長的劍，稀疏的頭髮梳成一個髻？

但爲恭身後緊跟着一個身高馬大的人，馬之助不由得的倒吸了一口氣。原來是米田鎌次郎，他是新選組的密探，爲神道無念派的高手，人稱殺手鎌次郎，死於他手下的尊攘派的浪人有五六人之多。

（爲恭的保鏢就是他嗎？）

二人和馬之助擦身而過，鎌次郎看了他一眼，似乎並沒留意他。

那天晚上，馬之助從雅樂寮的樂人多備前守的家翻越了那道矮牆。

眞不像武士的居所，幾乎毫無戒備，間騎越過庭院，然後輕易的翻過和冷泉家爲界的籬牆。

時間大概是晚上十點多，烏雲蔽月，家家燈火已熄。從庭院望去，冷泉家的門縫邊出了一絲燈光，屋裏的人好像尚未入睡。

馬之助走進厠所，前面可看見一個船型的石製洗手盆，對面是走廊。心想：大概馬上有人出來洗手吧！於是匿身暗處，靜靜等待。

不久屋內傳出女人輕佻的笑聲。又等了一個鐘頭，搖曳的燭光漸漸接近而明亮起來。

一會兒，走廊的盡頭亮了起來，出現一對男女，女的手執蠟燭爲男的照亮脚下。

馬之助仔細觀看，是一個很年輕的男子梳着公卿型的髮式，身穿白色短袖衣裳，在長州出身的馬之助眼裏看來，實在是一種很奇怪的裝束。

「危險啊！」

女的高舉手燭，而男的正準備從走廊往下跳。

燭光映着女子的面孔，馬之助凝視着，美的如此令人窒息。

——這就是綾子嗎？

男人跳了下來，伸手抱住走廊上的綾子，綾子幌搖着身子顯得不願意的樣子，燭光也隨着綾子的搖動閃爍不定。

「不要再來了。」

「不，對你我還沒滿足。」

男的突然抱起綾子，將臉壓在綾子的腰部。

「請不要！我說過了。」

之後變爲一陣呻吟聲。終於男的鬆開女的，退兩三步說：「那麼，再見了！」

男人很熟習的穿過庭院，消逝在黑夜裏。馬之助定睛注意看，使馬之助吃驚的是男的爬上西邊的牆，他所走的路線正是馬之助進來的那條，那個男人竟是隔壁的人。

事後馬之助問太兵衞，多備前守的長男美磨，正是那樣的年紀和長相。

「這兩家有親戚關係。」

冷泉爲恭的姊姊叫做龍子是多備前守的後妻，美磨是前妻之子，並無血統關係。說起來這是一種舅母和外甥間曖昧的關係。

那天晚上綾子送走了美磨之後進入厠所，馬之助躲在洗手盆後想着：

（今天就探查到此。）

雖說爲了國事，但是偷偷潛入人家庭院，窺看到不應看的事，確實有違一名武士的行徑。

——不久綾子從厠所出來，馬之助正想離去，不愼踢動了個小石子。

「那一位？」

綾子臉色蒼白，驚嚇地望着一片漆黑的院子，馬之助

只好從洗手盆後站出來道：

「長州浪人，間騎馬之助。」

綾子失聲驚叫，回頭欲逃，馬之助舉手止住她，面帶笑容，儘量顯得沒有惡意地說：

「我不是歹人。」

綾子仍懼怕地跌坐下來。這也難怪，在京都一帶，打着「天誅」的旗號，無時不揮動着白刃伺機殺人的，大半是長州脫藩浪人。所以對長州浪人的恐懼自然不在強盜之下。

「失禮之處請原諒。」馬之助說着。

「我既然說出名字證明我毫無傷害你的意思；也希望你切勿向他人提起我來過這裏，當然更不可以洩漏我的名字，否則我會把今晚看到的事告訴你先生。我們彼此交換條件，你答應嗎？」

綾子兩手掩面，久久不語，終於以幾乎難以聽到的音量說：「好。」

出人意料之外的，綾子居然是個懂得計算利害關係的女人。

「還有一句話，說完就走。你丈夫到何處去了？」

「不，不……不知道。」

「沒辦法！」

馬之助逼近綾子，綾子不由得戰慄地後退着。

「如果不說，只好要你的命了。」

「我說！我說！爲恭爲了紙門上的畫，到西加茂神的神光寺去了。」

「什麼時候回來？」

「明後天。」

（難怪他人覬覦綾子，如此的美色也許是爲恭的不幸。）

「夫人——。」

馬之助沙啞地道。望着綾子的雙肩，不禁爲其怦然心動，似乎有種難以壓抑的衝動。

「是。」

綾子抬起低垂的眼簾，流露出期待的眼神。

「請你向後轉。」

綾子照着做了。馬之助敏捷地跳進黑暗中，不想讓綾子知道他的行蹤。

馬之助來到川手源內潛伏的東山妙寺院。

「冷泉爲恭的行蹤查到了。」

「在什麼地方？」

「西加茂的神光院。」

說着，性情急躁的川手，已抓起了劍。

「幹什麼？」

馬之助厲聲道。

「西加茂的神光寺是清靜之地，即使連守護都不能進入，如果你用血褻瀆了神社，勢將激起公憤。爲恭明天就會返家，到時候我們就在路上截擊他。」

「的確，你的話也不錯。」

「不過，我不想參加。」

「爲什麼？」

「連我自己也不知道。」

馬之助過分誠實的回答却激怒了川手。

「好吧！我們找別的志士。」

京都人稱這個月的四號爲「女正月」。在初五之前，每一戶的女人爲了要請客，比平時兒忙碌，所以到十五日再補過一次元旦。

沒想到晚上開始落雪了。積雪壓彎了松枝，但是馬路上却被打扮的漂漂亮亮，加上準備去看戲和聽書絡繹不絕的行人，顯得格外的熱鬧起來。

但是市井上傳說着有個浪人陳屍在百萬通附近。近來類似這種事在京都已經屢見不鮮，司空見慣，但馬之助心中却大爲緊張。

馬之助借了太兵衛的斗笠和簑衣，將劍暗藏於簑衣內疾趨百萬通。百萬通擠滿了男男女女，圍着屍體議論紛紛，屍體已被草蓆裹着。

「不知道這個人是誰？」

「不知道。」

大家帶着冷漠的表情。屍體邊有幾個可能是里長派來的人，不時用手清除覆在屍體上的積雪，以免屍體被積雪掩埋。

「對不起，讓我看一下。」

馬之助雖然早已有預感，但掀開草蓆臉色仍然一變。毫無疑問的躺在地上的正是川手源內，左身的一刀深達心臟，下手的人看來相當有能耐。他暗忖着：

（我應該阻止他的，如果我親自參與，也不致於發生這種後果。）

突然屍體邊的人羣發出驚呼聲，一哄而散。

（……？）

間騎警覺地往回看，但見好幾個來勢兇兇的武士，朝着這個方向而來，間騎解開斗笠，準備隨時應變。

武士們頭上的斗笠和簑衣積着一層薄薄的雪，在距間騎十步處停了下來。

「老百姓！」

其中一位武士喝着。間騎仍在地上蹲着答：「是。」一面佯裝解下斗笠，一面小心地打量着他。這個人竟是米田鎌次郎。這是新選組一慣的技倆，先埋伏在屍體附近故意不把屍體移走，等着其他黨羽入彀來。

「你是這人的親戚？」

「不是！」

「哦！你的口音似乎很特別，報上你的姓名、住所，還有從什麼地方來的？」

馬之助報上一個經常使用的假名「生國播州高砂在人」。

「把頭抬起來。」

鎌次郎挨近兩三步，望着間騎，露出一副似曾相識，但一時想不起來的神色。

「高砂屋？」

「是。」

「你的臉上有習武的人練劍時，帶防護面具所留下的擦傷。」

米田話猶未監，只見利刃朝間騎的頭頂直劈過來。間騎爲了閃避，在雪地上連翻了五、六個滾，好幾次幾乎難以躲開鎌次郎凌厲的攻勢。

好在鎌次郎亦受制於雪地，一身功夫無法施展，脚步無法靈活移動。馬之助躍身而起手緊握簑衣內的劍柄，上身微蹲，擺勢接招。

「哦！果然是個武士！」

鎌次郎高舉利刃喝道：

「那裡來的？」

「……。」

馬之助保持著「居合」架式，無視鎌次郎的問話，雙眼瞇成了一條細縫，凝神注視一片片隨風急落的雪花，冷寂肅殺。雖然鎌次郎經歷了太多刀口舔血的日子，可是眞的動起手來，馬之助卽使在無意識的情況下也能輕鬆的解決他。

不料鎌次郎忽然說道：

「今天不鬪了。」

接着收劍回鞘。

「你有一身的好功夫，是那派的『居合』？」

「……。」

「往後咱們還有碰面的機會，那時候再叫你身首異處！」

鎌次郎用的事京都浪士們流行的口語。「君」，「僕」這類的用語經常被新選組和尊攘派的浪人使用，可以說是志士們的專用語，馬之助覺得這個人相當輕浮。

雪一直下到傍晚才停下來。

次日，間騎馬之助有事來到河原街的土州官邸，老友坂本龍馬在幽暗的進口處叫住他。馬之助訝異地問：

「什麼時候進京的？」

「昨天。」

龍馬簡單答道。習慣地雙臂抱懷，動着頭發出嗝嗝的骨響聲。

「說起來……。」

龍馬仍然雙臂抱胸，帶着他獨特的高深莫測的微笑說道：

「昨天中午，大家在藩邸討論你的事情，由長州來的三個浪人因爲發生川手源內這件事，對你極不諒解，把你罵的狗血淋頭，聽說是你跟別人約好，却又臨陣脫逃，有這回事嗎？」

「是又怎樣？」

「沒什麼！」

龍馬又把頭搖的沙沙作響。

「那麼，你爲什麼叫住我？」

「我覺得你是個好男孩。」

尋開心般地說，龍馬今年三十歲，馬之助二十九，雖然才相差一歲，但坂本龍馬已在天下志士間闖出了名氣，所以把馬之助看成了小男孩。

「怎麼講，是個好男孩？」

「我讚賞你，你反倒生氣了，我只是覺得你不像那些下三爛的鼠輩們，跟着畫師緊追着不放，這一點倒是很可愛，引起『天誅』這種騷動實在是愚不可及。」

龍馬說完就這樣走了，像這樣恰到好處稱讚馬之助的人，倒唯有龍馬一人。以後在土州官邸所有認識的人却對馬之助莫不以冷眼相待。

事情終於大白。川手源內等三個長州人在百萬通伏擊冷泉爲恭時，源內反被鎌次郎所殺，其他二人拋下源內屍體逃之夭夭。

間騎爲了澄清自己的立場，在第二天來到土州官邸要求參加暗殺冷泉的行動。

「由於間騎臨陣脫逃，以致人手不足所以才會失敗。」

甚至有人這樣斷言，川手等於是間騎殺的。馬之助雖然對他們卑劣的行徑感到震怒，却冷靜的告訴自己：

（這下事情可糟了！）

間騎心想，如果傳出這種出賣朋友的謠言，便失去在京都奔走國事的意義，同志們也不會再支持我，到時候馬之助勢將被迫離開京都。

（不能再對爲恭表示同情，如果我不殺畫師，自己將被京都的同志視爲眼中釘，而遭受排擠。）

馬之助認爲表面上這似乎是保護自己，但事實並非如此。因爲自己如果被排斥無非是國家的損失。他就是這樣看似溫和但却壯志如虹的男子，離鄉背井爲了理想抱負置身於京都的風雲之中。

馬之助去拜訪在京都城內以矯激性格聞名的吉村善次郎。

「這件事，我有我的立場和看法，但是現在我不想替自己辯白，只希望你能把殺冷泉爲恭這事交給我負責。」

馬之助對吉村道，他的用意是如果土佐方面計劃暗殺爲恭，希望他們暫時擱置，不要行動，吉村聽了却嗤鼻笑道：

「悉聽尊便，不過我們這邊還是要準備。再說十津州的武士櫻井忠藏、大倉等八人正爲冷泉的事激動不已，因此『天誅』就不能委託你一個人了。」

看起來殺冷泉變成各藩武士們競相爭取的事了。

這時，冷泉的妻子綾子已經逐漸明白爲恭成爲刺客們的衆矢之的。

冷泉不敢外出，大門嚴禁森嚴，三個女傭人早就害怕地辭職回家，爲恭拒絕會見任何來客，整個屋子突然死寂起來，每天過着提心吊膽的日子。

爲恭已神經緊張的無法再作畫，終日抱着取暖的火爐在畫室呆坐，宛若一隻窮途末路失去逃避場所的家鼠在房角戰慄。

最令綾子大爲氣憤而百思莫解的是，爲什麼像爲恭這種除了只懂畫畫便無其他一技之長，如此善良無害的人却會被他人逐殺不捨。

如果爲了爲恭是佐幕派系的人，那麼京都城裏在爲恭之上的大人物大有人在，在文官裏有九條前關白，在武官裏有任京都守護職的松平容保，爲什麼不殺他們却反而要殺爲恭這樣無抵抗能力的軟弱畫師。

但是綾子沒有察覺到，冷泉所以有今天的這種處境，完全是自己的姿色所引起的。

另一方面綾子却知道所司代與力加納伴三郎從幾年前對自己就特別有意思，加納開始經常造訪冷泉家原因是：

「因爲綾子小姐經常在此。」

加納本人曾經這樣對綾子露骨的吐露過。而且好幾次握着綾子纖細的手，甚至更想抱住她白皙的頸子。綾子對這風趣的中年人也不是不喜歡。

「讓我摟着你睡一次吧！」

加納也曾經帶着開玩笑的口氣，抱住綾子在耳邊不客氣地說過。

綾子對加納的這種舉動只笑而不答，雖然沒有明白的表示，但心中却也希望能成爲事實。至今仍然沒有發生關係的原因只是一直沒有機會而已。

「綾子。」

伴三郎說道。

「我跟爲恭之間沒有什麼事，却經常來這，我也不好過。每隔兩三天我就得捏造一些來這裏的理由。」

這些理由又是什麼呢？剛開始也談不上罪惡，但次數一頻繁不免讓人懷疑他的這種反常的舉動。每當這個時刻，加納就從公所拿來鈔票，而這位所代司與力因此在冷泉家人的心目中成了一位財神爺。連冷泉也這麼想：

（告訴他這麼點點情報，就讓這位所司帶如此高興嗎？）

對錢向來極感興趣的爲恭更積極地爲加納收集情報了。

而他和新選組的情報人員米田鎌次郎過往密切，也是基於同樣的道理。

米田和加納由於工作關係使他們交往非常親密，當初加納帶着這位新選組的隊士到冷泉家來。

「這是個可懼的人物。」

加納用這種口吻替他們介紹。接着又說：

「在壬生地方人稱殺手鎌次郎。而且壬生地方還有個被稱爲殺手的武士叫做鍬次郎，也就是大石鍬次郎先生。對情報人員來說「鎌」和「鍬」都是不可離身的重要武器，由他們二人的名字看來，可知他們殺掉其他武士就像斬草般地輕而易舉。」

鎌次郎苦笑不語，兀自喝着他的酒，却一直凝視着綾子，相信他心中正在讚嘆綾子的美艷。

從那天起鎌次郎辦完了隊裏的事情，只要一得空，便往冷泉家去，表面上藉口是找冷泉，但是他的目的還是綾子。

「告訴我一些有關社家們的家系和親戚關係好嗎？」

鎌次郎這樣要求過爲恭。

爲恭是個多嘴多舌的男人，不僅回答了朝廷的親戚系譜，甚至連他們的性格、政治思想，以至於各藩間的關係和常去這些各藩走動的武士的姓名，完全抖漏而出。

比方說，在吉野被殺的天誅組的浪人吉村寅太郎，當時在京都經常出入三條家。告訴鎌次郎這個消息的也是冷泉爲恭。因此好幾次吉村被新選組的人跟踪而終於遭難。

鎌次郎顯得汚濁發黃的膚色，始終讓綾子感到噁心。

但對鎌次郎的畏懼感使得綾子不得不面帶微笑地接待他。

不知是否因此令鎌次郎產生錯覺，從去年秋天開始只要爲恭外出，他就會出現在爲恭家門。

「爲恭現在出差了。」

綾子儘可能地以強硬不悅的語氣告訴他，但對這個男人却毫不奏效，只聽到回答：「原來如此！」接着逕自入內等待爲恭回家。

爲恭爲了知恩院客廳的門畫，在知恩院住了好幾天，這段時間隔壁的多美磨曾經半夜跑來與綾子共眠。

就在這個當兒，門外響起鎌次郎的敲門聲。新選組的人員內部並沒有嚴格規定上班時間，因此鎌次郎對這次的造訪有充足的理由，綾子慌亂中由後院送走了美磨，回到客廳。

「三更半夜，你有什麼事？」

「我要酒。」

「爲恭向來不喝酒，所以這裏沒有備酒。」

「嗯，這裏有個怪味道。」

鎌次郎早就清楚綾子和她甥子美磨間的曖昧關係，今晚不過是想出其不意地抓到證據。

「綾子小姐，你的肩上有男人的頭髮。」

「啊！」

綾子臉色蒼白。鎌次郎突然抓住綾子的手拉近來說：

「你看，就在這！」

鎌次郎用手觸着她的肩。當然他是在說謊，看到綾子吃驚的動作，接着便迅速地將唇湊近綾子的耳聲。

「你和隔壁那個傢伙幹起好事來了。」

「沒……沒有。」

「你能瞞住別人，却逃不過我鎌次郎的雙眼，不過你放心我不會告訴別人的，但是你知道我想對你做什麼嗎？不，你不需回答。」

綾子一面發抖一面任隨鎌次郎在身上爲所欲爲。

從此以後鎌次郎來的次數比從前更爲頻繁。爲恭經常在榻榻米上坐着休息的時刻，會跪着挨近綾子，然後抓住她的手或是觸摸綾子衣服後的身子，綾子對這個舉動只能鐵青着臉忍耐着，心裏好幾次這樣想：

（最好讓攘夷浪人把他殺了。）

而在間騎馬之助潛進後院的第二天，綾子又突發異想：

（拜託那個浪人殺了他吧！）

雖然起了這個念頭，但是馬上又感覺到自己的妄想，因爲間騎馬之助也知道她和美磨之間的事。

對綾子來說，她並不很關心丈夫爲恭心中想些什麼。

說實在的她實在沒有多餘的時間去思考丈夫身邊的危機。

爲恭的怪異之處是在他感到恐怖時，他的情欲會異常激昂起來，即使是在大白天，也會大聲叫着：

「綾子，過來呀！」

現在唯有他一心一意與綾子做愛的時候，才能暫時忘掉生命的危險。

但是，進入二月份，不知那個人在公所牆壁底下的公告欄裏貼了這樣一張紙狀，使整個事態有了急驟的轉變。

「畫師冷泉爲恭從安政戊午年開始加入長野主膳和島田左近一伙人後，企圖種種陰謀，諂媚酒井若狹守，與奸臣暗中勾結，他們所做傷天害理的勾當罄竹難書。終有一日，天人共誅。

（根據原文）」

這等於是一封預告天誅的公開信，指責爲恭與長野島田勾結爲惡的殘暴行爲。不論如何千眞萬確的是寫這公告的人是針對爲恭來的，而且此人是洛陽中會攘派的人。

米田鎌次郎被新選組派來鑑定筆跡，從所司代與力加納伴三郎也派了手下數位情報人員將公開信撕去，同時派警衞保護冷泉的住所，但都不足以減輕冷泉心中的恐懼。

「我會被殺的。」

整天這樣叫着，到了晚上也輾轉反側難以成眠，經常睜大眼睛呆坐到天明，甚至綾子安慰的話也變成耳邊東風。

「米田先生和加納先生不是在保護我們嗎？」

爲恭只是猛搖頭。

那一天，間騎馬之助在太兵衞家聽到有關這封公開信的消息，內心也有着一分焦慮。

（眞是無聊之至，一定又是土州藩幹的。）

他想到吉村善次郎。這樣做雖然可能會收到威嚇的效用，但就像是一條將要到手的大魚，又讓他跑了一樣。

不過這封信還是發生了某些影響，由於這封公開的信，使京城裏的人開始注意有關冷泉爲恭周圍的事。——冷泉爲恭多麼可憐。

雖然有人對爲恭寄以同情，不過對一個舊都市的村民而言，最快樂的事莫過於把別人的不幸遭遇，在茶餘飯後，當做聊天資料。他們爲了時時更新話題，因此對爲恭家的大大小小的變化莫不一一加以留意觀察，冷泉還不知道有上百的眼睛在監視着自己，只要稍微起一點變化，就會以令人吃驚的速度傳遍整個城裏。

爲了馬之助，太兵衞倒是很細心地探聽各種情報。大約過了十天左右，終於發生重大的變化。

爲恭終於遁走了。

這些風聲更傳出了爲恭藏匿所在就在西加州的神光院，由於神光院的主持月心法師的慈悲，將爲恭隱藏起來並落髮爲僧皈衣佛門，取名蓮心。

「事情如何了？」馬之助問道：

「你還是很關心啊！」

太兵衞笑答道。

「他仍然在家，遁世出家難道還會有太太嗎？」

「大概是的。」

馬之助換下平民的裝扮，重還武士的身分，在那天傍晚跑到西加茂去。

寺院位在森林裏，這裏正是加茂神明的所在地。根據本地垂迹的思想，所以除了神光外，另置幾位佛僧做一些唸經超渡的法事。

通過了幾座小廟，終於望見了環繞神光寺四周的圍牆，迤邐蜿蜒在幽暗朦朧的森林裏。

（這裏實在難走。）

杉木林幽深地無法使人判斷落脚的地方，就在這時，馬之助脚下突然踩到一樣軟綿綿的東西。

還帶有血腥味。

原來是具屍體。

馬之助乾脆點起準備騎馬用的燈，照亮屍體，雖然不知道是誰，却覺得非常面善。

（一定是十津州的武士。）

從口部到下額被砍了一刀，咽喉也有傷口，馬之助立刻想起米田鎌次郎正是一位以刺殺喉嚨有名的高手。

就在那時，森林那邊神光寺附近的黑暗中，突然亮起燈火——被發現了。

他慌忙地熄了燈。

那些燈火很可能是新選組的人馬。對新選組而言，與其說他們在保護爲恭不如說是利用爲恭做餌，引誘武士出來才是他們眞正的目的。

——那個畫師，不論逃到天涯地角都無法保存性命，想到他不知用什麼樣的臉色入睡就令人同情。

以後大約過了二十天左右，冷泉的命運有了更進一步的轉變。

神光寺的董事們對神光寺發出了警告——自從畫師入寺以來，不潔淨的幕府爪牙便經常出沒於神光寺周圍，因此瀆汚了聖壇之地。神光寺的人開始逼迫畫師離開，也許是這些董事中有尊攘派的人士。

至此，神光寺的主持月心法師也無能爲力，只好對爲恭說明事情的經過，讓爲恭帶着一封致紀州那賀郡粉河山中的粉河寺的信，在夜裏偷偷離開神光寺。

爲恭在出家的同時，官位已經被朝廷解職，他所處的境遇是居無定址，亡命天涯的流浪漢，眞是愈來愈可憐。

如果爲恭一直順着街道南下紀州的話，他的行蹤也不致於爲人察覺，但是這個不幸的男子因爲無法忘懷擁有洛陽第一姿色的太太綾子，在途中又折回肅條的家中，跟綾子道別。

村民怎麼會錯過這幕好戲，街頭巷尾口耳交談着這件事，很快地這個消息傳遍了每個角落。

而且沒過幾天，甚至連他最後的目的地是紀州粉河寺，也繪聲繪影傳開來成了衆所皆知的事。

「這要是眞的話……」

間騎馬之助對太兵衞說：

「透露這個消息的人不可能是神光院的月心法師，爲恭自己更不會洩漏他的去處，一定是綾子向誰走漏的口風，或許是美磨與綾子私通的夜晚，在枕邊聽到綾子的囈語，回去告訴了家人，再被多家的人傳了開來，除了這個推想，便沒有別的了。」

若是這樣，對於一個擁有傾國姿色妻子的爲恭，他的不幸就像自己的影子一樣無法擺脫。

「眞可憐。」

太兵衞接着說：

「在京城裏幾乎無人不知他的去處，冷泉也許現在正身在粉河寺，好不容易鬆口大氣安慰自己終於安全了。」

「或許從京裏會派去刺客。」

「間騎先生爲什麼沒去呢？」

「太遠了。」

間騎這麼回答只是替自己找藉口，其實間騎馬之助已經開始不想殺那個可憐的畫師了。

之後從土州探來的消息，還有十津州武士神藤吉右衞門、大倉大八、平野藤次郎三個人尾隨爲恭之後一直追到粉河寺。

「但是在千鈞一髮的一刻，却讓他逃走了。」

土州的年輕人一邊敍說着，突然想起什麼似的望着馬之助的臉說：

「你爲什麼不去殺他？」

「我有我的想法。」

「什麼想法？」

「縱使我不動手殺畫師也會有人去殺他，由於我沒有參加正月十五日百萬通之舉，被人指責爲卑怯的人。川手源內因而被殺害，殺川手源內的人不是畫師而是新選組的米田鎌次郎。爲了洗雪九泉下源內的仇恨和我的恥辱，我

要殺掉這個人。」

到了元治元年三月，畫師冷泉的行踪突然在京中消失了。到了這個時候大家漸漸淡忘了這個失踪的畫師，沒人知道爲恭從粉河寺逃走後的下落，馬之助的同黨也不再提起爲恭的名字。

而後又傳來了一些風聲。

爲恭死了。聽說爲恭逃離粉河寺後寄身在一個名叫德次的遠親家中——德次在泉州堺開了家叫大和屋的商店，因患了下痢病死床榻。聽到這個消息的是京都城內一家經常在泉州堺往來做生意的人。消息的來源非常可靠，所以也沒有人懷疑那是假的。

那個時候，間騎爲了公事不得不回長州，爲了這件事曾經數次地和同志們會談，最後一次是在六角二條的旅館丹波屋嘉兵衞家中舉行的，在歸路上想順道去長州公館，走經河原街的時候，不料遇見了巡邏中的五個新選組的隊士。

已是日落黃昏的時刻。

（躲開嗎？）

馬之助自忖道：反而會引起懷疑的，於是仍然不動聲色地緩步走過去。這時他穿的是黑色花紋仙平台的下裙，身佩大小兩把刀乍看起頗像一位大家族的家士一般。

與隊士們擦身而過，由於安然無事，馬之助不由得加快了脚步。

總算是上天保佑，沒發生事情，可是右脚的鞋子却在這個時候斷了。馬之助蹲下來，正好經過的一位老太婆，親切地問道：

「怎麼了？」

然後從懷中拿出一條毛巾將它撕成了布條。

「來，我來幫你修一下。」

說着便蹲在馬之助身前，馬之助正要抬起頭向老太婆道謝的時刻，忽然看到米田鎌次郎從對面一直朝這走過來。

鎌次郎却沒看到他。

馬之助迅速向四周打量了一下，街上的商店已打了烊，行人三三兩兩。

鎌次郎不知是否在追趕前頭的五個隊士，步履急促。

「老太太。」

馬之助一邊小聲說，一邊改變他的姿勢。

「怎麼了？」

老太婆溫和地微笑問。

「因爲對面來了個討厭的傢伙。」

「你怕被他瞧見是嗎？」

「是的。」

鎌次郎走經老太婆身邊大約兩、三步的地方，突然馬之助低聲地叫住了他。

「米田！」

殺手鎌次郎快速地手握刀柄，抽刀出鞘，就在同時的眨眼間，馬之助從老太太身後一躍而出，米田鎌次郎的刀已滑落地上，從額頭到鼻尖分成二半。

間騎馬之助辦完長州的公事再回到京都鞍馬口麻薯店的太兵衞家時，已經五月初了。

向太兵衞打聽他離開後京都的情況，又有了冷泉爲恭的消息。

「那個人還活着嗎？」

老實說，冷泉實在令馬之助感到頭大，幾個月前聽說爲恭病死的時候心中就好像放下塊大石頭，但是現在又非得去殺他不可了。

根據太兵衞說的，爲恭從泉州堺移到大和躲在一所叫永久寺的寺廟中，因爲爲恭寄了封信給綾子叫綾子前往，所以爲恭的住所就給洩漏了。

「那麼，那個女人去了嗎？」

「去了。」

太兵衞的口吻好像極其不滿，連寡言的馬之助也覺得嫉妒。

「想不到，她還是個貞女。」

「不，不是這麼說，因爲她同姬子美麿通姦的事在城裏傳開了，無法再住下去所以去大和。」

「綾子什麼時候出發的？」

「已經一個月了，間騎先生想到那去？」

馬之助已經拿了刀站起來。

「去大和。」

間騎在路上向一位藩士打聽十個人的行踪，他們都是脫藩的浪人，平常在公館裏無所事事遊手好閒的人。

探得了其中七個人在京都，只少了大樂源太郎、神山進一郎、天岡忠藏三個人。

「他們三人到那裏去了？」

「我不清楚，聽說是和土州人到大和去遊說去了。」

「什麼時候？」

「已經有半個月了。」

馬之助行在奈良街上，一面疾走，一面數次地搖着頭想：

「恐怕來不及了，事情不妙！」

什麼原因讓馬之助到大和內山去訪問爲恭，他心裏很明白。馬之助早就沒有殺爲恭的念頭，但也不打算從同黨

的手中救出爲恭。那麼說——（我是愛上了綾子嗎？）

馬之助愕然了。這次到大和的目的嚴格的說來的確與想見綾子有關。

抵達大和內山的時候，向一位在田裏工作的農人打聽爲恭的住所，但是一聽到爲恭的名字，老農臉色大變揮手道，這事你去向官裏的差人或法師打聽。

住持是一位叫亮珍的老和尙，問馬之助道：

「你是他的遠親嗎？」

馬之助回答是的。

「悲慘的事啊。」

根據住持的敍述，尊攘黨的浪人們實在是用了奸譎的手段。

他們不直接到內山，首先繞到泉州堺冒大和屋德次之名派了一頂轎子接出了爲恭。

這個計謀完全成功了。爲恭一點也不懷疑坐上派來的轎子離開了鄉村，一路上和煦的陽光使得爲恭昏昏欲睡，從大和內山到泉州堺有八里的行程，爲恭打算在悅耳的雲雀聲中抵達泉州堺。

距永久寺大約十町的地方有個茶館叫鍵屋。與鄉國伊賀因爲渡邊數馬和荒木又右衞門之間的仇殺血案而大大有名，也叫鍵屋的茶館同名。現在在大和的鍵屋茶館也發生了血腥事件，時間是元治元年五月五日。

爲恭在轎中剛入睡未久。

長州浪人大樂源太郎、神山進一郎、天岡忠藏三個人埋伏在茶館東邊一個石藏王的小祠廟裏。神山突然望見街道對面來了一頂轎子馬上叫道：

「來了。」

三個人揮刀大呼衝了過來，轎夫們見狀，不由大驚一哄而散，忽然醒轉的爲恭說：

「噢！到了泉州堺嗎？」

伸頭探視的同時，大樂的刀便揮劈而下，爲恭已頭落野徑。

爲恭的頭顱不知是什麼理由，第二天被塞在大坂御堂前的石燈籠裏，燈籠下貼着長州天誅的狀子。

但是爲恭的屍體比首級的下場更爲淒慘。因爲他遇難的茶館是處於植村藩領的永原村，伊勢藤堂藩的大和和三昧田村的交界處，兩村的差人互相推諉責任無人收屍，爲恭暴屍荒野達三日之久。

後來聽說綾子落髮爲尼，也有人說又當了大和屋德次的妻子。

祇園舊事

浦啓輔，太和十津川人士。生於日本元治年間，是當代一個頗富盛名的愛國志士。當時的日本京都人文薈萃，志士雲集。浦啓輔在這種情況下，仍能脫穎而出，是有他的道理。常可聽到人們讚揚他：

「浦啓輔的劍術正如其人：粗獷，却不失優雅。」

按理，他的劍法，應可歸入義經派——這是京都城內一個老式的武學流派。元治年間，門弟子將之遠傳十津川。浦啓輔就是順應這機會承恩受教，由於天性穎慧，將所學揉合古拙的劍法，加上他自己參悟出來的居合術，很快的，就在武術界獨樹一幟，奠定了不朽的聲威。當時京都城內，誰不知浦啓輔若想殺人，直如探囊取物，易如反掌；即便是權高勢大的新選組也得對他敬畏三分？

打自元治元年，禁門事變暴發以後，新選組的威勢如日中天，甚囂塵上，即使是熱血激進的義士，敢於正面反抗新選組的也寥寥無幾，但浦啓輔就是這些稀有之例外中的一個，他經常向新選組挑戰，曾因故，數度與新選組爭執，還殺死過對方三個人，得了個「殺人狂」的惡名。當時，住在土佐的岡田以藏、薩摩的田中新兵衞和肥後的河上彥齋，也都是方圓十里內響叮噹的人物，可是雖然他們對新選組的作威作福也都十分不滿，却始終沒有一個人敢挺身而出，與之抗衡。相形之下，浦啓輔敢作敢爲、當仁

不讓的作風，就更加令人景仰。因此不到幾年，浦啓輔的俠名遠播，成爲人們心目中一個剛強勇猛的新武士偶像。

可是，去年年底，浦啓輔却不幸失手。

事情發生在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的黃昏，浦啓輔與幾個同志在木屋街飲完酒出來，沿着高瀨河一路上搖搖擺擺地醉着回去，在快到四條時，突然聽到有人喝了一聲：

「喂！你是不是十津川的浦啓輔？」

浦啓輔一聽，趕緊向四面張望。這時，天色已經昏黑，假若對方蓄意要傷害患有輕微夜盲症的浦啓輔，這實在是最適當的時機，何況敵暗我明，浦一時還分不出來者的方向？

待啓輔好不容易看到對方的身影時，他們早已不由分說的撲過來，啓輔這一驚非同小可，正待閃躲當頭劈來的長劍，只覺右肩一陣刺痛，利劍已經砍上自己，接着腿上又是一刀，啓輔定眼一看，來者不是別人，正是新選組的一批狗黨，數數竟達六人之多。

啓輔心中連呼不妙！

趕緊扯起褲管，倉惶逃命。幸好，他在衣服裏面多穿了一件狗毛背心，肩部的傷口還不致太嚴重。他勉強支撐，逃到河原街的土佐官邸來，把事情原委向好友土佐武士山本旗郎解釋清楚，才算躲過這場刼難。山本表面看來雖像個莽漢，然而畢竟也是個性情中人，他細心的照顧浦啓輔幾天後，半揶揄的對啓輔說：

「新選組對你好像特別關心！我看你還是離開京都，到外面避避風頭，來得穩當些。」

數日後，啓輔搭乘伏見往薩摩的船隻，在重重的衛護中離開京都。回到故鄉十津川，平靜地在山中的一個溫泉區療養傷勢。

浦啓輔的老家在山上，是個專供苦練劍術者住宿的地方，稱爲甲羅堂（河童堂）。啓輔在家排行老二，老家的正下方有個不動谷，險峻幽深。凡是往來拜訪鄰居，要到甲羅堂都需穿過不動谷，走上半天路程。十津川附近，山丘綿亙數里；一日，啓輔登高遠眺，憶及自己在京都的生活，眞有恍若隔世之感。

時光匆匆，不覺又是五月，遠近山丘一片新綠。某日，甲羅堂來了位京都聖護院的武僧，面色紅潤，名叫山伏，他準備到熊野去，路經此地，來甲羅堂求宿一夜，並對啓輔道：

「京都有人捎信給你。」

山伏一面說，一面由懷裏掏出書信交給浦啓輔。山伏一副任務已了的模樣，沈靜無言。浦啓輔拆信一看，原來是山本旗郎的筆迹，信上寫道：

「兄臺傷勢如何？若已恢復，請速回京都，現有一事急需兄臺相助。」下署「旗」字。

啓輔看信，高興得雀躍不已。心想：京都薩、長、土三藩的同志們，總算沒有把我忘記。現今我的傷勢已經痊癒，得趕快回京一趟。——其實，就是目前尚未恢復，我也得走這一遭，士爲知己者死，山本有事，我不挺身相助，誰挺身相助呢？

鑒於以往到京都去的海路，總有許多新選組的爪牙埋伏着，準備隨時逮捕入京的義士，所以浦啓輔改行陸路，沿淀堤北上，避開他們的耳目。

總算安全來到京都河原街的土佐官邸，請見山本旗郎，不巧山本旗郎因公出差到大阪去了。

「大概需要十天才會回來。」府裏的人這麼告訴他。

啓輔尋人不着，只好到十津川行邸來，暫作歇息。

這十津川行邸，原來只是一棟租來的簡陋樓房。在當時，由於京都隸屬皇帝直接管轄，所以沒有專供各地鄉士落脚的地方，十津川雖非藩地，在河原街上，却也有一間兩層樓的行邸，可供他們棲身，這種行邸制度，是日本幕府時代的特色之一。

十天以後，浦啓輔依約前往土佐官邸，請見山本旗郎，然而却仍不見山本的踪影。接着第二天、第三天，所得到的仍是那句：

「山本尚未返京。」

「很抱歉，因爲大阪事情繁多，老爺恐怕還得在大阪多耽擱數日。」

直利入京的第十五天，啓輔所聽到的，還是這幾句話。

正是他不知如何是好的時候，故鄉的使者帶來一封加代的信。

信上的面劈就寫：我懷孕了。

啓輔心中一驚，想：糟糕！懷孕了！然後臉色整個蒼白起來。

繼續看信，她寫道：「你是要即刻回來，還是要我離家入京，投奔到你身邊呢？我現在已是六神無主，請快爲我出個主意吧！爸媽可能不久就會發現異狀。爲此，我日夜擔憂，眞不啻度日如年，若你有心，請快將回信交給使者帶回來。盼回音。」看完信，啓輔暗叫不好。

他一想到加代的父親——那位同族義士千葉赤龍庵的臉孔時，就不由得全身顫抖。赤龍庵是啓輔受教的老師。浦家全族，在十津川一帶，可說是數一數二的望族，現在浦家的後代竟與赤龍庵的女兒私通，這事一旦被揭發，他

還有什麼面目再回十津川呢？

啓輔想到這裏，不覺心慌意亂：罵了聲：「都是加代！」一面也怪自己太大意。

——今年二月，有一天，雲霽天清，天氣突然暖和起來，啓輔因傷口初癒，一大早，他就決定拜訪對面山上的千葉家。那千葉家看起來近在咫尺，可是走起來却不近，啓輔越過三峯四谷，穿越四道山澗，好不容易才來到目的地。啓輔滿面倦容的走進大門，看見赤龍庵恭進的走過去，招呼道：

「老師！我是甲羅堂的浦啓輔。」

見是啓輔，赤龍庵立即起身迎接，他一面咳嗽，一面又連續不斷的問候他的傷口及京都的局勢，啓輔耐心的逐一回答。

「啊！你們年輕眞好，不像我，一大把年紀。」

赤龍庵感嘆的反覆嘀咕。年紀老大的赤龍庵，眞羨慕啓輔的青春與活力。

千葉赤龍庵是太和十津川這一帶，在幕府末年宣揚「勤王」思想的熱心份子之一。他常以自己年輕時拜見過江戶藩的藤田東湖先生爲榮。

江戶藩是自光圀發跡以來，勤王思想的大本營。在當時，被逮到安政大獄的政客及評論家，大多數是受到江戶學派影響的知識份子，他們因接受洗禮，而被稱爲「江戶朝聖者」，大部分的人都曾因一度仰慕其說而踏入江戶領地。

赤龍庵也是這些朝聖者之一，這使他老人家感到無比驕傲。

「想當年……。」他最喜歡使用這句開場白，他常得意的說：「想當年，我們這羣人在江戶風雲際會；意氣風發，何等氣候，到今天還存在世上的同志，恐怕除了薩州的西鄉吉之助以外，就單單剩下我一個人了，前年在大獄中逝世的長州吉田寅次郎（松陰），也曾去過江戶領地，當時他才二十二歲。但是他並沒見過東湖先生，他去拜見的時候，東湖先生剛好不在。那天他只見到會澤正次齋和豐田天功等人。

藤田東湖先生在當時，不僅是著名的漢學家，而且還在藩主齊昭身邊據任顧問，是參與政治機密的一個重要人物。所以雖說我千葉赤龍庵在大和還小有名氣，可是能見到東湖先生，也可說是千載難逢的機緣，純屬意外。當時我先在外面遞上名片求見；東湖先生看了看，竟通知我，要我到書房去見他，這眞是意外的驚喜，見到我，他第一句就問：

『你是十津川人啊！眞是稀客！』

東湖先生好奇地打量我，說道。

按：太和十津川在那時候可說是一個幽深莫測的地方。依照「古書紀」、「日本書紀」之記載，在日本神代時期，爲國樔人所居住。神武天皇在熊野登陸，欲進攻大和盆地時，爲天孫人嚮導的土著民族，就是他們的祖先。後來朝廷輾轉遷徙，大和、奈良、京都等地的山岳民族，也紛紛以各種形態服務於朝廷。歸服以後，每當京都有政變，他們也都能及時拿起武器，爲朝廷效命。古時，保元的平治之亂，南北朝之亂，他們都曾一一登上歷史舞臺。特別是南北朝時代，爲了流亡的南朝，他們還堅決抵抗足利幕府到最後。江戶學派，在歷史觀點上，根本就否決北朝，認定南朝才是正統。

所以當東湖先生看見千葉時，才會像是眼見勤王歷史中的化石，活先生的重現在眼前一般；盯着他，好奇而喜悅的看個沒完。他對惶恐的千葉道：

「千葉先生，請將我的意思傳達給你的鄉人，不久以後，國內將發生前所未有的大變動；到時，希望你們十津川的英雄豪傑，都能像從前一樣挺身而出，共襄起義。」

回來以後，赤龍庵依照東湖先生的意思，把話傳給大和山區的民衆，自己則在這裏墾發山地，開辦私人學堂。甲羅堂的啓輔是他的遠親，也就這樣變成他的學生。

兩人聊了一陣，很快的，天色就轉爲昏暗，夕陽的餘暉映遍整個山谷，赤龍庵見山路已經模糊不清，於是對啓輔道：

「啓輔，今晚你就住在這裏好了。」

「既然天色這麼晚，看來我是恭敬不如從命，就打擾一宿好了。」

於是啓輔被領到客房住下。

赤龍庵的這座客舍，是專爲招待穿山越嶺的旅人，及修業者若練而建的。所以每個房間都設備得很好，是一棟精巧的建築物。

赤龍庵派么女加代，侍候啓輔，爲他整理牀褥，點燈，以及做其他零碎的瑣事。傳說中的加代是一個虎背熊腰、粗手粗脚的醜女孩，可是此刻在啓輔眼中，或許是着棉布衣服的關係，加代却也不乏女人味兒。尤其在加代無意中露出紅色內襯以後，啓輔更覺得眼前的加代冶艷可人，引人遐思。

「啓輔先生。」

加代在燈下羞怯地叫了他一聲，問他道：

「你還記得這張紙嗎？」

啓輔轉看她手裏不知在什麼時候，拿了張小紙片。問道：「這是什麼東西？」

「一首詩。」

「詩？」

啓輔將紙片打開一看，居然是自己以前寫的一首詩。是他在兩三年前，在這學堂內念書時，爲學習漢詩，依照平仄模倣的一首作品。當時寫完隨手一扔，並不把這當一回事。仔細看一遍，原來是一篇讚揚美女的蹩脚作品：

霧鬢雲髮畫裏看，籬前空滿菊花團；
反魂香滅思蕭然，獨抱明月臥欄干。

平仄倒還符合規定。詩的主題是描述一個單相思的男子。心中思慕女子的美貌，但始終無法得見佳人容顏，故而「寂寞獨抱明月，惆悵倚臥欄干」，主要是在描摩一個男子單相思的情懷。——啓輔看看這首詩，再看看加代的的神色，嚇了一跳，心想加代必是會錯意，以爲詩是針對她而寫的，心想：

「可能嗎？難道眞的會錯意？」

啓輔正猶疑不定，不想那加代竟雙頰緋紅的朝他身邊靠過來，啓輔尷尬的解釋道：

「這只是一篇普通的習作，赤龍庵先生看過的。」

說着啓輔舉手就想把它撕毀。

「啊！啓輔先生，不要撕。」加代叫到。

「爲什麼？」

「不要撕它嘛！」

加代撒嬌，然後趁機往啓輔懷裏倒。啓輔吃驚的閃開，心想：「哇！好一個大胆的女子。」其實，加代若眞想從啓輔手中搶回紙片，她根本無需把身子投向啓輔。啓輔爲閃避，一脚根沒站穩，被她絆倒，而加代的裙子下襬微開，身體正好碰到啓輔的膝蓋，這肌膚相親，使啓輔失去了自制力，心中祇覺一種突來的溫暖與激動逐漸騰昇。

接着，只聽加代斷斷續續的發出聲音，也不知在說些什麼，啓輔雙手緊摟加代的腰，整個人沈醉在這溫軟的肉香裏，後來究竟發生什麼事情，啓輔就再也記不起來了。

在沈睡一會兒之後，當啓輔由牀上跳起來，吃驚的回想適才發生的一切：

「我怎麼了？我做了不可告人的事？啊！我怎麼向他家人交待？這是私通。聽赤龍庵說，她已經被許配給風早的一位右京人氏當繼室了，這可怎麼辦呢？」

屋子漏雨了。

在十津川行邸的天花板，滴下一顆帶塵的雨珠，濡濕了加代的信。啓輔心想：

「只春風一度，她竟就珠胎暗結，人眞是不能做一點虧心事。」

眼前惟一的辦法，就是把她悄悄接來，和她在京都共

同生活了。

啓輔立刻回了一封信，表明自己的心跡。

後面補充道：「目前，在京都，還有一些欽命要事，正待我去處理。我還得在此多耽些時日，待事情辦成，我會立刻趕回去，把妳迎來京都。這以前，希望妳凡事忍耐，定下心來，等我消息。」

最後署名：丈夫。

啓輔添加這句話，是想讓加代更安心地等他回去。

在土佐武士山本旗郎回返京都時，光陰已無情的邁入六月了。

聽說浦啓輔數度來訪，忙不迭地到十津川行邸來。

山本旗郎把頭髮梳成時下流行的尊攘風——前額剔得窄窄的，其餘頭髮弄成一把，後端不結髮髻，任其自然地披下來。綢布的上衣，白底小點的下裳，佩帶兩把大小不同，但都有紅漆的劍鞘，脚穿最風行的木屐。

「這隻怪鳥。」

當時，里巷中的市井小民，常喜歡取笑這些志士，看他們穿奇裝異服，總喜歐這樣稱呼他們。甚至有人將之編成歌謠，喂道：

「怪鳥啊！（志士奇俗）！近日誕生，憑藉宮廷隆盛的氣運，嘴如鷹口，刀若鷹尾，脚着木屐，前額窄扁。怪鳥啊！取之剖腹，只見膽苦柔枝。其鳴如誦詩，其聲苦吟詞，乍聽之下，勇猛無比。臨陣見脫逃，始知究裏。」

當然，山本旗郎不至像歌謠中所描述的這麼糟，他自成一種風格。

「無論如何，先乾一杯再說吧！」

來到行邸，山本拿出帶來的酒壺，擺在榻榻米正中央，邀啓輔大喝一頓，幾杯下肚之後，山本旗郎已經半醉了。他開始搬出藤田東湖的詩篇，一一吟誦。

浦啓輔見交談始終無法進入本題，開始有點不耐煩，最後忍不住手碰了碰山本的膝蓋，問道：

「山本先生，你託人送給我的那封信，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山本吟詩的興頭正高，被打這麼一打岔，老不高興的沈下臉來，道：

「緊張什麼，我只是想引你認識一位先生而已。」

「到底是什麼事情？」

「殺！」

山本旗郎舉起手來，作個手勢。

「殺新選組？」啓輔又問。

山本回答道：「不，是比他們更重要、更厲害的人物

。假若行動失敗，後果將不堪設想。如果被他知道殺手是薩、長、土三藩任何一藩的人，事情會鬧得更大。所以要委託不屬於其中任何一藩的你去辦事，你暫時別管對方是誰，反正就是這麼一回事，我的意思，你能明白嗎？」

啓輔道：「當然。」

並且說：「我們十津川的義士，原就爲了應付這種事情，才來京都。」

「好！很好！」山本旗郎又繼續吟他的詩。

啓輔也跟着應和與故鄉吉野朝勤王有關的詩，一時故鄉的秀麗山河，和那些曾在歷史舞臺上出現一幕幕的勤王悲劇都一一出現在眼前。最後加代的影子也清晰的浮了上來，啓輔心裏頓時蒙上一層陰影，吟詩的興緻大爲消滅。

山本見他臉色不對，就告辭回家去了。

幾天以後的某一個黃昏，山本再度來訪，對啓輔道：「請跟我走。」啓輔情知事急，於是隨便整理一下行囊，跟他去了。

「到那兒去？」走出行邸，啓輔問道：

「這個別問，儘管跟我走就是了。」

兩人經過錦小徑，一直向西行，再穿越寶町、衣棚、新町，來到釜座附近。在太陽完全下山後，到達目的地——醒井。北方第三間一家懸排「陸奧司松屋」的招牌的糕餅店。

店面正門是竹子作成，只有一個窗子，啓輔感覺有人自窗欞中窺視，兩人穿過黑暗的入口和一個長弓形庭院，到達別屋。山本推開小門，對啓輔道：

「就是這裏。」

啓輔環視屋內，約有五、六座燭臺，七、八個武士圍坐在那裏喝酒，啓輔悄悄地走進去，坐在入口處。

「就是他。」

山本指着啓輔，對坐在末位的人低聲說道，啓輔看山本這麼無禮的介紹他，心裏很不高興，大聲對裏面自我介紹道：

「我是十津川的同志浦啓輔。」

同屋的人都十分有禮的點頭招呼，可是就沒有一個人回報自己的姓名。

坐在上座的三個人，都穿着華麗的衣服，一付旅人打扮。其中有一個看來眼光相當銳利，他以一種輕快的語調對啓輔說：

「浦君，這次偏勞你了。」

於是伸手，遞了一個酒杯給啓輔，並敬啓輔一杯酒，啓輔默默領受。

「你的傷勢復原得怎麼樣了？」

「已經完全好了。」啓輔回答。

「很好。」

這人對啓輔微笑，聽他的腔調，有明顯的長州口音。在這個京都的聚會，竟有長州人出現，令啓輔感覺十分訝異。長州藩曾遭受幕府征討，雖然目前已經停戰，但是新選組以及見迴組還很敵視長州人，因此長州的武士是無法隨意出入京都的。啓輔心想：這個長州人可能是爲參與重要的機密，而偷偷入京的。由他們的舉動看，這些都是有來頭的人物。明治維新以後，啓輔常想，那個長州人可能就是木戶準一郎（木戶孝見）。

在這聚會中，有位薩摩人，看來地位尤其重要。他只在一邊靜靜的坐着，把右膝豎起來，抱緊小腿，始終保持沈默，不發一言。

另外一個武士，啓輔從口音分辨出他來自土州。除山本旗郎以外，好像還有一個土佐來的，但這個人好像跟山本一樣，不是什麼大人物。啓輔深知，土佐藩藩主統領的部屬，依然保持親幕思想，主張打倒幕府的，不是職位較低的官員，就是已脫離武士名位的人。這些人大都在文久元治的那次革命風雲中喪生了，剩下的少數人，已經很難有所作爲，因此只好屈居在薩摩及長州要人的屬下。

「你知道詳細情形嗎？」

由口音聽來，好像是那位長州人，這麼問他。

「山本君有沒有跟你說過詳細情形？」

「不，還沒有。」

「沒關係，一切事情就委託你和山本君了。」

「輔君，乾一杯。」

另外一位薩摩人敬啓輔一杯酒。

「多謝！」

「祝你武運長久。」

「謝謝你！」

啓輔舉杯一飲而盡，接連乾了幾杯後，啓輔整個人開始感到醺醺然，後來的事就是他自己也記不清楚了。他只記得那些武士一直互換酒杯，彼此却不稱呼對方姓名，因此究竟他們是何方豪傑，啓輔始終無法瞭解。

往後幾天，啓輔回到十津川行邸，等着山本旗郎進一步的指示，可是却一點不見消息。

（究竟是要殺誰？）啓輔不止一次的自問。

他十分着急，希望趕快完成這項使命，回到十津川去看望加代。算算加代的肚子可能已經很明顯了。雖然他明知加代是個獨立性強的女孩子，可是碰到這種事情，恐怕她也難以應付。想到這裏，啓輔如坐針氈，好不容易，等

了幾天，才又看到山本的影子。

「啊！實在對不起！」

山本一進來就說，隨即擦擦額上的汗水道：

「打從你來的那一天開始，我就在跟蹤那個人，調查他的生活狀況，到現在總算有點眉目了。他是一個大人物，每次外出都有人隨侍左右，不是他的弟子或部屬，就是那些崇拜他的人。要找他單獨行動的空隙，我們才好下手，這些日子我就是在忙這些事。我首先得探查他外頭是否有女人；假若有，我還得調查他是否另闢金屋藏嬌，最後還得查明金屋的地點和他每天去的時間。……」

「現在你都調查清楚了嗎？」

「都清楚了，京都城只有在宮川街北方、那個人稱團栗辻的地帶，才有人肯把房子租給女人住。那位大人物平常做事看來有板有眼的、一副很正經的樣子，可是，一旦碰到女人可就難說了。」

山本詭詐的笑了笑。這使啓輔聯想到自己和加代那件事，不由得臉紅了起來。心想：假若老師赤龍庵發現加代懷孕，不知是否也會這樣說自己。

（的確，溫柔鄉是英雄塚，女人是英雄最大的陷阱。）

「你說下去。」

啓輔緊接着問山本：

「到底那大人物是誰？」

「哦！我沒告訴過你嗎？那個人的年齡約莫六十歲，是江戶藩京都警衛的總指揮，名叫住谷寅之介。」

「哦！」

啓輔感覺這名字很耳熟，想了一下，恍然大悟，自忖：這不是赤龍庵提起過的那個人嗎？

以往赤龍庵常說：

「在安政大獄鎮壓事件以後，和東湖先生同行的大人物，到現在已所剩無幾了。當時各藩內部黨派林立，明爭暗鬪，到最後，所有重要的人物死的死，逃的逃，都不再有號召天下志士的能力，也無法重建勤王的根據地。話雖如此，可是在藤田東湖、會澤正志齋、戶田忠大夫、金子孫二郎、武田耕雲齋、藤田小四郎等大人物過世以後，還有一位大人物仍留人間，他就是住谷寅之介先生。對他來說，像薩、長、土這些地方的志士們，儼然孫字輩們，即便是眼前貴爲公卿諸侯的大人物，也有不少人奉他爲師呢！」

啓輔還曾聽說，土佐的老諸侯山內容堂就特別崇拜他。

在藤田東湖生前，容堂侯雖然是他藩的家臣，可是却

也拜藤田爲師兄過。後來根據有關時勢的報導，在東湖死後，有一天，容堂還邀請過這位人稱「東湖第二」的住谷寅之介，到他江戶鍛冶橋的住宅去以盛筵款待他。容堂對住谷寅之介，就像對東湖生前似的，以師兄大禮殷勤招待，還誠懇的請教他對時事的意見。

當時，陪席的長老是在其他各藩以無能出名的土佐門閥。他們自命不凡，以爲住谷寅之介也不過是個月入兩百石的低級武士，沒什麼了不起，因此住谷的高論，在場的沒有幾個肯予接受。

當主人的容堂看那些長老如此狂妄，就生氣地斥責他們道：

「在天下第一高士住谷先生的面前，你們怎麼能用這種態度？」

在筵請住谷的同一天，容堂隨即又寫了一封信給住谷道：

「前天晚上意外地遇見你，我心裏眞有說不出的高興，見你有若再見東湖先生，眞是三生有幸。」

好像一個見到偶像的少年似的。他要求住谷道：「請促進公武合體之事。」容堂雖是諸侯中第一位勤王家，但是對德川家，他也有相當程度的忠誠；因此，他可說是較佐幕主義要前進的公武合體論者。單就這一點來說，他和同藩的低級武士在主張上是背道而馳的，也正因他在思想上和政論上與住谷寅之介的步調有不少一致之處，所以，他才會對住谷表現出這麼深的感情和衞護，兩人才會如此談得來。

到這裏，啓輔可說對住谷這個人有個明確的概念了，他問山本道：

「山本先生，是要把住谷先生……要殺他，這豈不是瘋了嗎？」

「沒有瘋，是要殺他。」

「但是，山本先生，你們的主人容堂先生不是把住谷視爲東湖第二，而以師弟之禮相待嗎？」

「主人是主人，我們是我們，我們想殺他，因爲我們認爲住谷是一個叛賊。」

「怎麼？怎麼了？」

啓輔臉都變紅了。

「你到底在說些什麼？這不像你山本先生應該講的話，你山本先生，不是堂堂江戶勤王黨的領導人嗎？江戶藩，不是鼓吹勤王的大本營嗎？山本先生，很對不起，你究竟是怎麼回事？我想你是瘋了。」

「我怎麼會瘋？」

山本很鎭定的回答。啓輔想起來，山本目前只不過二

十一、二歲，對於上一代的勤王家而言，「江戶」兩個字所代表的意義確是不同凡響，它是勤王思想的總樞紐，總根源。可是，對山本這種年輕小夥子來說，它只是一個地方而已，和別的地方沒有多大差別。

若以植物種兒的傳播來比喻，窮本溯源，山本還是由江戶所孕育出來的。種子從江戶撒播，飛散到空中，飄向遙遠的西方，然後生根發芽。這個山本旗郎，就是那顆飄散到遠方的種子，與「江戶」在思想上，有密切的關係，只是他自己沒有多少這種概念罷了。

啓輔雖然也是年輕人，但是他的老師却是以江戶學派直系繼承人自稱的千葉赤龍庵，耳濡目染下，啓輔對江戶學的優點，可說是瞭如指掌。

「山本先生。」

啓輔把刀拿起來說道：

「我想把話說在前頭，我們十津川幾千年來，一直都承襲勤王思想的藩地，這次十津川的志士就是因爲眼見京都危在旦夕，爲了守護禁門才入京。因此，對於不妥當的行動，也就是說，假若有什麼行動違反了這原則，我是絕對不會參與的。」

「那麼，我就不麻煩你了。」

山本站了起來，啓輔趕緊說：

「慢着，山本先生，也許你才是叛徒呢？爲什麼要殺住谷先生？殺了他對勤王活動來說，不等於是一個兒子殺掉自己的父親嗎？你有什麼話好說，我希望你能向我交待清楚，否則，我得考慮是否讓你活着離開這裏。」

「不要激動。」

山本一手也按着刀，準備站起來。可是，仔細一想，這個思想單純的十津川漢子，劍法比自己高明多了。

於是態度緩和下來道：「有話好說，何必如此呢？」

山本連劍鞘一起，把劍推到一旁，一副要妥協的樣子。說：「啓輔，你的思想已經落伍。十津川的那班人一向陳腐頑固，怎麼你也這樣呢？」

「……」

「時代就像是一條湍急的河流，隨時在變動。光榮並不是永遠屬於江戶的；相反的，以現在的局勢看，江戶已經變成進步的叛徒了。」

江戶的立論就像是死去的東湖先生一般，已經走到盡頭。因爲江戶終歸是德川三家之一，不管時代怎樣演變，都不可能有人會主張打倒幕府。因此，江戶政論的極致，也不過是停在改革舊有幕府體制的階段而已；這對時代的進步是一大障礙。你知道嗎？以往山本不便明講，就是因爲這種論調太高張，我怕一般人不能接受，就是現在京都公卿中，眞正有決心打倒幕府，恐怕也只有兩三個而已，諸侯們也是如此。

「土佐的山內容堂就是個好例子。像他這樣的大藩王，若能參與倒幕的行動，事情必能一舉成功。可是容堂却一味作他『公武合體』的白日夢，而把倒幕論者的武市半平太處死。

「這種公武合體論的公卿諸侯，就是由江戶藩京都警衞指揮住谷寅之介所統領，不殺他，我們怎麼推動天下呢？」

「倒底是誰堅持要打倒幕府？」啓輔問道。

「浦君，你問的好，想你必定知道，這絕對不會是江戶藩，可是，目前薩、長兩地，已無需依賴江戶學那套紙上談兵的理論了；我們認爲唯有靠外國製造的軍械、砲藥及船艦的藩地，才有力量打倒幕府，這就是『船尖礮利』的主張，——浦君。」

「什事事？」

「坦白告訴你，薩長兩藩已經訂立打倒幕府的秘密盟約了。」

「眞的？」

啓輔覺得很奇怪！聽說薩、長兩藩在禁門事變之後，彼此一直不和睦，怎麼現在竟結起同盟來了。

「無論如何，要先打倒幕府，天皇親政的時代才能降臨。這不是你們十津川同志的祖先世世代代所流傳下來的遺願嗎！如果住谷還活着，他就會遊說公卿中的主要人物如五攝家、及清華家等，使他們停止活動。公卿們若不肯參加由薩、長兩藩所領導的倒幕行動，薩、長兩藩所組的倒幕軍，就無法名正言順的高舉義旗，推翻幕府。這就是我們不得不先殺住谷先生的理由。」

「的確，若想阻擋倒幕行動，除了勤王論的權威江戶學派不可能還有人具此力量。」

啓輔對山本講的話雖然不能完全瞭解。可是隱隱間，一個新時代的氣象已自他心裏萌芽了。

「好！我幹！」

「太好了！棒！」

山本用一種調皮的語氣，高興的說出。

「其實，就算你拒絕了這樁任務，我們也會因你知道的秘密太多，而奪走你這條性命。」

這是慶應三年六月十四日晚上發生的事情。在這個晚上，山本和啓輔邁出了他們共赴湯火的第一步。

二個人進入宮川街，這是一條由鴨河東岸，一直延伸到四條、五條，整個貫穿南北的一條街。往昔是私娼窟，

但是嘉永四年以後，已成爲公認的娛樂場所。

再向北，走到團栗街角一條靠近建仁寺的一個小巷內。山本指出住谷寅之介情婦的家；水溝兩側，還有住谷的情婦所種的朝顏花。

「看清楚了沒有？」

「嗯！」

這巷子裏，只剩十間房子，因爲是死胡同，所以做起事來比較方便。

咔嚓一聲，那情婦家的門突然被打開了。

兩人趕忙躲到一邊，由屋裏走出一個女人，這個女人好像瞄了啓輔一眼，又好像沒注意到。啓輔和山本心裏覺得有點氣餒，因爲聽說刺客看到想暗殺者的女人，行動就會失敗。由於他會頓生憐憫的感覺，一時受感情所影響，是不吉祥的預兆。

「眞倒霉！」

從宮川街走出來，山本旗郎喪氣的說。啓輔沉默的向前走，一句話都不吭。這時，他腦海裏浮現的是十津川迷人的景緻，和那加代肚裏自己的骨肉。

（殺人實在很討厭。）

也許是看到女人的緣故。啓輔一時厭惡起自己所想幹的事來，記得，以前有個被稱爲「殺人魔」的新兵衞，也就是薩摩的武士田中新兵衞，在木屋街和第二街靠近島田愛妾的住宅那裏要暗殺島田左近時，不巧看見了他和愛妾親熱的情形，在事成以後，影像深印在他腦海裏，揮也揮不去，那新兵衞後來因受不了那種自責的折磨，在良心的譴責下，漸漸失却生存意志，終於自毀一生。想到這裏，啓輔不禁打了個寒噤。

次日午後，啓輔想出去走走，才下樓，看見門口有個外出打扮的女子，仔細一看，啊！是加代，不想加代竟跑出來了。啓輔連忙問道：

「怎麼了？發生了什麼事？」

「我來了。」

加代抬起兩邊顴骨高突的面龐。表情木然地看看啓輔，沒有一絲笑容。啓輔好像嚴寒的酷多向身子逼近似的，打了一個寒顫，他懷疑這是不是眞是那位自己抱過的女人？他定了定神，對她道：「我在二樓，請上來。」

女人以理所當然的表情走上樓梯，隨後在榻榻米上坐了下來；看起來，一副要在這裏生根的樣子，啓輔被她的氣勢所壓倒，說道：

「回信我已經發出去了。」

「看到了。」

加代移動冷漠的臉，面無表情的巡視各個角落。這時，啓輔心中慢慢產生疑問，如果眞懷了小孩，算算日子，也該有五個月了；但是眼前的加代，腹部好像並沒有什麼變化，便又說

「看到了，妳就應該待在家裏，等着我去接你。」

「我不！」

加代簡略的回答，並把視線從天花板移到遠遠的木架上，然後慢慢將視線轉回啓輔臉上。

「我要做你的太太。」加代說：「孩子已逐漸長大，我怎麼還可以待在家中呢？」

啓輔回答：「可是這裏只是一個行邸，沒有女人住在這裏啊！夫人，您最好是不要來。」

加代道：「錢，我已經準備好了，你別擔心。」

啓輔想：加代是想租房子？念頭一轉，思緒轉到團栗街角的那條小巷子——自己將和加代這女人在那一帶同居——想到此，啓輔不覺膽寒。在那麼高級的小巷子住，應該有適當的女人相陪才對。江戶藩京都警衞指揮住谷寅之介的女人，雖然那一天沒看清她的長相，可是從她穿木屐清朗的脚步聲，以及婀娜多姿的模樣來判斷，她必定是個很不錯的女人。

「肚子裏的孩子怎麼辦？」

「還在。」

加代漠然的回答，啓輔也沒有勇氣追問：她究竟肚子裏有沒有小孩。可是由表面看起來，他是怎麼也不肯相信她有五個月身孕。

啓輔推說自己有重要約會要出去，走下樓來；並且對屋裏的傭人道：「家鄉有小姐來參觀祇園大會，請好好的照顧她。」

啓輔於是逕自向外走出去了。

這時，各街各里組成的遊行花車都已準備妥當，在街角就可聽到祇園樂隊的吹奏聲，來往的行人在夕陽的餘暉下，個個都呈微紅。啓輔到河原街的土佐官邸來找山本旗郎，簡單的把加代的事解釋一下，要求山本讓他留宿一晚。可是山本一副很愧疚的樣子，告訴他不能留在他的官邸。

「很抱歉！不光是你，就是我，也要搭乘今晚的夜船，暫時離開京都，到大阪去。」

「唔！」啓輔覺得很詫異。

「當然，這只是對別人作的障眼法。如果這暗殺行動，被發現是土佐藩所策動的，那就不妙了。錢我準備得很充分，請放心。」

說着，山本就將一包三十兩重的銀子往啓輔的袋裏塞，啓輔還沒來得急弄清楚是怎麼回事，山本就推了推他道

：

「我們現在就拿這些銀子到宮川街去住上幾天，這對這次的行動，相當重要。」

當晚，兩人就在宮川街的妓女院住了下來，啓輔在那裏連住了兩夜。

雖說是上青樓過夜，啓輔却因這次暗殺行動所帶來的心裏負擔過份沉重而失去了一般人眠花宿柳的心情，甚至到最後自己究竟跟誰同床過，都想不起來了。再說行邸內那個不遠千里而來的加代還在等他呢！這教他怎麼開懷消受眼前的大好春光呢？

第三天傍晚，山本突然慌忙來到啓輔房中，向他低聲道：

「來了！」

啓輔衝出屋外，果然看見一個人正朝團栗街的這條小巷走來。

山本道：

「住谷一向不留在這裏過夜，大概再過一刻鐘，他就會由屋裏出來。

兩人走出妓院，皎潔的月光，照得路面一片銀白，啓輔首先打破沉寂問山本道：

「住谷先生的劍藝如何？」

「聽說已經達到神道無念流的階段了，可是你放心，他絕對不是你的對手。」

啓輔爲迫在眼前的暗殺行動而心驚膽顫，齒間嘎嘎作響。他們閃進巷子裏的一個暗處，山本用手推了啓輔一下，低聲說：

「你看！」

啓輔朝山本手指的方向望去，看見有個人影，身高和住谷相彷，正朝這邊移過來。

在月光下，啓輔看見那人梳着時下正流行的髮型，縷綢的外衣上，露出雪白的領子！腰間佩着大小兩把劍；下身穿了一套仙臺平的下裝。這人臉部的輪廓相當明顯，眼睛和鼻子的線條相當突出，乍看之下，就像是雕塑出來的神像一般。

啓輔心下暗叫：這就是那位名聞四海的江戶學宗師嗎？這位赤龍庵最心儀的學派——江戶學派——的代表人物就是他嗎？

正轉念間，山本突然用手臂撞了啓輔一下，道：

「出去！」

可是，啓輔兩腿發軟，這一時那來的勁呢？山本見啓輔一點動靜都沒有，急着直叫道：

「啊！怎麼回事？他轉出宮川街了。」

於是，不顧一切，自己尾隨住谷身後，也衝出宮川街。啓輔好不容易鎭靜了下來，也追出去了。

山本對啓輔道：

「看樣子，他會由河原的木橋轉往鴨川。走！我們再到前面去攔截。」

兩人於是又匆匆趕到木橋，就近在橋下的一個小地藏廟躲起來。

山本這回愼重其事的對啓輔道：

「住谷就要到了，這回可千萬不能再手失了。」

啓輔驚魂甫定，鄭重的問山本道：

「山本先生，你確定我們這眞是在爲國效力嗎？」

山本打心眼裏雖然不肯承認自己是爲薩、長兩藩的薩主而採取這次暗殺行動，可是，却也相當肯定自己是爲天下行義，他斬釘截鐵的回答啓輔道：

「是的。」

「那麼，我就放手幹了！」看到住谷已經來到橋上，啓輔大聲說了這句話，由廟裏跳出來。

看到啓輔幌動的身影，住谷停下脚步問道：

「什麼人？」

山本突然跳到前面來，大叫一聲：

「奸賊！納命來！」

於是舉起手上的大刀朝住谷面門劈過去，住谷一個閃身、抽出短劍，把山本的大刀架在半空中。

啓輔眼見事情危急，也顧不得許多了，一步上前，舉刀就朝住谷的右肩砍去，住谷來不及哼哈一聲，整個人就倒在血泊裏了。

山本跳過來，補了他一刀，然後蹲下去，搜住谷的口袋。解開住谷身上的兩把劍，示意啓輔先過木橋逃走。

兩人一口氣衝過伏見，朝南直奔七條，一路上都是羊腸小徑，行人極少。

在七條的一條大河上，山本把從住谷身上搜來的東西，全部扔進河裏，對啓輔道：

「這樣，人家會以爲住谷是夜遇山賊才會遭此下場。」

「你想得很周到。」啓輔佩服的說。

山本轉身對啓輔道：

「浦君，現在我要搭船到大阪去，在住吉的官邸裏暫避風頭，爲了避免兩人的目標過份顯著，我看，我們還是就此分手吧！」

「在此分手？」啓輔失魂落魄的說。

山本沒理會他的痛心，逕自去了。啓輔目送著他的身影，直到山本整個人都被黑暗所吞噬。

從此以後，浦啓輔這個人就再也沒在京都出現過。誰都不知道他的下落。

同年十二年，明治維新告成，王政果然得以復古。

明治元年十月，政府將都城遷往東京。

明治三年二月二十四日，有個平民打扮的年輕人和一個武士模樣的男子在東京神田附近追殺一個壯漢，結果平民打扮的那個，先制住了那個壯漢的雙手，用匕首刺入那壯漢的腹部；那武士模樣的男子則縱身過去，一刀砍下了那壯漢的頭顱。事情發生的時候，正巧有位刑省官員路過，目睹這慘劇，大聲叫道：

「什麼人竟敢在此行兇？還不趕快束手就擒？」

聽到這聲厲叱，武士打扮的男子平靜的說：

「我們是爲報父親住谷寅之介的仇才殺人的。我是他的長子七之允，這是我的弟弟忠次郎，請大人定奪。」

於是，官方對這件事展開了一場徹底的調查。結果，發現在慶應三年的六月，他們的父親住谷確曾在京都河原的木橋上不知被何人所殺害，屍首爲一名爲松本權十郎的武士所發現，當時，住谷身上的東西都被剝去，現場未曾留下任何可疑線索可供追查。經官方幾次和他家人磋商，最後決定將其屍首運往木園寺（江戶藩本堂）安放。

事後，長子七之允爲報父仇，四下打聽有關的線索。發現當夜有個住在附近破寮子的乞丐曾目睹這次暴行。他說：

「在我看見這件兇殺案的時候，那人已經倒地死亡了，兇手先蹲在屍體旁邊搜了一下他的身體，然後匆匆朝木橋上逃走，以後的事，我就不清楚了。」

事發後四年，兄弟兩人根據乞丐對那人的描述四下打聽兇手的下落，終於在那天證實了兇手的身份，殺了他，代父報仇。

幾經輾轉會審，官方團體念住谷兄弟代父報仇，出自一片孝心，而判他們無罪釋放。將赦狀送往江戶藩。

不想山本旗郎竟會在這種情況下，成了住谷兄弟的刀下亡魂。不知當初在糕餅店聚集參與暗殺陰謀的「薩、長」要人對他的橫死，究竟有什麼感想。

聽說浦啓輔後來輾轉遷徙，在明治維新以後，搖身一變，成爲橫濱的貿易經理，一直活到大正初年。

他生前對這次暗殺事件幾乎是絕口不提，直到晚年，才有人自他口中聽到這麼一段話：

「殺了住谷以後，我因害怕面對那個在京都苦苦等我的女人而匆匆向東奔去；因山本曾在現場多留片刻，才會被人發現。」

照他這麼說，那加代不成了他的救命恩人了嗎？可惜這個苦命女人的下落，直到最後，仍然沒有人能知道。

大難不死反爲害

品川土藏相模妓院後庭牆垣的那一邊是汪洋大海。

文久二年十二月，一個天陰欲雨的寒冷夜晚，二十二歲的俊輔赤脚走向海邊。

我是太荒唐了些！

從大前天起跟好友聞多流連至今，俊輔覺得全身都沾滿了娼妓的騷味，因此渴望吹吹夜風，提提神。

海水滿潮。

俊輔沙沙地走着、注視着，發現浪花盡頭有個黑影以奇怪的姿態蹲着。嘩啦！浪來了。浪花一波又一波地沖洗着這個男人的足。

「噢！是你呀，聞多？」

像聞多那般精力充沛的人，也會疲憊地到海邊透口氣嗎？不！不可能！聞多哪有那麼多的閒情逸致。俊輔一面想着，一面走近，沒料到却聞到一股異味。

「你在幹嘛？」

「方便。」

聞多叫人做嘔的聲音，自黑暗中傳了過來。俊輔霎時流露出些微的厭惡；然而，却又同時對美食好色，帶有男性魅力的他，下意識地產生敬畏。

於是，俊輔動容了，「你——竟能隨時隨地就方便嗎？」

聞多接着回答，「是啊！不計較場所。」

我多麼盼望像他一樣無牽無掛呵！

俊輔常常有着這個念頭。平常吊兒啷噹的，誰曉得心却挺細呢，不在慣用的廁所，休想順利方便的。童年時，只要想方便，不管離多遠，非得衝回家不可。那時紅着臉飛奔的模樣，常惹得附近人家取笑個不停；俊輔只好大聲嘶吼，「在別人的廁所裏，我受不了！」

聞多眞是令人佩服！

然後，聞多用波浪洗了洗屁股，悠悠地站了起來。聞多是個矮子，扁平的臉一點氣質也沒有，僅僅使人聯想到橫濱清國人吃的黃色高粱饅頭。

洗了洗手，聞多問，「高杉等人來了嗎？」

「還沒有呢！」

「明天晚上放火打拢，哈！哈！哈！燒了御殿山何止是外國人，整個日本國都會大大震驚呢！」

聞多說着，突然急急降低聲調：

「嘿！你的妓女怎樣？」

兩人都風流成性，但是俊輔至少還像一般人，對女人有個取捨；聞多可不同了，他是來者不拒，只要是女人便成。然而，妓女却避之唯恐不及，因爲聞多上了床必定久不畢事。

他眞行。

俊輔對這點也相當佩服。當然，叫俊輔感動的不是他方便和食色的勁道本身，而是它所代表的蓬勃生氣。聞多的臉雖俗不可耐，但是聞多擁有類似蜥蜴踐踏、踢打不死的無限生命力。

這個男人，連出生和教育都良好呢！

不但家世好，又有蜥蜴般的生命力，難怪俊輔對他五體投地了。

聞多本來是人家的養子，姓志道；後來返回本家，改姓井中；明治維新後更易名爲馨，歷任大藏大輔、外相、農商務相、內相、藏相、侯爵和元老等職。

聞多的本家井上，爲長州藩的上等武士；養家志道也是擁有世祿二二〇石的貴族家庭；而且，聞多又因深得藩主敬親之寵，被調爲藩主的貼身侍衞。「聞多」這個奇妙的名字，正是敬親特別賜與的。

跟聞多比較起來，俊輔顯得悲慘不堪。

沒有光榮的姓，沒有顯赫的家世。維新之後，做到總理大臣、授位公爵的俊輔，只有聲稱自己的遠祖是鎌倉期的河野或越智名族了。其實，他僅僅是長州藩種田人的兒子，一個由熊毛郡東荷村流浪到萩的，毫無田產的長工之子。這倒跟戰國時代秀吉的身世相似。

豈只相似，俊輔在萩的武家當小工時，往往於深夜習字後，揮動毛筆繪下奇異的人形，自言自語道：

「他——就是太閤秀吉」，然後才滿意地上床睡覺。這幾乎成了他的習慣。少年時代的俊輔，心儀着跟班出身的太閤。

聞多是個奇男子，俊輔（亦即春輔，及後來的博文）也非等閒之輩。維新史是一部志士的屍山血河史，但憧憬豐太閤行止的「志士」，除了伊藤俊輔外，大概沒有第二個人了。

俊輔徹頭徹尾地像太閤。當上長州藩名士來原良藏的見習武士，是俊輔命運的轉捩點。來原死後，又至來原親戚桂小五郎處當武士，主人的地位依舊高高在上。

況且，萩時代，隣家藩士吉田的兒子吉田稔麿，到松下村塾唸書，成了吉田松陰的得意門生；俊輔雖然出身低微，但經由吉田稔麿（後來在池田屋之變被新選組所殺）的推介，也跨進了松下村塾之門。松下村塾系統的青年，執藩政時期的牛耳，於是俊輔得以學派的關係，跟着高杉晉作和久坂玄瑞奔走。

另外，幕府末期長州藩的階級一片混亂，藩內欺下凌上蔚爲風氣。

「俊輔——人雖年輕，志氣可不小。」

大家如此公認着。因此，那些不跟平常人平起平坐的上士階級，高杉、久坂和井上聞多等人，也視他爲「同志」，與他來往交際。

高杉、久坂等人對他另眼相看，喊他「俊輔、俊輔」，如同對待自己的屬下。

這倒沒什麼，奇怪的是，屬於世祿兩百石之家的井上聞多，不僅當他爲密友；甚至以俊輔卑微的身份喊「聞多」，聞多也不會氣惱。看來，聞多眞算得上是個妙人。

高杉和久坂氣質高雅，聞多和俊輔則胸無點墨、不拘小節、性格機靈。雖然後者不如前者高貴、詩意，畢竟他們也有許多令人愛戴的地方。

聞多與俊輔有着兄弟般的情誼，彼此推心置腹，同甘苦共生死。

可是——今天晚上呢？

今天晚上的氣氛與往常有點不同。明晚，一樁驚天動地的壯舉將要發動，因此大家流連於土藏相模妓院一天又一天。

當時，幕府以巨資在品川御殿山風景勝地建設的各國公使館，就要竣工了。

「燒掉它！」

長州攘夷派的領袖高杉晉作，如此對同黨高聲疾呼着

。爲了好大喜功、打擊其他諸藩的威信，也爲了置幕府於狼狽之地，長州藩的高杉派永不休止地與江戶藩、薩摩藩的過激份子競爭。當時長州藩的偏激火爆份子，不過是高松以下的十七、八人罷了。

這一小股在維新時期的六年間，繼續不斷地發動非理性的暴動。在這六年間，絕大多數的人都死了；待殘餘份子定下心來時，艱苦的維新事業已經完成了。

聞多與俊輔就是在這樣的時代裏，參與了此派的活動。

第二天傍晚，高杉晉作與久坂玄瑞爲頭，及同志十二、三人陸續到達土藏相模集合。

高杉以尖銳的眼神瞪着俊輔說：

「哦！俊輔，你先到啦？」

俊輔卑屈地彎腰答道：

「是！陪志道先生來的。」

對高杉絕不能忘自己的卑屈地位。

「你是聞多的銀色蒼蠅啊？」

呵！高杉笑笑又頓住道。

銀色蒼蠅有着特殊的意思，那是因爲聞多受藩主恩寵，曾騙公款花在冶遊上的緣故。

我是銀色蒼蠅嗎？

俊輔對這句話永遠不忘。高杉接着說：

「大家早些抱抱妓女吧！我們子時（午夜一點鐘）從這座妓院出發。」然後分配工作，像防禦組啦、砲彈組啦……等等。聞多和俊輔都分到砲彈組，但是俊輔認爲在防禦組較有立功的機會，於是提出要求：

「高杉先生，請將我分到防禦組好嘛？」

高杉僅僅大喝一聲「混蛋」，便轉身進入妓女房裏。

這是理所當然的事啊！因爲農民出身的俊輔，雖身佩兩刀，却根本未習過劍術。

聞多一度曾在齊藤彌九郎道場習過劍術，但由於成績不佳，後來就自動放棄了。

據高杉判斷，他們兩人除放火以外，果眞是沒有什麼才能了。

這時，負責砲彈製造的福原乙之進總算珊珊來了。問起遲到的理由，原來福原裝扮商人耽擱了一些時間，而在警衞所附近小解之際，又被警衞帶去審問。想想萬一搜身，兩袖中藏著的爆彈不足會暴露了嗎？於是只好慢慢將它分解吞下。大家聽了大失所望：

「全吃掉啦？」

雖然美其名曰炸藥，也不過像爆竹一樣，是用硝石和硫磺磨粉，另加桐灰粉，再以紙張包成一小塊一小塊的

東西罷了，吞下絕無問題。

幸好同黨山尾庸三（即明治後位登「子爵」的庸造）附帶三包，解決了窘境。於是，大家順利地於子時出發。

品川海灘的月亮已經出來了。

雲層很厚，月光尚未照亮馬路。大家趁着月兒露出雲間時匐伏前進，沒入雲中時拼命奔馳，混入御殿山的衆舘內。越過新挖成的護城溝，却被柵牆阻隔不能往前。

「高杉先生，我來！」

俊輔說着拿出鋸子，聞多居然也帶着它。原來昨晚兩人商量好，在品川的五金店裏，花一朱錢買了兩把。

「你們眞有先見之明！」

高杉笑着說。俊輔聽到高杉的讚美，興奮得連鋸兩三根木柵。然後大家像狗似的爬了進去，發現裏頭是建了一半的英國公使舘。

「呀——」

高杉下達命令了，叫放火組首先衝刺。俊輔與聞多也跟着背了稻草猛跑，然後鑽進舘內地板下，擺妥炸藥，覆上稻草，引出長長的導火線。

點火啦！

這個時候冷不防有個警衞提着燈籠巡邏過來了。高杉情急吼道：

「你——」

說時遲那時快，高杉閃電似地橫裏殺出一刀，可惜刀鋒不够長，於是再往前跨一步。警衞嚇壞了，只有驚叫着抱頭鼠竄。（根據當時美國公使舘翻譯官亞寧斯多、左藤的手記：「這些警衞兵是由旗本——將軍侍衞——的次子和三子組成的，均身佩兩刀。兵戴藤帽，士官則戴上漆的饅頭形木帽，另外上身穿外套、下身穿褲子。」）

在此之際，長州方面的人以爲放火成功了，也拔腿往回跑。伊藤和俊輔雖然笨拙，同樣不落人後，俊輔甚至一路搶先呢！

扁臉的聞多優乎乎的，膽子未必大，但是對恐怖的感應却相當遲鈍。跑了五、六步後，突然頓住，又轉回放火現場，仔仔細細地將炸藥的導火線檢查了一番。果如所料，導火線差不多燻滅啦！

（呵！不行啊！）

這個與其他同志相異其趣的人，雖然沒什麼腦筋，但是對工作的熱忱却無話可說。聞多迅即侵入舘內，找來木片和鉋花撒在稻草上，再塞一些新鮮炸藥於稻草下，不用導火線，直接點火。叭——稻草、木片很快地燃燒起來。

聞多反身逃跑，在烏漆墨黑中弄亂了方向，由於找不到柵牆的洞口，只好管它三七二十一地爬上柵牆，猛跳過去。怪的是，並未馬上着地，原來摔進深深的城溝底了。通常該是頭破身死，哪曉得聞多連一根小骨也沒斷。大概聞多的身體特別富於彈性吧！

渾身沾滿泥巴的聞多，爬出城溝後居然不快點逃命，反而定定地觀察着。終於火柱熊熊地竄出屋頂。聞多蹲下，方便了之後才逃走。

高杉是權謀家。當他在藩邸以銳利的眼光逼視，沉默不語達數天之久時，最是令人莫測高深。

例如，在御殿山放火後的一個雨夜，

「俊輔，準備舉行喪葬儀式！」

俊輔奉命照辦了，奔走藩邸，備妥十份喪衣和棺木、車輛等物。

「準備妥善了。」

「好！明天松陰先生的門人爲他舉行葬儀，你也參加。」高杉面無表情地說。

這像是高杉突然冒出的怪異行爲，其實不是啊！高杉已經得到藩邸重臣的同意，而且，這還是經過了困難重重的交涉呢。

安政六年，在江戶傳馬丁監獄遭幕府官史斬殺的吉田松陰，依幕府的說法，是亂臣賊子，長州藩部分重臣反對幕府太過顧忌，因此高杉派井上聞多去巧爲遊說。

——聞多是能言善道的傢伙。

高杉看上他這個優點。可惜聞多不是松陰門下，只能以朋友過世師父的名義爲他安排。

俊輔出身微賤，但幸爲門下之一。

翌日，大家出發。

名爲葬儀，其實不過是改葬罷了。松陰的屍體正埋在刑場——小塚原的土中。刑死後，俊輔立刻以桂小五郎隨從的身份趕往刑場，向幕府官史懇求，要回了盛在桶內屍體，草草埋於刑場附近。

屍體的慘狀仍清晰在目。身首分離固然不必說，身上竟連一條丁字褲也沒有。想是官史將衣服剝光的。

俊輔淒然地替師父梳髮、盤結；桂小五郎默默地爲師父穿上自己的內衣；而隨行的藩醫，松陰的朋友——飯田正伯，也解下身上的腰帶和黑羽二重衣讓松陰穿着。

可恨的幕府！

他們在驚恐的心理下，憤怒地咀咒暴虐而殘酷的政府。

從安政六年十月二十八日早晨，在小塚原刑場看到赤裸的屍體起，桂小五郎打倒幕府的情緒霎時熾熱了起來。

幕府的崩潰和瓦解，也由那朝開始。

俊輔的心情同樣沉重。雖然在門下時，僅僅是個微不足道的脚色，做着跑腿的工作；但是松陰極其喜愛他，老是「俊輔、俊輔」親蜜地喚着。有次派俊輔送信給肥後名士轟武兵衞，竟也順道提了一筆：

「這位門生叫做伊藤利助（幼名），是個見習武士，跟着我們學習。雖然才華不出色、學問仍淺薄，不過甚得我的歡心。」

——那天早晨——

亦是改葬之日，高杉騎着白馬，率領松陰門下，將埋在土中的松陰屍骨挖出、裝進簇新的棺材。大家一致穿着白色的喪服。

然後，護衞着棺材肅穆前行。改葬場所是在荏原郡若林（即現在的松陰神社社址，爲當時長州藩別舘買下的避火山地。當地人則以毛利大膳大夫的私有林、大夫山和長州山等名字稱呼它。）

只有高杉晉作一個人騎着白馬，他是喪葬行列的前驅。

途中，必須通過上野山山脚下三座橋的中橋。這座橋是將軍家往東叡山寬永寺參拜祖先祠廟的專用通道，不允許葬列等不潔物通過。

站在橋頭擔任警衞的府史大聲喝斥，欲阻止葬列前進。

高杉眼中，此時已無幕府的威光存在，根本不把它當成一回事。

於是，立刻拔出大刀，

「呀——想阻碍嗎？我們是長州人，正打算埋葬烈士遺骨，多言者格殺勿論！」

接着颯颯地急速過橋去了。

隨侍馬側的俊輔，從未像現在這般覺出高杉的偉大雄壯。看到受高杉喝叫而夾尾逃跑的官史，俊輔更由衷感覺到，幕府不值得懼怕呀！

俊輔跟聞多一樣，不是個有理想、有思想的人，他之所以有羞辱幕府、打倒幕府的渴望，絕不是思想上的啓示；而是由松陰赤裸的屍體和中橋畔受高杉喝叫逃跑的官史背影上體會出的。因此，他的渴望比普通理想論者更爲強烈。

那些警衞是將軍侍衞隊的隊員。

生於長州藩，身爲流浪農人之子，幼年每夜習字時習歡在草紙上描繪豐太閤的青年，於此際突然看穿了天下未知的命運。

話說回來，在火燒御殿山後的不久，高杉似乎又計劃

工作了。

高杉將聞多、俊輔叫到藩邸私室命令道：

「呵！帶宇野東櫻到藩邸來，我要處斬他！」

俊輔是個見習武士，接受命令固然是順理成章的；但是聞多和高杉則屬於同等上士，況且又年長四歲，說命令未免可笑。唉！才能上的天壤之別是無可奈何的事啊！

「好的。」

於是聞多積極地與伊藤俊輔和白井小助商討應該如何將宇野東櫻騙來藩邸。

宇野東櫻是個浪跡天涯高談國事的人，這一年來在江戶藩邸、長州藩邸出入頻繁。藩邸的人都懷疑他是幕府的間諜，正暗中留意他。後來高杉的密友，當「宇都宮藩」的儒者——大藏順藏，因宇野東櫻的密告而慘遭幕府拘捕的事，總算明白了。

藩邸的文武修行道場有備舘，是長州藩引以爲傲的設施，舘長則爲桂小五郎。

高杉悄悄地將宇野東櫻帶進有備舘的二樓小房間，以兒驚動小五郎。

「哪裏，哪裏，許久未聞高論，今天要洗耳恭聽。伊藤俊輔奉上茶果。」

「是。」俊輔下樓去了。

據東櫻的說法，父輩是離開肥後細川家後再到江戶雲遊的浪人。但是據高杉調果的結果，發現肥後藩邸根本沒有這麼一個人，相反的，東櫻是修養極高的文學家，也是心形刀流的劍術高手。想必最初，宇野東櫻大概是純粹的尊王攘夷奉行者吧！後來究竟在何種情況下淪爲幕府間諜則不得而知了。

宇野東櫻得到心形刀流的眞傳，心形刀流是幕府大臣伊庭家數十代相傳的刀法。到伊庭軍兵衞學習劍術的人多半是幕臣的子弟，或許正因爲此種機緣而受託當間諜。另外，也可能僅由熟人多是幕府，而惹起江戶、長州等激烈分子的懷疑。

（高杉先生，沒有關係嗎？）

俊輔在樓下一須催促有備舘的小廝準備茶果，一面想着。高杉剛到江戶時，即進入齊藤彌九郎道場，由當家師父桂小五郎親自教導。但是，却因某種怪癖，而無法使劍術更加精進。

——噢！不，我在實際交戰時，可是相當強的嘛！

最近又不太熱心練習。

（面對宇野之類的高手，高杉究竟打算如何殺他！）

何況，事前高杉也沒有跟同黨商量，是粗心呢？或是大膽？

——好，立功的機會來了。

俊輔想像着身負重傷的悲壯模樣，於是，下定決心自己來殺，師父松陰不是遭幕府剝光刑戮的嗎？只要想成是由宇野東櫻所做，自然會爆發出莫大的力量來。

俊輔暗地裏將大小刀靠近鞘口的部分潤濕。刀是廉價的鈍刀。這個連拿刀的把式都不懂的人，竟絲毫無一分恐懼心。

聞多從二樓走下來。

「唉！高杉老是和他講廢話，看來只好由我動手了。我雖然不曾殺過人，試一次總可以吧！」

「試？」

眞是不知天高地厚。

俊輔問聞多：

「你不是討厭劍術的嗎？」

「哈哈哈——劍術這玩意兒需要什麼訣竅？從後面統一刀不就得了？」

「對！對！」俊輔頗有同感。即使對方是心形刀流的高手，背後並不長眼睛呀！想着、走着，俊輔將茶果帶到二樓。

高杉一會兒介紹自己喜愛的短歌，一會兒評論品川女郎的氣質，如此繼續不斷地講着不着邊際的話。突然，

「嘰！嘰！」

像剎那間記起什麼似的，反身將臘鞘的大刀取來，緩緩地抽出。

「宇野先生，最近我買了一把刀，叫水心子，麻煩你鑑定一下好嗎？

「哦！是嗎？讓我看看。」

宇野頗爲自負，也不推辭地端祥一番並直言道：

「呆瓜！這不過是水心子的門人，遠州一帶子三秀冶鍊的。刀質並不好。」然後失望地把刀回了鞘。

高杉一面苦笑，「怎麼受騙了？」一面將刀推到伊藤俊輔的膝邊。

高杉接着說：「宇野先生！」

「拜見你的大刀。」

高杉有種不可思議的威嚴，只要他一開口，儘管對方是王侯，也會被震懾。

宇野東櫻隨即交出大刀。

高杉說完「拜見」，立刻拔刀，反手刺向宇野的肚子。刺中之後，鬆手喝道：

「宇野先生，你這個間諜，人間的廢物！」

俊輔亦甘落後，跟着拔出腰開小刀，刺下。

「咔嚓！」小刀刺到宇野的右頰骨，彈了回來，由於

動作太猛烈，俊輔栽到宇野身上。

「笨瓜！俊輔。」

白井小助推開俊輔，拔下小刀，刺入宇野的胸膛。

「聞多、俊輔，處理善後。」

高杉吩咐後，匆匆下樓去。對於這次斬殺事件，衆說紛紜。高杉用計刺殺宇野，當然沒錯，但是第二刀究竟是誰殺的呢？那些在場的人，說法各有出入。

明治三十年，伊藤博文親向傳記作者中原邦平描述：

「雖然宇野不完全是我殺的，但是我看大家沒有動靜，於是連忙抽出小刀刺他的喉嚨，而遠藤多一則趁勢抓住我的手，助我一臂之力（此點語意不明）。之後，白井小助（俊輔對這個人並無好感）也拔刀刺他的肚子。」

維新後活到七十多歲的白井小助，却說：「我用高杉的刀刺宇野的頰。」總之，宇野是遭大家亂刀殺死的。

當時只有聞多茫茫然，不及凑上一刀，但是對於善後處理却百般熱心。聞多和俊輔一起將屍體抬往附近空地甩掉。

發生兇殺後的當天，有備館館長桂小五郎回來，乍聞此事，萬分震怒，於是召集衆人訓了兩個鐘頭：

「在藩邸內幹這種暴行，眞是無法無天！」

那天，高杉殺了宇野，一個人匆匆乘馬馳向吉原。哪知到了拋棄宇野屍體的空地，馬却無論如何也不前進了。

由於馬不前進，高杉只好盡力逼迫牠，冷不防一邊的鐙繩竟斷了；高杉下馬、結繩、再上馬，馬依然堅持不動；再威逼時，另一邊的鐙繩又斷了。高傲自負如高杉，也不得不懷着猜不透的心思打道回府了。

「眞是令人不可思議啊！」高杉對大家描繪着當時的情景。（節錄自明治四十三年發行的伊藤公實錄）

這些繪聲繪影的話，當然是藩邸內的人所謠傳的，因爲從不迷信的高杉，根本不可能與此種怪談有所關連。

另外更有人傳說宇野不是間諜，藩邸內的反高杉派（公武合體派者）尤其深信不疑。其中有個在長州藩定府當「奧祐筆」的人，與被害者宇野東櫻有遠親關係，對於高杉簡直深惡痛絕，想必這些謠言是由他傳出來的吧！

十多天後，俊輔與當年的放火同黨山尾庸三，再次謀劃了另一個暗殺事件。

當時天下所有激烈分子間流傳着一個謠言：幕府爲了想廢掉極端攘夷論的孝明帝，正暗中派遣和學講談所教授塙次郎，調查種種廢帝的先例。

其實消息是錯誤的，事情不久便澄清了。然而，傳說才剛開始，俊輔就以特有的耐性，處心積慮地找機會殺塙次郎。這回謀殺，不是高杉，而是崇拜豐太閤的長州藩見

習武士伊藤俊輔獨自策劃的。

塙次郎是古今罕見的盲文學家塙保己的兒子，他是一位對正史瞭若指掌的國學者。也因此，幕府內閣便命令他和前田夏陰兩人合力調查寬永年間以前種種接待外國人的禮儀典範（當時於應對外國公使上，確有瞭解禮節的必要）。不幸，却被誤傳爲調查廢帝的古老先例。

身爲外藩賤臣的俊輔不明白眞相。

（塙次郎是天下聞名的大文學家，何況廢帝的陰謀又鬧得滿城風雨，我如果殺了他，定能在同志間一舉成名。）

俊輔沈思着。

（並且，他不過是五十六歲的老人罷了。）

一個手無縛鷄之力的文學家是很容易解決掉的，俊輔心裏這麼推敲着。

俊輔原想拉聞多加入，可惜聞多爲藩的公事出差到橫濱，不得已之下只好遊說山尾庸三合謀。

「幹吧！」

未來的工部卿、宮中顧問和子爵，以他單純的本性，立刻不加思索地答應了。

俊輔利用塙次郎的門下，調查塙次郎的行踪和各種身邊瑣事。

很快地，得知他將要出席十二月二十一日駿河臺中坊陽之助的歌唱大會。

「這樣眞好！」

俊輔鼓掌歡呼，宛如自己已是一流劍客。才見過一次人血，便能如此放膽，俊輔也忍不住地大爲驚訝。

黃昏時分，他們即悄悄地埋伏在九段附近。

太陽下山了，兩人開始用黑布覆面，然後將小倉裙捲起，露出臀部，再把草鞋繫在腰帶上。

寒風吹拂着。

山尾流着鼻水。俊輔忽地一看，即使在黑夜中，也能覺察到山尾的戰慄。山尾在同黨間算是一個善良而平凡的青年。

（若是聞多，在這種情況下，絕不會發抖的。）

俊輔多麼希望能夠擁有桂小五郎的理智頭腦、高杉晉作的豪邁精神，以及聞多猛獸般的膽量。

（呵！聞多應該在這裏——）

俊輔一面想着，一面學聞多在黑暗中蹲了下來。對俊輔來說，這眞是一項奇蹟，那個東西居然順利地落在地上堆了起來。當溫暖的氣息由漆黑的道路上昇起時，他感到自己突然間成長了，一股想愛撫身體的衝動油然而生。

「俊輔，不可以！」

山尾恨恨地罵道，想躲開這個味道，可是又怕離開俊輔。

「啊——！」

山尾小聲地叫道。

對面來了一頂轎子，轎槓上的燈籠亮着，轎邊有個見習武士大搖大擺地提着燈籠走着。而燈上的標誌正是塙次郎。

俊輔急忙閃出來。

「奸賊！」

俊輔往前衝，差點碰到轎子。轎夫撂下轎子和見習武士一溜煙地跑得無影無踪。從轎中摔出來的塙次郎，邊爬着邊喘着：

「我是塙啊！我們究竟有什麼恩怨？」

俊輔掄刀劈下，無奈刀法不熟，加上目測不靈，接二連三地老斬不到他。只聽見咔嚓、咔嚓、咔嚓刀鋒撞擊地面的聲音。

山尾對劍術倒略有心得。

塙次郎一刀斃命。

然後，俊輔也莫名其妙地刺中他；接着又把刀按在他的頸子上，努力鋸下他的頭。

兩人把血淋淋的頭晾在附近公館的暗牆上，再將事先備好、寫明天誅之意的木牌插在地上，趁着黑夜慌忙地逃走了。

塙次郎的兒子塙忠韶，當年三十一歲。父親橫死後繼承了家祿，並受命爲「和家講談所」負責人，與祖父和父親一樣，是個正統幕臣。

忠韶既是幕臣，又是「奸賊」之子，但是維新後却被明治政府召爲大學少助教、文部少助教，並歷任租稅寮十二等，修史局御用官等職。到底是誰如此優遇他？忠韶自己也不明白。

明治十六年，五十二歲的忠韶將家務交給長子忠雄，隨即辭官退隱。或許是知道誰是殺父兇手了吧！

寫這本書時，筆者爲了瞭解忠韶的心路歷程，特意去尋找資料。據說他的後代現住於東京都內，而忠韶是以八七高齡歿於大正七年九月十一日的，想來應該可以在塙家探出種種遺言。可惜尚未找到塙家，便已出書了。

伊藤博文晚年曾於大磯別邸向中原邦平（毛利公爵家家史的編輯主任）述說此事件：

「當時，情況相當危急。我的衣裳滿是血跡，想穿着沾滿血跡的衣服逃過幕府的偵查，簡直難如登天。萬一被捕，絕對無法脫罪的。幸好我躲過了它。」

事件發生後數個月，俊輔由見習武士升爲可公開稱姓的正式武士——「士雇」。雖然階級僅爲下士，而且榮寵

只限一代，但畢竟是正式的武士。派令的大意是：

「右者年前曾跟隨吉田寅次郎（松陰）研讀，富正義感，同時熱烈響應尊王攘夷，並深具心得，故任命爲士雇，准予一代道姓。」

此種破例提升是由於俊輔平常的效忠表現，與塙次郎的暗殺事件並沒有直接關係。

聞多雖然肚中的墨水不多，但是好奇心甚重。——藩主敬親曾笑着說：

「你老愛發問，乾脆把名字改爲問多好了。」此事前面已提過。

由名字看來，聞多的喜好新奇可想而知。最近幾個月來，聞多在橫濱聽講了荷蘭語、英語，更興起了到外國走走的念頭。

當時長州藩是攘夷的先鋒，而且根據幕府的法律，秘密出國是被嚴禁的，因此聞多的計劃簡直脫離了現實。然而，聞多深得藩主寵愛，於是悄悄地向藩主哀求。毛利敬親一向鷹揚慣了，雖然眼中露出應許的神色，但依舊喝道：

「這種事情怎能直接向我請求！」

長州藩的歷代藩主，都是表面統治而骨子裏根本不問政事。敬親暗示他：

「跟藩廳的重臣商量。」但，臉上並無不悅之色。

聞多於是向重臣們大力遊說，說藩主很高興。經過許許多多的波折，總算極機密地准他到英國留學。

「聞多，我也想去！」俊輔請聞多幫忙交涉。

聞多一口答應。像打算一道去品川土藏相模似的，很輕鬆地與藩廳交涉，把伊藤俊輔的名字也列了進去。

這個長州藩的秘密留學團，除了俊輔和聞多外，還有野村彌吉，山尾庸三和遠藤謹助三人。他們的任務是，秘密輸入英製兵器，同時可支用渡航費和每年二百兩的生活費。

聞多與橫濱的英國領事加華相識，聽他說「那太少了，起碼每人每年得有一千兩才够啊！」時，並未嚇壞。

（到時候只要流用購買武器的一萬兩金子就行了。）

船由橫濱出航到達上海港，港內到處是下錨停泊的各國帆船、汽船和軍艦。那完全洋化的景觀令聞多驚呆了。

「俊輔，國內嚷着攘夷，我可不幹了，這麼多軍艦攻過來，也無所謂攘夷不攘夷了。」

「聞多——」

伊藤俊輔生氣了，恨他變節太快。聞多老是有很多突發的奇想。

尊王攘夷，不僅是長州藩的主張、全國志士的神聖使命，也是轟轟烈烈的革命史詩，對俊輔而言，更是先師松陰不可侵犯的政治理想。俊輔固然不像其他志士那股執着，但是對「理想」的尊重到底比聞多深刻。俊輔和聞多在各方面大多極類似，唯獨此點不同，而由於這一點點的相異，竟使兩人維新後的際遇大爲改觀。

秘密出國的五個人由橫濱英國商會——傑登馬治遜商會負責接待。抵達上海後，五人隨着赴上海支會的會長克斯威克將會替他們安排輪船前往英國。

聞多會講三、兩句英語，因此被推派爲代表與克斯威克商談。但是直到末了，雙方仍搞不清彼此說了些什麼。克斯威克拼命比手畫脚問：「到英國的目的是什麼？」這個問題總算讓大家瞭解了。他們身負學習海軍作業的重任。聞多連忙自懷中取出幕府藩書調所編纂的辭書回答：

「航海術」

其實應該說「海軍」才對。聞多以爲意思差不多，哪知上海支會會長却眞的認定他們想學航海術。

（哈——這些日本人想當水手。）

明白他們的意圖後，克斯威克領他們上了兩艘開往英國的船。聞多與俊輔一組，登上皮加薩斯號。這是一艘運載中國茶到倫敦去的三百噸舊帆船。俊輔和聞多自認爲是客人，因此堂堂皇皇地上了船，不料却被誤爲見習水手，當天便受迫與下級水手一塊兒工作。兩人發現苗頭不對，於是三番兩次地向船長抗議，無奈語言不通，愈說愈迷糊。

——日本人，日本人！

大家苛刻地對待他們。

兩人在四個月零十一天中，連片刻的休息時間都沒有，整天拉帆繩、清掃甲板、推動抽水機。所受的伙食待遇也是最低劣的。機智如聞多，處於言語習慣不同的外國人間，同樣無計可施。兩人只有趁着夜裏卸下重擔後，跑到甲板小艇邊回憶故國之事，聊以自慰。從前，聞多與俊輔形影不離，那不過是對上妓樓的臭味相投罷了；而眞正終身不渝的交情却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

船從馬達加斯加繞道好望角的途中，遭遇一場暴風雨。

那天晚上兩人呆在船艙裏，俊輔忽然可憐兮兮地呻吟：

「聞多，我要拉肚子了。」

船上只有士官專用的廁所，水手無福享受，大家僅能在船緣的甲板上將就一下。聞多悠哉游哉地不當一回事，俊輔却每每顫抖着做它。現在，甲板上更有洪水般的大浪沖激着……。

「俊輔，不能再忍耐忍耐嗎？」

「我已經忍不住了！」

「好吧！」

兩人在性命交關的時候來到甲板。聞多先用繩子綁住俊輔的身子；然後將繩子的一端縛在甲板的小柱上，自己則抓緊繩子的另一端，把持俊輔。

俊輔一再被海浪擊倒，最後終於慢慢接近了船邊。俊輔有在固定場所方便的習慣，因此拼着命也得到那裏去。這樣執着叫聞多深深地感動了。聞多心裏多麼情願爲他死。

文久三年九月，兩人抵達倫敦。然後轉往加華街住於庫巴家中，開始家習英語。學習？他們竟連進學校的常識都沒有，每天只是窩在鴿籠裏，一手拿着藩書調所編的英和辭典，一手拿着報紙看；或偶而與房東家人聊聊。

到倫敦後不久，有天譯讀泰晤士報時，看到有關薩摩的字句。原來薩摩藩爲了藩夷，斷然決定與英國艦隊砲戰一番。

「看樣子長州也會幹起來了。」

長州藩與薩摩藩有着深仇大恨般的競爭意識，據兩人的判斷，必然會跟進的。

果然稍後不久，下關沿岸的長州藩砲臺，數度向通過海峽的外國商船開砲的消息，陸續刊了出來。

「這樣下去，非引起戰爭不可了。」

兩人身處英國，瞭解英國的實力。以長州三十六萬石的財力想對整個歐洲的文明挑戰，簡直像雞蛋碰石頭。而俊輔和聞多更深信長州必會被各國的聯合艦隊滅亡。

俊輔如今也不再是攘夷論者了。

「回家！」

聞多說道，決定回藩，以便向藩內要人介紹歐洲文明，倡言攘夷亡國論。

聞多和俊輔結束幾個月的留學生涯，而於元治元年三月中旬自倫敦啓程，同年六月三號返抵橫濱。

此時正是池田屋之變的前夕。

聞多與俊輔偷偷走訪駐橫濱的英國領事加華，請求英國不要攻擊日本，同時他們也要遊說長州藩，使其放棄缺乏深思熟慮的攘夷主義。

加華領事不敢做主，並以爲「先得和派克斯公使商量」。因止暫且將兩人送到橫濱外國居留地的專用飯店裏住下，以避開日本人的耳目。

飯店的服務生是日本人。兩人怕這些日本人看出破綻，於是裝成啞巴，一句話也不說，服務生以爲他們是葡萄牙人，因爲俊輔和聞多沒錢付小費。當時在橫濱，凡是吝嗇的人，都可能被認爲是葡萄牙人。服務生相信兩人不懂日本話，所以在兩人面前肆無忌憚地批評，雖然他們對某件事情老是大惑不解——「他們的臉長的眞像日本人啊！」

之後，兩人經由翻譯官亞寧斯多、佐藤的翻譯，會見了英國公使。

「兩位的心意我瞭解。」

英國公使派克斯說：

「如果長州藩不聽勸告，繼續高唱攘夷，你們的立場則值得憂慮，到時我將安排你們亡命英國。」

「亡命？」

聞多與俊輔正色道：

「我們身爲長州武士，即使歸藩後言論不被採納，也不過是站在長州軍的先鋒，遭貴國砲彈炸死罷了。」

派克斯不禁鼓掌讚嘆聞多、俊輔的忠貞精神。若不是反幕派志士這種默默承擔的精神，明治時代將淪爲另一番景象。

聞多和俊輔的「藩論轉換運動」，結果並沒有成功。

元治元年八月五日，四國聯合艦隊砲擊馬關。

第二天，各國陸戰隊登陸，長州藩沿岸的砲臺被佔領和破壞。

十四日，講和。

十九日，艦隊向橫濱回航。

開始時，聞多和俊輔奮力遊說藩主、重臣放棄攘夷，均未被採納；等吃了敗仗，藩廳一改前態準備談和時，聞多反而向重臣吼道：

「繼續打下去！」

藩內最初主張開戰，將聞多的俊輔的意見視如蔽履，如今才吃了一百發砲彈，便急着談和做什麼？聞多憤慨之餘，跑到別的房間切腹。

幸好高杉即時衝進去制止了他。

一年前還是攘夷派領袖的高杉晉作，自從以公費到上海留學回來後，就成了聞多、俊輔意見的擁護者。

這年九月二十五日的夜晚，聞多慘遭刺客追殺。

在這段期間，長州藩眞是禍不單行。七月，敗於禁門之變；八月，蒙受四國艦隊的砲擊；其間，幕府又下達征討長州的軍令。

這樣遭幕軍攻擊實在令人受不了，因此藩內重臣、藩主的親戚，以及支藩的藩主，紛紛主張向幕府哭泣、哀求，決定一心恭順。於是，所謂的「俗論黨」抬頭了。

——不，表面恭順，背地裏仍得準備對幕作戰。

這是聞多、俊輔，以及高杉晉作的強硬論。

此時，那些過去執長州藩偏激論牛耳的前輩，多半不在人世了。譬如，少年時介紹伊藤俊輔到松下村塾唸書的吉田稔麿，在池田屋之變被近藤勇斬殺；松陰門下首屈一指的高足久坂玄瑞，死於禁門之變；而桂小五郎則在變亂之後行踪不明了。

跟前輩比起來，他們只能算是第二流的人才，就是他們自己也如此認爲。誰曉得井上聞多和伊藤俊輔竟在頃刻間搖身一變成爲正義黨的領導人物了。

對幕府究竟該採取什麼態度？恭順呢？或是武裝恭順？最後的決定交由御前會議討論。會議於元治元年九月二十五日上午十點假山口的藩廳召開。

俊輔因爲身份低，故未能出席，僅由聞多一人代表「正義黨」參加。經過將近六個小時的辯論，終於決定採取武裝恭順。

聞多的笨頭腦，根本不懂打勝幕府的戰術，但是聞多見識過英國的精巧武器。他想，只要和俊輔一道，向秘密出國時所認識的橫濱領事加華、翻譯官佐藤和派克斯公使哭求，必定可以買到大量的英製武器，而貨款以後再付。結果，一切如願。進攻防、長兩州的幕府軍隊，被長州人使用的英製武器打得落花流水。——

御前會議之夜。

聞多走出山口藩廳時，已是晚上八點以後了。

家僕淺吉提着燈，走在前頭。

聞多家住湯田，湯田在山口市內，是名冠全縣的溫泉鄉。

雖說是聞多的公館，其實是屬於生家井上家所有，而由哥哥五郎三郎當家。聞多的老母還健在，所以他從萩的養家志道家出來後，便逕自回到湯田的生家。

聞多走着。

提燈前行的淺吉，剛好走到讚井町袖解橋的橋頭，忽然從黑暗中冒出武士來。

「閣下是井上聞多先生嗎？」

黑暗中看不清臉。

「是啊！」

聞多點頭答着，沒有注意後面另有一個武士悄悄接近他。這位武士從後面一把抱住聞多，用右脚勾住他的雙脚，拼命想將他絆倒，偏偏身手不够矯健。

聞多也不行，口才雖然不錯，但是動作一向不靈活。四肢短小的長軀體，「特沙」一聲往前撲倒。

這時，當初問話的人趁機向聞多的背部劈下。

眼看着聞多要被一刀兩斷了，誰知剛才那麼一摔，腰

間的大刀轉到背後，却救了他一命。「咔嚓！」刺客的刀砍中他的刀。即使這樣，聞多的背部也裂開了三寸，鮮血向四處飛濺。

聞多掙扎着爬起來，慌亂間忘了抽出自己配帶的刀，僅徒手努力躲開對方的刀勢。背後的刺客掄起大刀，往聞多的頭部斬下。

「啊——」

被砍中的聞多，忽然想起該拔自己的刀。於是握住刀柄但未來得及把刀完全抽出，迎面的刺客已經像練習擊劍般地大喊一聲「臉！」撒刀由聞多的右頰深深劃到嘴唇。聞多沒有倒下。這個時候刀雖然已經拔出來了，但是聞多劍術並不高明，不懂得如何防禦和攻擊，而前面的武士又刺中聞多的下腹了。

幸好，平常擺在懷裏的鐵鏡，因爲衣服弄亂了，滑到肚臍來。刀鋒刺到鏡子，歪向右腹，右腹脂肪被切開兩寸長。聞多依舊未倒下。

滿身血淋淋——

刺客像被惹火似的，狂亂地砍傷聞多的腕和臉。最後，當胸部連續遭兩次砍傷時，聞多如受老松木棍敲擊般，身體突然順勢向前飛離十八尺，連他自己也搞糊塗了。

聞多在漆黑中墜地。

——跑到哪兒去了？

刺客四處尋找，但是太黑了找不著。他們開始惶然。

「負那麼重的傷，想是死了吧！」於是撒手逃跑。

也許是由於精力旺盛吧！聞多竟然氣息尚存。

聞多被附近農夫以竹擔架送回公館時，已經喪失視力、呼吸急促，就像垂死的人。兩個醫師隨即趕到，認爲依常理是無法救治了。哥哥五郎三郎附耳問道：

「聞多，敵人是誰？」

聞多不回答，只用手勢表示：

——砍我的頭吧！

五郎三郎拔刀。他想，聞多受了這麼重的傷，若讓他一直痛苦下去，簡直殘酷。

但是，母親制止了他。母親抱住聞多渾身出血的身子，哭着：

「假使你非砍他的頭不可，那麼連媽媽也一起砍了吧！」

聞多的運氣眞好。與他有淡淡情誼的美濃浪士所郁太郎碰巧來訪。郁太郎出生於美濃不破郡的赤坂，後來做了美濃大野郡西方村醫師家的養子；長大後留學京都，並曾在大阪緒方洪庵塾研習荷蘭醫術；畢業之後則到京都河原町的長州藩邸隔壁開業。

由於跟長州藩士常相往來，郁太郎自然而然地變爲尊王攘夷之家，因此辭去醫生職務，專心一意加入長州藩。目前則爲奇兵隊的幹部。

「聞多，我是所郁太郎，是外科最不拿手的二流醫生。我現在替你縫合傷口，將來是成是敗只有靠天保佑了。」

郁太郎拿大刀上的繩子，紮起袖子；然後用酒清洗數十處傷口；再向聞多的母親借來小小的縫蓆針，一針一針地將各個傷口縫合。

各處傷口總計縫了五十針，待處理完畢，據說已是清晨兩點了。

那天晚上，伊藤俊輔帶領力士隊的徵幕兵駐守下關。事件發生後第三天的黃昏，俊輔才獲知消息，於是立刻起程趕往山口；事件發生的第五天，到達山口郊外湯田的井上家。那時聞多已經可以起床吃飯了。

「聞多！」俊輔大叫。

聞多全身包裹著白布。眼睛和耳朵受當夜的震擊，尚未恢復機能；只有嘴巴露出繃帶間。

那張嘴巴正吃著飯。

小斯淺吉一筷一筷地將飯送到聞多的牙間。聞多看來就像長條的海參。

前面提過，聞多在明治時代改名爲馨。井上馨眞該於維新前，死在山口讚井町的袖解橋，才大快人心啊！後來，他在維新政府伊藤博文的手下歷任大官，死後還留下貪官汚吏之頭的惡名呢！

關於聞多維新後的行踪，在文藝春秋中，小說家海音寺潮五郎寫的「惡人列傳下集，井上馨」裏，有極爲詳細的說明。

末始隊義彰

（每種東西的價值都是變化莫測的，十分神妙。）

寺澤新太郎慢步走過四谷鮫橋，忍不住搖了幾下頭。街上往來的市井小民，臉色均已恢復生氣，大概已填飽肚子，面無饑色。

他想到去年歲暮時，米價竟然高達一包四十二兩，但是才過個年，還是正月裏，米價就跌回一包七兩。

而且此時前將軍慶喜早已歸返，基於這個理由，劇烈的大變動，短期內應該不致出現。

（多虧將軍的雄威才得以鎭服天下。）

雖說如此，前將軍慶喜並非打了勝仗，凱旋而歸。鳥羽伏見之役，慶喜大敗，從大阪開始，就穿著舊衣服喬裝改扮，搭乘軍艦，狼狽的逃回來。之後，一直停留於上野的寺廟中，始終表現出一種虔誠的謹愼與恭順；而米價也因戰爭而降成原來的六分之一。

由於米價下跌，江戶市民再度體會到將軍的偉大，若無米價的玄妙運用，想必江戶八百零八町的市井小民也不會全力支持慶喜所組織的彰義隊。

（眞了不起。）

新太郎漸漸走下斜坡。

這一天爲慶應四年二月十七日時屬戊辰，天氣倒很晴

朗，可是斜坡上吹起了一陣風。

怕冷的寺澤新太郎，用山岡巾包裹著頭部。

維新後他改名爲正明，僅僅是御膳所的一名小吏。然而，毫無疑問的，他的世代祖先是將軍直轄的武士。

聽說薩長已取海道東下。

新太郎劍術的造詣很高。

他初習神道無念流，已經快達眞傳的境界。後來被騙入幕府後勤的短銃隊，也受過西式的訓練。

如果他誕生在太平盛世，就可隨心所欲的以詩人身份，在社會中活動。可惜身逢亂世，只得獨自沉緬於詩文中，自得其樂。

（前面就是圓應寺了。）

新太郎加快步伐，寺廟內正有一首以血寫成的「詩」在等著宣讀，彰義隊的歷史正待開始。

實際上，昨晚深夜有通知賜下，文中記載：

——主君若被羞辱，就是臣子赴死的時刻。

激烈的語句充斥文中，據起草人所言，爲報答德川的恩德，必須組織一個武力的團體。

新太郎聽說這件通知最初只在前將軍慶喜所出身的一橋家中傳閱，當時第一次聚會的地點是雜司谷的「茗荷屋」，與會人士達十七人。

（一橋家的那些人，都是些無用之輩。）

新太郎如此想著。

如今這一次聚會的目的是呼籲全體幕臣起而行動，地點爲坂下的丹應寺。

此時新太郎已走進山門。

廟堂中擠滿了人。

與會人士不僅有幕臣，還有一橋家的屬臣，一般的市井之徒，以及提倡攘夷的浪人。份子複雜，其中大部分都是劍術名家，聽到這些字號的新太郎，大抵可想像出他們是如何的不同凡響。

「喂！」

看到新太郎來臨，坐在側門門口的一個男人，空出了一個座位給他。

讓位的人就是天野八郎。

新太郎很感激。這位擁有盛名的浪人，兩年前，在銀座的「松田」聚會時，兩人曾有一面之緣。天野居然還記得他，並且微笑地對他說：

「蕭玉先生，你最近可有高作？」

新太郎被他這麼一問，僵住了。新太郎的這個雅號，連親兄弟都不太清楚，沒想到天野竟記得如此正確。

「最近很忙！」

「那眞可惜，還記得上次酒席上你給我的詩句，印象還很清晰，是『春馬金鞍扶醉歸』，沒錯吧！」

「是的。」

新太郎的性格很粗率，不拘小節。

但是此刻也覺得有點暈暈然，兩年前的那首即興詩，自己早已忘記，這位名士倒是記憶深刻。基於此，新太郎有著爲天野賣命的衝動，義無反顧。這種想法，大概是因爲他出身江戶的緣故吧！

「天野先生也來參加盛會？」

新太郎慇懃有禮的詢問。

「我雖然不是幕臣，但是對德川家仍有一片忠誠，我帶著俠義精神來這裏開會的。」

放眼望去，天野八郎的四周圍繞著平素就仰慕天野的皇家子弟，一起大約有十幾個人聚在一塊。這些人應是擁戴天野而來。

天野將那些人一一介紹給新太郎。

「你們都應該認識他，這位是寺澤新太郎，神道無念流中的高手。」

「過獎！過獎！」

新太郎十分開心。

不久，會場由吵嘈而趨於安靜，主持會議的一橋家臣本多敏三郎（後日晉林學界先達本多靜六博士之父）首先站起來。

「與會人數共六十七名。」

報明人數後，表示希望利用這機會，選出一位領導人物，說著又坐了下去。

敬陪末座的新太郎突然在無意中突然站起來。

「我們一定要擁護天野先生。」

心儀於天野的擁戴者剛開始時覺得很意外，隨即因爲新太郎的提議，大家開始齊聲叫著：「天野！天野！」

但是其餘的人都不說話，默默的坐著。

（他不是一個農夫嗎？）

似乎都帶著鄙夷的表情。

天野八郎，是上州甘樂臺盤石村庄屋的次子，大約二十六、七歲，在與會人士中是年紀最大的一位。

他很早就開始提倡尊王攘夷，並且周遊各國，交遊廣泛，名聲遠播，凡是見過天野的人，都相信他的確名不虛傳。

天野的身材略矮，肩膀高起而結實，眼中帶著異樣的神采，笑顏十分悅人。發起怒來，三軍都爲之顫慄，笑起來，却連小孩都喜歡他。這些形容非常恰當，新太郎也如此以爲。

「難道此外還有人能擔這個重任？」

新太郎大聲叫喊。心想：在座之中實在找不出更適當的人選，儘是一些像自己一樣血氣方剛的人，如何能統率三軍？

「不，還有更佳人選。」

有人叫到。

是坐在中央座位的一個人。

那一地帶坐了十七個人，都是一橋家的家臣，一副副盛氣凌人，自以爲了不起的模樣，好像他們才是前將軍慶喜近衞中之近衞，所以帶著傲然的表情安然而坐。

「今天，雖然在座沒有一位正式的幕臣。但是陸軍中的涉澤成一郎，前將軍慶喜對他格外信任，我們應該擁護他爲首領，行事較爲方便。」

講了一大套冠冕堂皇的話，除天野派以外，其他中立派人士自然而然地都贊成這個提議。於是，彰義隊產生了領導人物——涉澤成一郎，天野八郎成爲副首領。

落選的天野八郎很不服氣，對尚未謀面的領導人涉澤成一郎，有了強烈的排斥心理。

歸途中，天野派的人聚集在麵町十一丁目一家麵店喝酒，新太郎也夾在人羣中，不知何時，新太郎已被天野派的年輕人視爲老大，以他爲中心議論紛紛。

「倒底涉澤是什麼人物？」

不知誰激動的問：

「啊！不要再提了！」

新太郎鼓勵著他們。

「大家已經決定領導人物，但是如果發現領導人物是個無用之輩，何不早點把他殺掉好了。」

「寺澤先生，你眞有氣魄，不錯！」

天野八郎一面喝酒，一面微笑。新太郎看到天野鎭定的態度，對自己方才英雄般的豪語，覺得有些難爲情。

「好，殺他。」

不知何人拔出刀，大家激昂的高聲叫喊，彰義隊的瘋狂作爲從此展開了序幕。

（涉澤倒底是何等人物？）

這件事在第二天就弄明白了。新太郎的住處有許多天野派人士，每天都將他們耳聽目見之情報，一一呈報。

「的確，他是陸軍中的官員。但是，他本爲一橋家的下臣，而且五年前還是個上州的農人呢！」

「農人！」

新太郎很生氣的提高聲調。難怪，一橋派的那些人就因爲天野八郎是農夫的理由，不讓他做領導人物。但是他們所推舉的涉澤成一郎，竟然也是個農夫。這口氣眞叫天野派人士難以忍受。

「不過，成一郎也是個響叮噹的人物呢！」

消息靈通人士接著說。

涉澤成一郎，年三十一。

出身於利根川旁的武州榛澤羣血洗島（卽今埼玉縣大里郡豐田村）。

雖是農人身份，但也附帶做小本生意。廉價搜購近鄰農夫的藍葉，將藍葉製成染料，再銷售於各地以謀利。以所賺取的利潤，再放高利貸，附近的農民都是他們謀利的對象。

「喔！」

出身江戶而且心思單純的新太郎，根本無法想像涉澤的家庭背景，更無法認清集農夫、商人及武士於一身的涉澤究竟是何等人物，便問：

「奇怪，這個農夫怎麼搖身一變而爲一橋家的下臣？」

「因爲亂世。」

消息靈通的人如此回答。

京都及江戶提倡尊王攘夷的浪人紛紛騷動起來。當時，成一郎還在血洗島的故鄉，做買賣染料的帳房。

——我們何不也來幹幹！

成一郎邀請他的表弟榮一，希望有所作爲。榮一比他小二歲，同在一起長大成人，有如親兄弟一般，同時也都是血氣方剛的年輕人。

迅速的向四鄰的年輕農夫發出通知，結成「神兵組」。這是一種由鄉下人組織而成替天行道的團體。直到如今，在涉澤舊子爵家仍然存有當時的檄文，題名爲「神託」其開場白如下：

近日，據說在高天原有神兵從天而降，要將皇天子十年來深以爲患的橫濱、範館、長崎等三地的外夷，殺得一乾二淨，使得那些畜生……。

言辭嚴厲而激烈，成一郎的本意是要帶走血洗島附近的壯士，投入橫濱等地斬殺夷人。

這個殘暴的計劃最後仍歸失敗，主要原因大概是在鄉下地方無法募集足够志士的關係。

因此，成一郎和榮一倆人只好結伴闖盪江湖，雖爲農人，但在亂世，已經具有一種武士的威儀。

他們在與江戶攘夷黨本部，同等地位的北辰一刀流之海堡塾及千葉塾學習劍法，並且和各藩的志士及浪人交往。

當時，一橋家的主人爲慶喜，官居京都御守衞總督，

正準備上京。

一橋家是三家之一，爵位僅次於德川，有著很顯赫的家世，可惜領土很少，每年只領取幕府的十萬石薪俸，根本談不上充實軍備。然而既要上京，裝備及人員都屬必要。

一橋家的下人，其中有個名叫平岡圓四郎（後來被暗殺）的人物。有一天，成一郎、榮一兩人拜訪根岸附近的平岡家。

——聽說一橋大人就要上京，爲的是守護天皇。對於尊王攘夷究竟有何打算，希望你表示意見。

成一郎及榮一講話的態度很堂皇，有氣慨！有膽識！

（有趣的小伙子。）

平岡欣賞他們的氣度，先將二人收爲己有，然後推薦給一橋家。這件事情發生在文久三年的秋天，也就是彰義隊組成的五年前。

在很短的期間內，二人立刻獲得升遷。成一郎憑藉武藝擔任重職；而榮一依賴才幹，擔任聯絡官職。所謂聯絡，與往昔江戶的留守居役類似，亦即和各藩交際的一種外交人員。他們的工作就是成天在妓院茶館和各藩人士喝酒作樂，談論國事。

不久，一橋慶喜升任將軍，成一郎及榮一也升格爲幕臣。

這期間，慶喜的親弟弟德川擔任日本代理元首，到法國去參加在巴黎舉行的萬國博覽會，榮一也加入德川三十一個隨員中，陪同前往。

榮一遠赴巴黎。

成一郎留下擔任幕府的陸軍官員，不久後，適逢慶喜奉還大政，鳥羽伏見之役戰敗，逃回江戶，恭順的等待德川的政府下臺。

「成一郎就是這樣一個人。可以說他利用幕府的衰亡，反而獲致成功，一步登天。」

「原來如此！」

在大家想像中，成一郎是一個臉色蒼白的小才子，殺掉他易如反掌，沒有一點問題。

次日，也就是十九日，結盟之士再度聚集在四谷鮫橋的圓應寺，目的是與新的領導人物涉澤會面。

時間定爲早上十點，新太郎等天野派人士以決鬪者的心情，沉默而緊張的等待涉澤成一郎的到達。

涉澤比約定的時間稍晚才到，同時帶著一批一橋派的死黨，威風凜凜的走進會場。

涉澤上著黑色的外衣，穿著仙臺平的下裳，衣服穿得十分整齊，然後在末位入座。

「我就是涉澤成一郎。」

天野派的人靜悄悄地，都不敢出聲。

很意外的，才三十一歲的涉澤頭頂光禿禿的，但是身材却很魁梧。

他把頭剃成個光頭，大概想像慶喜一般，表示自己恭順的態度。

實是個魁偉的人，濃眉、大嘴，以及發亮的眼睛，炯炯有神。新太郎天野派人士都被他嚴肅的威儀所懾服，保持著靜默。（這人的氣魄的確在天野之上）

新太郎偸偸觀察天野派的與會人士，發現大家都低著頭，而且面色凝重蒼白。看樣子，涉澤不是個簡單的角色，天野派的少爺劍法恐怕無法傷他分毫。

酒被端出。

涉澤稍微喝了點酒，就開始大放厥辭，從他的語尾音裏，可清楚的聽出他帶有武州口音，而且聲音很響亮。大體上看來，確實像個英雄豪傑；但是新太郎靜靜的細聽他發表高論，覺得根本毫無內容可言，虛泛而空洞。

（這傢伙恐怕是別人料想不到的大騙子喲！）

總算可放心了。

這樣的人，我可以輕而易舉的除掉出。於是他開始從涉澤的外貌上來觀察他的肩部、頸部、兩腕及腰部等等地方，發現他的手腕粗若松樹，但是他右肩的動作却很笨重；而且因爲他把全身的重量放在兩肩，使人覺得他有如英雄豪傑般強壯，實際上他的腰部浮向上身，這是習武之大忌。由此可知涉澤雖鍛鍊過劍術，但只是徒具空殼而已。

（看樣子，可以動手殺人了。）

幾天後，即二月廿三日，在淺草的東本願寺別院，舉行彰義隊結盟典禮，爲躲避官方注意，表面以「尊王恭順有志會」來號召。

總而言之，彰義隊的目的是要討伐薩長，替德川家洗清冤罪。

典禮當天，參加的人共有一百三十名；不到幾天，人數增爲五百名。

他們以五十名爲一單位，將彰義隊區分爲十中隊，寺澤新太郎被選爲第八中隊的副隊長（不久即升爲隊長）。以新太郎當初的小職位而言，這種職位對他來說已是相當不錯的了。

第八中隊共有五十二名。

天野的手腕實在厲害，這一中隊的組成分子，都是以前和他有點淵源的人，因此每一個人都可說是天野八郎的私人部屬，也是日後倒戈涉澤派的核心力量。

這種對立的情勢，涉澤派人士必然也很明白，因爲他

們那一中隊的組成分子都是一橋家的家臣。

「天野君，彰義隊的目標究竟何在？」

彰義隊的領導人涉澤成一郎，以簡明的語調與天野八郎互相討論。

天野告知他圓應寺會議的結論。

「那就怪了，我們爲的是要保護主公慶喜的安全，才答應加入彰義隊，有關德川家的安穩，以及薩長叛賊的討伐，並不干我們的事，何況你們的行動太大，我們絕不參加。」

當然，這不過是他的一個藉口而已，天野鄭重的和涉澤辯論，涉澤反而笑著說：

「既然如此，我們只好分手了。」

他似乎極力輕描淡寫的講了這句話。

天野無可奈何，只好聚集彰義隊隊員，向他們宣布：

「凡是贊成我的人，請到上野寬永寺與我會合。」

結果贊同天野的人只有半數。原來涉澤事前曾賄賂隊員，極力拉攏關係，難怪天野敗給涉澤。涉澤的確是個充分利用政治手腕的人。」

彰義隊從此分裂爲二。

天野派以上野的寬永寺爲基地。

涉澤派則以淺草東本願寺的別院爲本部。

然而涉澤派聲勢浩大，因爲涉澤長袖善舞，竭力說服幕府要人，從幕府府庫及一橋家中獲取錢財，進行收買人心的工作。由於金錢的誘惑，使得天野派中歸附涉澤派的人也越來越多，天野派最後只剩下寺澤新太郎的第八中隊，以及其他十餘人，規模日益縮小。

「想不到幕府末期的志士們竟會爲金錢所左右。」天野八郎面對此種情勢，覺得萬般失望，但又徒呼奈何。

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也十分鎮怒，他曾憤愾的說：「新君，幕臣如此愛財，難怪敗在薩長的鄉下佬手上。前年的長州之役，將軍的八萬部屬就因爲未領薪俸，不願出陣迎戰；若是幕臣們能犧牲小我甘心出戰，相信長州之役不致敗北，幕府也不致於淪落到今天這般田地。只因爲一心愛財，一到緊要關頭，當然就不肯全力以赴了。如此看來，即使三河武士，若受御府影響，必然也會變成貪財的拜金主義者。」

「你的批評也太過分了，天野先生，其實壞只壞在涉澤一個人而已，他自私、不擇手段，運用金錢收買人心，所以大家對他趨之若狂。譬如彰義隊隊員在吉原的妓院中就相當吃得開，因爲他們年輕，不知天高地厚，只希望身邊多點錢，好往這些地方鑽。」

「難道他們自己都不知道被人利用了嗎？——新君？

」

天野的口氣有點像上州人士，直率無禮。「我問你，新君。那些人總不至於爲了玩樂，才加入彰義隊吧！」

新太郎心中想：「或許也有這種人。」但是他認爲沒有必要爲這點小事而爭論。他認爲目前最重要的是絕不能輸給涉澤派，所以首先應設法募集金錢，有錢才能使鬼推磨，也唯有如此，才能使天野派的人數增加。

「我有一個絕妙好計。」新太郎如此提議。

「我們可設法襲擊幕府金庫，因爲那裏是貨幣製造場所，至少存有幾十萬元，如能掌握這一筆錢，我們這派一定會獲勝。」新太郎如此提議，但是天野却說：

「蕭玉先生，你變壞了。」

顯然並不採納他的意見。

接着，有許多江戶中的富商，派遣總管或下人前來天野派的基地寬永寺，這些陸續不斷前來求見的人，總是面帶蒼白的表情，囁嚅地要求：

「我們是某某店，前些日子，他們曾通知我們繳交五百兩稅金；但是近來生意不太理想，只能交出三百兩，希望你們能給予諒解。」

新太郎以第八中隊隊長的身份，分別向他們仔細查問，發現向這些富商勒索金錢的，竟是涉澤派彰義隊。

聽了新太郎的報告，天野八郎仔細地考慮了一下；最後還是果決地站起來，心想：「或許這正是我們的一個好機會。」便下令：「大家立刻準備出動。」

下令完畢，即刻離山，他們在大白天摸進淺草本願寺。這時，涉澤派的本部空虛，隊員幾乎全部出外行動，對涉澤來說，情況十分不利，以致他一時束手無策。

「涉澤先生。」

天野當頭怒喝：

「你還有什麼話，等明天在宮中說吧！我跟你走這一趟。」

但天野却不由分說地，將涉澤的家屬移到谷中的荒廟天王寺，悉數軟禁起來。同時，派遣天野派的隊員嚴密監視所有門戶，包括山門與後門。日落後，又燃起火把，謹愼防衛。

奇怪的是，魁偉粗壯的涉澤成一郎儼然胸有成竹的模樣，坐在正中央，神色泰然的獨自豪飲，根本不在乎自己已被圍困，依然談笑風生。

黃昏了，新太郎悄悄的從門縫中窺視，看見涉澤正用左手拿着燈，右手舉着筷子，一副逍遙自在的模樣。另一個滿臉皺紋的考方丈和粗壯的涉澤形成強烈的對比，因此兩人同處一室，呈現一幅滑稽而怪異的畫面。

突然間，涉澤抬起頭來問道：

「寺澤君嗎？」

他可能是從氣氛中惴得新太郎的到臨，又說：

「你不吃嗎？」

他一面笑着，一面用筷子夾起大塊的肉片。

新太郎心想：「這可惡的傢伙，乾脆殺了他。」新太郎開門踏入房內，他的手緊按着刀柄。

就在這時，涉澤拿起一塊赤紅的生肉貼上自己的腦門，乍看之下，宛如被劈成兩半的頭蓋骨，令人不忍目睹，新太郎傻住了。

「怎麼了？」涉澤嘲謔的問道。

「……」新太郎無以言對，這一回合竟然輸了，正如尚未交戰，却已被敵人制服，根本無法拔刀對抗。涉澤又繼續自顧自地吃了起來。

「好一個奸賊——」新太郎忍不住叫道。

「什麼？」涉澤聽了停止動筷子。

「難道一提錢就是奸賊嗎？莫非你和天野君都認爲無錢也可打戰？」

「你涉澤因爲自己出身商宦，所以想藉彰義隊之名，大撈一筆，而我們雖然需要錢，却取之有道，謀利的方向與你相異。」

涉澤停止講話，帶着狡猾的眼光，心想：若再繼續與他辯論，說不定這年輕小伙子憤恨難忍，眞的會拔刀相向。於是說道：

「對不起，現在我想喝酒，無法奉陪磨牙。」

涉澤目光凝視酒杯隨口道：

「天野君既然堅持如此，那麼明日殿中再辯論，一比高下吧！」

新太郎聽了，憤然退出。

次日一早，和天野一起跑到涉澤被軟禁的屋子，兩人都愣住了。

涉澤已從屋裏消失得無影無踪。

更奇怪的，負責守衛的十名天野派隊員也消聲匿跡，也許他們已爲涉澤所收買而逃走了。

「寺澤君，這就是幕臣。」

天野似乎想將憤怒一吐而盡。而機警的新太郎立刻入城上殿一一呈報涉澤的罪狀。

於是順理成章的，天野派掌握了正統的彰義派，並以輪王寺宮守護主的名義而分駐上野各地。

「如此一來，天野派就安全了。」

天野八郎愉快的微笑。然而很奇怪的，天野派的隊員竟一個個溜走了。

「怕是受到涉澤的影響！」天野固執的認定。

偵察的結果，的確，涉澤還潛伏在入谷輪王寺宮的管家奧野左京的家中，並且一再以金錢收買上野的隊員，計劃捲土重來。逼得天野認爲別無他法，只有殺掉這可惡的怪物才是上上之策。

最後，天野終於對新太郎的第八中隊下達進攻左京家的命令，決心痛殲涉澤。

伍長笠間金八郎高興的跳了起來。

「這件事必會帶來好運。」

「殺掉涉澤，能帶來什麼好運？」

「你眞不知道嗎？」

根據笠間金八郎所言，德川家世世代代已在柳營地方豢養近三百人，這些人總是忝着頭，並穿着普通衣服；豢養這些人不僅是要他們在平時協助料理，尤其在對敵交戰時，得以其中數人的首級爲犧牲品，藉以提高軍中士氣，才是最大目的。

「是嗎？」新太郎頗爲疑惑地問着。

「這是從我祖父口中得知的古老軍法。反正，涉澤那個大光頭，對摩利支天而言，稱得上是最上等的犧牲。」

除笠間外，新太郎並選了岡島藤之丞（即後藤鐵郎）、幸松市太郎、加藤作太郎等四、五名劍術高手。進攻行動於夜晚展開，在黑暗的掩護下，從山內慈眼堂走進信濃板，出了坂下門，再踏入谷坂本街。

大家決定的口號是「在上方，在下方」。

新太郎教導衆人握住劍柄，手掌緊靠護環，不用砍而以刺進爲佳，這是新太郎往昔在室內交戰所獲之心得。衆人到達左京屋後，留下幾個人防衛正門及後門，其餘的人則在圍牆上架起梯子，集體衝入圍牆內。

森林的某個角落忽然響起夜梟的尖叫聲。於是，衆人立刻衝進圍牆內拔劍待戰，但是庭中一片黑暗，又因不熟悉地理狀況，幾乎迷路而找不到同伴。因此，黑暗裏充滿了混亂的脚步聲，又彼此大聲地呼叫姓名，似乎逗留在漆黑沉寂的庭院而不發出一點聲響，是件非常可怕的事。

此時，門內的涉澤成一郎與陪侍的兩位心腹，對屋外的紊亂情況都聽得一清二楚。於是，下令道：

「快把榻榻米掀起來！」

涉澤命令心腹拿開榻榻米下方的木板，三人爬進牀舖內面，用手捧着千兩銀子的大箱，並且攤開四肢像狗一樣地趴在地上；但由於箱子過重，難免因滑動而發出聲音，涉澤連忙說道：

「把它放在肚子上！」

接着，涉澤迅速地平躺着，並且將兩把刀及箱子都放在肚子上，藉背部着地前進。

這是涉澤靈機一動想出的計策，無論任何特殊情況，涉澤的腦筋總是動得很快。所以，維新後，即使在競爭激烈的商場上，他仍能創辦並經營東京股票交易所，這一切全靠他有敏銳的應變能力所致。

「隊長！」手下小心翼翼地開口說道：

「由榻榻米上跑動的聲音來判斷，入侵的人並不多，咱們出去拼一場吧！」

「你們這些混帳東西，難道不知道凡是存心進攻的人，是很難取勝的道理嗎？」

常言道：勝利屬於進擊的一方。涉澤深知這個道理，同時他也知道，自己未嘗不能出去大幹一場，但如何安置這裝有千兩銀子的大箱子？如有太多顧慮的話，比鬪的勝算將大爲減低。

「還是被逃走了！」

新太郎在八個榻榻米大的房中高聲叫着。

「把火點起來！」

於是隨從將帶來的蠟燭點燃，然後查看所有地方，可是竟然連左京的家人都不見踪影。

這天晚上，奧野左京恰巧住在上野；他的家人早已敏感到將有戰亂發生，因此先就疏散到下總去了。

新太郎實在很不服氣，氣憤的一刀刺進榻榻米。那是一把尖銳且長二尺七寸的鋼刀，由於用力過猛，連牀板都被刺穿了。刀尖直達牀下，正好戳在涉澤成一郎的鼻尖前。

當時的眞實情況究竟如何，並無人知曉。有人說事發時，涉澤逃到貯放雜物的倉庫中，而新太郎刺進的一刀是在門板上。總之，事情的發生極爲偶然而巧妙。

次日清晨，涉澤逃往江戶。起初逗留在武州北多摩的田無，召集附近的浪人及江戶的同志，又組成了振武軍。而當時京都的新選組也回到江戶，隊長近藤勇、副隊長土方歲三爲了準備東山再起，也在南多摩一帶募兵。正好此時涉澤成一郎也因募兵而到達南多摩，由於雙方目的相同，因此相傳土方歲三曾與涉澤在旅館中會面洽商。土方對涉澤說：

「涉澤君，你剛回到江戶吧！」

涉澤逃亡的事在江戶地方盛傳着。涉澤回答：

「爲了捲土重來、重振威勢，我正在募集武州的壯士。」

性急的土方大叫：「那這事太不妙了。」

由於順着甲州街道到南多摩的地段，是近藤、土方的出身地，正是他們募兵的最好地點。但是只要涉澤在這兒多方使用金錢收買賄賂，他們將一籌莫展。爲了防止這一招，土方嚴厲地對涉澤說：

「你不可在這裏出現，如果再度讓我看到你，休怪我心狠手辣，絕不饒你一命。」

這些都是傳聞中的話語。由於募府之瓦解，使得很多人都變得粗暴不堪；因此，傳聞中新選組副隊長的這段話，多少是有些根據的。

總之，涉澤終於放棄在南多摩一帶募兵的計劃，並將田無的總部撤到西多摩箱根崎（即今之村山貯水池附近）。它在日本中世紀時期，是武藏七黨之一——村山黨的根據地。雖然附近都是農村，但是武術却普受歡迎也頗爲盛行。

尤其，它又是天領（幕府本身的領土），所以只要提起幕府軍，人們都知道它具有很大的威勢。涉澤在此地召集鄰近的鄉鎭長和農民代表，要求他們獻出金銀。宛如領主一般，威風無比。隨着幕府的瓦解所形成的混亂局面，如果一再持續下去，涉澤將會像戰國時代的領主一樣，逐漸併吞附近的小鄉鎭，而使自己擁有更大的領土。

以才幹而論，涉澤較之天野等人更具有戰國時代大領主的氣魄。

「那個怪物大概逃到箱根崎去了。」

這類傳聞很快就傳到上野的彰義隊本部，然而天野派並不把它當成大問題看待。自從涉澤逃走後，天野派事事一帆風順，因此彰義隊已開始受到幕府的照拂和重視。

基於統治需要，幕府派遣了一位高級幕臣領導衆人，即以小田井藏太及池田大隅守爲最高首腦；而以天野八郎、菅沼三五郎、春日左衞門、川村敬三等爲次一等的代理頭目；又分別派定隊長、組長以及會計組、機械組、本營組等各部隊的領導人物，共分十八中隊。此外，另有天王寺、眞如院、萬字隊、神木隊的監督與服務人員。如此，各階層的屬員都井然有序，顯得陣容龐大。

因此彰義隊聲勢浩大，在其指揮下，包括砲兵隊、純忠隊、臥龜隊、旭隊、松石隊、浩氣隊、水心隊、高勝隊等附屬軍隊。當然，全體人員的俸祿都由幕府支出。

天野八郎在寫給故鄉兄長大助的信中，曾詳細記載薪俸的分配情形：「目前彰義隊的最高首腦領取一千石的薪俸；而我則領四百石；即使在平時，普通的小士兵也有五兩銀子，而戰爭爆發後則增爲十兩。因此以彰義隊員的薪水到妓院尋樂，仍然綽綽有餘；吉原一帶的妓院也因此熱鬧異常。」

寺澤新太郎在明治維新後改名正明，當時他曾記載有

如下的一段話：

「彰義隊隊員的出現，雖不如助六般掀起狂潮，但是無論那位姑娘，都十分歡迎他們。而且這些妓女的頭上都插着刻有『彰義』隊名的髮簪。即使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姑娘們，遇到衣着髒亂的隊員，仍是竭盡心力招待他們；甚至爲了自己喜愛的隊員，也願意典當價值昂貴的紅羅錦裳。似乎這些規模不算小的妓院，仍需仰賴彰義隊的光顧，才能繼續營業似的。」

（山崎有信編　寺澤正明翁直話）

由於薪俸高漲，各地應徵隊員的人數與日俱增，彰義隊陸續吸收旁系各隊，其總數高達三千之多，而總部設於山內的塞松院。

新太郎的第八中隊由上野黑門走下斜坡，轉向東方——忍河上的三枚橋（三橋），屯駐在橋旁的「山本」茶館，負責附近地方的警備。

前將軍慶喜已退隱江戶，江戶城頓時成爲軍方的大本營，故以此大本營爲中心向宇都宮方面派出偵察人員及信差。而宇都宮方面因爲有幕府將軍大鳥圭介擁兵一方，所以準備抗拒薩長的軍隊。

第八中隊的主要任務是偵察坂本街一帶的軍方人員，凡發現如官方派來的刺探或信差等形跡可疑人物，一律捕捉盤問，查明眞象，有違者格殺勿論。

由於他們寧可錯殺，也不願放過任何有嫌疑的人，久而久之，殺人成爲一大樂事，只要是平民穿着旅人服裝，就不分清紅皂白統統抓來殺死。

甚至有人說：「一天不見血，睡都不安穩。」

這類話此起彼落，經常出現在人們口中。新太郎面對嗜殺成性的隊員，眞不知應該如何阻止。連到吉原尋樂的肥後藩士也被他們殺死。但是隊員們惟恐惹事，而避免與薩長士的士兵發生正面衝突，因爲薩、長、土的軍人比其他藩地的官軍更爲剽悍兇暴。

其實，薩、長、土的軍士，並不如傳聞般橫暴，他們的上級嚴格的下達軍令，絕對禁止私鬪，一旦發現在市內鬪，不僅處死本人，且要罪及三族。

彰義隊並不曉得有此軍令，而一直以爲他們懦弱無能而一再挑釁，屢次抓走官兵肩上的黃布帶，向吉原的姑娘炫耀，取笑他們。

「來殺備中吧！」

此時，隊員們口頭常掛着這句話。

起初，新太郎頗感疑惑，就問道：「備中屬於官方的那一隊？」結果得知並非官軍的一員，而是幕府原來的撤兵頭（步兵司令官）太平備中守，在駿河臺留有住宅。

幕府兵制改革所產生的西式調練隊就是撤兵組，起先採志願方式從下級武士中募集，由於無法募集足夠的志願者，以致後來只有召集幕府中的一些人員，強制訓練法國式的軍事教育。如此嚴格的軍事訓練，對於過慣閒散日子的下級官員是無法輕易接受，因此，憤憤不平的人日益增加。

不久，幕府瓦解，在新太郎隊中，受過該項西式訓練的約有十人。

當時，負責訓練的司令官是太平備中守。他常說道：

「這就是法國式的臥射。」

備中守教導部下俯臥發射時，無論俯臥的地方是污水或糞坑，也一律要求士兵臥射。若有違規不願俯臥，則以皮靴踢打。此種專制手段，當然也是沿襲法國的訓練方式。但是他用腳踢武士，對武士而言，是一種莫大的侮辱，因此幕臣們紛紛喊道：

「天殺的！天殺的！」

新太郎的第八中隊，曾受過備中訓練的計有十人，幕府衰微後，他們到駿河臺備中府邸，追殺逃亡的備中。在幕府末年的暗殺史中，太平備中守是最悲哀的被害者，因爲他在政治及思想方面與彰義隊無絲毫牽連。此次攻擊行動，彰義隊也有一個名爲內田安次郎的隊員，被備中守的手鎗射殺身亡。

彰義隊竟日狂歡無度，終於有一天，快樂的日子到達盡頭。

五月十五日清晨，天野八郎照例巡視山下的市街，當他走在廣小路至根岸的途中時，突然從本鄉一帶傳來砲彈轟擊聲，等天野迅速趕回天王寺，砲聲已響過七發；而抵達池端時，穴稻荷附近已展開激烈的鎗戰。

官方的第一線爲薩摩、長州、肥後、因州、藝州、肥前、筑後、大村、佐土原、館林；第二線爲備前、伊予、尾州、阿波；第三線爲紀州、小田原等。範圍分布很廣，直達遙遠的古河、忍川越、關宿一帶；在彰義隊尚未發覺前，上野山早已被團團圍住。

這一天，雲低風烈。

昨夜下起一場大雨，而今日雨勢更猛烈，眞不是打仗的好日子。

新太郎集中全體隊員，在家藏院的西邊躲避大雨。天野抵達池端時，在新太郎的陣地上，眼見一顆砲彈墜落，並未爆炸，於是下令：

「將它移走。」

這可說是第八中隊承受的第一道戰鬪命令。

隊員中，擁有武士頭銜的人，不願從事這項勞動，多

半木然呆立着；隊中的五、六名伙夫受命前往處理砲彈，不幸砲彈竟在此時轟然爆炸，伙夫們被炸得血肉橫飛，慘不忍覩。

後來只見彰義隊員忙亂地飛奔逃離墜落砲彈的地方罷了。

天野八郎騎馬奔跑於山內的八個門，分頭指揮作戰，正午時分，傳來黑門緊急的消息。

就全城而論，黑門是重要的大門，攻擊的薩摩士兵步步迫近，肥前藩以最新型的四門大砲，由本鄉的加州屋予以掩護。由於火力集中，黑門是這場戰爭中砲火攻擊最猛烈的地方。

因此，天野趕往黑門指揮，單鎗匹馬在山中奔馳，不久，抵達清水崖邊，遇見純粹由幕臣（包括撒兵、步兵指揮與其他近臣等）所組成，而由近臣小川斜三郎爲首的四十人隊伍。

天野雖然是彰義隊隊長，但因出身農人階級，所以還是立刻下馬說道：

「黑門情況緊急，諸君欲報德川恩惠就在此時，一起赴死難吧！」

衆人齊聲答應。

天野即刻上馬前行，小川斜三郎的隊伍也齊步前進。

但是當天野到達山王臺關卡時，却發現背後未見一人踪跡。後來天野在獄中寫成「斃休錄」，書中曾提及：「就在這時候，我才明白大勢已去，德川氏的時代畢竟已經結束了。」爲此而哀歎不已。

有一個幕府的官員——年老的太久保紀伊宋，後來加入彰義隊。

當太久保老人看到四處召集奔逃隊員的天野八郎時，特別叫住他，問道：

「可有我效死之處？」

天野簡短地答道：「快到黑門。」說着也忘記自己高居隊長職位下馬，手抱一把連發八鎗的短銃，再說道：「我跟着你好了。」

太久保老人聽了十分高興，連忙召集附近的臣下約百餘人，並高舉標示着「東照大權現」的隊旗，向黑門邁進。

這時，薩摩及長州的士兵，輪番併用立射與臥射，反覆前進，但黑門已被攻破。

「三河武士們，前進！」

在呼喊聲中，太久保老人不幸前額中彈，墜馬倒地，幾近奄奄一息。

天野立刻跑近老人，並抱起一息尚存的太久保，轉身

才發現方才隨着跑的百餘人已如煙霧般地消失了。

天野在「斃休錄」中，憤恨的記載着：

「百餘人逃匿四散，連一個鬼影子也沒留下。這時候，面對德川氏的末日，只有愕然嘆息。由於紀伊守尚存一絲氣息，我不忍心棄之不顧，所以趕緊背起紀伊守，逃進門內。不久，敵人逼近，却無一人對輪王寺宮起疑，只往門內瞧瞧，就立刻退向別處，眞是不幸中之大幸。」

根據文字記載，戰爭的後半期，只有大將天野八郎在豪雨中獨自作戰；換言之，天野八郎在戰爭中也不過是忙着尋找隊員罷了。

當天野藏進無人的宮內時，新太郎已向三河島逃匿。自此之後，爲了躲避官兵的搜索，他化裝成醫生或僧侶，在江戶城內外輾轉流徙。直到聽說品川港外，榎本武揚的幕府艦隊安然無恙後，才從深川河岸會集同志四人，雇用小船，投奔旗艦開陽號。登上旗艦，哀怨地向榎本訴說：「天下之大，却無我容身之處。」

榎本答道：「我不希望開陽艦成爲你們的避難所。」似乎根本不願答應收容他們，但是終於還是讓他們停留在艦上。

當晚新太郎竟爲了得以登艦安身，晚上興奮得幾乎無法閤眼。後來新太郎也曾記載當時景況。

不久，傍晚來臨。每個夜晚，都有逃亡的彰義隊員投奔艦隊，人數高達二百以上。由於人數不斷增加，隊員們紛紛大力喧染虛假的戰功，甚至精力旺盛且樂此不疲。

有一天，曾在幕府短銃隊任職的河野十藏，探聽到一個好消息。

開陽艦附近有一艘長鯨艦，聽說：

「涉澤成一郎也流亡在這艘軍艦上。」

傳聞中，涉澤成一郎帶着他的振武軍，原想在西多摩一展雄風，不料却被官兵打得落花流水，四處逃散。涉澤只好帶着殘餘隊員躲於長鯨艦中。

「殺呀！殺掉他！」

人羣中有五、六個人大聲喊叫着，因而形成雙方開戰的導火線，結果決定以「天誅」爲隊名。

榎本聽到這個騷動，便在艦長室召集新太郎等一些主要人物，說道：

「你們何以參與這場戰爭，是爲了德川氏的聲威，或是爲了私人的恩怨？」

榎本大聲慾喝，並且命令他們講和。和解後，由於涉澤是從前的領導人，現在還是希望大家推舉他爲隊長。榎本則堅持軍中以紀律爲第一要務。

如果不服從，性急的榎本很可能命令他們離艦，所以

大家都無可奈何地同意榎木和解的說法，但也提出要求：

「答應可以，但是要有條件。」

榎本緩和些：「可以，只要能和解，你們選個地方談談吧！」

榎本對涉澤一方也是命令加上恐嚇。因爲他相信涉澤若被命令離艦，天地間必然也無棲身之地。

談判在長鯨艦甲板上舉行。

新太郎率領五名同志，由長鯨艦的側舷登上甲板。同時，涉澤成一郎也率領五名隊員前來，雙方隊員全都盤坐在甲板上。

涉澤仍如以前一樣剃着光頭，但是比往昔肥胖，身高大約六尺。將涉澤與他身後的短艇相比，短艇顯得很渺小。新太郎一言不發地默默坐下。新太郎在維新後所寫的「直話」中曾敍述當時對話的情況。

涉澤先生，我們曾像仇敵一般彼此排斥對立，但是如今都身陷困境，同受榎本先生的領導，榎本希望我們能友好相處，目前天野已被官兵囚禁，我方已是羣龍無首，願意摒棄私人恩怨，擁戴你爲我們的領導人。但是有一個小小的條件，就是希望能繼承天野的志向，代替天野爲幕府盡心盡力。閣下能答應爲天野效命嗎？

——接着，涉澤開口了。

涉澤搖幌着高大碩壯的身體，並將頭抵在甲板上說：

「寺澤先生，你說的很有道理，我們的確應該摒除私人恩怨，共同爲天野效力，我絕對願意繼承天野的志向，往昔都是我的錯，希望你不介意。」

究竟什麼是「天野的志向」呢？

連說出這話的新太郎也不甚清楚，涉澤自然更不會瞭解。當時，涉澤只有三十五名隊員，和新太郎的兩百多人比較，簡直以卵擊石；因此，無論如何，涉澤只得忍氣吞聲地一再表示歡意。

於是，在秋季的十月二日，登陸蝦夷地鷲木港。

同月二十五日，占領五稜郭。

十一月五日，攻擊松前藩的首邑福山城。

福山城外，正面有一道將近二百尺寬的護城河，背面靠山，地形險峻。

城主松前德廣以及其他顯要的臣子已經逃往他處，只留存少數守兵在城內與河岸佈署槍陣，靜待敵軍。

榎本的軍隊以舊陸軍大將松平太郎爲攻城軍司令官，而以法國的海軍士官卡魯諾爲實際作戰參謀。新選組、彰義部、衝鋒隊、工兵隊、砲兵隊、傳習隊、仙臺額兵隊，

以及高田、豐橋、長崎、桑名、會津等各藩的散兵隊，負責衝鋒陷陣，對準河岸進攻。

自然，這些部隊彼此爭先前進。

「彰義隊，前進！」

新太郎在河中與水流搏鬪，爲着要搶先佔領敵陣而拼命喊叫進攻。敵方並非薩、長的尖銳部隊，只不過他們的藩主曾在幕府任官，具有一些舊式的軍備罷了。

因此，沒多久即順利登陸對岸。此時城門緊閉，於是新太郎建議隊長涉澤，轉移到城的背面，自後門攻城。幸而，後門沒有守兵。

後面的防備，只是一些木頭柵欄；而使他們驚奇的是：涉澤一人即可輕易拔起柵欄。

雖然很快地攻進城內，但城內却着火了。新太郎大叫：

「快叫人升起隊旗。」

但是由於敵我雙方的互相叫陣，加上濃煙密布，他的命令根本無人聽到。

然後，身爲隊長的涉澤成一郎，率領舊的振武軍三十名心腹跑向另一方向，自然的，新太郎等二百多人，也跟着隊長奔跑。

目標是金庫，涉澤一把抓起來不及逃走的守門人道：

「趕快開門。」

在涉澤窮凶惡極的吼叫下，金庫的門立刻打開了。

彰義隊迅速闖入庫內，發現大部分的金銀已被帶走，只留下小額銅幣但是堆積的數目不小。

「快找車子來。」

涉澤命令着。不久，很快地找到幾部車輛，大家七手八脚地將錢幣搬運上車，然後運出城外。

不久，新選組與傳習隊攻破大門，殺入城內，有個機警的傳習隊隊員，很快的在城上插起隊旗，表示他們那一隊首先攻進。

——事實上，是我們彰義隊首先攻入福山城，只是隊長趕着到金庫，才喪失插上隊旗的機會。（寺澤翁直話）

諸事完畢，涉澤包下「松川屋」妓院，率領心腹隊員在此大吃大喝，通宵達旦。這期間，新太郎等人曾攻進松川屋，然而涉澤迅速地躲入倉庫，又僥倖地躲過對手的追殺而保存一命。

兩天後，全軍出動掃蕩熊石的松前藩殘兵，舊天野派的彰義隊異口同聲道：

「我們不願涉澤擔任隊長。」

以這爲理由而堅決拒絕出戰，他們終於沒參加掃蕩行動。

明治二年五月十八日，榎本的軍隊投降官兵。直到投降前夕，涉澤派還說：「舊天野派是因爲星期日出戰，將無法領取薪餉，所以我們拒絕出戰」，這是涉澤派的說法。天野派則說：「我們不屑與那種搶金庫比攻城還重要的小人並肩作戰。」爲此而兩派爭論不休，相持不下。榎本對這兩個舊幕府團體的爭執，簡直頭痛欲裂。

後記：

寺澤新太郎，維新後改名正明——有一段時間，與舊幕臣蟄居靜岡，後來由於榎本武揚進入新政府，就任北海道開拓使，繼續擔任太府官、內務、遞信等部門的職位，晚年辭官返鄉，直到明治末年，依然健在人世。

涉澤成一郎在維新後改名喜作——進入財政界，他與北海道製麻公司、東京人造肥公司、十勝開墾公司、田中鐵工廠，以及生絲商、米商、東京米穀交易所、商品交易所等企業都有連帶關係。然而幾乎每次都失敗，失敗後則由表弟榮一出面處理債務。他終於在大正元年八月，七十五歲時離開人世。

天野八郎——上野淪陷後，潛伏在本所石原的鎗師炭屋文次郎家。七月十三月不幸被捕。十一月八日死於牢中。

城華浪燒火

所謂浪華的道頓堀，是一條佈滿劇院的小街，小街上有一棟鳥毛屋。

鳥毛屋是一所破舊不堪的旅館。

元治元年九月十三日的黃昏，這所旅館外來了八個浪人，進門說道：

「我們是來京都觀光的，在此暫住幾天。」

負責櫃臺業務的光子，很有禮貌地請他們入內休息。八人之中有個十分天眞可愛，一副娃娃臉的人。

他們進來後，光子仔細地觀察，發現每一個人的眼神都有些異常。

而是，他們在旅客登記簿上，都寫着「越後浪人」，很顯然的，這是個假名字，同時根據他們的口音，可清楚地分辨出帶有土佐的腔調。

「土佐人，倒眞是麻煩事！」

掌櫃只顧着與光子低聲耳語而忘記向官府報備這件事，以致後來遭到當地官府嚴厲的指責。

當時在京都內，由於長州藩各隊曾與土佐藩的浪士隊，在官邸蛤門附近發生激烈的刀戰，所以大阪方面嚴密追捕長州的餘黨，尤其對於新選組，曾特地出動大批人馬，一看到長州人就揮刀亂砍，格殺勿論。

對於土佐浪人，當然也是同等待遇。

雖然土佐藩本身效忠幕府，但是同屬一藩的低級武士思想却比較積極，幾乎全部脫離藩鎭，而投靠長州藩。例如，最近發生的天誅組騷亂，池田屋事件以及蛤御門之變，絕大多數的土佐浪人都曾參與行動。

因此，掌櫃特別交待光子，必須提高醒覺。

光子是前任掌櫃的遺子，不但無親無故，再加上其貌不揚，所以始終未曾遇到合適的對象，至今已延誤婚期多時。

掌櫃爲了特別留意這一夥人，因此指派光子親自招呼他們：「無論有任何動靜，立卽向我稟報，說不定他們是準備探尋德川政權消息的刺探。」

於是，浪人們一同住在十個榻榻米大的房間，根據光子的觀察，發現八個浪人有三個共同點；第一是服裝襤褸，顯得十分狼狽；第二是看起來都很落魄，似乎身無分文；第三是每個人都呈現疲憊不堪的模樣。

但是，倒可輕易看出他們將有重要行動，有時似乎秘密商討謀劃，有時又頻繁地出入旅館。

究竟他們有什麼不良企圖呢？

光子非常疑惑，因此設法接近那個娃娃臉的年輕人，他的前額剛剛剃髮，同伴們都叫他：

「娃娃！稚兒！」

他的臉龐與衆不同，正如蘋果光滑紅潤的外皮，他的眼睛雖然細小，却是炯炯有神。

他的身材瘦長，表面看起來十分羸弱而不够硬朗。但是却沒有想到這個弱不禁風的小男孩，後來竟活到九十四歲的高齡。

這小傢伙眞是可愛！

年輕的浪人似乎也察覺光子對自己別具好感。一天晚上，他悄悄進入光子那間四個半榻榻米的小屋子，以一種近似撒嬌的態度問道：「妳能不能幫我縫一下？」

他的褲管大約裂開一尺左右，接着並解釋道：

「這是在掘土場中被野狗的利爪所撕破的。」

說完並脫下褲子交給光子，他的皮膚上滿是光光的血跡，毫無疑問的，那是殺人殘餘的痕跡。

光子暗自思忖：只是像個小男孩的年輕人，竟然如此大膽，土佐人眞是恐怖！

但是，當光子詢問他的年齡時，令人頗感意外的，他居然已經二十二歲了。再轉而一想他已是個成年的大男人時，光子不禁心生恐懼，而微抖着雙唇問道：

「這絕對不是狗血。」

年輕人慌張地回答：「不，你亂講！」接着從口袋中掏出一包麻薯，遞給光子道：「拜託妳吃。」強迫光子接

受麻薯，似乎想以它來塞住光子的嘴巴。對於他這種稚氣的舉動，光子不免啼笑皆非。便說道：

「你眞像十七、八歲的小男孩！」

年輕人不服氣地說：「如果你認爲我是在撒謊，光子小姐，乾脆讓我抱抱你，就可證明我是個大男人哩！」

光子忙啐道：「討厭！」

沒想到他竟敢講如此露骨的話，不得不令人相信他眞的已經二十二歲。爲避免麻煩，光子轉變話題：

「你的眞名是否就是旅客登記簿上寫着的田中顯助。」

年輕人有些不耐煩：「你眞會追根究底。」

光子又問：「爲什麼大家怎都叫你娃娃，稚兒？」

「那是我的綽號，可能是因爲我當過侍童，所以大夥才都叫我稚兒吧！」

「田樂先生。」

「咦？叫我？」娃娃驚疑地反問。

「這是我給你的綽號，因爲你的個子不大，却在腰間佩把大刀，眞像魚丸湯中的調味品田樂？」

「妳是說這把刀？」

光子尚未來得及回話，只見顯助突然一閃拔出刀身，卽使是大笨蛋，也看得出刀身還有斑斑的血迹。

光字顫抖地叫道：「請你快把刀子收回鞘中，否則會引起騷動的。」

一場騷動？

顯助意氣昂揚地睜大他的眼睛，不錯，他正企圖引起某種騷動。不！不可能只是騷動，只是計劃成功，將是天下大亂，江山更易的大行動，難保目前的政權不換個人操縱。

八個浪人的名字分別是大利鼎吉、島浪間、千屋金策、井原應輔、橋本鐵猪、池大六、那須盛馬、以及這位年輕人田中顯助。

關於田中顯助，曾在本書「土佐的夜雨」中提及，不健忘的讀者，記憶應該還很深刻。

在城下帶屋街暗殺土佐藩參政吉田東洋的那須信吾，就是顯助的舅父。那須後來又參加天誅組，成爲一名悍將，不久却因殺入大和吉野川畔的彥根兵陣地而不幸戰死。信吾的養父那須眞平，也脫離土佐，投入長州，並與州軍參加元治元年夏天的京都襲擊行動（卽蛤御門之變），不幸却在應司官邸前英勇殉難。

當時顯助還在土佐藩的佐川故鄉，聽到骨肉親人不幸死亡的音訊，無心再逗留家鄉，於是脫離土佐藩，當時和

他一起脫藩的有如今一同住在鳥毛屋的井原、橋本、池大、那須等四人。

然後，他們抵達長州。

但是，長州的情勢，並不如他們所期待的理想。

——於是，故事就此展開。

顯助等人在長州屬地的三田尻港登陸，正好幕府征討長州的軍隊也抵達廣島。就實際情況判斷，這眞是最壞的時機。

直到去年爲止，原先在京都威風無比的尊王急進派，現在却變成防長二州追擊的目標，擁有「朝敵」的污名。

當時，長州系的七位公卿被貶出京都，向天皇請願的進攻部隊，也在蛤御門慘敗。這其間，和四國的艦隊，在下關海峽經歷一番激戰後也遭敗北。爲此，幕府準備動員天下諸侯，集體進行征伐長州藩。

連長州藩內原本失勢的佐幕派也開始抬頭，其政論傾向於恭順、投降，充滿妥協意味。

針對局勢的轉變，急進派的代表人物高杉晉作等人，拼命說服藩內的高級官員，主張「戰爭」。

「即使防、長二州成爲焦土，我們也必須戰鬪。如果眞的打不過，乾脆護送主君父子到朝鮮，在朝鮮佔領一席爲根據地，繼續進行討幕的戰爭。」

可是藩內人士一點也不重視他們的書生論調。

此時，藩內的情勢實在十分黯淡。

顯助等人抵達長州時，急進派已大爲失勢。

他們只好先在三田尻的招賢閣住下，再作打算。

招賢閣名符其實是所有願意效忠幕府而投奔長州的英雄志士所建造，尤其是作爲天下浪人的行邸而經營，現在就有土佐人中岡愼太郎等二十人住在招賢閣。

次日，高杉突然駕臨於山口的客廳。

面對如此有名望的高杉，顯助被問道：

「你就是那須君的外甥？」

一面拍着顯助的肩膀，又道：

「你們一族已經出現兩位殉難的愛國志士，我們長州人眞該以你們爲楷模。」

高杉宛如教祖一般，是天生的煽動家，顯助被他一句話感動得似乎連性命都可以捨棄。連忙請求道：

「讓我做你的門下，爲你效命吧！」

雖然高杉並不瞭解顯助的爲人，但他還是答應了顯助的請求。後來顯助爲了答謝他的收留，特別贈送一把安藝國友安的名刀。

（高杉十分喜愛顯助贈送的名刀，日後曾在長崎佩帶

此把名刀拍照，並把相片送予顯助。現今所留高杉的相片，正是這張禿髮，着便服而安坐於椅上的照片。）

高杉對顯助十分禮遇，並未派遣他做任何事。有一天，顯助實在忍不住，便問：

「先生，這樣終日無事，我實在不好意思，能否派遣我擔任一些事情呢？」

「派遣任務？」

高杉開始詫異地凝視顯助，一副娃娃臉。或許是喜愛他的孩子氣，於是拍拍顯助的肩膀，漫不經心說道：

「怎麼樣，把將軍的頭顱取來吧！」

然後高杉一笑置之，沒有理會他。

顯助並未聽懂高杉的玩笑語氣，反而很愼重地接受命令，並說道：「好，我去取來。」高杉頗感好笑，便又說道：「哈！哈！你眞有勇氣！」

當卽揚長一笑，此後也忘了這回事。

這其間，有一名爲本多大內藏的京都浪人在長州屬地的富海港口登路，並且四處探詢京都的情勢。

他以前是武者小路卿的臣子，早就在河原街的長州官邸出出入入。此次因長州政權轉移而被主人放逐爲浪人，現在於大坂的松屋街開設紅豆湯店，勉強糊口度日。

聽到他的消息，顯助立刻和土佐的同志們前往會見本多大內藏。

「眞不像話！京都已經恢復幕府的大半的隆盛狀況，而會津的武士及新選組却在市內橫行肆虐。」

本多又說：

「大阪如今已成爲征伐長州的根據地，市內滿是幕府的士兵，不久後，指揮征長軍的家茂大將軍，也將進入大阪城。」

「是將軍嗎？」

顯助眼中發射出銳利懾人的光芒。

很顯然的，他已逐漸受到高杉的狂傲行徑所薰陶，而以一種類似高杉的口吻說道：

「殺了他！」

大家都很驚訝地叫道：

「顯助，你要殺將軍嗎？」

顯助堅決肯定地回答：「不但要殺，而且還要放火燒光浪華城，如此，幕府大概就無暇籌劃征伐長州的行動了。爲了報答長州的恩德，別無他法。」

「顯助，你眞的敢這麼做？」

土佐的同鄉們的確訝異於顯助的狂妄就好像眼見貓變成老虎，覺得不可思議。

第二天，顯助與七名同志策馬直奔長州，到山口會見

高杉。

高杉正住於山口郊外湯田的井上聞多行邸。

顯助向高杉陳述自己的計劃，高杉始終保持沉默，最後才問道：

「多少人參與行動？」

顯助回答：「除我們八名土佐浪人外，再加上本多大內藏，一共九個人。」

「眞是愚蠢的暴動。」

高杉嘯下幾乎脫口而出的話，改口道：

「聽君一席話，受益良多，無論世間如何變動，各位土佐義士的美名，將留傳史册，永垂不朽。」

其實，高杉並無煽動的意思，但是令人想不透的，他的話一出口，總是句句打動對方，具有無比挑逗的說服力。也不知是與生俱來或是受師父吉田松陰所影響，總之，他是位不可多得的革命家。

對這一點，除顯助外的人也深受感動。高杉又說：

「我也會跟進。」

「不論被幕府的砲火轟死或是被藩內俗論人士用手殺死，我們黃泉再見吧！」

於是高杉掏出懷中小册子，記下衆人的名字。島浪間、千屋金策、井原應輔、橋本鐵猪、田中顯助……等八位土佐浪人，目光注視高杉移動的手，似乎已感覺到自己的名字已在史頁上千古不朽了。

高杉將九名壯士送到周防富海港，再由海路轉往大阪。

於是降臨鳥毛屋，有關此情節已多前述，田中顯助（伯爵田中光顯）當時的心情，曾於昭和十一年四月改造社出版的『維新夜話』中曾大致敍述：

我們當時確有必勝的決心，雖然眼前障礙重重，可是我們仍然決定實踐計劃。事情顯然並不單純，尤其不能將計劃外洩，因此，除在場的同志外，一切行動，絕對秘密進行。當時，謠傳長州的非戰論者連中、益田、國司、福原等大忠臣被逼迫切腹自殺，我們却已無暇傾聽傳聞，同時也沒探聽傳聞的心情，滿腦子浪華的大臣被火焰團團圍住，而家茂將軍的首級已掉落在地的影像，並且大家更是躍躍欲試，蠢蠢欲動。

終於偷偷離去。

晴朗的秋天。瀨戶內海景緻怡人，旅人都不禁吟頌詩句讚頌美景，但我們這些草莽書生，已不再有此閒情。大家一心只想着如何從後方擾亂征伐長州的軍隊，並舉兵發起尊王討幕的義師。我們行動的目的已深入腦海，再也無法思索其他事情了。

本多大內藏避世所經營的紅豆湯店，距離道頓埠線上的鳥毛屋不遠。

在松屋街附近的松屋表街，這是一條密佈玩具店的街道。本多的紅豆湯店位於平野屋治兵衛煙花店的隔壁，只是一棟小房子。

我們以本多的紅豆湯店爲根據地，製造燃燒用的炸藥，必須萬事準備周全，才能積極進行計劃。（田中光顯夜話）

松屋表街的東邊有一條街叫松屋裏街。

這裏有一個專門訓練劍術的道場，與本多的紅豆湯店後門正好相連。

道場師父是備中松山藩的浪人，名叫谷萬太郎。此人面頰瘦長，且十分吝嗇孤僻，與街坊鄰居不相往來，因此又被人們稱爲「狐狸萬太郎」。

雖然名爲道場，其實只不過是間長形而打通兩端的小屋，場內設備並不好。大阪武學的場所多數集中在城的四周，正派的武學子弟是不願到狐狸萬太郎的街上來練習的，所以他的道場練習對象爲富豪的小開、流氓、或者小戲院的守衛，都具備複雜而下階層職業的背景。

去年（文久三年）四月，連新選組也要求這個道場加盟京都的組織。當時，新選組曾一一拜訪京都、大阪的所有道場，邀請加入組織。

萬太郎有一個親弟弟，名爲谷三十郎，爲槍術寶藏院流的高手，與哥哥長期同住在道場。三十郎先加入新選組，並擔任副長助勤，不久即升任第七隊的隊長。他曾撫養一位名少年，後來成爲近藤勇的義子。周平曾參加池田屋之戰，是位有名的志士。

哥哥狐狸萬太郎與他約定：

「再過一陣子，等我重新整頓道場，再到京都加盟。」

在新選組的名册上已登記他的姓名，因此普通的隊員也知道有這麼一個人。

狐狸萬太郎到舊主人家大阪藏官邸辦事時，同屬一藩的故友谷川辰吉也從故鄉來到大阪。招呼着：

「好久不見。」

兩人到附近的料理店小聚。

狐狸萬太郎道出加盟新選組的事，谷川就說：「恭喜你了，不久你將成爲幕臣，以功勳論賞罰，前途大有可爲。」

語氣中頗爲讚許。

谷川突然想到：

「我到大阪觀光遊玩時，曾投宿在道頓堀的旅館鳥毛屋；發現在二樓的後面房間，似乎聚集七、八個行動可疑的浪人。爲了建立首次功勞，你最好去調查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維新史上，谷川辰吉的名字只在這裏出現，後來根本沒有關於他的記錄，所以無從瞭解他是何等人物。

但是，由於他這一句話，促使松屋裏街的狐狸萬太郎開始展開行動，因而活躍一時。

顯助等人推舉大利鼎吉爲領導人。

對於這件事，本多大內藏私下表示不滿並暗中面有難色地告訴顯助：

「眞的要選大利君嗎？」

似乎很不滿意，大利的膺選重任。

大利曾於故鄉土佐向武士半平太習劍，武藝相當高強。蛤御門之變時，他隸屬長州軍浪人組的「忠勇隊」，曾奮力與敵軍對抗，深具實際的作戰經驗。自從京都敗北後，一直流落在長州而於招賢館中得識顯助等人。

此人學問淵博，個性豪邁。據說蛤御門之變準備出戰時，他預估自己將殉死，所以把頭髮送回故鄉，並附上一首詩，詩的大意爲「黑髮一束歸送故里，於我死後方可睹物思人。」

當他不幸敗走長州，深以失敗之可恥而羞愧不安，又寫了一首詩給故鄉的同志，內容如下：

「赤膽忠誠爲君效死，嗟歎心有餘而力不足，苟延圖存，實覺可恥。」

他的詩很適合訓誡愛國志士。因此本多大內藏批評他道：「那人生性高傲。」又道：

「似乎迫不及待爲國捐軀一般，爲了順利達成任務，應該推舉一位能明察當前利害關係而且心術較爲剛強的領導人，才適合統御我們。」

然而大家還是擁戴大利爲領導人，一方面因爲他早就步入是非圈，在各處走動，享有頗高的知名度；另一方面主要還是由於他的武藝高強，使衆人對他深具信心。

大家齊聲推舉他：

「大利先生，請你擔任我們的領導人。」

「喔！」大利不置可否的接受衆人的擁護而成爲行動的指揮者。雖然他是土佐人，但是却滴酒不沾，性格相當直爽且誠懇，有一手高明的搓紙工夫，能將紙捻成各種生動的形態。

於是，被擁戴爲領導人的大利鼎吉就從這天離開鳥毛屋，搬到本多大內藏店中二樓的根據地。

大利每天勤勉不懈的製造小火藥包，他的手指運用靈活，加上他本身的喜愛，所以終日埋頭苦幹，甚至連頭也不抬一下。顯助和井原應輔忍不住道：

「大利先生，你是我們的領導人，這種瑣事交給我們做就好了，何必自己動手，又不肯休息。」

即使兩人頻頻勸解，大利也只是微微笑着，仍然不斷地做，似乎不作停止的打算。

本多的紅豆湯店生意興隆，店務交由他的母親及妻子照顧，附近很多人經常在此出入。

其中有顧客詢問：「紅豆湯店的二樓住了什麼浪人？」

人們都很奇怪，却也覺得大利頗得人緣。

大概因爲大利除了製造火藥包外，還利用搓紙工夫，捻成小馬、轎子、玩偶、牛車等，送給來店中的小孩。但是本多並沒注意到這件事。

經過我們仔細考慮，如果只燒城，恐怕效果不大，所以爲了擾亂敵人後方，特別募集同道志士，首先派出千屋金策、井原應輔、島浪間等三人到山陰方面進行遊說。（田中光顯夜話）

顯助本來還與同志一起出入，但是，此時，他已和光子發生關係，對於男女之事，顯助似乎手脚相當俐落，據記載得知，顯助直至八十二高齡，仍使其愛妾生子。

同伴們對顯助沒多大戒心，似乎認定他只是個小毛頭，年輕的那須盛馬甚至說：

「顯助根本不知道什麼是女孩子，所以即使帶他到劇院後台瞧瞧，他都會直打哆嗦哩！」

大家口無遮攔地取笑他。

顯助心中暗自偸笑，同伴們的揶揄，不啻是莫大的笑話，他竊笑他們居然沒注意到他這個毛頭小伙子，比他們想像中大膽且敢作敢當。

有一天晚上，等同伴們都入睡以後，顯助偸偸下樓，悄悄潛進光子房內。這種事，顯助在佐川故鄉，早有幾次經驗。

他小心翼翼地拉起光子身上的棉被，正待掀起時，突然聽到光子轉身叫道：

「是大利先生嗎？」

對光子的反應，顯助大吃一驚，心中思索光子究竟在何時與謹嚴的大利先生攀上交情。

接着，顯助不顧一切地發洩情慾，過一會兒，光子顯然也發現他不是大利，但這個櫃台小姐，却未曾說破，仍然讓顯助爲所欲爲。

後來，顯助又時常藉機溜進光子房內。

光子心裏頗感不快，於是對顯助道：

「顯助先生，你最好不要再來，這種事如果一再繼續下去會養成習慣，萬一被人發現可怎麼辦？」

光子以一種母親的口吻教訓他，但是却絕口不提大利鼎吉的名字，顯助也看不出他們究竟有何關係。

顯助心中暗想：不知大利先生和光子私會，臉上是何表情？

年幼的他，對於大人間巧妙的世界，恐怕不能十分理解。

因爲他和光子已有特殊的交情，所以他暫時不打算離開鳥毛屋，便道：

「我要負責近畿及中國一帶，你們先出發吧！」

於是，送走了山陰遊說小組，他目送卽將前往山陰的千屋、井原、島浪間等三人，從背影看來，他們顯得無精打采，缺乏年輕人應有的活力。

他們的口袋中，幾乎身無分文。出航長州時，高杉曾付過一筆錢，但若視爲軍備資金，的確太微薄。可惜當時高杉在藩內已失去權勢，無法籌得龐大且足够的資金。

或許別人會想：唉！沒錢怎能攻打浪華城呢？

然而他們不作如此想法。他們早就過慣貧苦的日子，都是土佐的貧窮鄉士。以顯助爲例，他生長在濱田家，如果一年可以吃到兩三次米飯，就算很不錯了。而平常的日子，只能吃着普通農夫不願吃的黍、麥、芋等雜糧，還不是照樣度日。所以出發的三人豪情萬丈：

「這有什麼關係呢？只要路上碰到一些好心人，就可以有吃有喝且有住，沒什麼好擔心的，快樂的旅行卽將展開。」

山陰組在落魄的景況下到達目的地。

在這期間，顯助受到光子百般照顧，三餐都吃着原本不習慣的白米飯；至於寄宿費用，則每十天結算一次，山本總是設法來付清，所以從未拖延過。對顯助而言，能天天飽食白米飯，該是脫離土佐藩後最快樂的一件事。

顯助出生於濱田家，是土佐藩忠臣深尾家領地佐川鄉的小役，身分比鄉士還低，但在鄉內仍擁有武士資格，受到一般平民的待遇。

配給的糧食只有兩人半份，所謂一人份就是一日五合糙米，所以全家也只能領到一升兩合半的糙米；還得用這些少量的米，購置其他的副食品、日用品及衣服等等。可說相當刻苦，每天根本無法吃到足够的食物。在困苦生活煎熬下，顯助惟一的願望，就是「只要能一度穿上紙衣」，所謂紙衣，是利用一種仙花紙，再塗上紅柿的汁液而成；土佐藩每年正月時，具有武士以上資格的人，都穿上紙衣，向藩主拜年。顯助夢想着有朝一日，能過氣派十足的日子。

雖然顯助因爲光子的關係，遲遲不願離開鳥毛屋，但最大的理由還是白米飯。他不希望也不願再過着餐風宿露，四處奔波的山陰遊說工作。他比別人具有更強烈的生存慾念，無論如何要使自己活得舒適富足。

沒想到這件事却爲他帶來幸運。

山陰行動小組很不幸地都悲慘的死亡。

小組的中心人物是出身土佐高岡郡下半山村姬野（現在的葉山村）的千屋金策。

哥哥千屋菊次郎在蛤御門之變時，參與長州軍，英勇奮戰，最後不幸敗走天王山，而與浪人隊首領眞木和泉等十六名愛國志士，同時慷慨英勇地切腹自殺。在自殺前夕，寫成一封遺書留給弟弟金策，託付太和人大場逸平送達。

你（金策）要繼承我們的遺志，設法東山再起。如果你不能達成這個使命，卽使是七世以後，我也要與你斷絕兄弟間係；假若你能慨然赴義，完成任務，則以前的罪過我都能原諒。（罪過是指金策本來要參加蛤御門之變，不料却在大阪病倒而於長州藩大阪官邸療養，以致無法及時加入戰鬪行列。）

另外，由大場帶回的十六名愛國志士的遺書內，也包含着眞木和泉有名的「辭世之歌」，大意爲：

「在大山山峰中的巖石裏埋下我的軀體，同時也葬入我的武士精神。」

金策的亡兄要求他爲再度舉兵而效死，千屋金策本身也早有此種觀念。千屋的家世和顯助不同，是富有的武士且兼任鄉長，在富裕舒適的生活中，根本無法領會度日的艱辛。他是同伴中唯一出身少爺的富家子弟，因此在性格上較爲不解世故。

當他們巡歷各地至作州路（卽現在的岡山縣），停留在久米郡吉岡村的慈教院，此爲鄉下地方寺院，負責院務的人屬於尊王派。

吉岡（現在的柵原街）位於津山城下南三里的山峽中，吉井河流過鄉內。

三個人在吉岡逗留十餘日，並且教導附近的年輕人學習劍法，以維持生活；同時趁機鼓動作州國內有志之士，參加義軍。

由於缺乏活動資金，便與慈教院的負責人商量，負責人道：「我有辦法！」

自吉岡往東北走，不到一里的地方，有一名爲百百的村落。百百的「池上家」是附近一帶最富裕的釀酒商人。

因池上家（當家者爲文左衞門）之數名手下，曾在這兒與之學習劍術而有過數面之緣。由負責人的描述，文左衞門是讀書人，平常一再強調尊王理論，住持道：

「我先去交待一聲，你們明天再去談談。」

於是，次日清晨，三人出發前往池上家。

壯觀的池上府宅有十棟很大的倉庫。

三人遞上住持的介紹信，然後被引進客房，但文左衞門並未立即出現，直至一個多小時後，才見他姍姍來臨。

三人耐心地解說尊王之含意，文左衞門却輕聲地冷笑，一副蔑視面孔，也許是瞧不起千屋等三人之寒酸模樣。三人接着要求他贊助作戰資金，並且表示將來必定加倍奉還；不料文左衞門冷笑依然，甚至以厭惡的言語數落他們：

「你們總是以尊王爲冠冕堂皇的理由，殊不知尊王並非向人索取金錢，雖已明說事成後加倍奉還，但究竟何時才會成功呢？你們的話根本摸不着邊際，世上誰敢借錢給你們呢？你們乾脆明說各位浪人需要錢，如果肯低頭苦苦哀求，或者老老實實地大哭一場，我倒覺得眞誠可愛些，也許還肯考慮考慮是否借錢。」

三個人大爲震怒而憤恨反擊：「笑話，當我們是叫化子，還得向你乞憐施捨？」

文左衞門道：「叫化子啊！」

千屋金策雖非有意，却在不知不覺中拔出刀子，叫道：「先殺了你，我再自盡。」

只聽文左大叫一聲，往外逃竄，千屋緊追不捨，途中，文左妻女及管家抱着千屋道：

「我家主人一向慣用高傲的口氣，別跟他一般見識。作戰費用我早就準備妥當了。」

管家將五兩金子裝入鬱金色的小袋內，遞給千屋。

千屋已呈現半瘋狂狀態，大喊道：「不要錢，把你們主人交出來。」他想到自己死在天王山的哥哥，不由倍覺遭受侮辱。

此時池上的管家及其他下人也紛紛出面低聲下氣地懇求諒解，千屋不得已收下錢。

不久，離開池上家。

此時，卑鄙的文左衞門及其兒子光輝，連忙到鄉裏的差役陳報：「我家遭強盜了。」

於是警鐘響起，強盜的消息傳達鄰村，不久後，方圓一里內的農人都携帶竹槍，扛起鐮刀、鳥鎗，聚集在各街的十字路口。

農人們追殺四人，此起彼落地發射鳥鎗，投擲石子。（本來只有三個人，多出的一人是剛好到慈教院拜訪的備

前浪人山中嘉太郎。文久三年，山中在京都的等持院，砍下足利將軍三代木像的首級，以逆賊的罪名掛在三條河原街，此事他也曾參與。）

「我們不是強盜，請聽我們說明事情經過。」

四人一面辯白，一面把裝着金銀的袋子投還給農人們，可是農人不肯聽。其中有個臂力強大的人，舉起竹鎗向井原應輔刺來，井原不得已，只好殺死他。於是暴動演變得更激烈了，這時，四人知道離百百村五里遠之處的英田郡有位鄉長，名叫安東正虎，十分同情尊王的志士，所以四人都往英田逃亡。

大約走了一里路，才越過江見村警固坂，到達門尻村，遠遠看見包圍的人羣似乎越來越多，心裏明白無法再逃了。

門尻村有個神社，現在稱爲竹田神社。

四人被農人們團團圍住，進入社內，用「水洗手」洗淨後，向神前謨拜，接着出社到街上。

「已經逃不掉了。」

街旁聳立着蒼勁的松樹，山中嘉太郎選擇一株老松木，緩緩坐穩，接着拉開腹部的衣服，說道：

「千屋君，請你行『介錯』之事，雖然我們死前有着偉大的志向，但却蒙上強盜的惡名，含寃而死。希望我們還笑得出來，在我嶄露笑靨時，請你砍下我的頭。」

沒多久，頭顱面帶笑容地落地了。

面對殘酷的死亡，井原應輔、島浪間二人也相對刺死，動手前恨恨地說道：

「我們流落他鄉，目的是求爲王室效命，沒想到却因強盜的惡名而死亡，我的魂魄將永遠含恨飄泊，無法消解。」

井原因沒對準要害，還有半絲氣息，並沒馬上死亡。

逢人便出刀說：「拜託，請砍下我的頭。」

井原雖然百般哀懇，但大家都認爲「強盜應該慢慢折磨致死」，所以無人肯伸出援手。後來，還是土居村的一個醫師，聽到這個消息，遵循禮制把頭砍下。

此時，千屋金策早已離開現場，爲了洗清自己強盜的惡名，回到土居村，並會見街坊的總代表武藤太平，交出佩帶的兩把刀，希望有辯白的機會。可是武藤根本不容許他說話，臉上浮現獰笑道：「先送你到旅館。」

在名叫泉屋的旅館中，千屋被監禁起來。由於千屋金策根本沒有說話的對象，只好默默寫好兩份遺書。

其中一份爲漢文，全文簡短如下：

「我一心安撫社稷，希望天下歸於太平，無奈無法實現此理想。當我死後，將以神明的身份繼續攘夷，保護朝

廷安全。」

另外一份是歌謠，大意爲：

「斬盡外夷，是我一生的願望，如今冒強盜惡名而寃死，何其不幸！我將死不瞑目。」

哥哥菊次郎遺言命他慷慨赴「死」，所以死應有特定的目標與主義，並非隨便的白白犧牲。在泉屋旅館的最裏間，金策拿出預先準備好的短刀，先將腹部切成十字形，然後再刺喉嚨，依照往昔作法切腹身亡。

不久，附近有幾個年輕人跑進房間，對着已死的千屋，如同懷有深仇大恨一般，而拼命捶擊，刺得傷痕累累。

他們的屍首被丟在路上，達數天之久。由於鄉村的農人很快地弄清事情眞相並發現遺書，於是，公開判明他們的寃屈，此時，土居村的農人才將他們掩埋起來。許多人都向他們的屍首倒一坏土，沒多久，就堆成一個墳塚，好像是土饅頭的樣子。不僅樹立旗幟，而且獻上香火，附近的人們稱之爲「四義塚」。人們以神明般供奉，香火鼎盛。百百村的池上家則變成人們憎惡的對象，土居村甚至有一首流行歌謠，內容爲：

「如果沒有西方百百村的酒店（池上），那些年輕的武士也不致被殺害。」

小女孩在打手球也唱道：

「山邊有個土居村，那是個著名的地方。人們參拜四義塚，獻上一束繡球花，永遠悼念一、二、三、四等義士。」

明治三十一年，四義塚經過修建，目前位於土居小學的校園中。

顯助一向在鳥毛屋，有一天，光子突然來找顯助，帶着驚疑的神色說道：

「不知怎麼一回事，有個武士帶了位老人，用耳語嘀咕了將近一小時，會不會談論你呢？」

顯助便問：「是武士嗎？」

顯助當時並不知道詢問者是誰？沒想到就是松屋裏街的劍術高手狐狸萬太郎。

那位住宿的武士，一再追問並想求證是否有土佐的浪人，因爲長州和土佐的浪人都可以任意斬殺。至於其他藩的武士及浪人就無法隨便出手，因爲他們本藩的人會提出抗議，將造成局勢上莫大的麻煩。

土佐藩的支配階級效忠幕府，因此提倡尊王運動的土佐人，都被冷酷的對待，沒有一點地位。使得新選組斬殺對象中，土佐人高達一半以上。本藩的人們既然冷眼旁觀，幕府方面當然毫不客氣地斬殺無辜。幕府末期，土佐人是被殺及流血事件最多的團體。也由於土佐藩本身不知爭取，維新後，政府爲薩、長兩州獨占。直到後來，土佐還被比喻爲「土佐的愛國志士是長州橘子園的肥料，也是薩摩蕃薯園的肥料」，這兩句話到處被傳頌着。土佐人盡心流血，却未曾得到絲毫應有的報酬。因此維新以後，提倡自由民權運動，反對薩長主掌政府，也是理所當然的事。

然而，土佐人在維新政府中獲得地位的人也相當多，但是在維新後，他們多半對本藩有所怨恨，認爲土佐藩在最危險的時機，竟一次也沒庇護到本藩人士，甚至偏頗我們的反而是長州藩。所以大家都說：「長州藩才是我們的故鄉。」其實長州藩也利用土佐人完成許多危險的任務，獲得頗高的利益。

不久，光子也被詢問，還好光子是個聰明的女孩，總是避重就輕的裝傻，狐狸萬太郎問道：

「那個年輕的武士叫什麼名字？」

「叫什麼我也搞不清楚，反正大家都很照顧他，喜歡他，常常聽到人家叫他：土多，土多！」

光子本想以笑謔的口氣輕鬆的回答，沒想到不知不覺中却露出馬脚，連她自己也沒察覺。

可是萬太郎却沒忽略這個小語病，心想：「土多！土多！不是正和土佐同音嗎？」

因此，他已摸清顯助的來歷。

在光子被詢問後，顯助覺得再待在鳥毛屋可能發生危險，便託辭：「我們要去旅行。」

悄悄的與那須一同溜走。實際上則躲入本多大內藏的紅豆湯店裏，這消息只有光子知道。

紅豆湯店的二樓和往常一樣，大利鼎吉總是默默地製造火藥包；覺得疲倦時，就用手捻出小玩意兒。

「你的手眞靈活！」

顯助十分欣賞大利的手藝。雖然附近玩具製造商雲集，但是像大利一般具有靈巧手藝的人却不多見。

大利自己說道：「我最喜歡小孩子，所以愛捻些小東西送他們。來店裏玩的小孩中，以胖嘟嘟的那個小女孩桑子最爲活潑，就好像我故鄉哥哥的小女兒，我現在正做著的小玩偶，就是要送給她的。」

那是一個姆指大小的小玩偶，玩偶的頭是買來的，衣服及其他部分則是用紙捻成的，顏色搭配得很漂亮。

這事發生在抵達大阪的第三個月，當時年號已經換成慶應，當時爲慶應元年正月六日。

聽到樓下門口有小女孩的聲音，好像是大利鼎吉所提的桑子。

大利立刻下樓，用紙包好已做好的小玩偶送給小女孩。

於是，小女孩洋溢歡樂的笑聲傳到二樓來，顯助從樓梯口往下看，的確瞧見一個胖胖嘟而且像洋娃娃的小女孩。雖然大利送玩偶給小女孩是很偶然的事，沒想到却改變大利的命運。顯助和大利都不是神仙，那有未卜先知的能力？

裏街的狐狸萬太郎此刻正在道場。

女兒桑子手中拿著捻紙製成的小玩偶，一蹦一跳地進入道場，遞給父親萬太郎看。

「呵！」

萬太郎十分欣賞那精巧的手，就問桑子究竟是誰給她的。

小女孩據實告訴父親，說是大街上紅豆湯店二樓的一個浪人伯伯送的。

「嗯！」

萬太郎開始小心地向幼女探聽有關這浪人伯伯的事情。

他也知道所有的土佐浪人都已不在烏毛屋。便問桑子：「有幾個浪人？」

「有時只有一個，有時會有四個或五個，有時——像今天又只有兩個。」小女孩以不太靈活的口氣慢慢道出。

狐狸萬太郎即刻派門人詳細偵察。

偵察結果，確定浪人們操有土佐口音。

「沒錯，他們一定就是烏毛屋的浪人。」

當天，萬太郎迅速跑到本町橋西區的警署報告經過。因爲將軍正好在大阪城內，所以警署方面不敢怠慢，也十分重視，馬上向大阪城代松本伊豆守請示如何處理，突然間，事情轉變得相當嚴重。

「請派定剿亂的各隊士兵。」

這次行動，依照定法，該由譜代的小諸侯來擔任，當時是太和櫛羅領一萬石俸祿的永井信濃守、大和柳生也領一萬石的柳生但馬守、大和柳本一萬石的織田筑前守這三藩的軍隊，在松屋街一帶施行最嚴密的警戒。

負責進攻的是新選組的狐狸萬太郎。

幕府做任何事，都喜歡遵循先例，就好像去年夏天在京都包圍三條的池田屋時，各藩的軍隊及警署的人員都只負責包圍，而由新選組攻進。

「無論如何，讓我來攻。」

正因爲狐狸萬太郎堅決的提出這願望，他認爲現在是最好的立功機會；名義上，他雖已加盟新選組，但若他想正式入隊，這該是絕佳的一份功績。

理所當然的，他借用警署的飛毛腿，請他送一封信給騎紮京都的隊長近藤勇，信中大意如下：「目前情勢十萬火急，希望能運用靠近敝人的子弟們協助討伐　萬太郎」。

從那夜開始，狐狸萬太郎忙得一團糟。

子弟兵，眞好聽的名詞，其實大阪的平民根本沒有任何稱號，甚至不知道如何使用刀劍，有的連刀都沒拿過。就只好從這樣的環境中選出十五人，十五名成員都是附近不務正業或以賭爲生的無賴漢。

那天晚上，一直到深夜，狐狸萬太郎還派出無數人到各處走動，最後才將這些人聚集在道場的地板上。

「德川將軍的特別命令已下達我們的道場，就像我剛才所報告的情況一樣，只希望各位不要吝惜自己的生命，慷慨的爲幕府效命。」

聽到他所講的話，被集合的衆人不由開始顫抖，其中有人甚至嚇得褲子都濕透，異口同聲道：

「可是我們沒有刀子！」

狐狸萬太郎眞是絕頂聰明，他早已將需要的東西都準備妥當。首先他從城主處取得金錢，當天，就買好三釐到一兩的廉價刀。所謂廉價刀，在大阪的刀店大批製造，並且在日本橋端露天空地上，堆成一座小山般地呼喊叫賣。打造成的刀身都是大同小異，這種粗製濫造的刀子模樣倒十分好看，可是銳利的程度還不如厨房的菜刀。長州將農民編成軍隊時，也從大阪一口氣買下許多的刀，發給剛入隊的隊員；根據上述原因，此種粗劣的刀稱爲「農王刀」。

至於其他的裝飾物，則向公署借用。

「就好像我每天教你們練習時一樣做就好了。總之，不可輕視敵人，要制敵機先。只要肯向前勇敢地邁進，絕不會失敗。注意！不必刻意抵擋他，更無需閃躲，要奮勇的針對敵方頭、肩手攻入，不要妄想砍殺對方的腹部。大可放心地閉起眼睛，只要將刀舉過頭上，筆直砍下，相信最後的勝利一定屬於你。」

萬太郎隨即拔掉酒桶上的木栓，用勺子替大家斟滿酒，喝完又斟滿。有人問：

「對方有幾個人？」

「不太清楚！」

實際上，目前警署也派出幾名偵察員外出刺探，但因夜已深，報回的消息仍不得要領。

「然而，我想不會少於十個人吧！但是你們也不必擔憂，我們這邊由各藩派出的救援隊即將來臨，可能有數百人。況且現在每一個十字路口，都有監視的人員，所以根本無須害怕，假如到時你們碰見棘手的傢伙，就讓我來解決吧！」

「他們以前幹過什麼壞事呢？」

「強盜！」

萬太郎不願明說他們是土佐浪人，如果他不指土佐浪人爲強盜，相信聽到的人會心驚膽寒。

又有人問：「各藩所派出的軍隊要花多少時間才會抵達部署的地方呢？」

「很快，只要他們抵達崗位，就會收到信號，而那一刻也是我們出動的時間。」

雖然狐狸萬太郎將時情吹噓得很嚴重，其實所謂出發，也不過從這巷子，跑不到一百步即可到達目的地——紅豆湯店。

同時，在紅豆湯店的二樓，顯助正對大利說：「今夜，好像從家鄉來了位名叫中沼幸太郎（事蹟不詳），將在鳥毛屋住宿，我要去看看。」

「在這樣的晚上，——」

大利稍微感覺不安，可能他已經明白顯助與光子的關係，所以他猜得出顯助要去鳥毛屋的目的。

不知大利鼎吉與光子究竟有何等程度的關係；雖然目前大利有些異樣，但他立刻又回復本性原有的清朗表情。說道：「那麼把這東西帶給光子吧！」

便從懷裏掏出一個紙捻成的兎子交予顯助，光子是卯年出生的，正好肖兎。

「我很快就會回來。」

這天晚上，正好橋本鐵猪與池大六，都到河內久寶寺的飯島家去商議義舉的事情。而那須盛馬也外出辦事，所以在本多店中，只剩下平民裝扮的本多大內藏及他的母親靜子、妻室蓮子，還有在二樓的大利鼎吉四人，大利單獨留在二樓。

不久，傳來二更的鐘聲。此刻，大利鼎吉尚未入睡，正在整理他的刀劍，這把刀曾是天誅組大將侍從中山忠光所佩用的半太刀，鑄劍人氏不詳，但刀的形狀則依據普通大刀的製法。

突然大利聽到屋瓦被踩動的聲音，還聽見木板窗子被擊破的響聲。

來了！

大利彈簧似的站起來，樓下的主人元武者小路家的武士本多大內藏已從後門溜走，留下的老母與妻子，當場就被逮捕，並強制離屋，後來聽說關進警署牢中，下落不明。

「在二樓……。」

狐狸萬太郎將燈繫在腰際，性急的兩步併成一步跳上樓。

在樓梯口，大利一腳踢向狐狸萬太郎，而他的肩上也挨了一刀。

大利想從二樓順著屋頂逃走，但在攻擊方面必須做相當的準備，可是對方已在後面懸掛兩具樓梯，狐狸萬太郎的代理教練正木直太郎和炭屋街的一些人都跳入屋中。

大利在榻榻米上蹲下身子，用左膝蓋抵住榻榻米，接著一揮刀砍下正本直太郎的右手。

此時，另一位攻擊的炭屋街人，舉刀亂揮亂砍，使大利右肩挨了一刀，不支倒地。

等大利回神站起，直覺地揮劍，用力向對方腰部砍去，可惜因對方穿著防護，這一劍並未生效。不久，狐狸萬太郎再度上樓。

「……」

萬太郎揮動刀子，並且大聲喊叫：

「奸賊！」

大利恨恨地砍向對方的脚，他當然不知道這人竟是他所喜愛的小女孩桑子的父親。

因爲萬太郎是教導劍術的師父，尚非泛泛之輩，千鈞一髮地避過大利的刀，他一面閃躲，一面反擊，向上刺了一刀，不幸刀尖刺進天花板，利用天賜良機，大利隨即砍向萬太郎的脚。

大利由於在蛤御門之變有實際作戰經驗，明白對於穿著防護衣服的隊員，惟有砍他們的脚，否則無法取勝。

這一刀砍中狐狸萬太郎的小腿，但是萬太郎因爲過分緊張，受到如此嚴重的衝擊，竟然沒留意，並用力朝大利頭頂狠狠砍下。

結果，大利鼎吉昏倒在地。

狐狸萬太郎急忙走近大利身旁，往他背部垂直刺進一刀，大利鼎吉就此斃命。

「已經順利解決。」

狐狸萬太郎高興的大叫，並將身體伸出二樓欄干，向街上的各藩軍隊高聲喊道：

「谷萬太郎解決了首領。」連續叫了好幾次。

然後，馬上在屋內懸掛燈火，仔細檢查屍體，發現一本記事的小册子，裏面有幾首詩歌，其中一首大概是不久前寫的，墨迹猶新，內容爲：

「對於生死榮辱，我看得十分淡泊。今天的我，一心一意想報答天皇，爲他盡點微薄的心力。」

詩歌內容正與事實相合，大利鼎吉當然不可能早有預感，大概只是平日的感觸，偶而即興記下的。

很不幸，這首歌成了道別人世的哀歌。

顯助在鳥毛屋得知消息，當天晚上就和那須盛馬一起

逃亡到大和十津川的山中，潛伏於折立村的文武館；後來改裝成平民模樣，在十津川熊野山中輾轉流徙。直到七月，才投靠土佐浪人的領導者中岡愼太郎，再度潛回京都。

維新以後，顯助曾擔任陸軍少將；不久，辭却武職，再接任參事院議官、元老院議官、警視總監、貴族院議員、宮中顧問官、學習院長、宮內大臣等官位。明治四十年，授以伯爵名位。

「他擔任宮內大臣有十一年之久，而且在宮中也培植了不小的勢力。但是在他辭官時，有關他的醜聞便被抖露出來並傳遍各方；因此，他逐漸從政界、官界上消失無踪。」此卽河出書房新社刋『日本歷史大辭典』內，由川村善二郎負責記述的部分。

田中顯助，死於昭和十四年。

顯助九十歲時，依然精力旺盛，甚至搜集引人遐思的春畫，並在座談中能言善道，喜歡講一些「好色譚」之類的笑話，使訪客開懷暢飲。

九十歲以後，有位朝日新聞社的記者問他道：

「閣下，可否告知長壽的秘訣……」

顯助稍作思考、瞑想，或許他憶及幕府末期的風雲往事，出人意外的，他愼重地唱了一首歌，臉上表情凝重：

有人問：長生的秘訣是什麼？

我回答：因爲我常大難不死。

實際上，在維新時代的愛國志士中，顯助並沒有任何特殊的才能，只稱得上是三流角色。然而第一流的人物幾乎完全犧牲，由於顯助能奇蹟式的保有生命，所以維新後才獲得許多榮譽。晚年的顯助，幾乎每天都爲殉難的同志們禱唸。至於他自己遺留一册大本的陳年老帳，被保存於故鄉高知縣佐川街的「青山文庫」。

士志夷攘的後最

相信大家都已經知道，田中顯助是個土佐的浪人。前面我們提到他時，他只是個二十歲的鄉下書生，還位在土佐的鄉下。在他叔父那須信吾暗殺藩裡的參政吉田東洋時，他也只在叔父手下打打雜而已。

後來，他離開本藩他去。

到了「火燒浪華城」時，他到了長州藩，但看起來仍是一副未經世故的樣子。長州藩這時正和幕府鬧得水火不相容，顯助一到就被派往後方擔任攪亂的工作。他曾潛入幕府軍的根據地大阪，和幾個同志同謀，準備燒毀大阪城，結果功敗垂成，鎩羽而歸。

後來，幕府緊鑼密鼓地要追捕他，他只好深入大和十津川的山裡去，暫避風頭。待他出山重振旗鼓的時候，時勢已經有了相當的變化，薩、長兩藩的討幕計劃，就要進入實行階段了。正好他就在這個時候，在亨北白川村認識了指揮浪士團陸援隊的土佐浪士中岡愼太郎。透過他，顯助很快的入隊，不久，中岡就以同藩之誼提拔他，任他爲副隊長。

又過不久，中岡隊長被幕吏暗殺，顯助被升任代理隊長，有關顯助這段時期的活動在「花屋街的襲擊」一章中，將有詳細的介紹。

顯助的運氣太好了，在擔任代理陸援隊長後，王政就

復古了，世界變了，他的生活自然也和以往大不相同。

就這樣，這個兩年前剛從土佐出來的年輕人，順著周圍的環境搖身一變，成爲土佐討幕派的巨頭之一，這可說是時勢造英雄，他只是順應變化而已。

但是使顯助迷惑的是，討幕派的主謀者薩摩藩的大久保一藏，有一天竟秘密的宣召他，告訴他道：

「你立刻陪同鴛尾隆聚卿離開京都，到紀州高野山去發動討幕的義軍到京都來。」

依大久保所說，幕軍的主力還有好幾萬在大阪。不久之後，京都的薩、長兩藩和大阪之間一定會有一場戰事（果然就在二十天後，鳥羽伏見的戰爭就開始了。）一旦開戰的話，紀州德川家五十五萬五千石糧餉就會成爲爭執的焦點，他要顯助帶著陸援隊的人，到高野山去牽制紀州家，以免屆時讓幕府軍先馳得點。

顯助得令，卽刻帶著陸援隊的隊員和一些臨時召募的流浪漢，組成了一個四十多人的隊伍，避開了幕吏的耳目，潛出京都。

在進入堺，到了大阪灣沿岸的時候，貴爲公卿的鴛尾隆聚，張開他那張刻意修飾過的嘴巴問顯助：

「那是什麼湖啊？」

「那是海！」領頭的顯助回答。

「眞的？我還以爲是湖呢！」

顯助爲他們的淺薄無知感到啼笑皆非，這些公卿一直在京都裡安享榮華，對外面的世界可說一無所知，要他們來擔當總督的重責大任，又命對軍略一竅不通的自己擔任參謀，這以後可怎麼統領重兵呢？

（我需要一個軍師！）他想。

目前手下雖然只有四十幾個人，可是只要自己一聲令下，相信十津川的義士都會起來響應，到時要召集幾百個人是不成問題的。

但是，軍隊必須要有個雄才大略的人來指揮，也就是說要一個軍略家來擔當重任，他希服能找到這個人。

他在高野山的金光寺建了個基地，然後到各處去招兵買馬，在大和十津川鄉，因爲他帶了一道皇帝的特下的勅令，所以很快的就有七百人前來應徵，部隊很快的就被組織起來了。

紀州德川家在戰略上是屬於高野山的範圍，見突然冒出這支「勅命軍」，都大吃一驚，於是先命總督伊達玉郎帶著一千兩銀錢到部隊裏去探視軍情道：「這是我們捐給軍隊的一點小意思，請笑納。」一副以免費旅行的架子上高野山來的顯助和游擊隊見了，高興得不得了。領頭的鴛尾鄉道：

「這像打一場勝仗似的，眞過癮！」

兵卒已經徵够了，錢也够了，現在就只差個戰略家了。顯助又千方百計去找顧問香川敬三商量，顯助問香川道：「香川兄有沒有什麼良策呢？」

香川是江戶的浪人，聲名狼藉（後來升任伯爵及皇后之宮大夫），幕府末期的志士都批評他「巧言令色，沒有原則」，正因爲他是這樣的人，所以很早就在江湖中打滾，認識了不少三教九流的人物。

「有一個很特別的和尙，說不定可以考慮考慮。」

「他是一個頗有學問的國學者，精通詩文和兵法，是個激烈的攘夷論者。」顯助點點頭道：

「那我們把這和尙請出來吧！」

「可是他是學者啊？」

顯助自己本身沒有什麼學問，所以如有這麼一個人才，他眞是高興極了。可是，又想如果對方只是一個了解兵法的學者，那又有什麼用呢？他問道：

「他懂戰爭嗎？」

「懂！」

「叫什麼名字？」

「好像叫淨尙，是個老沙彌，住在大阪東本願寺的分寺顧敎寺裏，是大和添下郡椎木村人，可能比你大五歲。」

「他是個什麼樣的人？」

「他原來是天誅派市川精一郎的門下。」

「啊！」

顯助很驚訝，不想天誅派居然還有門弟子活在世間。記得當年他們不是在沙場戰死，就是被擄去剖了死刑，顯助的叔父那須信吾和土佐勤王黨中一個名叫吉村寅太郎的老前輩，也是在這場浩刼中被誅殺的，這些都是四年前發生的事。天誅派的命運所以如此悲慘，主要是因爲他們革命的契機、時機還沒有成熟就起義抗幕的原故。在戰事爆發以後，受到幕府八方追擊，把他們打得落花流水，所以在幕府末期的勤王史上，寫下了這麼令人痛心的一章。

這個和尙的名氣並不大，他曾師事天誅派的幹部鐵石南擊，又是伴林光平國學的子弟。因爲和他們有這一層關係，所以他一聽到大和起義的消息以後，就毅然前來參加，並在派裡擔任過伍長的職務。

天誅派起兵攻擊大和植村藩，是文久三年八月二十五日的事，這次戰役，天誅派可說是完全失敗了。

對天誅派來說，這次戰役可說是相當失敗的一場戰爭。他們臨時召募千餘名十津川人不眠不休的朝高取城行軍，然後又叫他們馬不停蹄的去攻佔有天下名城之稱的「高

取城」，最糟的是竟還以縱形隊伍上山。羊入虎口，當然不會有好結果。

這個和尚當初也加入這場戰役，見行伍潰散，曾大聲叫道：

「我從來就沒看過這麼愚蠢的戰法，那些首腦們實在是太缺乏戰略知識了，我不能再和他們共同商議軍機『大事』。」

「在亂軍中他邊罵邊跑，很快的失蹤了。」

所謂的「大事」，指的就是「攘夷」，亦即成立新的政府機構，把住在橫濱、下田、長崎，這三個港埠地方的外國人，用武力趕出日本的事情。這是天誅派成立的宗旨，也是這個和尚亟欲實行的主張，更是顯助這幫人在高野山舉兵的目的。

「那次失敗以後，他就逃到了鳥取藩，躲在一個同志（也是一個國學家）飯田年平的家裏，始終暗中活動，準備再度舉兵，他只是暫時恢復以往和尚的身份而已。」

「好極了！」顯助聽了高興地說。

於是立刻請香川親自走一趟大阪到願教寺去請那和尚出山。

這樣事情就好辦了，想不到天誅派竟還有餘黨生存，只要有他出馬，今後的勤王運動，就不愁他不像個聖徒那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了。

和尚現在改名爲三枝翁。

在顯助遇到這位三枝翁的時候，已是慶應三年十二月十三日的事了。

那天晚上三枝翁一個人冒着雪，由山下的學文路，爬上了不動坡。在本部金光院的門前，顯助看見一個和尚打扮的人脫下身上的雨衣，拍拍衣上的雪花，向在院門口站崗的衞士打聲招呼道：

「我是三枝。」

這和尚的個子很高，可是看來很穩重，剃着光頭，身上穿着黑木棉的外出服，腰間佩着式樣簡單，沒有特別裝飾過的大、小兩把劍，體格很好，一副武道中人的樣子。

（這個人可以信賴。）顯助自忖。

衞兵走在前面，爲三枝領路，顯助則偷偷跟在後面。顯助已經事先交待過衞兵，把三枝帶到自己的房間去。

三枝踏着小路上的積雪，蹣跚地走着，突然他在雪中停下來。問道：

「請問你，鷲尾公卿到底住在什麼地方？」

「就在那邊！」

衞兵指着鷲尾卿所在的厠所。三枝突然的拔出劍在雪地上坐正身子，面向着那個方向行了個「武士禮」，嘴裏喃喃念道：

「小民三枝翁乃和川添下郡人氏，今到此準備爲皇室鞠躬盡瘁，奉獻此生。」

（是個血性男兒。）

他的這些話，當然鷲尾鄉是無法聽到的。看三枝的表現，好像有一旦進入本部就該馬上先向長官問候的樣子。不過，三枝好像會錯了衞兵的意思，居然朝厠所敬起禮來。

後來顯助曾就此事問衞兵說：

「當時你爲什麼不把眞相告訴他呢？」

衞兵回答道：

「看他一副受不了人家緊盯着他做事的樣子，我怕受他責備，所以我不敢說。」

顯助想衞兵這麼說也是有他的道理的。

在觀察了三枝的行逕之後，顯助一個人先回來，會同顧問香川敬三及大橋愼三，一起來見三枝。

三枝坐在燭臺前。

（很可怕的一雙眼睛。）顯助想。

他的眼睛炯炯有神，連眨動的機會都很少，一般大和人似乎都有類似的臉孔，只是這個三枝先生的額頭特別突出，看起來好像高過兩隻眼睛似的，一副異相。顯助首先自我介紹道：

「三枝先生，我是土佐的田中顯助，奉命擔任這次事變的參謀，那須信吾是我的叔父！」

三枝早知顯助是那須信吾的外甥，他面容凝肅地說：

「那須君是個標準的攘夷烈士，個性豪邁，做事果斷，勝人一籌。當年在鷲家口被打敗後，又重新編組部隊，親自指揮攻向敵陣。還曾匹馬單槍的衝進彥根藩的陣地，一刀砍死了彥根的一員名叫大館孫左衞門的大將，後來他還想再深入敵陣，不幸中了眞賊的子彈，當場陣亡。從前，他還曾拿一些自己寫的詩歌給我看過呢？」

他正襟危坐地吟了一首：

「我誓以賤軀之生平，爲君主效命，今有良機得示忠心，此生何幸？」

「你聽過這首詩嗎？」

「沒有！」顯助以一個參謀的驕傲，搖了搖頭。可是對三枝來說，眼前的顯助也不過是一個舊同志的外甥而已。

「顯助！你該銘記在心！」

他毫不客氣的對顯助說。

「三枝是個很難對付的人物！」顯助後來對香川抱怨

道。三枝雖然是香川帶來的，可是對他也感到有些吃不消，他悻悻地說：

「也許那是因爲他是一個國學家的關係吧！」

同是攘夷主義者，可是國學家們却別有一種與衆不同的氣質，在作風上也別有一種獨特的味道。

諸如荷田春滿、賀茂眞淵、本居宣長、平田篤胤、大國隆正這些人，他們都是有宗教性的熱誠，極力擁護本國傳統的人。這些人不僅厭惡洋派的學說、外國人、或者有西洋風味的事物，甚至連漢學和佛教都斥爲異端。

和顯助同時期的志士，有的是領導九州這一系統的浪人團，當初和元治元年蛤御門的幕兵戰鬪，在天王山自殺的久留米水天宮的主持人眞木知泉也在裏面，此外在但馬的生野銀山起義的士兵；以及在京都的六角堂監獄裏死去的筑前浪人平野國治這一班人也都來參加。

平野人們通稱他爲二郎，因爲他的復古思想濃厚，所以改名國臣，他佩劍的方法，和別人不大一樣，他就像中世紀的歐洲武士似的，把劍佩在腰部。

幕府末期，一般勤王論者都總稱爲攘夷志士，但是這類國學系統的志士們行動激烈，帶着相當濃厚的宗教意識。明治以後，這些人還有不少殘餘勢力，後來在熊本發動神風連之亂的，可能就是他們。

顯助也是攘夷志士之一，可是因他見識淺薄，投效不深，而得以避過這一段混亂的時期，他的攘夷只不過是在口頭上喊着討幕、攘夷、尊王的口號而已。他的攘夷其實並沒有什麼堅實的信仰基礎。

不光是顯助，就是薩、長兩藩的人，也大部份都這樣，主要因爲這兩個地方的兵士都洋化了。他們和英國人暗中來往，大喊「攘夷！攘夷！」的口號，只是要企圖矇騙開港政策的幕府而已。

「攘夷是朝廷的方針，而征夷大將軍（將軍的正名）名爲征夷，却反被外夷的威力屈服了，這就是演成倒幕現象的原因。」

種種跡象顯示了顯助和薩、長的州民都把初期的攘夷主義放棄了，雖然表面上還是打着攘夷的旗號，暗地裏却把攘夷當成倒幕的工具。

「究竟三枝該擔當什麼任務呢？」

顯助跟香川商量。香川帶着不太誠懇的微笑在考慮着，並且說：

「你說該怎麼辦呢？」

倆人開始商議。當然，在名份上三枝是個前輩，而且又是身經百戰的勇士，和有志的學者。可是，如果要讓他在軍中擔任職務的話，他的階級必須和他們倆人相當才行。

顯助道：

「我看還是暫時把他當做客人，以『三枝先生』相稱好了。我想『先生，先生』的稱呼他，他聽了必定心花怒放，反正我們也沒有什麼損失。」

事實上，三枝並不會非得要求做個參謀、監軍、或監察這類職務不可。他每天一大早就起床，在水井旁邊，用凍冷的井水洗澡，而且每天都面朝京都和伊勢神宮膜拜，然後再練一趟劍，操作之間，口中還不斷的喊着：

「攘夷！攘夷」

顯助和香川就依照原來的議定，叫他「先生！」而沒有給他明確的官銜。

所幸三枝的權力慾也並不怎麼強，這樣的稱呼對他來說已經非常滿足了。

可是，有件事却讓他感覺不快，那就是連公卿鷲尾隆聚，也跟着顯助他們叫他「先生！」。

「公卿鷲尾隆聚也這樣稱呼他，可麻煩了！」

香川也感覺到氣氛不對了。

鷲尾卿和一般的公卿一樣，也是個盲目的攘夷和神州主義者。他本身也有很深的國學和詩歌方面的素養，和顯助這些沒有什麼學問的參謀們相比，鷲尾隆聚和三枝是比較談得來的，他們還經常一道吟詩作樂。

「鷲尾卿好像把三枝看得比我們倆還高呢！」

香川比較介意這類事情。

「可是，畢竟是三枝的軍力方面要弱些。」

顯助責備了香川。從這次以後，兩人開始有了敵對的情勢。明治維新以後，他們在朝廷不睦的事實也是有目共睹的。

香川對顯助的責備不服，就這樣接連好幾天，香川敬三都沒有再和顯助說話。就在這時候，政局又有了新的變化。

向來就沒有什麼戰略知識的鷲尾卿，居然搖身一變成了軍略家。

他把參謀顯助、香川敬三、大橋敬三，三人一起叫來對他們說：

「按兵法來說，要征服敵人，首先就應將軍威擴到四鄰，以威制人。現在我們奉朝廷之命，領兵自後方牽制紀州德川藩和地勢偏遠的浪華城（即大阪城，是當時幕軍根據地）。可是，我們手下的兵士却只有七、八百人，這麼薄弱的軍力，幕軍怎麼會放在眼裏呢？我看，我們還是先將士卒佈署起來，先給敵軍以爲我們有數千兵馬的錯覺，才是上上之策。」

顯助表示贊同，於是，下令在高野山的「七口」豎起一塊很大的告示牌，上面貼滿假佈告，署名：

薩州援軍屯駐所
長川突擊隊營駐所
十津川鄉士營駐所

在山上的其他地方貼得滿滿的，而且在每一個鎮所前面，都煞有介事地插了許多旗子。

結果這個計策果然應驗了。許多打着問候旗幟來刺探軍情的密使，看到這些告示，都嚇了一跳，再也不敢對他們掉以輕心。看到這情形的香川對此種轉變也感到相當訝異，於是問顯助鷲尾卿那來這些點子，顯助道：

「田中君，這都是三枝先生向鷲尾卿獻的計策啊！三枝先生整天都待在鷲尾卿房裏，我們毫無理由——也沒有辦法制止他，幸好三枝好像沒有仗着鷲尾卿來爭取指導權的意圖，否則我們就慘了。」

話雖如此，鷲尾卿和三枝的親密，在顯助和香川心裏總是有不快的感覺。三枝平常對顯助雖然不算傲慢，可是却隨便了些。

他常以叔父叫外甥的口吻叫他「顯助君」，這在身爲「參謀」的顯助聽來，還眞有些不是滋味。

此外，新近還有一個以三枝爲中心的黨派成立了，這一黨派的中心人物，除了三枝翁外，還有山城浪人、朱雀操（桂村出身，原是京都某大夫的佣人）和武州的劍客上邦之助（後來的宮內省主殿寮主事，他的女婿就是寄信給御歌的千葉胤明翁）等人，都是隊上的幹部。

那劍客上邦助因他的劍道已臻神道無念流的階段，所以很受士卒的尊敬，他們總以「先生」來稱呼他。

朱雀操因是長歌道的，因此也被稱爲先生。三枝、朱雀操以及川上這三人，由於都是激烈派攘夷論者，所以經常聚集在一起，成爲鷲尾卿家的常客。

在義軍裏，除了三位參謀以外，還有二十一名幹部，在明治維新後，這些人有不少人官高位尊，此處無法一一列舉出來。就其中一個來說，有個名爲中島作太郎的是土佐浪人，後來改名信行——官居貴族院的議員和男爵，他的長子久吉，在昭和七年還當過商工大臣。另一名叫大江卓的（當時名爲齊原治一郎），最初也在維新的朝廷任官，後來辭職去參加自由民權運動，晚年一直致力於爭取當代日本許多弱小民族的自由和平等。

這些大部份是土佐浪人，其次要推水戶浪人，那和薩長兩藩關係較密切的三枝、朱雀和川上這三位先生，反而因是閥外，而無法擔任幹部的職位。其實這三位先生都是激進的攘夷主義者，原該有他們的地位，可是由於他們一

心一意想實現自己的理想，對這些事反不大在意了。

這些人在高野山駐營是慶應三年十二月上旬的事。第二年，即慶應四年（明治元年）正月三日，大阪的幕軍就北上了，和由京都南下的薩、長、土的起義軍在鳥羽伏見展開了一場激戰。

當時，高野山上的義軍並不知道這件事，可是，他們却因戰略的運用而牽制了紀州的幕軍，給予起義軍莫大的幫助。

後來，顯助收到間諜的消息，得悉此事，而在京都、大阪方面的情況，也由那個爲偷官旗而潛入京都的大江卓口中，知道了些梗概。

得悉起義軍有戰勝的可能後，顯助等人隨即召開了一個由幹部所組成的軍事會議，他們都是一羣血氣方剛的年輕人，由於他們都缺乏實際參與戰爭的經驗，所以，各個意見紛紜，莫衷一是，有些人逞着血氣之勇在會議中提議道：

「我們若繼續在高野山停留，則京都很可能會讓薩、長、土的軍隊獨占，所以，我們應該趁早揮兵攻擊大阪，趁着幕軍混戰的空隙攻取大阪城。」

「你是說，我們該出兵了？」

鷲尾卿問那提議的人。這時候，有一個人也進入會場，來人正是三枝翁，他大聲地對鷲尾卿道：

「最好別這麼做。」

他說：

「假若京都的幕軍戰敗了，他們只有經海路轉往江戶或直接撤退到紀州去投靠德川慶喜，假如他們的人數高達數千人又扼守了和歌山，那我們又該怎麼辦呢？」

三枝翁仍用他那威嚴肅穆的表情，慢條斯理地說：

「義軍應該掌穩紀見山坡的險要地位以阻止那些開往和歌山的大批流亡軍。」

「嗯！有道理！有道理！」

鷲尾卿對這番話深表讚同。

「有道理！我們就按照三枝先生的話去做，田中、香川你們快去佈署兵卒吧！」

「是！」

顯助等人雖然在嘴上應着，但臉上却都露出了不悅的表情。

顯助想：有不少人也和我一樣討厭三枝這傢伙哩！三枝越級定奪軍情是不智之舉，可能影響軍心。若他眞有意見，爲何不按規矩在開會以前先向我報告？

正想着，又聽三枝問道

「你知道軍隊應該怎麼佈署嗎？我可能話多了些，可

是，我還是想先交待一下，你先派兩百名的士兵到高野山的兩個關口——神谷口和天立口——去把守在那裏，這些人一方面可以擔任警衛，一方面又可以在必要的時候當前軍的後援，一舉兩得。總督則留在這兒鎮守本部；香川君則任參謀，指揮全軍；然後，再派五百人到紀見坡去，這領導的人選，我認爲還是由年輕力壯的參謀田中先生來擔任比較適當。」

「是！」

顯助勉強應道。三枝繼續對顯助道：

「我看還是你去比較適當。到時候我會跟你一道去。」

「好，這樣做很對。」

鷲尾卿也應道。顯助這般自命不凡的參謀，被一個平民身份的三枝呼來喚去，心中的滋味是可想而知的。

第二天，顯助帶着主力軍下山，順着紀川到橋本，爬上高野山坡上的巡禮街。

顯助騎在馬背上，身旁一面剛從京都領回的旗幟，隨風飄盪着，儼然一副官軍的樣子。

三枝先生則徒步走在軍隊前面十來步的地方，他走路的姿勢很特別，肩膀抬得高高的。

路上偶而遇見由大阪來的進香團，他們都向走在前面的三枝敬禮，對騎在馬上的顯助反顯得冷漠。

許是因爲三枝顧盼之間自有一股威嚴在的緣故，人們見了他，自會有種不敢正視的感覺。

當晚，他們在紀見山坡紮營。

顯助就請三枝先將剛報到的十津川士兵，凡官居伍長以上的人都聚集合起來，告訴他們討幕的本義和此次戰爭的目的，他說：

「如果每一個士兵都能了解這件事的眞正含義，士氣可能會更提高些。讓他們了解這次戰役不是只爲薩、長兩藩而戰。」又說：

「先帝（孝明帝）畢生的宏願都在攘夷，而不在打倒幕府。可是受天子之命，承天下武權的幕府，却不肯履行攘夷的職責，一意孤行，使神州（日本）淪陷，在夷狄手中飽受蹂躪，幕府已違背先帝的御令，爲了尊王，所以，必須加以討伐，如此而已。」

自嘉永六年——第一個到日本來的西洋人「培理」上岸以來，天下的攘夷志士就把這個攘夷論奉爲圭臬，也就是推動革命，使時勢變成今天這種型態。

以往天誅派的殉難志士，都把自己當成攘夷的前鋒，想拋磚引玉鼓動風潮。

天誅派起義事件，距今已經好多年了，可是它却像一

股伏流，一直在影響着後人。其實，攘夷的工作到後來也有了相當的變化，被稱爲攘夷領袖的薩摩藩，在鹿兒島常受英艦轟轟，而薩摩藩所發出去的砲彈，却都落到海中去了。英國艦隊遠在射程之外的海上悠遊自在，薩摩對這種長距離的砲戰，不久，簡直就毫無招架之力了。

其後，各地爲求自保，都偷偷地和英國講和，連軍制都洋化了。

長州藩因受四國海軍的砲擊，最後也不得不和英軍和談，連軍制、戰術和武器都改變了。兩藩實際上都已放棄攘夷工作，可是，表面上仍然大唱尊王攘夷的高調。而現在就算要攘夷，恐怕也得不到全國志士的支持了。主要是因爲攘夷的總部，連中央朝廷都已經搞不清楚自己攘夷的初衷了。

對薩、長兩藩來說，「攘夷」最後也變成一種虛張的聲勢，他們也不過想利用它來達到倒幕的目的而已。

（三枝先生由天誅派全體殉難時起到現在，思想上一直沒有新的進展。）

顯助本是個沒有思想的人，自離開土佐到長洲以後，他也不過是長州艦上燃料房中的添火伕而已，對於時勢的變化缺乏進一步的瞭解和體認。

其實「攘夷論」到現在只是一種有傳統意義的神聖言論罷了。它之所以如此不可侵犯，主要是因爲以往有過太多的志士爲它流血賣命而已。

第二天清晨，河內長野的斥候有急報傳回來。——河內方面好像有不少幕軍開始進擊。

「先別自亂陣脚。」

三枝先安定幹部的情緒，然後再作進一步的報告，他看來相當鎭定，頗有大軍師的風範。

後來，前方又傳來新的消息：幕軍實際上只有五百人且行伍零亂，軍容不一，隊裏連個大砲都沒有。

三枝一聽，隨卽將士兵分成兩隊。命一隊在山下的河邊，另一隊主力軍則到山裏的一間旅社後面去埋伏，並制止他們起火，以免暴露目標。他向衆人宣佈道：

「聽着，以幕軍這種行軍速度，在黎明時應可到達山坡，到時候，如果河邊的軍隊受到攻擊，山上的主力軍，就立刻到山下去接應。」

三枝又選了一隻槍隊，埋伏在最北方的旅社裏。

可是，他却沒有將職務分給顯助。

（他只用那些有知識、有勇氣的人，這是大將本色。）

這是顯助以他獨到的器量，所作的自我解嘲。

慶應四年（明治元年）的正月六日凌晨，山下果然有

聲音了。

透過霧中的曙色，他們聽見激烈的槍聲自山下隱隱傳來。

「大家準備好。」

山徑上，三枝拔出劍叫道。待士兵們都準備好了，三枝對顯助道：

「顯助君，你下令吧！」

「多謝！」

顯助口裏雖然說謝，心裏却不很服氣。他很快地衝下山坡。

「大家放大嗓子叫吧！殺呀！」

三枝揮動着手上的大刀，要十津川的兵士勇往直前。一時，喊殺的聲音，響徹整個山野。

這時的幕軍腹背受敵，情勢相當不利，雖然，開始的時候，士氣不錯；可是，由於他們的成員大都是在大阪、京都吃過敗仗的老弱殘兵，因此，陣脚很亂，加以羣龍無首，不消幾分鐘，整個軍隊的戰鬪力就被瓦解了。

義軍這邊的三枝勝券在握，興奮地叫道：

「消滅敵人，我們一定要消滅敵人！」

一邊還不斷揮舞着手上的大刀。

這一仗，只打了三十分鐘左右就結束了，幕軍死傷無數，有些還是軍官。檢視他們的屍體，發現有個幕兵臨死之前作了的一首詩，上面還署名：

步兵指揮官小笠原鑛二郎，在幕府裏職居富士寶藏管理官。

高野義軍只打了一仗就告一段落了。

不久，他們就下山進入京都。

把軍隊在二條城安頓下來以後，總督鷲尾卿離開隊伍而回到御所。香川敬三等諸參謀參加由板垣退助指揮的東山道征討軍出兵去了。顯助一個人留下來，名義上擔任浪人隊的隊長，實際上却是薩藩大久保一藏派來的監督官。因爲他們必須防範激烈的攘夷論者作更進一步的行動而威脅到自己的權位。

名義上他們雖然也是倒幕功臣，可是却被視同虎狼，極具危險性。幕府勢大的時候，他們飽受新選組、巡邏組的追殺，在新政之世，也被看成危險份子防範着。

顯助自己從沒有想到，「維新」這新局勢，實際上竟是這些攘夷浪人，用自己寶貴的生命，去爭取來的成果。光是顯助的家族裏，就有那須信吾，那須俊平兩人喪身。

時局一直動盪不安，年青的顯助因此特別的注意它的變動。

這時候，幕府軍在鳥羽見伏大敗的消息已經傳開來了，大板前將軍慶喜由海路逃到江戶；這是正月六日的事。

京畿最後歸「官軍」所有，就在追殺幕軍的第二天，御所頒出了一個很奇怪的官職——「外國事務總裁」給一個外國人。

要是純粹要攘夷、勤王、倒幕，怎麼會有「外國事務」這種頭銜呢？

首任總裁是曾當和尙的嘉彰親王。

就任的時間是數日後的正月十五日。

當日朝廷發出了一份佈告：

「同外國交際，須根據國內的公法處理，不得違反，以免有誤。」

見了佈告，公卿都嚇了一跳，因爲他們相信，新政府應該也實行攘夷、排外的政策才對。

這個政治把戲，追根究底，應說是薩長指揮者的密計；幕後主腦者是薩藩系的岩倉具視。

於是有人給他一個「奸雄！」的惡名辭官而去。這個人不是別人，正是岩倉的貼身心腹，也就是岩倉平時常以「我的諸葛孔明」相稱的儒者玉松操老人。

玉松操是下級公卿之子，擅長於國學，並且以文章知名四方。

幕府末年的名文之一「王政復古詔書」，就是他寫的；官軍的錦旗圖案，也是他一手設計出來的。玉松一向期望攘夷，但是如今的朝廷却與外國交際。這教他怎能不失望呢？

玉松當面斥罵岩倉一頓後，就隱居於中立賣新町的角落。不久就去逝了，（明治五年）時年六十三歲。

玉松的辭職，對於當時在二條城的攘夷浪人的打擊，相當大。

三枝翁說：

「岩長上了薩長的當了。當他聽到了朝廷開始和外國往來的那一天，就坐在城內表書院的庭院裏，自言自語的，好像是發了瘋一樣。」

當天晚上，顯助爲了好好的安撫隊裏的三枝、朱雀操、川上邦之助，於是把他們請集一處。

顯助不擅文詞，因此只說：

「朝廷並不是沒有考慮到其他的問題，所以請大家都不要輕舉妄動！」

顯助說是這麼說，可是實際情形如何，三位先生誰都比顯助清楚的多。

「顯助君！你叔父那須信吾，是怎麼在大和鷲家口死的？你叔公那須俊平，那麼一大把的年紀了，爲何還要脫藩（脫離藩籍），亡走長州？還有在蛤御門被越前兵殺死的志士，他們

在天之靈，又會怎麼想？」

「死去的先烈，都是憤於幕府開放國禁，違反詔令，而壯烈戰死的。儘管如此，新政府還是依循以往的幕府任命外國事務官。並且告示說：與外國交際事務，全部遵守舊幕府簽訂的條約辦理。是不是？」

「嗯！」

「那麼現在興兵討伐幕軍，不正是名正言順嗎？」

「說的也是！」

顯助雖然心裏也有同感，可是嘴上却說：

「不！這是時局的關係！」

他自己也惶然惑然，又不知所從，却還在極力地慰撫他們。

在這段時期前後，各藩的藩兵們，和外國的兵士之間，所發生的衝突事件層出不窮。

正月十一日，正在神州行軍的備前岡山藩兵，爲了制止法國水兵入隊，冒然開砲。可是這個地方是外國的租借地，各國有權干預，因此就派出警備兵（鎭暴），引起一場很大的騷動。

二月十五日，在「堺」又發生了類似的衝突事件。原因是在碼頭上停泊的艦上，有很多士官和水兵登陸，浩浩蕩蕩地侵入市區，他們的行動狂妄粗暴，迫使「堺」裏的婦女們都不得不退避三舍。市內櫛屋街、系屋街的佐藩士兵出動反抗，一共殺死了三個法國人，另外還有七國人負傷。

朝廷對這些事的處置態度，我們只能用他們過去罵幕府的那句話——懦弱無能來形容，只是這次他們更狼狽，因爲對各國的恐嚇，他們只能以被動的方式默默承受，對他們所開的條件，毫無討價的餘地。朝廷並沒有遵照日本傳統處理方式，來處置這件事，他們反而將土佐藩的二十多名士兵抓來正法。並且在法國公使的面前行刑，要他們切腹自殺，以儆效尤。

土佐藩的志士，對朝廷這個轉變並不知情，他們仍然堅信「攘夷」是對朝廷忠、義的表現。

甚至有人還作了一首這樣的詩：

「爲了皇帝，我願捨身變神靈，以助攘夷志士，早日完成使命。」

他們仍深信自己的犧牲絕對是有價值的，都欣然接受切腹自殺的御令。

這個消息，當天就傳到京都。

「顯助！這事你認爲該怎麼辦？」

三枝翁在妙國寺事件隔一天的晚上，到了顯助的房裏

，對他這樣說：

「你是土佐人，你的親戚和許多同鄉都因攘夷而死，現在在妙國寺又有不少的土佐人在流血，你能坐視這些事袖手不管嗎？」

「慢慢來！別操之過急！」

顯助也只能這麼說了。

三枝說：

「我們不能再忍受洋人的這種汚辱了，自高野起義以後，一些浪人羣都在這裏飲食起居，你該利用他們再起義。」

「你說該怎麼辦呢？」

「襲擊神戶的居留地啊！難道你把攘夷的大志都放棄了？」

「不！當然不是！」

顯助好像要急欲逃避甚麼似的，衝出房子，走到門口還回過頭看了看三枝。在燭台那邊，他看見三枝翁的兩隻眼睛露出異采，心想：

（這個人不知會幹出甚麼事呢！）

就是新政府的任何一個高官，都無法用言論來說服三枝，因爲他們自己當初也是激烈的攘夷者，在新政府要討伐非攘夷論的德川氏時，還爭相奉旗要領軍東下呢，現在他們反過來勸說三枝，叫他怎能心服？

爲和外國正式建交，剛繼位的天皇，決定召見各國公使。

看了這情形，攘夷派的老公卿大原重德說：「攘夷難道只是討伐德川的藉口嗎？我們眞沒有臉去見那些爲這言論捨身成仁的志士們。」

他激烈的反對與外國建交。可是並沒有被接受。

後來連各國公使的宿舍都分配了；法國就在出川的相國寺，英國就在東山的知恩院等等。

各國公使謁見的日子被訂在舊曆的二月三十日，地點設在紫震殿，當時的明治天皇還是翩翩少年，只有十七歲。

二月二十七日，三枝翁剪下一枝二條城東苑的老梅，插在竹筒裏，風骨遒然。那枝梅花只開兩朶，三枝見了頗有感觸，信手寫了一首詩，叫朱雀和川上過來看。

「這是我即興之作。」

朱雀和川上緊張的對看一眼。朱雀也是詩人，所以也立刻寫了一句，拿給三枝看。

三枝行個禮後，接過來，看着他寫的詩，說：

「如今；我們確已心氣相連。」

他們這才鬆了一口氣，面面相覷的大笑一陣，朱雀身

爲三枝親友，從來就沒有見過三枝這樣笑過。

「幹吧！殺掉這些洋鬼子。」

朱雀這麼說着。

「要幹的話，就找大國來開刀，我們找英國好了，外國公使都身任大將，我們砍下他的頭，來祭祀安政以來，攘夷志士中的所有受害者，以告慰他們的英靈。」

三枝好像以最後的攘夷之士自居。他感覺自己落伍了。

但是；一個壯士，不能只爲了趕上時代潮流，而放棄自己的志氣啊！這太沒骨氣了。

「攘夷」對很多的志士來說，都是理所當然的事，三枝爲了它曾拋妻別子，幾度出生入死到今。爲了「攘夷」他幾番赴湯蹈火，置自己死生於度外，已經到這步田地，要他再放棄，那是不可能的事。

「我還能爲國家再做甚麼呢？我常有一種無法報效君主的感覺。」

三枝拿給朱雀看的這首詩，其實是辭世之歌。

而詩人朱雀所寫的，更是悲慟萬分，他深知攘夷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可是却仍堅持爲完成志節，殉職到底，他懷着這種心境，寫着：

「櫻花開謝，生年何短！毋定是非。

但見志節，願獻此身，求英名永垂。」

他的心情很悲壯，眼看着期待已久的王政復古就要實現了，然而自己却要離開這世界了。

三枝和朱雀終於說服了川上邦之助，請他加入重整後的預備隊。這支吃過敗仗的預備隊也有其他自願參加者，如松林識之助和大村貞村。

英國軍艦，停泊在大阪。

二月二十八日，英國公使哈里巴克斯爵士入京，駐進了淨土宗本山的知恩院。哈里巴克斯由商人出身，頭腦相當靈敏，不過脾氣却很暴躁，如果把他激怒的話，那就很不好應付了。

知恩院的四周警衛，概由紀州德川藩和其他五藩的軍隊來擔任。看上去比日本本國大將軍的守衛，還要森嚴。

那些明治維新的元老功臣，很害怕往日的同志們會來偸襲。這些接待的官員，就是「死不瞑目」中，所提到曾經火燒御殿山外國公館（在橫濱）的長州藩——伊藤俊輔，以及暗殺國學論者的人，如今却擔任了新政府的外賓接待員。

謁見當天下午一點，英國公使穿着普通的黑色燕尾服，前呼後擁地出了知恩院。

警備的人馬很多，看上去聲勢非常浩大。

警視官希曲考克指揮着倫敦第一警備部隊的十一名騎兵，另外，陸軍上校布拉索指揮英國騎兵第九連的四十八名騎兵，他們都穿着華麗的儀隊制服，英國的步兵跟隨其後，最前面領路的是宇都宮靱負和土肥眞一郎等有關的官員。

薩摩人中井弘藏（明治以後的貴族院議員，）穿着下裳，和希曲考克並轡而行。在日本方面，光導工作代表——土佐藩參政佐藤象二郎（後來當了伯爵，）則騎在公使的前面。走在隊伍的後面的則爲英國公使館的全部人員，以及日本肥後藩的護衛一百多人。

一路上浩浩蕩蕩，京城中不僅萬人空巷，就連鄰近地區的老百姓也不遠千里而來，爭相觀賞這支深具異國風味的隊伍，圍觀的人羣形成了一層又一層的人牆，肥後的藩兵們不得不擔起維持秩序的任務。

三枝和朱雀也混在觀衆裏，準備伺機而動。

「你能殺進隊伍嗎？」

三枝悄悄地問朱雀。

「這有甚麼困難，洋鬼子再多，我也不看在眼裏。」

朱雀毫無畏懼之色，三枝也報以會心的微笑。

於是兩人按照原訂的作戰計劃，分頭進行。

不久；他們在四條繩手通的弁財天街角落會合，兩人靜候在街道的兩旁，等待機會的來臨。

這個地方也聚集了不少羣衆，肥後藩的士兵們，利用指揮棒，隨時在維持秩序，這時候，其中有一名肥後藩的士兵，注意到了三枝怪異的神情，他本來想喊一聲，但是他並沒有喊出來，隨即轉移了視線，走到別的地方去了。

原來，這藩兵也是個攘夷論者，他只是奉命行事，負責維持秩序罷了。

英國人一行七十人，從林下街走過橋木橋，逕往新橋通去，當前面的騎兵正要從弁財天街的街角彎過去時，三枝和朱雀，出奇不意的跳了出來。

但是他們搞錯了，他們以爲穿騎兵服的人，是將軍，或是公使之流的重要人物。

可是三枝並不知道他們判斷錯誤，衝上去一刀就把英國騎兵砍了下來。

接着；朱雀也殺傷了一個像是士官的騎兵，而一直的往隊伍的中央衝去。由於這裏的道路很窄，現場頓時一陣混亂。

而英國騎兵面臨這種突發事件，一時也驚慌失措，無法施展洋槍的威力，任由這個人一路殺將下去。

「哈里巴克斯在那裏？哈里巴克斯在那裏？」

這兩個暴徒如入無人之境，一邊猛砍，一邊大聲吼着。那種勇猛的氣勢，眞是難以抵擋。

這段故事在歷史上有詳實的記載。

英國騎兵也是狼狽之至，可是仍舊騎在馬上，忘了立刻下馬以便採取有效的措施。可能是他們被那閃閃刀光給嚇壞了，以及過份畏懼日本浪人霸靈般的劍法之故吧！

在亂軍之中，兩個人都奮不顧身，殺的滿身是血，但是始終無法查知那一位是大將，他們沒想到穿着黑色燕尾服的，才是英國公使。

在這種緊急的情況下，擔任警備的肥後藩部隊，却全部不見了踪影，而隊中的日本武士中，也只剩下前頭的土佐藩參政後藤象二郎和薩摩人中井弘茂兩人。（其餘的都自稱要前往宮殿去報告，早就溜之大吉了。）

中井回頭看到情況大亂，立刻追上朱雀。向朱雀狠狠的砍了一刀，但是朱雀迅速地挨下了這一招，並且對中井說：「看在我們同是武士的份上，就請你告訴我，公使在甚麼地方？我們犯不着自相殘殺。」

中井沒做任何表示，只是步步逼近朱雀，朱雀一看苗頭不對，立刻向中井的頭上砍去，因爲距離遠了些，只砍到中井的前額，中井被砍得滿臉是血。

後藤象二郎和哈里巴克斯公使，對四條繩手的混亂毫不知情，仍然走在元吉街上。

不多時，傳來了混戰的消息，後藤說了一聲：

「對不起！」

就匆忙的由馬上跳下來，往後面奔了過去。

「英國人走開，快！讓開來！讓開來！」

後藤在人馬中快步跑了過去，終於；他看到了中井和朱雀正殺得難分難解。

「瘋子！瘋子！殺人的瘋子！」

後藤大聲叱喝着，並且一刀向朱雀砍了過去，朱雀當場倒入血泊中，壯烈犧牲了。

三枝也是殺的非常壯烈，雖然遍體鱗傷，可是仍舊奮戰不懈。他的身手非常矯捷，騎在馬上的英國騎兵，不斷的用槍托攻擊他，不過；三枝閃躲得很輕巧；並且刺傷了不少騎兵，不幸，他的劍却從劍環處斷成了兩半。

三枝想拔出短劍力拼，可是往腰間一摸，短劍已不知去向，一定是在剛才的混戰中遺失了。

三枝想奪下騎兵的槍，可是騎兵都騎在馬上，三枝根本無法奪取，只有三十六計走爲上策了。

三枝反身一逃，英國兵遂從混亂中清醒了過來，於是舉槍向三枝射去。其中一發正好打中了三枝的脚部，三枝應聲倒下，但很快的又站了起來。

他衝進了人家的門口，在進門的時候，終於不支倒地，就這樣的被逮捕了。

英兵的損失不輕，九個人被砍成輕重傷，馬匹損失四匹，幸而沒有人陣亡。

二條城的浪人總管顯助，獲悉此事後，非常震驚，連夜逮捕了川上邦之助，松林織之助和大村貞村助三人。

「我不會將你們五花大綁的，我仍會用武士的禮儀來對待你們，希望你們能坦白告訴我，是否和他們兩人同謀？」

「是！」

三人都慨然的回答，一副視死如歸的樣子。大概是他們仍保有攘夷志士的崇高志節吧。

因爲英國人並不知道另有同謀者，所以沒有深加追究，新政府的刑法事務局，遂將他們偷偷的送往隱岐島去，三枝和朱雀則被判處死刑。

他們兩人被除去了「武士」階級。因此處刑的方法並沒有依照武士的儀式執行，而是在粟田口刑場斬首，示衆三天。

這件事情如果是發生在幾個月前的話，他們還是烈士，不但大受讚揚，死後還可能得到「敍勳」的榮耀。如今他們却以「攘夷」的罪名，而被攘夷的舊同志處以極刑。並且還蒙上世世代代都洗不清的污點。

在幕府末期，這些壯烈犧牲的志士，按照昭和八年「殉難錄稿」宮內省所編纂收錄的，多達二千四百八十餘名。有些人到大正時代，都獲得了封謚，還被供奉在忠烈祠裏供人追悼，朱雀和三枝則除外。

對三枝來說，身爲文久三年天誅派的五名幹部之一，如果他能跟上潮流，並且和他們合作的話，他是可以當上「男爵」的。就像他的舊同志平岡鳩平（明治後的北島治房），及土佐出身的伊吹周吉（明治後的石田英吉），都當上了男爵。雖然他比前面的兩位男爵貞潔而殉節了，但是……

三枝的出生地，是現在的奈良縣大和郡山市椎木街（新地名），東本願寺、派末寺和淨蓮寺，現今仍然留存着，爲檀家二十一戶信徒的寺院。如今住在童田晶的老僧，和三枝並沒有任何關係。

在多天的早晨，如果由寺院向東瞭望的話，伊賀境內的藍色山脈仍是非常秀麗的……（全文完）

德川幕府英雄傳

著　　者　司馬遼太郎
發 行 人　林輝慶
出 版 者　武陵出版有限公司
社　　址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十九巷十九號
電　　話　3638329.3630730
傳眞號碼　3621183
郵撥帳號　0105063-5
法律顧問　王昧爽律師
印 刷 者　名發美術印刷有限公司
裝 訂 者　忠信裝訂廠
登 記 證　局版臺業字第1128號
三版二刷　1995年9月

缺頁或裝訂錯誤可隨時更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定價 150 元
ISBN 957-35-0351-4